旅行雜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第二十一卷・正月特大號

CHINA TRAVELER JANUARY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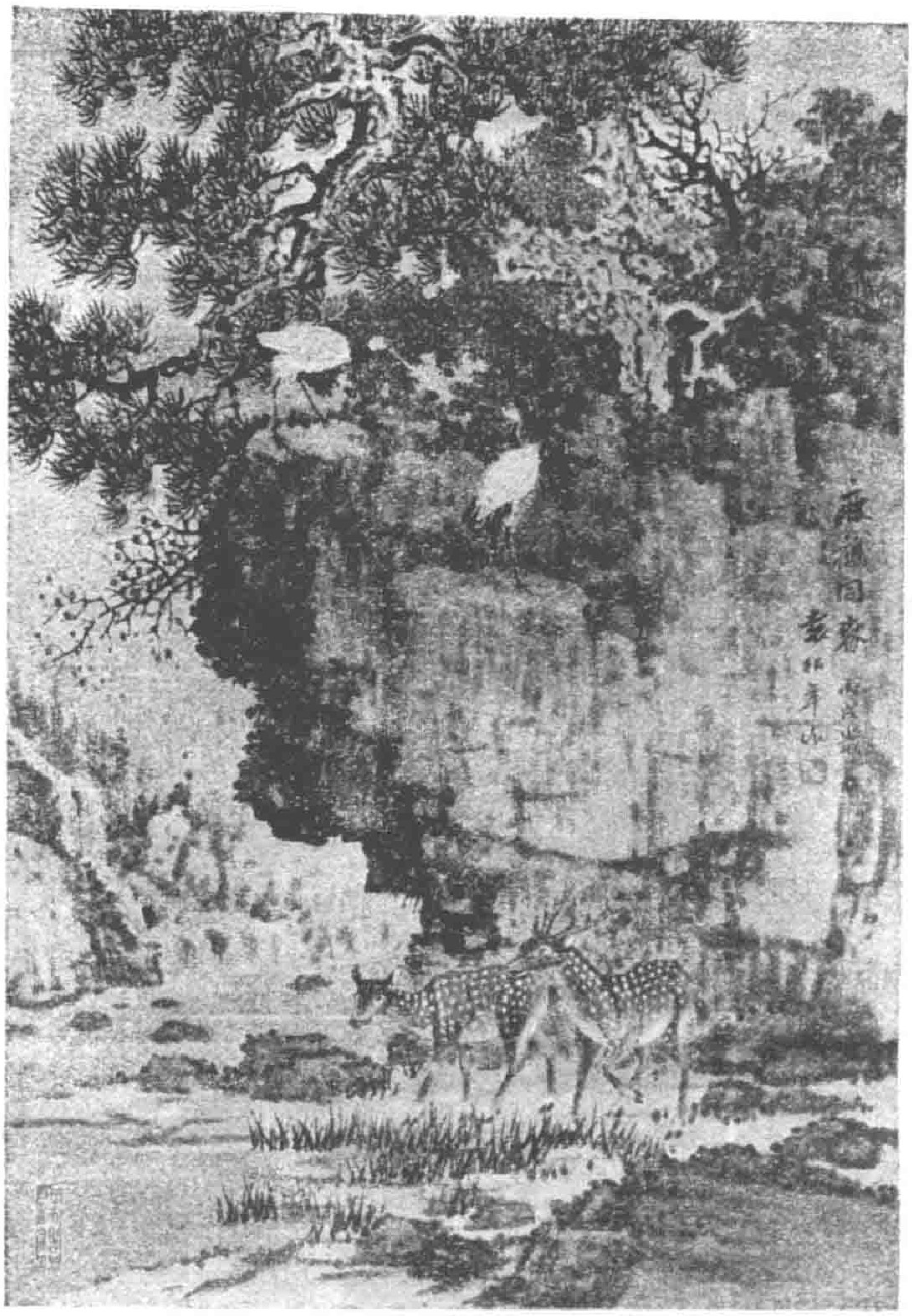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
SHANGHAI CHINA


PROSPERITY
Cigarettes
THE CHINA FOOH SING TOB. CO.
紅金香煙
品質始終如一
PROSPERITY
紅金
FOOH SHING TOBACCO CO
OF CHINA LIMITED
20 CIGARETTES
中國福新煙公司總廠圖
出品精良
歷史悠久

恭賀

新禧

中國旅行社仝人鞠躬



恭賀新禧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謹祝

總行及滬行 上海寧波路五〇號

電話 一二五六〇號

接轉各部及本埠各分行

上海分行

林森中路分行 林森中路五八九號

八仙橋分行 西藏南路一二一號

南京西路分行 南京西路七八七號

愚園路分行 愚園路二三二號

虹口分行 四川北路八一一號

提籃橋分行 東大名路一一四二—四號

外埠分支行處

南京 無錫 蘇州 鎮江 蚌埠 蕪湖

屯溪 南昌 漢口 長沙 重慶 成都

萬縣 貴陽 昆明 西安 寶鷄 天津

北平 青島 濟南 廣州 香港


美國博登公司
乳牛有云：
博登出品 盡善盡美
種類甚多 克寧其一
全球各地
爭先採用
KLIM
POWDERED
WHOLE MILK
NET WEIGHT 1 LB. OR 453 GR.
The Borden Company
THE BORDEN COMPANY
NEW YORK, N.Y. U.S.A.
ESTABLISHED 1857
安全純潔是
克寧奶粉
之特色

民生實業公司

宗旨

輔助社會
便利人羣
開發產業

總公司 重慶第一模範市場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中山東一路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漢口 宜昌 萬縣

辦事處 南京 沙市 忠縣 涪陵 長壽
江津 瀘縣 宜賓 樂山 北碚
合川 成都 香港 台北 天津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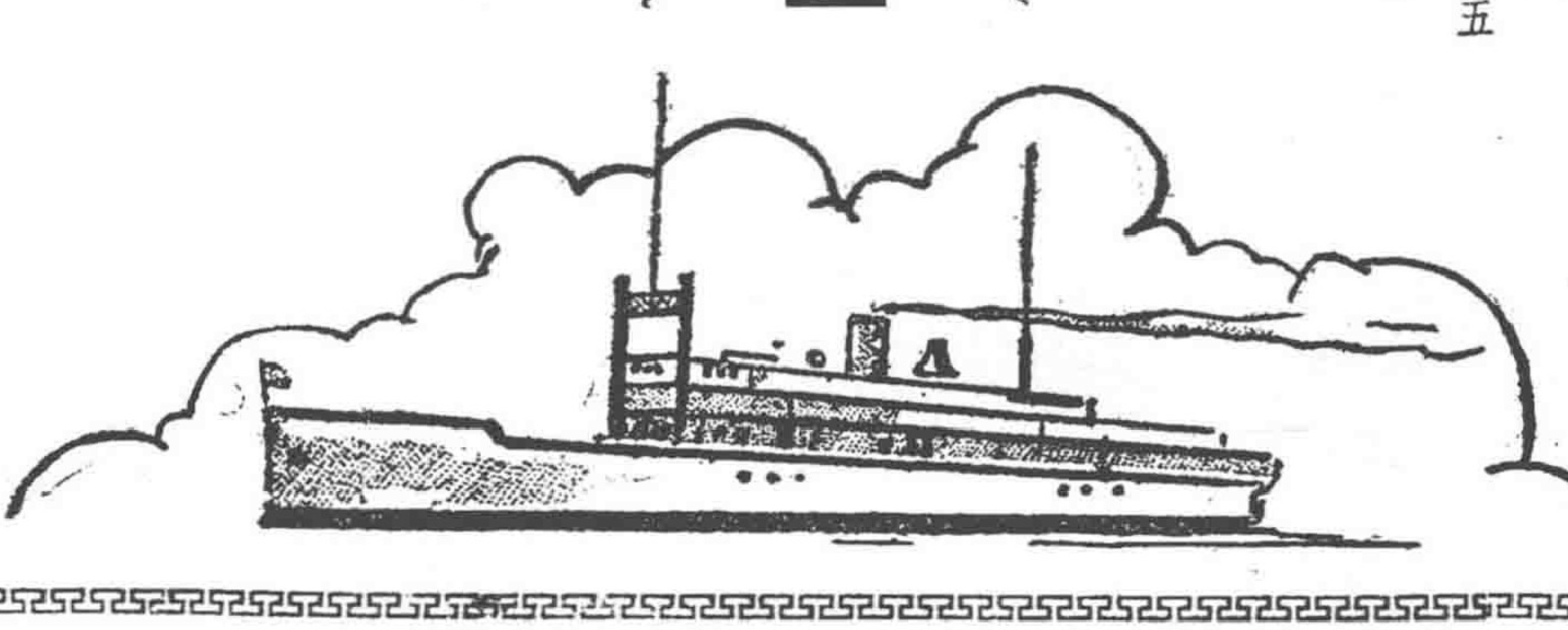
業務

機器 電水 物產 投資

航業——現有輪船九十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沿海：申台 申津 台津 申港

長江：渝申 渝宜 渝萬 宜申
渝瀘 渝敘 渝嘉 敘屏
敘嘉 渝長 渝涪 渝沙
渝磁 渝碚 渝合 渝唐



強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航線：上海至重慶

業務：客運・貨運

特點：房間清潔　牀位舒適

船期迅速　穩速安全

總公司：重慶白象街十三號

電話　四二二〇九　電報掛號　四七三〇

上海分公司：上海江西路二四六號三樓三二一室

電話　一四六八五　一八四九二　電報掛號　七七五九

各地分公司：南京　漢口　宜昌　萬縣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一卷・第一期・中華民國三十六年正月一日

第二十一卷正月特大號目次

二十一周紀年念徵文特輯

〔以文到先後爲序〕

第一題　「在旅行中所遇到的人物」

嘉陵江上三儔侶……周曙山等……一
題字……彭學沛……二
京滬車中的老余……張德乾……三
羅浮老道黃山僧……朱偰……四
花秋坪覆車……卜少夫……五
神秘老人……葉勁風……五
「充其量！」……郭祝崧……八
轉危爲安的老人……孫福熙……一〇
鄒彼雲……潘太風……一二

第二題　「我所歡喜的旅館」

臨時旅館的意味……余楠秋等……一四
夜宿燹城……張契渠……一五
公園裏的旅館……秦瘦鷗……一六
從窰洞到招待所……孫沛甘……一七
綠水青山好寄身……湘子……一八

第三題　「夜航機中」

兩度夜航……陳修等……二〇
夜航的偉大故事……阿徵……二一
心驚胆戰過秦嶺……謝冰瑩……二三

第四題　「布帆和驢背」

明州道中步行記……胡樸安等……二六
扁舟一繫故園心……諤厂……二六
紅塵飛不到……陸佩……三〇
如果歡喜游獵旅行的話……劉旣漂……三一
月夜蕩舟游北泉……王平陵……三一
吟鞭指灞橋……何正璜……三三

民國十六年創刊

闡揚中國名勝

旅行雜誌

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一卷・第一期・中華民國三十六年正月一日

第五題 小城記

江樓憶……張蓬舟……三五
朝武當……臧克家……三六
憶奉新……温肇桐……三八
桐梓何年縣……朱伯商……三八
秭歸記……周曙山……三九
滕縣，這小城……蕭雯……四〇
山上的長壽城……朱元曙……四一
金秀小誌……向培艮……四二
哈多堡……范泉……四三
東南西北，半個鐘頭……古中鈺……四五
華陰縣城……蕭梅性……四五
定海零拾……胡山源……四七
憶晴隆……耿修業……四八
呈貢頌……春苔……五〇

淞濱古趣（美術圖景）……陳其英……五三
巴黎披着件豪華的外衣（美術圖景）……明志……五四
大雪滿天地（美術圖景）……佘錢……五六
巴黎又是巴黎了……張蔭槐……五七
自重慶飛倫敦……馮朱棣……六三
重慶旅話……郭祝崧……六九
川陝記行程……華滌生……七三
平沙猶有雁飛還……陳澄之……七七
雁蕩十二品……蔣德孜……八一
游訪印度泰姬陵……糜文開……八七
芒市遮放間白夷風物掇錦……陳樾……九五
充滿南國的調子細數古晉風情……鄭子瑜……九九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葉勁風……一〇三
交通消息……一〇八
津浦區鐵路管理局行車時刻表……一〇九

上海

永安有限公司

THE WING ON COMPANY

FED INC. U. S A.

統辦環球貨品

推銷中華國產



地址
南京東路

電話
九八二八二
轉接各部

郵政信箱
第五六七號

電報
中文掛號八二八二
英文簡碼
Wing on Shanghai

永安公司爲中國最完備之百貨商店，分類營業，包羅萬有，舉凡日用所需及珍奇物品，無不搜集美備，尤以貨色宏博，定價平準，務使顧客滿意。

附設

大東旅社
鸞鳳廳 西餐室 茶室
飲冰室
大東跳舞場
七重天咖啡室
永安月刊社
永安攝影室

本公司各部分列如下

·鋪面·

帽部　男裝部
女式部　毛衫部
襪部　手袋部
手巾部　化粧品部
藥部　水瓶部
文具部　花鳥魚部
墨水筆部　糖果部
伙食部　烟草部
五金部　燒青部
玻璃部　磁器部
茶葉部　酒部
南貨部　禮券部

·二樓·

綢緞部　疋頭部
毡被部　京蘇部
裁縫部　新裝部
皮貨部

·三樓·

照相材料部　永安攝影室
象牙部　鐘表部
銀器部　首飾部
眼鏡部　電器部
收音機部　運動部
玩具部　鞋部
音樂部　漆器部

·四樓·

傢具部　皮箱部

旅行雜誌
正月特大號徵文特輯

以文到先後爲序

這一回徵文

我們這一回徵文，發動得很早，擬定了五個題目；並在每一個題目下，略加說明，現在重錄在下面：

第一題：在旅行中所遇到的人物

就你記憶所及，在旅行中你所遇到的人物，無論是名流、學者、樵夫、舟子、或者貌美如花的婦女，那一個人最有風趣，你對他（或她）最有好感而印象最最深刻的，請你寫下來。

第二題：我所歡喜的旅館

在旅行時，除游覽爲最要緊的事外，莫過於晚上一宿了。你生平到過的地方，那一家旅館最好。那一家旅館最舒服？還是侍應週到呢？還是飲食好呢？還是旅館裏一切環境使你滿意呢？

第三題：夜航機中

這裏所建議的題目，是希望乘過夜航機的人抒寫他的遭遇，或者在皓月當空，繁星閃爍下，渡過大海，或者於夜間飛臨燈火輝煌的紐約城；甚至於月黑風高，提心吊胆地跨過駝峯到印度去。這些，儘有驚喜交集的情緒，難以忘懷的。

第四題：布帆和驢背

古人游覽，或以布帆，或跨驢背，在青山綠水中，別有一番趣味，時至今日，此情此境，只可在畫圖中領略到。我們憧憬着這些美景，如有作者能以此類文稿見惠，極所盼望。

第五題：小城記

在你生平游覽中，以那一個城爲最小，最能引起趣味的，是些什麼？小城中的人物，街道，風景如何？

大家對於這五個題目，感覺到相當興趣，所以應徵的稿件，非常踴躍。可是以第一題和第五題爲最多，而第二題「我所歡喜的旅館，」第三題「在夜航機中」和第四題「布帆和驢背」則比較稀少？但是也有了幾篇。

從這許多文章中，反映出時代的背景，各有其深長意義，讀者於欣賞之餘，當能體會作者的用心，本來旅行就是學問，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毋待編者贅言的。

美國人在去年，就這樣說：「This is Victory Vacation Year, you earned it now enjoyit.」我們呢？我們希望今年是旅行年；願以這一回徵文開其端，此後每一期均有好的游覽作品貢獻於讀者。我們並無奢望，只期望交通恢復正常，一切和戰前一樣，畢竟我們是勝利了。

編者

第一題：在旅行中所遇到的人物

嘉·陵·江·上·三·儔·侶

周曙山

抗戰起後，流亡入川，雖爲了職務關係，終沒有得一遊峨眉、青城和大足爲憾，但在重慶，因爲總是住在近郊的北碚、磐溪、山洞和南泉，而於嘉陵江上的來往便多了。時在船上，先後遇到三個人，所給我的印象最深刻，可惜其中已死了一個，誠不勝痛惜。

（一）在二十七年陰歷新年中，我們雇兩隻木船，由重慶運公物赴北溫泉公園，兩天後，船剛靠上了北碚碼頭，我在船頭上閑眺，突於江邊來往行人中，有一個少婦站住招呼我，突我遽爲大吃一驚。因爲那時到重慶的「下江人」還少，尤其到了公路還沒有通的北碚，更難得見到，而我來到也是第一次，怎麼在這地方會有認識我的女人呢？她認錯人吧，我注意一望，但因眼力不佳，又望不清楚，而她又對我喊了，這才略爲辨明確是熟人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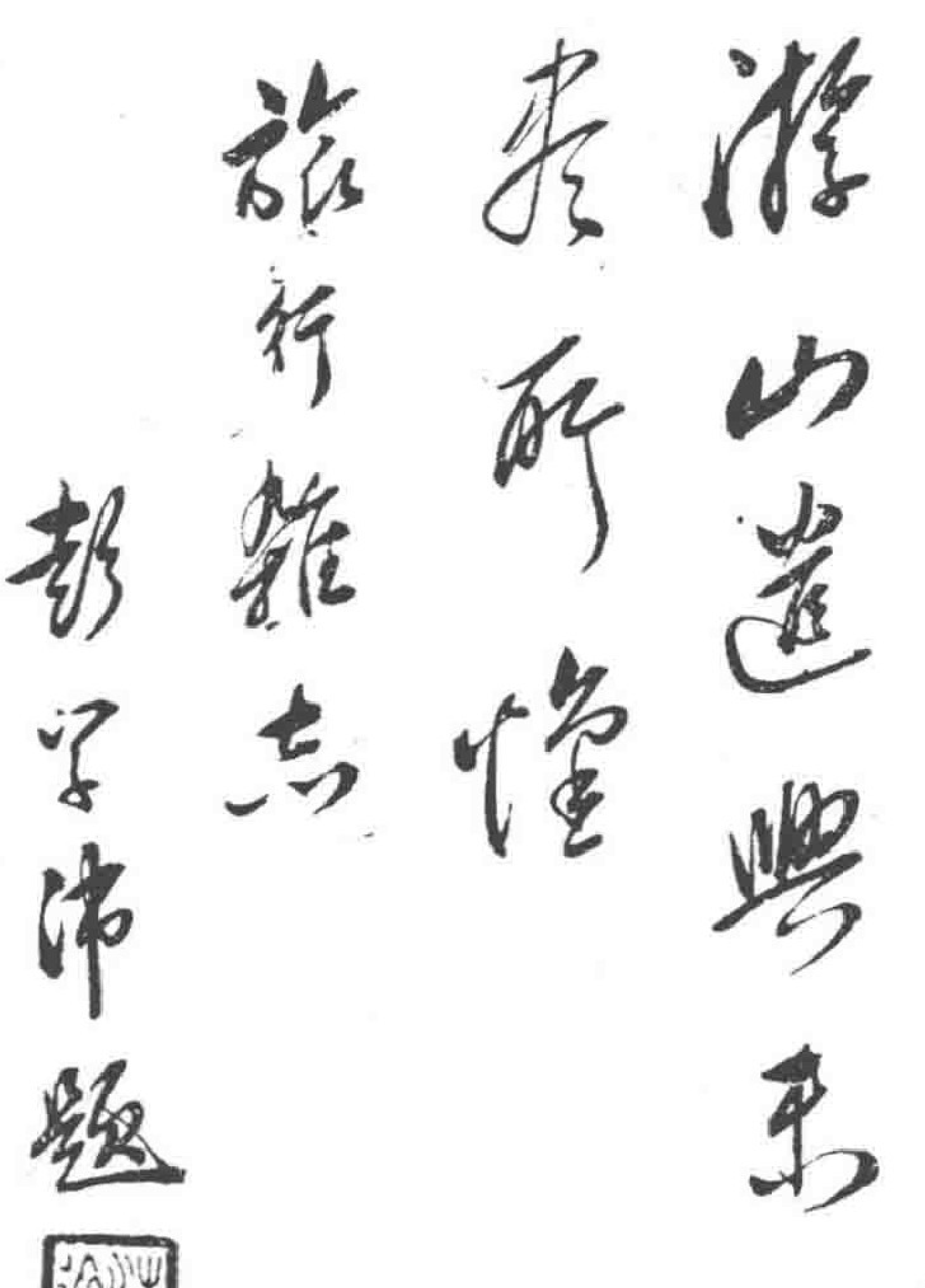
我趕快下船，向她跑去，哎呀，她原來是南京的吳小姐，却於身上外面穿上一件灰色洋布的旗袍，而於濃髮鬢角結上一朶白色絨線的花朶，並卸却鉛華，臂戴喪章，這使我眞幾乎

認不得她了。她的愛女，也在身傍，只有一年多不見，却已長大了不少。未待我問，她已先揮淚的告訴我：「母親死了，今才葬下去三天」；又用手向左面山脚下一指，說是葬在金剛碑。

那時她頂多有三十歲，但嫁人很早，已經守寡好幾年。而她確可說是「貌美如花」的少婦，世有謂「紅顏薄命」，難道竟無人能逃此惡例嗎？當時我更不禁爲她深深的一嘆。尤其是她的母親，也早年守寡，只此一女，而其爲人却是很慈藹可親。又俗說：「根苦苗不甜」，而這也是什麼定例嗎？我却於此流亡途中得到了一種經驗，大凡年老力衰的人總不宜長途辛苦，否則便難免速死。

她原回到娘家跟母親過的，都是靠房租生活，而其老少三輩只三口，又都是女的，在物質生活方面也還算是很優裕。我同她們相識只有一年多，初以我在東京的同學閻君是她們家的房客，彼此相處得很好，於是她們對我也就很客氣。她善音樂，也好騎馬，還有一手好針線，能自做衣服，故其在打扮上也格外合稱。她也曾在機關裏面做過事，但先爲嫁人太早而失學，便常常悔恨，所以也常想跟人討論學問，在平常也很用功。不待言，這種人也愛看電影或者聽戲以消遣，因也曾想做電影明星，但終未實行。

到「八、一三」上海戰起後，自十五日南京就常常被炸，而她們三口遂逃出了南京城，決西行入川，終於逃到北碚了。又那裏知道，其老母到北碚就死在那裏，眞也難怪她痛不欲生。總之，她也確是一個很有風趣的美人，但不幸早寡，茹苦銜辛，終於一般新女性中仍不愧爲一個孝女和慈母。



（二）三十一年春，我爲出外講學而重到北碚，又要到在悅來場的江北地方法院看一個朋友，而於第二天的輪船竟沒有開班。當因事想早回去，不能够久等，遂亦搭上了一隻木船，由他們推去。這船上的乘客共有十幾個，大都是農民、小販，只有兩個學生模樣的少女，和一個手提小皮箱的有點兒像江湖派的壯年人。而這個壯年男子，俟船開後不久就對我談話，因以知道他是大足人，也姓周，到悅來場是爲去看他的太太的。他同我要認「家門」，很親熱，但我始而總不肯遽信，只是口頭唯唯的應承。

既到目的地，又同住在一家旅館裏，而我便先去看朋友了。及夜午回寓，他果然與其妻喻女士，還在等着我，邀我明天吃午飯。據說他是在北碚行醫，也參加抗戰工作，又是「袍哥」；其妻則在悅來場的一個官辦診療所內當看護，而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第二天，我就去吃他們的午飯，就在診療所裏面，多由其妻自己烹調的，還請來一位醫生和兩位看護小姐作陪。這實在是一位熱心的朋友，其妻也是一樣的和善，後來我更由於他倆而結識了江北、大足、江津、岳池、榮昌、巴縣等的許多青年男女的朋友。

翌年四月，他又寄給我一張小照，並題詩云：「歷盡人間三百刼，欲從何處問前因；翩翩飛鳥亭亭影，一片冰心證此身。」由於這首詩，可以略知其身世，實在那時還是在窮苦的掙扎中。其間我又到北碚，見到他們的孩子，竟爲起些勇敢、奮鬥之類的名字，則其人也可算是「怪」了。可是他對人却一點也不怪，就如有一次在北碚躲警報，不但對我是特別關切，就對其妻的朋友那四位小姐，在學校中有些不放心，還親去把黃小姐找來，躲進一個防空洞。及其夫婦同到重慶一個慈善機關內服務，我們見面的機會更多，而其對人總是那樣的熱心，故不能不說其確是一個很少有的熱腸人。

可是，他因早年受刼磨太甚，而後又常年在窮苦中掙扎，以致身體很不好，看去就像一個面黃肌瘦的病夫。但他很健談，而其奮鬥精神亦從未稍懈，及至復興關受訓個把月，遂惹病上身，久久不瘉，卒於三十四年初死了，眞是太可傷可惘，可痛可惜。

（三）又在二十九年春，我由北碚乘輪船至磁溪口，於淸早上船，果見譚女士在躉船上面等着我，而邀我跟她去坐在經理室。因爲民生公司的小輪船，其艙位是不分等級的；倘有熟人而得坐在經理室，

京滬車上的老余

張德乾

在鐵路上混混的誰不知道老余。老余的朋友眞多着吶，凡是有鐵路的地方就有老余的朋友，而沒有一個朋友不喜歡老余。

我初識老余是在京滬夜快車中。那時，車輛沒有像現在這樣多，秩序沒有像現在這樣好，旅客擁擠得連站的地方都沒有，自然就有人想到要闖入臥車中去息息腿。老余正管着臥車，這兒就顯出他的手腕來。要是隨便讓大家往臥車裏闖罷，臥車也將擁擠得像難民車了。要是鐵面無私，絕對不通融罷，難免要得罪許多人。於是，他就輕輕地向你咬耳朵：「稍爲等一等，我會關照你的。」一面却大聲嚷着：「沒有臥舖票的誰也不准進去！」這樣，就只有寥寥幾個人留在他身邊了。等到列車快要啓行時，他才開開門，讓大家溜進去，就臥車角落裏，謀一個息脚處。如此，於公於私，都無妨礙——而老余的朋友也便愈交愈廣了。

人家摸不眞老余的身份。當他招呼你時，像車僮；當他執行職務時，像領班；而當他空下來和你閑談時，又像是位相當兜得轉的人物。老余打十幾歲起，在鐵路上混過二十多年，走遍了天南地北，侍候過四位總統——是那幾位，我可記不眞，大概不外乎段執政之類。要說生意經罷，內衣廠，百貨店，運輸公司，這兒那兒都有他的股子，而且是不小的股子。要說是老婆罷，不下三四個之多，爲便利職務起見，分佈在鐵路終點各大都市，宛然是要人的派頭。

你也不容易估計得出他的教育。以他不大高明的書法，來配合他的出身，你會把他的教育估計得很低。但當他坐下來，和你娓娓清談時，你就會震驚於他的淵博，甚至只有傾聽的份兒，不敢和他有所爭議了。我可以說他是一位社會大學的畢業生。

不錯，你就只有聽的份兒。因爲他有豐富的材料，富於表現力的措辭，使你聽來不覺入迷。他的話一開了頭，便沒有個完，天文地理，三教九流，無所不談，而且是談得那麼有趣味，使你只覺得時間太快，他的話太短。

他又是那麼熱誠。無論見到誰，都是一見如故。有什麼事託他，沒有不盡力辦去的，完全是自貼車錢白跑腿。除開公事之外，還有那麼許多私事要辦，只看見他跑來跑去，使我老在疑惑着：他怎麼一天工作廿四小時，永遠不休息的？

最足驚人的是他的風雅。你一談到書畫他就上了勁。一部中國繪畫史就在他的肚子裏，當代名畫家

那就可說算是特等艙，當然舒服些。

她也是於昨天由重慶來北碚探親的，是乘的公路汽車，我則於中途歌樂山上車，當與她並肩而坐，由此才得以相識。那時她不過有二十三四歲，懷裏抱着一個未滿週歲的孩子，一旦哭鬧她就覺得很麻煩。後來我們的通話，則由於她借我手中的一本『中央週刊』看，那時孩子在她的懷裏，業已含着奶頭睡着了。她確是像下江女子的模樣，嘴裏說的普通話，但自稱爲上海人，曾在什麼醫校讀過書。若論其美貌，確可說是苗條的身段，白嫩的皮膚，長眉毛，細眼睛，面部略長而勻稱，總是戴着微笑的神情。她雖然已做了孩子的母親，且自行哺乳，但因頭上還是打的兩條短辮子，結上紫色緞條的蝶形，越發顯其未盡失去少女美。然而到下車後我們就各去其處，未曾相問。

傍晚，我又從旅館往江蘇醫學院，去看同鄉和朋友，忽於路上看見她，又站住談話。我於晚飯後回來，就如約到她的親戚家看她，是在客間內又相談約有半點鐘，才知她也決於明晨由水路返渝。

在船上，她也說到磁溪口下船，再去看一個同學。後又從小提箱內，拿出兩本舊書給我看：一是羅素原著的『我的人生觀』，一是威爾斯原著的『生路』。在前者上面，有英文題字是："It is presented to alleviate my Soul's Pain." 而在後者上面也有云："No friendship, but love and hate, between man and woman." 我先看此，就都覺得很有趣；而今天的她的打扮也改了作風，令人覺得更漂亮。日後，我到重慶也把這兩本書買來了，再仔細的看。（前者是丘瑾璋譯，正中版；後者是魯繼曾譯，商務版。）關於羅素的主旨是說：「良好的人生是受愛引動，并受知識指導的。」(The good life is one inspired by love and guided by knowledge.) 在威爾斯所說的人生，大體也與上相同，無非要有良好的社會，則必基於良好的人生而成。

磁溪口是沒有躉船的碼頭，上下客人都是用小船裝的，而渝、碚間的船價也都是一樣。爲免受危險，我先勸她不必在半途下船，直接回重慶去吧。但她不聽，到時一定要下來，我也只好幫扶她上岸。我們又同到一家糖食店內吃了些點心，她還沒有說到那裏去看同學的，而我的心裏就很發急了。因我當晚定要回到老鷹岩，經過歌樂山時還要去看人，恐怕過遲就趕不及了，而滑杆也不易雇。終於是我先說出要走，她則怔一怔，用手連摩孩子的頭頂，才開了口對我說：「我已不想去看什麼人，就回重慶去。」我不加思索，便送她到車站去；爲她叫來一輛拉長途的黃包車，遂一握面別，不知所終。

都和他有交情。他曾給我看過一卷吳道子的鬼趣圖，後面有名畫家的跋文，據說某部長肯出一千五百萬收買牠，尙未得到原主的同意。我想他或許是位職業的書畫掮客。

我得說一個明白，這兒所謂畫，是專指國畫而言，洋畫不在其例。在他口頭，什麼「氣韻生動」咧，「筆力蒼勁」咧，說得滾瓜爛熟。老余是擁護國粹的，他本人就是個很「國粹」的人。上館子他是行家，在南京要吃馬祥興的鳳尾蝦，在上海要吃南來順的涮羊肉。到得館子，彷彿回了家，裏裏外外，大大小小，都招呼得熱熱鬧鬧的。還有，要是你想看梅蘭芳程硯秋，而買不到票子時，也只要託他好了，沒有差。

老余或許並未讀過什麼「人生哲學」之類的課程。但我敢說，像他那樣深悟爲人之道的人，實在不多見。他的待人接物是一絕。不論長幼尊卑，他都是那麼和顏悅色，親切熱誠，使人不得不對他發生好感。他從不說人壞話，不論人前人後．他終是捧，使人一點不覺得他是在捧，兀自覺得身上一陣陣地輕鬆。

老余就是那麼可愛。主席往無錫避壽有他的份兒，張羣回國也有他的份兒，而張大千飛滬則更使他忙碌不堪。然而他並沒有把頭抬得半天高。他對待一個練習生和對待一位大老闆是一樣地和氣。

或許有人要發生疑問：老余既是那樣能幹，那樣兜得轉，何必還要穿那身撈什子的鐵路制服幹嗎？這他自己就說得很透澈：『我一個月得兩百萬開銷，要是單靠鐵路上的收入來維持，早就餓死了；無非借職務上的便利，來多交給幾個朋友，做些別的生意而已。』想想看，這兩百萬是卅五年春季的數字！

朋友，你還不認識老余嗎？不錯，現在老余是高升了，沒有固定的班次，只見他挾着公事皮包，在京滬杭兩路上，東跑跑，西跑跑，似乎比從前更忙了。但你仍舊不難在鐵路上認識他——四十來歲，長年穿着制服，從瘦削的身材中透出飽滿的精神來，說一口流利的北方話，乾脆，爽直：這就是老余。

羅浮老道黃山僧

朱偰

凡是天下名山，多半是歸出家人享受，不是琳宮梵宇，便是洞天福地。所謂四大名山——普渡、五台、峨眉、九華，即分爲觀音、文殊、普賢、地藏王的道場；而所謂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又無一不是道教的玄觀。但是隨着時代的進展，釋教固漸趨凋零，道教亦久已式微。今日游覽海內名山，幾乎再遇不到兩教傑出人物。欲求遠公慧能一流高僧，固百不得一，即欲求焦光，嚴子陵，林和靖一流隱士，亦渺不可尋，以下所記數則，但就余所見釋道人物，略書一二，以紀鴻爪。

羅浮冲虛觀道士

余某次游西湖黃龍洞，遇一黃道士，童顏鶴髮，飄飄欲仙。與談天下名山，其所雲游之地至廣，盛稱朱明第七洞天：謂其地羣峯如環，中虛以成奧室，於卦爲離，離爲日，故曰朱明之洞。日爲天之主，洞而有日，天之精神在焉，故曰洞天。天數第七，第七洞天，又天之所都，實爲神仙洞府。余告以羅浮名山，神往已久，有便即當往游。道士莞爾笑曰：『此去羅浮四千里，安得來去自如，在家之人，固無出家人之方便也。』是年夏，余果游羅浮，遇之於冲虛觀，相逢一笑。黃爲導游朱明洞，繞出石刻之後，有屋數椽，僅餘室基，半沒榛莽之中。道士指曰：『此湛若水先生讀書處也』；並爲吟近作絕句云：『惟有山泉知此意，至今猶作讀書聲』。道士亦風雅人哉！

黃山海心亭異僧

黃山千仞之上，有坪曰天海，亦猶廬山之有仰天坪，峨眉之有洗象池，雲中雞犬，別有天地，蓋山上之高原，土可樹藝，泉可灌溉者也。有海心亭，係大悲院故址，僅餘一楹，荒落殊甚。寺僧宏揚，道貌奇古，談吐清雅，了無煙火氣。嘗遍歷雞足、峨眉、九華、五台、天台、雁蕩、匡廬、終南等山，卅載雲游，踏遍千山，行蹤與余相伯仲。掃徑揖客，縱談天下名山。咸以峨眉幽秀，有雪嶺雲海之勝，當推第一；黃山雄奇，爲海內最，亦非他山所能及。品題名山，可稱至當。煮茗清談，神游八極，清風徐來，松濤盈耳，超然有出塵之想，亦壯游中所遇之異人也。

廬山五老洞道士

廬山五老峯之背，有五老洞，其地山高水竭，非荒僻殊甚；且去人間邨落絕遠，非常人所可居。余游五老峯，因口渴思飲，尋源到此。乃見有道士三人，穴居巖洞中，道貌奇古，長鬚飄飄然，驟視之，幾疑非塵世間人。積柴爲薪，取雨後積水，爲煮廬山雲霧茶，以享游人，且語余云：『此茶取諸崖壁間，撮土種諸石上，然山峻高寒，叢極卑弱，歷冬必用茅苫之，屆端陽始採；焙成，呼爲雲霧茶。』嘗之，泉固清冽，茗尤佳美。酬以數金，則笑而謝曰：『不涉足人間世，已四十年，得此，將安用之？』竟却不受。叩以山中四季情況，則曰：『秋季最佳，天高氣清，萬里無雲。丹崖翠壑，相得益彰。暮春次之，夏季又次之。惟隆冬苦寒，山巔積雪，厚至尺許，往往雪封洞口，行人絕跡；惟須謹閉洞門，因時有虎豹山貓，於風雪中出外覓食耳。』余聞而神往。郭璞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樑棟間，風出窗戶裏。』此二三子可以當之矣。

花秋坪覆車

卜少夫

旅途中，人往往會變得輕鬆活潑起來的。即使是你所素不相識的少女，你也會指點着車窗外的遠塔，向她表示你在美學上的觀點。她也不致於感覺到這陌生男子的唐突。因爲，她也在眺望那遠塔，思想情緒爲那遠塔所纏繞。

從各種不同的生活環境，集納於同一小天地中，令人們是更易接近——交換意見和發抒感情的。倘使這一小天地突來種種變化，則大家將會更團結得緊固。原因很簡單，大家都面對着同樣的遭遇。至於輕鬆活潑者，自然是爲了從另一環境移入此一環境，新鮮和寂寞，使人們再難耐沉默和持重了的。

讀萬卷書是室內的教育，死的教育，行萬里路，是戶外的教育，活的教育。因此我總期望每年能有兩千里路的旅行。可是最近三年，事實上都未能實現這一理想。

抗戰最初的五年中，跑遍大西南各省。許多山村野店，在現在的記憶中，似夢中場面。而所遇到的人物，迄今仍懷念不置！山川人物，風土草木，在啓發我的智慧與增廣見聞上，是無法估計的。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我從貴陽到重慶，搭乘郵車，恰巧與浙大教授張其昀先生，貴陽中央日報社長王亞明先生同車，他倆都是國民參政員，此次是趕到重慶開會去的。

這四百八十八公里的路途，郵政車規定爲兩天行程的。（公路局的普通客車爲兩天半路程，第一天宿遵義，第二天宿松坎，第三天上午到達海棠溪。）第一天宿桐梓，第二天下午便可到達海棠溪。和他們兩位同車，一路上卻不覺寂寞。

張其昀先生是個學者，地理學上的造詣，可以說是國內權威，而思想上的潛修，亦復大有成就。他除去浙大的教職外，且主偏「思想與時代」雜誌，這本雜誌在抗戰的後方，極爲學術界所重視，也被推崇爲唯一的一本文哲雜誌。

不幸，在遵義喫過午飯上車後，郵車爬上釣絲岩，（舊稱吊死岩）花秋坪下坡時，不知是什麼緣由，車子一轉灣便向左邊道旁直駛過去，我們眼看着撞倒一株小樹，接下去便是一陣昏眩，意識中祇有「翻車」「沒命了」這一感覺。

三分鐘後，我從陣痛中醒來，聽見喊救命的聲音，原來車子恰恰是大翻身，四輪朝天，車頂整整齊齊地跌在水田裏，水向車裏灌，汽油向田裏流，所有的郵袋和行李都壓在我們身上。

我第一個從重壓下鑽出來，立即幫助張王兩先生脫險，僥倖僅有數人輕傷而已，這一晚，我們祇好在附近一個小鎮上過夜。

其昀先生在從脫險到小鎮時起，（下午三時模樣）到入睡時止，始終手不釋卷，並且在油燈下寫稿，很沉靜地在用蠅頭小楷寫稿。據說清代大儒顧亭林先生在遨遊山水時攜帶大批書籍，也許是印證古本，但這種孳孳孜孜的鑽研學理的精神，眼前的張其昀先生，就是同樣的一個例證，我從旁看到，我深受感動。尤其是他的安詳的態度，把幾小時前那場生死線上的驚險，像巳拋得很遠很遠。

我在旅行中，常將自已當作一隻蜜蜂，以採集爲主，若干年來採集雖多，但以花秋坪覆車所遇，及其難友給予我的印象爲最深刻。

神秘老人

葉勁風

一　莫明其妙的旅行動機

那時，照孔老聖人說法，筆者才「吾十有五」；當時如有身份證的話，年齡一項，應當是十三歲零九個月。

也許是受了當日學校風氣的影響，銘心刻骨，蓄着一個最大志願——到美國去讀書！其時並沒有「鍍金」的這個說法，也沒想到留學回來做官發財的一回事，卻一心一意只要到美國去一趟，不去，簡直有活不成的意味。如今回想起來，大概當日的幼稚神經，中了「留美」毒；直到目前爲止，這個毒巳經成了有放射性的癌了，還在積極作怪。

「先到英國去好不好」？過年的時候，家姊在火盆旁坐着，這麼對我提議。我想也沒有什麼不好，到了英國再到美國，比較總要容易些，不是嗎？事情到三月(陰歷)即行成熟；但其中有一個條件：必須先到日本神戶去饗飫。

剛一踏上輪船，就被弄去了現洋一百多元，那是姊弟二人在日本逗留的「生命線」。兩人哭了一頓，晚上筆者就病了，熱度高到亂發囈語。饗飫不能空着手去，只得先在長崎登陸，跑到民黨「住留地」暫時落脚想辦法。

在長崎待了一個來月，家姊的計劃有些變動了；勸筆者媽媽乎乎先在日本念書，她先上英國，找着了姊丈有了辦法，再叫我去。我當然不願意。家姊讓我先上東京觀光觀光；好，就入學，不好，再說。我們約好在神戶碰頭。

一離開家姊，言語上大大感覺不便。那時筆者除了「母語」之外，只能說幾句三不像的英語。其實家姊的日本語也並不高明得很，大

概只有我懂得，因爲她僅僅是拿「母語」改作日本腔調說出來，至多加上點什麼「伊馬斯」，「阿那達」，「來西」等等。

在神戶，姊弟碰頭之後，我的目的却大大變了：美國去不成，英國也不想去了，一心只想着母校的幾個玩件，籼米飯，辣椒炒香干，足球，禮拜堂；因爲每星期可有四五次禮拜，舉行禮拜時，可以見到一位僅能眉目傳情的芬。換句話說，「我想回國了」。

二　莫明其妙的訓辭

動身回國，計劃先坐火車到長崎，再坐輪船到上海。

動身的那天早晨，家姊叫我上那位賢招待主人那裏去辭行。雖然蒙這位賢主人欵待了我們一些時日，但筆者還是第一次同他見面。看外表，他大概有四十幾歲了，穿的西服，很瘦癯，因爲充任某華僑銀行行長，好像很威風。我有些胆怯，僅僅行了一個禮，却找不出一句應酬話來；只能悶在肚裏，自己打官司。

「小小年紀，何必就要在黨活動」？這是他的開場白。

黨，當然是國民黨。這簡直有些寃枉：說實話，筆者那時僅有舊制高小四的程度，（相當於現下的初中二），也只僅僅在歷史教科書上讀過一個「黨」字。此外，在光復這年，聽見過「革命黨」在武昌起義的一回事：至多還知道一個俗詞，「狐羣狗黨」。所以這位賢主人叫我不要「在黨裏活動」，我有些聽不懂。

賢主人坐在客堂上首正中，儘管往下說，什麼「年紀青青，只應該上學讀書」；什麼「我雖然跟孫中山是老朋友，也只捐助幾個錢，其餘一概不問」；什麼，「日本維新以來，樣樣前進，也沒有看見有黨，小孩子更不懂什麼叫黨」。……他儘管說，我却心不在焉，只打算怎樣利用新買來的一隻攝影箱，多拍幾張照，回到學校，好向同學們示威。

這隻攝影箱，是道地日本貨，代價日金一元半。箱內可裝四塊四寸玻璃底片，雖是最小型，連最大的西服外套袋也裝不下，可見相當躴躿。買攝影箱的時候，就着買了十二塊底片，連原贈四片，共十六塊。已經用去的兩片，一片是替詹大悲拍的全身，一片是一位老革命鬍子攝的半身，似乎記得他姓張。賸下十四片，預備拍日本風景。

賢主人的訓辭完畢，端茶送客，筆者如逢大赦，不顧一切，一溜烟先跑到船碼頭去拍了兩張海景。拍畢，匆匆趕回寓處，躲在被窩裏，把四張已攝的底片換下，又裝上四塊新的，計劃在火車裏，沿途取景。

三　莫明其妙的同車

火車是二等票。其實這次旅行計劃，可說從頭錯到底。「學」既未「留」成，就應當把這趟跋涉，改作國外旅行。既稱旅行，從神戶到長崎這一段，無論如何，應當捨火車而乘輪船；因這條航線，日本稱爲內海航道，風景頗美：海水就像我國的長江，兩旁都有高山和島嶼，沿路點綴，船行極穩定，雖有暴風，也無波浪。

上了火車，揀了一隻靠窗座位，第一當心的就是隨身的那隻小包裹；因裏面除了零星用品外，就是那隻寶貝攝影箱，和已用未用的十六塊底片。

那時我雖年幼，肚子裏倒也相當有些鬼疙瘩。剛一坐定，留心前後一看，見坐的全是日人，並無一個同胞，便也把自己極力的日本化起來。這雖是害怕日人歧視的卑怯心理，却也不能怪我；因從離國上船起，親眼看見日人辱打我國同胞的事，共有好幾次，上船下船，日本本國人，隨便放過，而中國人則須經過數次檢驗身體和搜查行李，連一聽香煙和兩瓶酒都要受罰。在僻靜一點的街道，要是穿着中國的長袍短套，不時就有小孩羣跟在身邊，把你當動物園的猢猻看待，把「支那亡國奴」幾個字當歌唱。所以我很奇怪中國人爲什麼要到日本去留學。也就爲了這些侮辱的襲擊，所以我一到長崎，就要求家姊替我換日本打扮，從頭到脚。

直到開車的汽笛都響了，我身邊和對面的坐位上，始終沒有人來光顧。這一點叫我感到有些奇特。當時也僅僅認爲日本人看出了我是一個冒牌，所以不願坐到我這裏來。

四　莫明其妙的老人

誰知車子已經開動，其他雙座號未隻隻坐滿，每隻座上恰都有人，就賸我這對座，仍舊空着。最奇怪的，隔着當中走道的那面，和我這裏平排的兩對面座上，已有三個人佔據着，最後上車的一位老年，只對我盯了一眼，看了看我對面那隻空座，却偏生要擠在那三個人一起。這，更叫我有些奇怪。

這位老人，照我看，當然從頭到脚都是日本人。年紀大約在五十到六十之間，紅通通的一個面盤，頭上頹了全頂，光朗朗地放亮。隨身只有一個小藤匣子，因爲天熱，一直用一條日本長巾拭汗。

日本人，無論年老年青，都是一副猢犬型的猙獰像；最低限度，也像一個兇啞吧；一見，就叫人不想再看第二眼。這個老頭，倒是一臉慈祥，好像很和氣。作怪的是，每當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就趕着避開臉，瞧着窗外。

車行了一會，我又想起了我那隻寶貝攝影箱。很想拍兩張窗外的風景，但一拿出那鏡盒子來，直覺上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的臊。所以終於忍住了，不好意思拍攝。但每次打開小包

袱，拿出鏡箱的時候，那位隔座老人，却極其注意，面上當時就換了神色，好像要發脾氣似的。

半小時以後，車子已經過了幾個小站，到了一片眞正的野外，風景之佳，認爲眞值得拍一兩張，於是忍不住，就把那現世寶的攝影箱，端正了一下，接連弄了四下。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縱令害臊，也只這一回。

剛剛把影片攝好，又把包袱打好，就有一個車上的制服侍役，從我身後走來，手上拈着一張紙，到我面前，先說了一句「用飯吧」？這句日語，是我「東渡」以來，幾句速成會話之一，所以聽得懂。答語呢，也勉强能說個「不」字，可不顧說，因恐揭穿了我這冒牌。

他看我僅僅搖搖頭，沒有其他表示，以爲我不懂話，便用鉛筆在那張小菜單上寫了幾個字，「現在是用飯時，必需午膳」。這一來，可眞把我弄得臊而且僵。假裝想了一想，便對那侍役點點頭，表示許可，同時便提起那時刻不去懷的小包袱，站了起來。誰知那個侍役，綳起了那張啞吧臉，伸手便把小包袱接了過去，往我坐的地方扔去，帶着很大的强制意味。窘，不可形容的窘，加上無限的恥辱感。但也只能心上說，「下次寧可死，再也不到日本來了」。

五　莫明其妙的盤問

勉强吃了一頓御料理回來，我的座位仍舊空空如也，空得連我那隻寶貝包袱也不見了。當然急了。可是有什麼辦法？座位底下，行李支架上，四面，各睃了一眼，包袱的影子都沒有。可也只敢睃一眼，因恐同車的日人取笑。

雖然仍舊坐下，忐忑的心境，跟着車輪的聲響，同一紛亂。偷偷看了老人幾眼，見他好像在慝笑。因爲自己是一個外國啞吧，又不敢去請教他。

誰知坐下了不到幾分鐘，忽然有一個日本人，隔了幾排座位，竟跑到我這裏來，往我對座上坐下。一邊坐一邊先對我笑了一笑，打着僵舌頭的英語問我，「回中國去」？

我一面對答，一面打量他，三十幾歲，穿着一件舊和服，當然不像上等人，倒很像一個無賴。很想不理他，但經不住他一再的發問：「幾歲哪」？「在甚麼學校念書」？「有父母嗎」？「有姊妹嗎」？「有兄弟嗎」？「日本有朋友嗎」？「到過東京嗎」？「爲什麼到日本來」？「爲什麼回中國去」？等等，一直追問着，好像盤問一個囚犯。心境當然愈來愈惡劣，但不能而也不敢不應付着回答他。

六　莫明其妙的艷婦

到門司過海峽下車，乘船，上車，等等，倒是承這傢伙照拂着，否則恐怕就要誤車了。到了長崎，又承他幫忙，把我送上輪船，尤其是我的大件行李——一隻大皮箱——也承他好意幫我料理過了船。上了船，剛在艙房裏悶着，他忽然引了一位二十幾歲的少婦走來，給我介紹。介紹的時候，他稱雙方都是他的朋友；又託付那位濃裝艷抹的少婦，沿途照拂我。

「我認識你的令姊」！那少婦也能說英話，還能說幾句中國話。我問她「在什麼地方認識的」？她一笑，說「就在日本」，接着說明了家姊的年齡，樣子，等等。這，我只好信了，相信也許是眞的。

在送那位介紹人出艙的當口，似乎瞥見車中那位老人，也在船裏。似乎還對我點了點頭。這一連串的遭遇，叫我當時眞如墮入五里霧中，又像在做夢。這位艷婦，倒也眞的沿路照拂着我；不時到我這裏來談談，又指引我滄室和便所的地方。風浪頗大的深夜，她還來看過我一次，見我吐了，還給我喝了一杯不知什麼甜甜的飲料。

七　莫明其妙的來人

到了上海，記得好像住的大方客棧，因聽說是同鄉經理的。睡了一覺，剛想吃晚飯的時候，忽然有人推門進來，是個用人模樣，手上拿着的，正是火車中失掉的那隻小包袱。那人問明了我的姓名，又叫我寫了一張收條，匆匆回身走了，沒有讓我問一句話。

這眞叫我莫明其妙。誰知那人剛走不多一會，我正在胡亂揣想，一面打開包袱，翻弄着那隻攝影箱的當口，門一開，又進來了一個人；無奇不奇的正是那位車中的老人。當時一搶眼竟不認得，因他脫去了日本服裝，穿着一件舊綢長衫。

沒有這位老人這一來，恐怕過去的這一切，都將成爲終生的怪謎。他操着不三不四的國語，劈頭就問我認不認識他。我點點頭又搖搖頭。他笑着說了他的姓名，並告訴我，他是那位神戶銀行經理的朋友，受了重託，叫他沿途暗中照料我回國的。

這路上一切，又是什麼奇怪玩意呢？他說因我同家姊在長崎住的是黨人的「住留地」，日本人認爲我們都是黨人的家屬，所以隨時隨地，有小偵探之流，形影不離的跟踪着；往好的方面說，是「保護」，其實是監視。湊巧我又弄了那隻攝影箱，並且在神戶碼頭上拍了海景，又在車上攝了照。這是最犯忌的事。所以那位偵探「朋友」，叫車上侍役，硬把小包袱拿去了，就是爲了要驗看攝取的何種「地形」

老人說着，便把包袱抖開，除了我自己的東西外，還有一個信封，上面寫着「×君樣」。老人開了封，抽出了幾張「照片」。說是照片，無寧說是「笑片」：根本那隻攝影箱不能攝快鏡，就是慢鏡，還得有相當熟語的技才巧行。所以那幾張攝影成績，有的是一片白，因爲根本沒有拍着什麼；有的是一遍黑，因爲走了光。

「充其量！」

兩位有趣的哲學家

郭祝崧

這是一個春寒料峭的下午，近在半小時下山行程的一個城市的居民，他們正在暮春的驕陽下，懶慵慵的工作着，而我們這幾個人却在受着風吹雨打的寺院裏擁重裘圍巨爐啜茗細談。窗外的山頭叢林深谷在雨霧中若隱若現，而雨霧乘着狂風，不住的向西北峽谷中奔騰，時而遙遠的或是近近的傳來一聲竹木摧折的巨響，這巨響之後有時還帶着一聲猿嘯或是一陣鳥鳴。風雨中山居是最無聊賴的，更何況我們是爲玩山而來呢；不過這山中因爲風大，雨霧並不會長時間籠罩住全山，當風吹得更猛烈的時候，雨霧到反轉吹散了，剩下一座清晰的崖壁屏立在寺後。我們圍聚的屋子正可清楚的看到這崖壁：當崖頂顯出之後，風若是停息或是稍稍靜止了，霎時那崖壁林木間，就有一股白煙蜿蜒而上，它越升越高，突的會中斷散爲烏有，會化成一抹橫亘山腰，會積累做一個華蓋，懸垂在半空，有時千百縷一時興起，這就告示雨又要來了。那些輕煙裊裊升起的時候，我們中一位敏感者吐出了這樣的一句話，他說：「人生如輕煙！」語句還未終歇，立刻就引起了儒釋道同東方西方思想的爭論（註一）。

哲學家們各有各的主見，誰也不讓誰，爭持直到天黑，直到午夜還沒有休止，狂風暴雨也熬不過他們，繁星弦月早就閃耀在天空。驀地，布簾一擺，一個圓圓的腦袋，點綴着衝冠式的頭髮，開張很廣的耳朶，隆隆的鼻準，闊口，還有一對滴溜溜轉個不停的圓大眼；伴着一句尖銳的嗓音所出來的話：「這一下我要進來了，外面實在太冷。」接着進來一個矮矮的人，他又說是「你們所辯論毫無價值，充其量多費些寶貴的精神罷了。」我覺得這位仁兄太唐突了，於是我也唐突他一句：「你簡直不該進來，充其量在外面凍死罷了！」那曉得他不但不怪我，反把我引作知己，從此我簡直沒名其妙的，就充其量作了他的好朋友了。

我這位朋友，他給了我一個很深的印象，這就是簡直充其量了。他，我們後來稱他爲姚皇兄的，父親是川西地方縱橫數千里擁有很大名聲的地方勢力人物，懂得新舊學問，在當地辦了不少的公益事業如像學校之類，並且還親自計劃在許多處懸崖峭壁間建立起鐵索橋來，這些橋四五十年來成了不可或缺的交通孔道；這位姚皇兄呢？他也懂得新舊的學問，不過他不願意完結大學學業；他纔廿四歲，曾走過國內同東西若干地方，不過他僅是爲了玩樂；他做過商人開過礦與辦過工廠，不過他都是半途而廢；他終於一事無成。不！這評語不大合適，因爲他能唱國內各地方戲劇，他能動各種樂器，他能寫字繪畫，能雕刻，能背誦各種偏僻難見的書，能植盆景，能釀酒製醬焙茶，能：：，他能做的事很多，而且他更自命爲哲學家，更何況他也是詩人詞客，他簡直是無所不能，不過就只充其量隨便做做而已。

他放棄了許多既得既享的權利，在山中過起隱士生活來，他研究莊子，他說他比莊子還要達觀些，他研究老子，他說他比老子更無爲、：「充其量他們二位老先生『虛極』『恬淡』罷了，而我，根本連虛實的比較都不存在胸中。」他在寺側另一廟中租了一間破廢的側殿，修葺後舉家住着；這殿本來是送子觀音殿，據說從前菩薩甚靈驗；他之選中這地方，也就是爲了這裏從前居住過一位這樣的房客，他打算從她那裏得一點剩下來的東西，據他說來，充其量是一個小孩就罷了，而且不論男女，他都歡迎，因爲他結婚五年，到如今簡直一個孩子都還沒有。

他自已穿的是粗布大褂，可是他却要他的太太打扮得花枝招展，他說是爲了他欣賞；他自已的不修邊幅，他認爲自已的儀容過於雄偉，若再加之以修飾，在大街小巷中行走時，少不了要爲旁人的女人瞥上幾眼，這在他充其量心頭覺得這女人討厭或者還算有趣而已，只是他的太太就簡直沒有這樣的雅興，於是乎吵鬧一番，多少總會損傷一點夫妻的感情，何況還會有一些愛管閑事的人兒，會替你加些油鹽，津津有味的東傳西播呢。吃的一方面，他非常之考究，他連調味的物

事都是自造的，他用了十多隻大缸釀豆油釀醋，每天必吃一隻鷄，鷄是用銀耳與燕窩乾蒸的；這鷄只有他一個人享受，旁的人——連他的太太在內是一嚼也不能進口的，在他認爲把這些美好的飲食給與那些人吃，簡直是浪費，充其量徒使他們增加一二十磅體重罷了。

對朋友，就不同了，他招待朋友是珍饈紛陳。那夜我們與他見面後，他第一句話就是請我們明天到他府上去吃飯，附帶聲明一句：「風雨順延」。聽來很奇怪，地點是緊隣，購物又異常便利，怎須風雨順延呢？疑團在第二天清晨就打破了。原來在朝陽初現的時候，他親自背着竹簍，帶着兩個男傭人，出發下山採購食物去了。正午回來時，還是自己背着盛滿食物的竹簍，衣褲皆爲汗水浸透；面色慘白，呼吸急促，早間隨去的兩個男僕，依然同着他徒手歸來，在他是以爲如此勞體費力纔足以對客人表示敬意。這天吃的是包餃，拉麵同米飯，單說是吃餃子罷，一桌上擺滿了調味的用品，什麼胡桃醬、花生醬、芝蔴醬、芥茉醬，辣椒麵、花椒麵、胡椒麵，各味各色的豆油同酸醋。而包餃與拉麵又是那樣的多，同座有一位健啖，他共吃一百多個包餃，同兩大碗拉麵，大家認爲他吃得太多，大開他的玩笑，可是主人却滿不在乎，他說這一位朋友充其量把他吃垮幹（註二）。我們這一位哲學家姚皇兄他對人確是抱的這樣子的觀念——充其量你把我弄垮幹，因爲如此，他就與人無爭，任便別人怎樣的欺侮他，掠奪他同傷害他；這不能不歸功於他對老莊人生哲學的體驗周到，簡直還超過李耳同莊周的認識，充其量退一百步講，也要比楊朱他們好一些。

我們要他同攀危岩，他就穿着長衣拖鞋陪我們去，我們要他帶路去探視水深及膝的廢礦洞，他毫不猶豫的就一步三跌往裏的鑽，路過農家，要他去驅散惡犬，行經草叢，又要他打草驚蛇……這些他皆樂而不辭；但是他並不是不知道危險，在他看來，可能的後果簡直不大要緊，因爲充其量不過是身帶重傷或者一命嗚呼。死並不是不可憐不可惜，只不過爲朋友而死是值得的。他的朋友是太多了，任何與他見過面的人都是他的朋友，他都可以爲他而死，但也有一個例外。

例外的是他不會爲季康子而死，因爲季康子雖與他天天見面，但季康子簡直不是他的朋友，充其量不過點頭之交罷了。季康子也是一位長住在這山中的哲學家，以前曾經煊赫過一時，現在看恬淡了，潛研起易經來。所以我們可以曉得他是一位儒者，姚皇兄乃是道家，儒道之爭已歷三千年，從莊子列子挖苦孔子起，直到現在還是在激烈的譏嘲戲弄，姚皇兄與季康子是現世最偉大的儒道哲學家，自然他們承續着古聖先賢的未竟事功，並從而强化之。據說季康子不好客，所以我們沒有去打攪他，他的中心思想却幸而在姚皇兄處得到一鱗半爪。

季康子認爲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中，只有一部易經纔算得是寶書，孔子一生的功業就成就在作易繫辭上；不過孔子尚不算眞正懂得易經的。易經乃是一部世界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歷史，不只是歷史書，還包有醫學動植礦冶財政軍事以及一切一切學問在內：荷馬史詩伊里亞特同奥德賽就是闡述易經某章某字而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天起那天止，早就規定在易經中的，杜魯門總統不看易經而擅自規定，眞是一個大錯誤，他逆天行事，所以內憂外患向他進迫。國內呢，國共糾紛還不能終止，因爲易經上某章規定的日子還沒有到。季康子認爲世界上一切已發生未發生的事都瞞不了他，因爲這都很早很明白的記在易經上面。年來只有一件事天帝把他欺騙了，那就是他事先不知道去年七月中（自然他用的是夏曆）會有原子彈轟炸日本的事；也許天機不可洩漏，所以他一時糊塗起來，先前沒有在書中看出，終究他花了一夜工夫把它的出處在易經找出來了。還有雷達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情形他都清楚，只是不能告訴人。爲的是怕遭天譴。

世界好比是一個鷄蛋——只是季康子書桌上的那枚鷄蛋纔算數，世界局勢的平安與動盪，都要以他的鷄蛋爲轉移，他只要搖動一下那蛋，世界就混亂了，他動也不動它一下等它平穩的放上一天，那嗎世界就有一年的安寧。至於他怎樣知道世界上安寧不安寧呢，他不須看新聞紙；他只要看一看他的蛋是否混濁就明白；他的眼睛因爲經常與易經接觸，所以鍊成金睛，能看透任何物件，有殼包着的蛋，他也就能看

轉危爲安的老人

孫福熙

錢塘江以怒潮聞名，而其江岸居民，得江潮的影響，民性沈毅樸厚，爲人所忽視。

江南北兩岸有委宛的山陵，倒映在碧綠澄靜的江水中，偶然游魚出水面，或飛鷺點水捕魚，在水面上漾出圓波，擴大到無窮遠大。如此輕柔的自然境界中，能產生剛强的民性嗎？誰也是十分懷疑的。

從紹興到省城杭州的交通，必須渡過這錢塘江，錢江大橋是直至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開始時方得完成，數千年來，一直是用布帆木船，全靠人力的濟渡。江面寬狹不定，過渡的時間自半小時至半天不等。何以時間相差到這樣遠大呢？這不僅爲了江面的寬狹相差的比例到這樣大的程度，而大部的原因是由風向的順逆所產生的。南風時節，從紹興到杭州，只需半小時，而杭州到紹興需時數小時了。最好是不大不小的西風或東風，掌舵的舟子能利用橫來風，使他改變成推船前進，就是船身不向南北而成四十五度角。這樣於往南往北同樣方便，必須是有經驗的專家，方能指揮裕如。而這錢塘江上有的是形形式式的多數專家。

我十四歲的時候，一個人，從杭州回到紹興家鄉去，必然的，要渡過這條錢塘江，必然的，不論貧富賤貴，要坐這裏的布帆木船。這木船稱爲義渡，就是乘客不費一文錢，好像走路過橋一樣，船到了，就跳上船去，到對岸時就跳上岸，不必買票、查票、收票，不必排隊、挨擠、爭先。紹興人捐募鉅欵，設義渡局辦理其事。

上船後，我見有二十餘人，其中有三個轎子，坐轎的人雖亦必經此義渡，但由兩名轎夫抬上船，人不必出轎來，所以不是人坐船，而是轎坐船了。兩岸有淺灘，船不能靠岸，如古畫中的小橋，在上面鋪以木板，有時長達十餘丈，老幼婦女都能在上面行走，坐轎的人就由轎夫抬着，不必自己在這長橋上行走了。我是徒步上船的，坐下之後，看到旁邊都是擔夫，每人有兩隻籮擔，但全是販賣一空了。籮筐中有的是半斤肉

穿。他的宇宙觀人生觀：：一套大學問在姚皇兄眼裏是一錢不值，姚皇兄說季康子簡直是在放屁，「嘻嘻！蛋會是世界，假如他的蛋一旦破碎，那嗎地球會立刻隨他爆裂？若果眞要把蛋比作世界與人類的話，充其量只有他一個人是那個混蛋！」

姚皇兄是無條件的反對儒家思想——自然是指季康子派的思想；季康子也想盡方法去反對他。不幸季康子總有一項缺點——不好客吃了虧，你縱有千眞萬確的偉大理論，若沒人來聽也是枉然；何況儒家精神是入世的，是要以之治世濟世救世的，儒者學而優則仕，是要躬行實踐的，若果自己的理論都傳不開去，那會有殷高宗求傳說、周文王請姜尙、劉玄德顧孔明、趙匡胤訪趙普的歷史重演；於是他努力的想克服這不利的情勢。他不知道從那裏——也許從姚皇兄自己嘴裏知道我們這幾個人，過分的稱讚着姚皇兄，把他的寇讎當作了了不起的人，並且我們又是以曉舌爲業的人，自然可以爲他揚風流譽。這一來，當姚皇兄請我們吃飯的第二天午後，大家正在欣賞雪山落日的時候，遠遠的見着林莽中，季康子踱着方步向我們走來了，手中還有一串東西在擺動。走近來一看，纔是一隻生的鷄腿子，他笑嘻嘻文縐縐的對我們說：「聽說你們昨天在老×處玩得眞樂，不過他太看不起你們了，吃的盡是些豬牛肉，我今天特別下山買了這一隻鷄腿來請你們，聊申敬意，並乞恕老×不恭之忱！」姚皇兄頓時氣憤塡胸，大罵起來：「季康子，你簡直是個混蛋，難道我老×的面子還會爲你爭去了；各位先生，明天我包席請你們，在城內去吃，滑竿錢一併算我的，……這算得甚麼，充其量吃垮老子！」這下子，却難爲了我們當客的，鷄腿沒吃嘴，反轉挨了一頓罵，而且兩位哲學家越鬧越厲害，看樣子再不收場，還要兩將軍大打出手呢。不得已，我只得以知己的身份拉姚皇兄到一旁，輕輕的對他說：「你簡直忘了『虛極』與『恬淡』了，充其量他請他的，說他的，你置若不見不聞，豈不就算了！」

附註：本文題目是一句四川土語，其意義見文內所用就明白，可說與「盡其所以」一終結不過如此」等義相似。

（一）五六位在大學教書的人，見拙著「靈巖壘翠」，見旅志卅五年十二月號。

（二）垮斡（斡音讀爲上聲敢）、四川土語，即坍台、崩潰之義。

，有的是一條鹹魚，也有半升米的，也有兩尺布一撮棉花的。——他們販賣菜蔬得了錢，就在杭州買了這些東西，回去養育家小。

其中一位老年人，稀疏的上下鬍鬚，紅赭色的長圓臉，在麥草編的涼帽之下流汗，記得這是夏天的下午三點鐘光景，太陽很强烈，我撐了陽傘，還覺曬得發昏，我看老人家旁邊的籮筐中，尚有一些筍籜，就作消閒的詢問：

「老人家是賣筍來的？」

「今天賣鞭筍。」他和善的回答我，所謂鞭筍是竹的地下莖的嫩芽，杭州四季有筍，夏秋時節，審察竹林中地面的形態，掘下去即得鞭筍，老則成竹鞭，可作馬鞭或手杖。我看他籮擔中有一條鹹魚，又有一包糕乾，即紹興香糕，所以我問：

「老人家有幾個孫子？」

「一個孫子，還有一個孫女。每日要來問我討點心，我就買這一包香糕做做手勢。」我的問話很得他的歡心，喜洋洋的回答我，并用手作分糕給小孩的姿勢，似乎愛孫就在我們面前了。所謂「做手勢」，就是應付的辦法之意，當時的紹興話中，也稱爲「回話手本」。說着摸摸身上白色舊短衣的袋，或者袋中還有一點使小孩喜歡的糖果。

後來講述他親眼看到的「長毛」，他說長毛頭腦的本意原是想除暴安良，可惜手下的人是殺人放火，還有哪個老百姓肯投順他呢，聽他的話是很有點見識的。

說話之間，船已到了江心了，正喜再有這一點時間，就可以到彼岸了。忽然西面的白雲變成灰黑，騰捲而上，把太陽遮蓋了，狂風一陣，使船身激烈的擺邊，船上的人從驚顧而至於騷動，掌舵的人求大家援助共推長槳，而應者寥寥，各急各的事。舵工一呼再呼，不得已頓足狂吼：

「再不來幫忙，大家都變成河水鬼啦！」

我抬頭四面張望，原來風力急驟，雨又來到，西風勢猛，船已向東退去，到錢江入口上去了，再退下去，海口風浪更大，必然覆舟淹沒了。

不知是什麽時候起，坐在我旁邊的老人已在代理掌舵了，他高聲的呼喊：

「趕緊下帆！趕緊下帆！」

他自己彎着腰，拚命推舵，一面仰頭看人，連喊了三四個人的名字，被他叫喚，似乎都變成他的用人，都去幫他推舵了。他又伸手指人，一個一個的叫去，經他安排一過，分左右面站立，分配去推長槳，叫他們用力推扳。

這時，船身搖擺，船面上的人忽左忽右，來回亂滾，如搖籃中的蘿蔔，尤其是坐轎人，先是叫喊，後且面無人色，啞不成聲了。而老人指揮若定，發號司令，把有力的人都徵集了去，各按能力，配備起來，去掙扎同舟共濟的總生命。他滿面流汗，與全身淋漓的雨水，使他白色的短衫褲全濕，黏貼在身上了。但他毫不喘息，不緩不急的叫出「哼！呵！」使推槳者勻稱而有力。大家依他的口令同喊哼！呵！

嚴重焦急，經過半小時的驚惶，船是不向後退了，因爲掌舵與推槳者的用力支撐，船身的擺邊漸漸的減輕了。這時潮水上來，幸得借一點力量，漸漸向西推進。愈到情勢好轉的當兒，老人愈加鄭重，愈加有力的呼喊「哼！呵！」對於功在垂成的周圍助手們，他的指揮與鼓勵，愈是嚴密而周到，不肯絲毫有疏忽與偷惰的樣子。

漸漸的船前進，也就漸漸的靠近彼岸，大家漸漸的輕鬆而喜笑了，而老人的面色始終如一的冷靜。一直到了船靠沙岸，一個一個的都放手，大家又各忙各的事，提籃的，挑籮擔的，各搶先往岸上跳。老人看人人都上岸了，他也挑了籮擔上岸，我在岸上，看他籮擔中的鹹魚尚在，而糕乾已被雨水冲散，所以我說：

「可惜糕乾冲濕了！」

「就算是小孩子嘸有福氣吃糕乾！」說着，老人就走了。

依照現在人的心理，應該有人送錢給老人，或以登報鳴謝，感激老人救命之恩，但這許多人中，連感謝老人的話也沒有一句。

時勢到了危急的時候，才幹們與懦夫有了分別，自然的產生出來了，而這種才幹，反是沒有受過所謂「教育」的人，因爲受了不良的教育，反使自利之心增長，因而把才幹矇蔽了。

至今我不知道老人的姓名與住址。

鄒筱雲

潘太風

那一次的旅行，從桂林開始，一直到重慶，足足有一千二百多公里，時間費上了半個月。其間，自金城江到獨山，鐵路的計程碑上，只有二百多公里，跳上火車，只一天一夜，便到達了目的地。這距離並不太長，但這天的日記，却佔去了五六頁的篇幅，這是其他各段所沒有的。當我寫完那一段旅行日記的時候，曾經自己責怨過自己，爲什麼這樣平淡的生活，會嚕哩嚕囌地記了這麼多？她雖然給我一些意外的溫存，但這可以說是友情嗎？說是她對於異姓所施的魔力嗎？不，決不，這不過是她的習慣生活，我爲甚麼要重視它？以前別人有過這樣類乎傻勁的痴情，我不是笑過他們「庸人自擾」嗎？

最近偶讀那幾頁曾經被自己咀咒過的記錄，一行行的黑字，勾起了不少的回憶。說也奇怪，這次讀過以後，我不但不自責「庸人自擾」，而且慢慢地對她同情，對她敬佩！所不同的：以前寫那日記的時候，自己幾乎也做了羅曼諦克的主角，現在，在我的思潮裏，一切是讓自己處於旁觀地位罷了。

我之離開桂林，原本懷着惆悵的心情！當火車將我從桂林帶走時，我把身子蹲在車窗口，用貪婪的目光，注視着這慢慢地縮小的桂林城，好久才回到舖上。整整的一天，我沒有講滿二十句話。橫躺着身子，心頭只是想，想過去，想將來，獨獨把寶貴的現實漏掉！

這種靜默，一直到車抵金城江才終止。那裏我有很多熟人，他們爲了我足疾未愈，特地雇了一輛裝貨的老虎車來載我到預先定妥的鐵路賓館。我坐在這生平從沒有坐過而且低得幾乎貼着地面的車上，瞧着旁人都朝着我發笑，自己再看看，也不禁莞爾了。在賓館的房間裏，朋友們的熱情，彷彿火盆裏熊熊的火光，一樣給與我很大的溫暖，漸漸把胸中惆悵驅散，而回復到現實的境地。

朋友們勸我在金城江停下來，以便繼續治療足部的創口。但爲了我的任務關係，我不能接受他們的建議，終於在一個天朗氣清，濃霜遍地的早上，又踏上黔桂路的火車，離開了金城江。

朋友們的設想眞週到，他們怕我跛着一足，一路上沒人照料，特地替我找了一位同行的旅伴。在啓程的隔晚，他們只告訴我這人姓鄒，和我同房，是朱的朋友。我沒去深究。

上午七點三刻，上獨山去的火車，已全副裝備地停在站上。我穿過亂雜的人叢，一蹺一側我上了車，找得房間，把自己的東西放好，然後轉出身來，踅到靠月台的車窗邊，向送行的朋友們道別。

車窗下圍着一羣送客：一半是佩着徽章，身御中山裝的機關裏人；另半像是商人的模樣。他們似乎都是素識，談得很起勁。看樣子，準是來送甚麼闊人或是要人的。我以此問身旁送我的金。他笑着說：「你瞧着吧」！

這個疑團，直到開車前三分鐘才大白。原來他們所歡送的，既非闊人，也不是要人，只是一個不施脂粉，鵝蛋臉兒，中等身材，外罩藏青呢的大衣，內着陰丹士林布旂袍，年約二十上下的女郎。當她急急忙忙奔到車站時，那羣送客——連朱在內便老遠地爭着向她點頭、揮手、送笑臉、打招呼，她也頻頻頷首，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堆下滿臉笑容。然後在十餘人的衛護下，款步上車。

這種情形，若在京滬平津一帶車站上發生，當然是司空見慣。但在彈丸之地的金城江，却不能不叫人注意。究竟她是怎樣一流人物呢？我的腦海裏，又浮起一層疑雲。

八點正，送客下了車，機車上一聲長嘯，車底下發出「空忽」「空忽」的旋律，於是旅客和送客之間，照例來了一套揮手、揚巾和「再會」的告別式。五分鐘後，送客、車站以至整個的金城江，漸都在眼簾中消失了。生活眞像行雲流水，霎那間，便溜了過去，你要去懷戀它嗎，實在不必！你看：朝霞映着波浪般的碧峯翠岫，一幅一幅的向你眼前撲過來，多詼奇！多美麗！再瞧：在她的夾縫裏，禾疇、森林、農舍、疏疏落落的散佈着，不是一張含有詩意的圖畫嗎？橋來了，這是建築在懸崖上的，看下面，是百丈深淵，多險！走灣道了，像盤腸一樣，盤了過去，又轉上去了，前面又是一個大壁道，好偉大的工程啊！

瀏覽了一回野景，禁不住寒風撲面，便拐回房去。剛跨進門，一眼瞥見那擁有很多送客的女郎，居然坐於我對過的牀上，在檢點放在桌上的東西。她見我進來，嫣然地一笑：「是潘先生嗎？」一口湖南官話，嬌柔清脆。這眞太於突兀了。當下應了聲「是」。接着便斜躺在床上，和她攀談起來，從「貴姓」開始，依次「府上那裏？」「上那兒去？」……規規矩矩的寒暄了一陣。其中，自然也包括一句「你怎麼認識我」？

出乎意料地她就是朱的朋友，她的所以知道我姓潘，是朱告訴她的。據她表示：我之和她同住一個房間，也是出於朱的安排，是爲了我的脚不良於行，特地請她招呼的。

我噗哧一聲笑了。怪不得昨晚朱告訴我替我找得一位姓鄒的旅伴時，曾經裝出一副鬼臉

我們一室四舖，我和一個老頭兒各佔一下舖，我的上面是那老人的兒子，業醫生的西裝少年，而鄒小姐則在老人的上頭，和我適巧是斜對面。那老人有神經病，經常躺着不動，有時自言自語地咕嚕一陣，聽不清在說些甚麼。他的兒子也老是睡在高頭看書，很少和人搭訕。

她坐在老人脚跟邊的床沿上，拿出別人送給她的食物給我吃，我也取出香煙回敬。經過這番聯誼以後，我們的話題，便漸漸扯開了。

驟然，她遞給我一封信，信封上寫着：

「敬煩帶交獨山直接稅局石心印先生收」

「你拆開來看吧。」

「人家託你帶的信，怎好偸看呢？」我愕然！

「早給我拆了，看看不要緊的。」鄒小姐夷然，但一個輕盈的酒渦兒巳經掛在嘴邊，她在吃吃的笑。

於是把信箋抽出來。嚇，好一手蠅頭小楷。開頭是「筱雲小姐愛鑒。」接下去是一段思慕語，最後要求和她時時通信。連篇累牘，都是頂肉麻的辭句。我記起來了：還是在半年以前，曾經在柳州聽人家說起：金城江有一個名喚鄒筱雲的紅歌女，那末眼前這位鄒小姐，一定是她了。而所謂「石心印」，所謂敬煩帶交云云，只是在許多人面前的遮眼法而已。

「怎麼？信上的名字和信封上開的不同的？」我故意地問她。

「神經病，也虧他想得出的，眞是又氣又好笑！」

照理：女人肯把別人給她的情書遞給另一男人，這人準會跌進桃花運的。由於這個原則，我的心開始怦怦然，我的目光開始搜索她面部的表情，但毫無所獲，她好像無所謂的樣子。

侍者走來，她叫了二客客飯，我想搶惠鈔，她立起來，伸出一隻雪白的手，將我格了一格，關照侍者：「不要收。」

這時，火車巳越過好幾站，和煦的陽光，開始由左首邊的窗口裏曬進來，一座座的青山，不住地往後飛，我們間的友誼，也好像在加速度的躍進！

老陶來看我。他原是黔桂鐵路金城江一個附屬機構的職員，新近調在車上服務。他一進來便坐在我的床上，先和我寒暄了一陣，然後移轉目標，和巳經高臥在我斜對面上舖上的鄒小姐打起照呼來，他們很熱絡，一望而知爲素識。但當老陶的脚剛跨上門口時，我曾不經意地發現她的臉上，泛起一層薄薄的紅暈。

老陶進來約有一刻鐘光景，鄒小姐就下床穿了鞋子出去。於是老陶便一五一十地把她的歷史輕聲告訴我。據說：曾經有一個國難商人，以巨金運動她母親，想和她做露水夫妻，巳經講好夜度資的數目，那知鄒筱雲竟誓死抗拒，那大腹賈也莫奈她何。

「別瞧她當歌女，她還是壹塊白璧哩！」老陶竭誠稱讚，我聽完他這番話，也好像對她有了一層更深的瞭解。

『吃這行飯的，見著軍警是一貼藥，要不向那班人打招呼，哼，還你個不太平。說不定，現在她到押車的憲兵那裏敷衍去了。」

老陶的揣測竟不錯，因爲我曾假如廁爲名，走過那憲兵室，見到她在那裏和他們聊天。

老陶去後，接着她也回來了。這次她忽然緘默起來，這和老陶進來時的那陣紅暈，說不定是有些關連的！

夜飯又是她作的東道，我因不好意思，出錢買了幾個醬蛋。但一切仍歸她佈置，連我那放在桌子底下的鞋子，也是她先替我找出，然後我坐起來。

第二題　我所歡喜的旅館

臨時旅館的意味

余楠秋

在旅行中，除掉遊覽之外，最要緊而又最有意味的，當然算是晚上一宿了。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首先就要找一個旅館或是一個臨時寄宿所，因爲有這麽一個地方，我們就可以休息，或是倒在床上睡着，和朋友們隨便談談，把疲勞忘掉。一晚安適的睡眠，不獨可以把我們身體的疲勞恢復，而且還可以提起精神，增加遊興，所以一個舒適的臨時寄宿所是旅客的一樁最關心的事情。

臨時寄宿所，有最華麗最高尙的幾十層大廈的旅館，像美國紐約城的阿斯脫飯店和上海的沙遜飯店一樣，也有最簡單最蹩脚的茅草蓋的屋，像我們在內地鄉村裏面所見的茅舍一樣。前者是巨商貴人們旅行中歇足的場所，後者是販夫走卒輩過路時休息的地方。在這兩個極端的當中，自然也有不高不低可上可下的一類的旅館。在我的旅行經驗中，我差不多統通都住過，皇宮式的房間和舖設富麗的床褥，我睡過；茅草蓋的屋頂，土磚開孔的牆壁，和凸凹不平木板凑成的床舖，我嘗過。我曾經在美國芝加哥大西洋飯店住過多時，我也在普陀山文昌閣住過幾個星期，我又在泰山頂上石屋內磚砌的舖上睡過一晚，我還在湘西湘南一帶的伙舖裏度過無數夜；這種種的旅館經驗，誠是述不勝述。不過在這許許多多的經驗當中，最使我感覺興趣而又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中的，我覺得也不過只有一兩處。一處是在四川峨眉山半山中間的一個大廟裏，一處是在湖南祁陽，東安一帶的民間伙舖裏，這兩處的經驗，不獨使我畢生莫忘，而且還是我最歡喜而又願意重來過一次，雖然這只是夢想。

峨眉山廟裏的經驗，是在民國二十五年夏間我去四川遊歷時得到的。有一天，我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的一些朋友到了峨眉山的半山中，歇在一個廟裏，那廟的規模很大，佛像林立，廟外古樹參天，清靜幽雅，廟內的房屋很多，可以同時容納得千餘旅客們的歇宿。峨眉山上在夏季晚上還是要蓋棉被，這個廟裏有的是被褥，雖然這些被褥帶着一股霉氣。

天上起了烏雲，月光躲到山的那一邊去。窗外不斷奔過一簇簇的山影。旅客們顛簸了一整天，需要休息了。人聲漸漸寂靜，只有車輪激着路軌，認眞地「空忽」「空忽」，委似彈着旅人的心弦。

「潘先生，這本西風信箱讀過沒有？」

是她在問我，我翻轉身去看她，她手裏揑了本書，在微弱的電燈光下瞧。

「哦，這本書却沒有讀過，書裏講些甚麽？」

這可引起了她的興趣，於是把看過的幾篇，慢條斯理的講給我聽：是幾個在鬧着戀愛的青年男女，寫信給編者，要求解答各種困難問題的。她講過一篇，就自作聰明地加上些她自己的見解，同時還徵求我的意見。偶然，我別過頭去，我們四隻眼睛的光芒，接觸在一起，我有些不好意思，她却微微一笑。

這情調多够羅曼諦克啊！

在靜默一晌之後，我問她念過幾年書？

「自幼死了父親，家裏窮，就沒有進過學校。十歲上拜師學戲。一戲學會了，按着劇詞去看戲考，一個字一個字的念，費了幾年，才認識許多字。直到現在，最歡喜看書。」

直至這時候，她才自已說出是歌女。大概最初她是不預備把這告訴我的，所以見了陶，頗有一些難以爲情的姿態。現在她是和盤託出了：她的家庭，她的唱戲生活，以及她到獨山去的任務——所謂開碼頭者。

曚矓中，被嘈雜的喧嚣聲吵醒，看錶已是六點鐘，車儐在催旅客們起來，說是獨山將到。望窗外，東方已有魚肚白。同房間的人，都已經着好衣服而開始整理行李了。

鄒筱雲這時候一點沒有笑容，她惺鬆着倦眼，跳下床來，第一句便問我：「你的東西呢？」

「旅館都在城裏的，從這裏過去，還有二里多，這樣大清早，那裏開得到房間？你打算怎樣？」她邊替我整理東西，邊說。

「如果你沒有地方去，不妨到我家裏暫住，不過待慢一些。我來多叫一輛車。」她不等我回答，熱心地勸我。

我但說：「等着再看吧。」

火車進站，一停好，我的朋友立刻上來接我，這回不用老虎車了，是馱在一名工友的背上。她對我望了望，頭沉下去，一聲不響。

下了車，我和她道了別，她只有氣無聲的哼了一哼。在一片濃重的晨霧裏，當我們沒有離開幾步路時，我依稀看見她的臉上掛着一絲惱瞋的神色。我明白這是因爲我沒有對她說老實話的緣故。我有些懊悔，想向她解釋幾句，但我是借了別人的脚走路，身不由主，而她呢，却早已在濃霧裏消失了。

五七一〇二四

我們一行總共有十一人，我和舍弟鹿門住在一個院子裏，對房而居。房間整齊清潔，壁上滿懸對聯，殊屬高雅，素餐開來，亦頗適口。晚上孤燈如豆，夜闌人靜，萬籟俱寂，聽古寺鐘聲，悠揚入耳，令人有出塵之感。當我打開手提箱將手電筒放在枕頭下面的時候，不料被一個年約十二歲的小和尚看見了，這個小和尚面貌清秀，口齒伶俐，應答如流，我們一行本來都歡喜他。但是到我要去廁所需用電筒時，電筒忽然不見了，我和鹿門研究，料定必是小和尚偷去無疑；經過百般的盤問，千方的威嚇，最後加以廟役的證明，纔將這山中買不到的電筒追回，在翌晨離開這廟的時候，我還囑咐老師父將那個小和尚嚴加管束。這個環境和這樁小事，使我永遠不能忘記。

比峨眉山廟裏的一晚印象來得更要深刻而又時常使我回味的，還要算是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以前三個月，我從湘南淪陷區內衝過敵人的防禦線，經過祁陽，東安一帶的民間房屋所得的經驗。在那個驚惶恐懼想要逃出敵人包圍圈的時候，有時我和同伴們晝伏夜行；在皓月當空的晚上，我們步行，一走就是七八十里，一到可以休息安睡的辰光，身體既感疲勞，心裏又覺得逃過一次險境，找着一個鄉間的臨時伙舖，只要有幾塊木板做床舖，側着就睡，同伴們鼾聲如雷，其味無窮。有時我們因為趕路的關係，找不着民房，只有廟宇寺觀，走進去渺無人跡，大家爭着下門扇作臨時床舖。我的隨從很聰明，他設法把帳子的四角吊起，頃刻之間我的床舖就佈置好了，我可以躺下去休息了。在湘南一帶旅行，帳子在熱季是不可少的，因為夏天的蚊虫多，尤其怕傳染瘧疾，所以到一處必得先要把帳子掛起以便安眠。在這些地方我們找不到棹椅，當然是蹲踞在地上，帶來的糧食隨即也擺在地上，狼吞虎嚥，大嚼一頓，談天說地，無所不言，誠有無窮的意味。古人有一句名詩，「鷄聲茅店月」，我對於這句詩的意味，在這次旅途中，的確是領略得透澈，誠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一番經驗。至今想起來，還覺津津有味。

我是生長在鄉間而又生性愛好大自然美景的一個，我對於喧囂城市的看法，雖說是不厭惡，但亦不歡喜。所以在鄉間旅行，很使我感覺興奮和留戀。這上面所寫兩處的回憶，足以證明我的生性的愛好。

夜宿褒城

張契渠

靠了抗戰的福，使我有機會接近中國古代民族活動的地方——那是一條巴蜀與西羌和中原交通的大道。現在，我們又走上了祖宗走過的道路，雖然現在這條公路已經工程師重行設計，與三千年前大不相同了，但沿途的景色我想該與三千年前不致有多大不同吧？不僅景色，便是老祖宗遺留下來的古蹟還到處可以發現。整個西北，好像一個中國歷代文化博物館。

我們這一個旅行團，原是臨時組合，祇是從起點到終點短短的一個星期，至多半個月的路程。所以雖也推有團長與管帳，事實上還是各有主張。不過在行進中多幾個比較接近的談話對象而已。

因為天氣冷，大家帶的行李相當多，身上的衣服也很肥。一輛二噸半的裝貨汽車，單是行李便裝了一車箱。人穿坐在行李頂上，像糖餅上堆着芝蔴。而且這不滿十五方呎之地，要裝三十六員旅客，在拔海三千呎以上的崎嶇山道上奔馳，其危險實不亞於駕着飛機在敵人陣地上作偵察飛行。所以每個人都得時時刻刻提心吊胆。除了担心司機不慎把車子翻到萬丈深淵中去，坐在邊沿上的，還須提防在顛播中或急轉灣時被拋棄在荒山幽谷間。所以沿途風景雖好，也不敢儘情的享受了。尤其車速風急，人們高踞在車頂上，凍得無處躲藏，把大衣和毯子都緊裹在身上，也止不住打戰。惟有希望汽車勿拋錨，在天黑之前趕到褒城，好像褒城便是我們的家，那裏有一隻大火爐在等候我們。因為從寶鷄出發，沿途經過的打尖地方都是窮苦不堪。別說沒有旅館，便是干淨一點的飯館也找不到一家。所以要舒服必須趕到褒城。因為他是西北公路上的大站，有中國旅行社辦的

現代設備的褒城招待所。再說，好歹他是一個縣城，總比山村野店熱鬧些。

希望終於漸漸地接近實現了。同伴中有人走過這段路的，指着前面的山坡說，過橋，便是蕭何月下追韓信的地方了。

走了一天叢山峻嶺乾燥單調的盤腸路，至此才看到一脈清流，水聲潺潺，碧波奔騰，在車左流過。此地山勢較低，公路較平，所以風也較為和緩。大家鬆了一口氣。不久，過了橋，溪澗轉到車右去了。隔溪山上有小道，旁溪而行，山腰間還有一座新蓋的亭子，亭前松柏雜列，還有幾頭山羊在啃着石礫間的草根。配着山下的流泉，好像一座公園的一角。想起京劇中麒麟童裝着白鬚子，撩着袍角一步一喘一字一顫的唱着追韓信，又想到當年蕭何自己將韓信追到此地，兩個人在這樣風景幽美的山谷中月光下，爭論漢王的用人態度，多美！假使當時有一只「開末拉」將他們拍攝下來，一定非常好看。

正看着想着，車子開到了一座山腳下，被一塊樓房般大的石頭當住了去路。左有高山，右有急流，無可迴避。築路的工程師把那石頭開了一座門。汽車便像進了隧道，從石頭中開了過去。經過石門時，細看石壁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題字。可惜汽車未停，不能下來一觀字迹。不知有無關於追韓信的記載。幸喜褒城在望。心想到了褒城再步行回來細細揣摹，也還不遠。

不意褒城車站是一塊大平地，風來無阻，因此吹得特別大。車子剛進站，便有人爭先下車。提着隨身應用的手提包，忽忽地出站去了。我因為知道此地有一家規模相當大的招待所，不怕沒有旅館住，所以很放心。留在車上，把壓在底下的箱子翻出來，取毛衣以備禦寒。收拾停當，才大搖大擺的往車站旁的招待所走來。誰知走進招待所大門，第一眼便是客滿二字。打聽問訊處，方知在我們車子來到之前，已有漢中開來二輛。還有前天到的一輛拋錨未走，所以容納不下了。問此地有無其他旅館，據云有二家客店。設備當然比不上招待所，不過不得已而求其次，也祇好將就了。那人還勸我趕快去找，以免被他人搶去。於是我就冒着風，奔到公路上。路旁有幾家小飯店，門口放着行李，裏面坐着等飯吃的，多半是同車客。我也顧不得和他們招呼，祇打聽了客店的方向，逕去投奔。却見有幾個同車客正在帳房外面的過道上搭舖。心知凶多吉少，一問掌櫃，果然老早客滿了。那搭舖的同伴說：另一家他們也去過了，比這裏更小，人更擠。那怎麼辦呢？進城去吧，又怕距離車站太遠，影響明天上車！後來幸虧另一旅客宅心仁厚，給我指示了一條門徑，叫我找對門那家飯館跟他們掌櫃商量，等店舖打了烊，在他們的桌子上借宿一宵。當然這一頓晚飯得照顧他們。

於是我按照指示去交涉妥帖之後，便折回車站把行李提了出來，其時已萬家燈火矣。

飯市雖將過去，打烊還嫌太早。我滿心委屈，想利用時間進城中去看看。私冀也許城內有好旅館，或者離車站稍遠，不致客滿。於是把行李寄在店堂內，出來打聽進城的途徑。

城與車站，祇一水之隔。那水便是剛才蕭何追韓信的山腳下流過來的潤水。到了此處，

公園裏的旅館

秦瘦鷗

記贛州勵志社

在旅行中，有一件事，我是非常重視的，那就是宿的問題；因為旅行的目的大部份總在調劑身心，而旅行又往往相當辛苦，所以晚上如果沒有一處潔淨舒適的地方可以歇息，那真會減少許多興趣，甚至變成苦事。然而在中國，除了幾個有數的大都市之外，一般較小的城市裏，旅館總是很舊很髒，即使在冬季，床上也少不掉有蚤蝨之類在等候着你，能够一覺睡到天明的機會簡直沒有！

這三四年來，借着抗戰的光，走了不少地方，住過的大大小小的旅館已不計其數；一般的說，凡屬中國旅行社自辦或代辦的招待所，大體上都可以使你滿意；只是那時候流動的人太多，招待所床位有限，想住的人未必都能住到而已。（現在的情形當然已經好轉了）

三十二年下半年，我曾三過贛州；第三次才有機會住得比較久一些，而所住的地方就是勵志社贛州分社。那裏雖然也在市中心區，可是因為它本身就是中正公園裏面的一部份，四周全是園地，和外面的街道隔得很遠，所以一些聽不到喧擾的聲音。（在後方各大城市中，贛州也是比較上最靜的）而他們所關的客房，一起也不過十間左右，並且沒有人介紹的不租，帶女眷的不租，所以寓客極少，而且大家都很知道守秩序，不但打牌唱戲之事向所未有，便是高聲談笑的也很少；從早到晚，全籠罩在一片恬靜的空氣中。屋子四周是一圈團廊，廊下點綴着許多盆花，靠裏邊安上幾張籐椅。客人可以坐在那裏眺望園內的景色。中正公園的前身就是贛州公園，已有一二十年的歷史，所

河面更寬，水流還很急。有一條十餘丈長的大橋橫貫其間，來往很方便。過橋，便是城門。這城，古老極了。記得送周朝終的那位漂亮姑娘褒姒，便是此地人。其後爲周朝的諸侯褒國的國都。梅蘭芳唱的販馬記中的桂枝女士，也是本地人。可見從前此地不僅繁華，而且是「人才」輩出，可比「今代的桃花江」。不幸我到得太晚了，雖有月亮，但風沙甚大。大約把路燈也吹滅了。城門口黑洞洞的，而且崎嶇不平，幾乎摔了一跤。進城也是一片模糊。什麼也看不見。

城在山坡上，走進城門便步步高升。在高升的過程中，大約因爲不利於建築，所以都是空地。幸喜不過一二百步便到了坡頂。坡上大約有二十多家人家，構成一條四尺多寬的街道。有二三家開着門，似乎是賣繩子和油鹽的雜貨店，和燒餅店。雖然裏面也有二三個人，却黑沉沉的沒有一點火光。過此，便是下坡路。路上和上坡時一樣。坡下又有城門一道。心想也許這裏是外城，過此才是裏城？畢竟建過國都的地方，雖然荒涼，氣派還是有的。於是再鼓勇氣，不到二分鐘便走近了城門。進城一看，右邊澗水怒吼，左邊古木參天，風捲松濤，有如虎嘯。原來出去便是城外，有一條石板小道，可以通到蕭何追韓信的地方。此外別無所有了。

在城門外站了一個，終於受不了風沙的打擊，同時也怕有豺狼突然給我奇襲，於是循原道入北門，出南門，回到那小飯館裏。夥計已將桌子給我拚起，我便打開舖蓋休息。

躺在桌上，我不敢再想褒姒與桂枝，祗不住的研究蕭何老先生，那天一鼓作氣從漢中趕到此地，已經半夜，不知他是借住在何處的。

，以園內樹木都很高大而茂盛，佈置得也不俗，頗有中國園林的特色；園內遊客並不多，即使在星期日，也不十分吵鬧。對于住在勵志社裏的寓客，這公園眞像屬于他們自己的一樣！

每天早上，當我從客夢中醒來的時候，首先就聽到一陣陣歡悅的鳥語聲，啁啁啾啾，忽高忽低的眞比世界上最出色的歌唱家的表演還好聽，往往使我聽得出神，忘掉了周遭的一切。披衣起床，扱着拖鞋，第一件事是到園廊下去走一圈，行幾次深呼吸；回房洗盥之後，再換上皮鞋，滿園亂闖，高興時爬上假山去練練腿勁，不高興時就在平地上走走。白天有事出去，也總得在園子裏經過。到了晚上，又另有一番景色。記得有一個月明如晝的夜晚，我曾獨自在叢樹夾道的小徑上徘徊到深宵，雖然多少逗起了一些客中的愁緒，但那種無比的靜趣，也眞教人依戀。

勵志社的客房，論佈置實在並不講究，還在贛州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之下（但那邊病在太狹隘），可是簡單潔淨，確爲我生平所住各旅館所未有。——杭州西泠飯店也還可以。壁上掛幾個小鏡框，配着一兩張從西洋雜誌裏剪下的風景畫，很有些英國小家庭的情味。他們並不附設食堂，這對于寓客多少有些不便，但也因爲這個緣故，避免了俗客的驚擾。

那兒的主持人是譚克朋先生，辦事很嚴正，但十分好客，他在後面另有兩三間屋子，闢作住宅，曾把我邀去吃過幾次極舒適的家常便飯。我那一次在贛州足足住了半個月，竟超過了預定的日期，勵志社所供給我的安適而愜意的住宿，便是使我遲遲不走的一個大原因。

從窰洞到招待所

孫沛甘

十年前一個初春天氣中，在陝北逗留了一星期。印象最深的，除了灰沙黃土，小米粥和黑饅頭之外，就要算窰洞了。

穴居野處的生活情狀，在江南人看起來，眞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無况像我們久住在大都市，像京滬一帶的人，難免格外覺得奇怪了。

其實，我們得仔細想一想，在地理上，中國幅員遼闊，西北的交通本極阻塞；再加上了人爲的兵禍和無可抵抗的天災，怎不叫邊區的老百姓，一輩子不能逃出這種古代遺風的穴居生活呢！

西洋人有句諺語：「即使驢子出去旅行，回來也變不了馬」，在下當時從窰洞到招待所，覺得四週的環境變換太速，未免感觸萬分。但是到現在想想，人家能造摩天大樓，能造火箭，能發明原子彈，這種種成就決非出之偶然，要是我們能努力，能爭氣，雖然不能叫長耳公變千里足，可是比了什麼吸板烟的魚，散步的魚等頹廢的無爲的觀念不是强得多麼。

在那時短短的幾天中，我們所領略過的窰洞，可以分爲兩種典型：第一種就是老老實實窰洞的窰洞。從黃土斷崖邊，向內挖掘成一個大窟窿，最簡單的只有四五尺高，二尺多闊。洞前懸上一塊蘆蓆，代替了彈簧拉門。它們的主人翁，或主婦太太，往往窮得衣不蔽體，一天不得一飽。如果黃土象徵一個人最後歸宿的

地方，那末他們或她們的身體髮膚，便是天天浸潤在這泥土的氣息中，而在他們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中，只要時間一到，把這窰門一堵，一切皆了。無以名之，只好叫做「土化」的人生哲學罷。

比較進步一些的窰洞，居然也有門窗設備，不過離開房子還遠。其形式先從平地挖入，成爲方阱，底平。再向四面發展，挖成幾個單窰。另從地面掘入一斜洞作爲過道。這種洞彷彿有院落的模樣，而仔細一認則面目全非，誰都不敢稱之爲屋。

我們離開延安的前一晚，也在一個洞穴裏——不妨稱之爲有權威的窰洞——訪問一位領袖人物。記得那時的一席話，有幾點，多在這次八年抗戰中應驗了。在這個洞穴中，無疑地，有過有關時代歷史的各種重要會見，機密會議，甚至使全世界關心中國政治的人士們所注意的各種宣言和談話。

時間不因我們的接觸窰洞生活而遲緩，我們終於跳出了穴居生活的氛圍，而回返到一個近代化的大旅館中—西安中國旅行社招待所。

好像翻一部歷史書，從前半部的古代史，一頁頁地翻到了現代史。窰洞的印象，在大卡車後面漸漸的消逝，新生的積極的希望在我們面前展開了。我們踏進招待所圍牆，看見水池、玻璃門、沙發、櫃台等等，好像從沙漠裏出來，又恢復了人世間的正常生活。

最重要，而最迫切的，便是洗澡。那時在西安很有幾家上等規模的澡堂，據說東北來的人很喜歡這種比較奢侈的享受。然而招待所的浴室却有冷熱水龍頭的裝置，而水又是那麼淸而暖。這一個澡洗得眞是痛快極了。我們想到陝北的老百姓還連吃喝的水，都是汚濁而略帶苦澀的味道，而我們却在西式大廈的白磁磚浴室裏，做着「水包皮」的優遊淸潔運動，心裏未免有些不自然。

我們洗澡之後，又繼以理髮，雖沒有電氣吹風，却有很舒適的搖椅，各種上好的化裝品可用。

晚膳，更不用說，招待所裏中西皆備，而侍役們又是非常週到，想起了陝北老百姓吃的「三色」食料——黑的饅頭，灰色的鹽，和紅的辣椒，又是一個不自然。

綠水青山好寄身

湘子

我所最歡喜的旅館，是中國旅行社經辦的北泉招待所。

中國人論事品物，每每喜歡拿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來做標準。一定要三者都合式，才加稱得上「最」「極」一類的辭語。就說旅館罷：像上海那幾家擁有崇樓大廈，最新設備的大飯店，人爲的條件，固然統統具有，但地處煩囂異常的都市，推開窗來，看不見一個山峯，一池碧水，你要想假此頤養身心，那無異於緣木求魚；至於夏冬二季，雖有調節氣溫的設備，但是一跑出房間，那環繞在它四週的，仍舊是酷熱或者嚴寒。由此看來，上海的那些高尙而華貴的旅館，實在是談不上地理和天時的。再說像那許多避暑區域或者是名勝所在地的旅館，論天時和地理，誠然都有資格，但其內部設備的是否合理，服務精神的是否謙和週到，那就難說了。

我之所以提出的那家北泉招待所，也就因爲她具有天時地利人和三美。雖然我在那招待所裏，只是短短一週的逗留，但是她給與我生命上的活力，却比任何時期努力的收穫爲大。過去我不懂甚麼叫做「好整以暇」？而在讀過薛福成那篇「白雷登海口避暑記」以後，對於文內所提起的所謂「居之久則氣濁神昏而百病生，必易一地以節宜之，則氣淸體健而百病却，此於養生要術，研之頗精，意不專在避暑也，其避寒之用亦然。」的精義，也根本莫明其妙，自從那次在北泉招待所作過一次短期「寓公」以後，我才領略名山奧區之爲用，我才瞭解高度服務精神之可貴。從這點上看來，這個招待所所施捨於人的，比「招待」二字本身的意義，大得多了。

這是北泉招待所的輪廓：

從重慶由水路循嘉陵江上駛，經過曲曲灣

五七一〇二八

灣的山谷石灘和村鎮，過了號稱模範區的北碚鎮，再上去五六里，進入被兩邊高山所籠罩着的峽江，向左看，便見無數株林木構成的公園，從江邊發展上去，一直到半山的馬路爲止。這裏面疏落地有著幾棟精舍，在萬綠叢中映出，使你見了，心頭上先有些飄飄然。

江邊有民生公司的囤船，從輪船上下來，走過囤船，便得用些脚勁，一口氣把百多級石階跑完，穿過「竹林小餐」從叢林中拐灣，走過一條柏油路，便是「數帆樓」，「數帆樓」的南邊是「柏林」和「龍居」，這裏已是公園裏的平原了。平原上有許多爲公園所應有的佈置，如花木、假山石、石台石凳等，而最爲攝影家所歡喜的，是正中甬道的二排羅漢柏，每株都像一座寶塔，黑森森的排列得很整齊。此外也有小小池塘，其中綴著些荇藻之類。甬道的北端，有北泉最古的「廣德寺」，大殿上陳列着很多古器和圖書，外邊懸着「北泉圖書館」的木牌。寺前右側從坡上築起一座「農莊」，和「數帆樓」遙遙相對。左側下去是乳花洞，老枝參天，顯得十分陰涼，洞並不大，但相當複雜，出了洞，又是橋，走完橋，又是洞，向上面望，是藤葛，向前眺，是峭岩，頗有「窮則變，變則通」的格局。乳花洞後面，一座座的別墅，臨江而建，其命名如「竹廈」「琴居」「磬室」等，都是十分雅緻。

這一幅北泉公園全圖，最好要爬上高懸山半的公路上極目俯視，那麼滿園的林泉岩石，碧瓦粉牆，一一羅列，使你如面臨畫苑。

我忘了，溫泉浴室怎好不特別表出呢？北泉之所以得名，就是因爲有了這股含有硫磺質的泉水。在園中央的小平原上，縱橫着幾支石砌的水道，溫泉從後山注入這水道，緩緩下流，從不休止，最後匯合於「龍居」下面的「瀞塵」，是所兼有遊泳池和浴室的溫泉池。這裏面水的溫度終年保持着溫暖，當沒有事，下池去洗個澡或游泳，是連一身塵俗都洗得掉的。

我到這裏住，是去年勝利以後的事。陽曆九月的天氣，在重陽還是驕陽肆威，白天儘是流汗的季節，而在北溫泉，就是坐在太陽裏，西裝的上裝，可以毋庸卸除，早晚說不定還需加上一件絨線背心。這本來是陪都人士惟一避暑地方，聽說在五六七八幾個月中，重慶的美軍，還經常有軍官來此避暑。

招待所的辦公室和餐廳都設在「柏林」，因爲這座建築的後面，就是公園的大門，由陸路來的客人，先要經過這裏的。那天我從車上下來，立刻便走進那間懸有字畫放着藤椅一半像會客室的公事房。大概他們聽到汽車的喇叭聲，早已知道有客人來到，一位姓楊的女職員，正想跑出去，一見我手裏提着旅行袋，便招呼工友接下，然後熱誠地讓我到櫃台上辦理登記手續，她安排我在數帆樓一間單人房間裏。

這房間的面積並不大，設備也相當簡單，是一榻一桌一椅和一個洗臉台，但供給一個單身客，却並不感到有甚麼缺陷。推出南窗，遠處是蜿延如帶的嘉陵江，扁舟點點，容與中流，極盡野外風趣。門口面對着一間較爲精緻的會客室，四壁懸着幾幅油畫，還放上幾座花盆架。會客室外邊，是一道迴廊，廊下面便是滿眼濃蔭的斜坡，抬起頭，對江奇峯拔起，形成天然壁塹，既雄峻，又詼奇。

在城市裏住慣了，到此清淨的大自然懷抱裏，不禁喜愛到不能以言語形容。在那迴廊裏，放着幾隻藤沙發，我歡喜坐在那沙發裏看嘉陵江的流水和兩岸數不清的一叢叢樹木，人爲的襟懷，忽然像被沖淡。有時閉了雙目，靜聽蟬聲鳥語，悠悠然無思無慮，所有煩惱、憂恨、忿怨……一切似乎被呑噬得无影無踪了。

這短短的壹週裏，我好像恢復了對於自己的主宰權，一切都是隨心所欲，絕沒有人來打擾我，不像住在都市裏的人們，整天要和社會接觸，要做那些自己不願意但不得不做的事情。所謂生活，只是看野景，和員工們談天，看書和散步。清靜无爲，幾乎和自然界溶化了。

招待所的職員，都受過良好的訓練，他們以旅客爲摯友，怪和藹地，在沒有事的時候，不時會來和我談談北泉的歷史和勝景，甚而至家常瑣屑。他們接待過許多要人和偉人，關於這些人們的習慣和軼聞，尤其歡喜提出來作爲撩天的資料。其中，他們引爲最光榮的，像將主席住在數帆樓的情景，張治中部長在此招待各國駐華軍官等。在王經理的辦公室裏，還懸上一張主席親筆題字的玉影。總之，在一片和睦的氛圍裏，他們的確把這招待所作成了「旅客之家」。

已經一年多了，但北泉給予我的印像，永遠是清新的，在營營逐利，煩囂終日的上海，尤其要使人想起那躲在綠水青山裏的好去處！

編者按：本社北泉招待所已於復員後撤銷。

第三題　夜航機中

兩度夜航

陳修

近數年來，乘了許多次飛機，以南雄香港間往返夜航機中印象最深刻，事隔數年，當時情景仍像電影般一幕一幕出現腦際，歷歷如昨。

由南雄飛香港

當三十年春間，敵人鐵蹄侵入越南，內地與香港的交通，再不能繞道越南；除了冒萬險，在敵機瘋狂轟炸下經惠陽屬之沙魚沖進入九龍新界之外；祇有空中航行之一途。因之，桂林、南雄均有定期班機往來香港間。惟航程經過敵人佔據地的上空，須在夜間高速度飛行。筆者當時旅居衡陽，因有事赴港一行，定到了五月二十日雄港班期機位，先于十八日到曲江，辦理購票手續，二十日晨由曲赴雄，十一時抵達，以有大半日的時間，便在南雄作走馬看花般的巡禮。

南雄當湞水上游，扼梅關之口，為粵贛交通要道，形勢非常險要。當海運未通以前，南北貨物出入皆經此道，商業至繁盛。海運開後，便一落千丈。抗戰後海道被封，南雄又突趨繁榮，當時港粵空運及贛粵陸運水運均以南雄為中心；同時在軍事上形勢更形重要。

南雄與香港間航程僅一時三十分。筆者一行二十餘人乘中國航空公司客機成都號，座位甚舒適，機于晚上九時零五分起飛，約航行二十餘分鐘後，全機息燈，頻頻升高，作高速度飛行，雖在仲夏的華南，猶頗覺寒冷。乘客中間有感到頭暈目眩者，這時正航行于敵人佔據地的上空，敵人向來慘無人道，往往以高射礮轟擊客機，甚至以驅逐機、戰鬥機截擊客機；所以客機飛經敵人的上空，為求安全起見，須以最高速度在高空飛行。我們所乘的成都號，是鉅型新機，既飛得高而快，超過敵人高射礮射程以外，當然是很安全。話雖如此說，大家這時都沈著摒息，不作一聲，沉靜到呼吸可聞。雖然是萬里晴空，青天襯着少許白雲，明月倍覺皎潔；下面正是我們平日所關注的淪陷區，廣州等處，大家心頭都像壓一塊石，覺到十分沈重，誰都沒有意趣，眺覽機窗外的風光。筆者仍是泰然處之，一切聽天由命，時向機窗眺望天空雲景，地面是一片白茫茫，山川田舍隱隱約約而已。機中緊張而沉着的氣氛繼續了四十餘分鐘後，到了將近香港天空，遠遠可望到電炬光芒時，大家才鬆了一口氣；十分鐘後便臨到港九上空，盤旋三週，徐徐下降。

香島上中下三環層層建築物，在燈光照耀下，像瓊樓玉宇般；干諾道上鉅大的霓紅射到海水，紅光隨波閃映，尤覺燦爛。九龍街道寬坦，房屋整齊，尤以排排路燈，使在內地看慣了昏黃油燈與黑沉沉的城市的人，愈覺得港九的光明和美麗的確可愛！此時大家的心情是無限快慰，不自覺地頻頻喊着：『香港到了！』

下機後為香港時間十二時三十分；本來香港時間較重慶時間約快一小時，且香港又是實行夏令時間，又撥快一小時；但並不過晚，九龍馬路上仍有公共汽車往來，筆者偕到出租小汽車，由啓德濱至尖沙嘴過海到達原定寓所。

香港飛返南雄

筆者原來預擬在十月間由香港乘輪船至仰光，再轉滇緬公路至昆明，轉返衡陽，作一大迂迴的旅行。但到十月初，太平洋上又風起雲湧，港緬間海運已告停頓；這個行程當作罷論。到十一月後，太平洋形勢日趨險惡，已有種種跡象，可使旅居香港的人們擔憂的，萬一戰事發生，香港當然處在敵人包圍中，如何能够避到安全地區，值得焦急！筆者當時並無公務在身，私事也無關重要，當即決定從速返內地。不過很難定到機位；向中航公司登記後，最初數日間每晨必往詢問一次，均未得確實信息；以後便聽之；惟局勢日趨緊張，人心惶惶。筆者並不感焦急，以一個單身漢在港，無何牽累；且人地均較熟，如有事變，隨便跑到什麼地方無何困難。所以每日閒着無事，自在地看書報，飲酒，作畫，過着很適意的生活。大約在太平洋事變發生前一星期的上午，突得到電話，當晚即有一機位可乘返南雄；筆者即前往中航公司辦理購票手續，隨後略為整理行李。此次所乘的客機，仍是成都號，九時零五分在啓德濱機

夜航的偉大故事

阿徵

我雖然搭乘飛機作過多次天空旅客，但飛機都是在太陽底下或是白天的陰雨濃霧中航行，從沒有一次享受「荒山之夜」的兇險滋味。

可是這八年戰爭中，我的耳朵却聽進了許多別人的夜航故事。

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夜間，有兩架美國馬丁式中型轟炸機由寧波機場起飛向日本航行，這兩架馬丁機在淡月中飄過海，靜靜的進入日本本土的九州，他們只飛一萬二千尺高，在薄雲淡月中他們看見了日本的水島，看見了阿蘇山，還看到九州幾個城市熊本，久留米的電燈光亮，這兩架馬丁機是去投散警告日本人民從速覺悟反戰的傳單，像雪片般從飛機下艙洞穴里投下了這百萬矛書，機翼下這些燈光還是亮晶晶的，第二架馬丁機上的正駕駛佟彥博對於下界的毫無反響，有點不耐煩，他撥落了一隻照明彈落在長崎市，飛機過了長崎，照明彈驚嚇了長崎市，電燈突地全滅。

一　跨海征東

這以後在九州一路航行中都不易看到珍珠串線般的夜燈了，但單獨的山間村燈還可以見到，而天空淡月也可以映出地上的城鄉分界，好在徐煥昇隊長奉命是作人道的警告日本夜航，所以用不着辨出城市投以炸彈。

這兩架馬丁，八個中國英勇的空軍軍官，眞像做一次夜航機中賞景玩月的遊客似的，貪涎的瀏覽了九州其餘的區域朦朧景象，這飛機的滿裝油量只够飛九小時卅分，他們必需趁早返回東海西邊的中國大陸去，而且還要找到大陸上的江西省內兩個指定的機場降落，那時候月移星換，已是五月二十日的三點多鐘，東海上天氣還好，但浙江省境却落着豪雨，日本的空襲警報笛聲從九州響到東京，從東京響到他所佔領的上海以及中日之間東海港灣里的每隻日本軍艦，在寧波上空的豪雨里，隆隆的飛機聲音不絕於耳，地面部隊以為我機歸來，後來斷定這聲音縈迴不

場登機後，機徐徐上升，在港九上空盤旋二週，港九仍是那樣燦爛美麗，誰都有點依依不捨的情感；惟一想及不久的將來，或許太平洋戰事一發生，居留在這裏的人們，將遭受何等的危險？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很輕鬆的喊着：『再會吧！香港、九龍。』這時候大家很愉快，發動機聲音嘈嘈不已，仍是有說有笑。過了十五分鐘後，下起雨來，大家以為雨夜黑昏昏航行敵人佔據地的上空，更為安全，可萬無一失。雨越下越大，加以颶風怒號，機冒大風雨前進，震動得利害；發動機聲音和風雨聲音嘈雜在一起，刺耳欲聾；大家均感不安，誰都愁眉苦臉。直至將近南雄時，天是漆黑一團，雨仍暴下，未能發見地面機場有火光信號，機未能準備降落，祇有在上空盤旋，挽了一個圈後又一個圈，這時候機上人員和我們一羣乘客都恐慌起來，其中兩位妙齡女郎，當初離香港時，唱歌說笑，樂不可支；這時候又特別恐慌，幾乎要哭出來。筆者仍是安然處之，一切聽天由命，任其自然發展。大約盤旋了三十分鐘後，已能見到地面有隱約的火光，機師已能把握得住機場的位置，機便徐徐下降。直至降到地面時，雨仍暴下，機場變成爛坭坑；筆者上機時着一雙長統膠靴，同機的人們，尤其那兩位小姐都覺得奇異，射了兩三次眼光，在竊竊私嘲；到這時候，他們都羨慕這一雙膠靴了！筆者抗戰後由大都市推進到小城市和農村間，嘗够了爛坭路的味道，所以寧捨棄『登時皮鞋』而着這笨重的膠靴哩！

下機後獲悉：當機場人員聽到機聲後，曾數次燃了煤油燈，一擺出露天，均為雨淋息；最後不得已，將所有煤油燈集中在機場辦事處的棚邊，讓強光由旁邊射出；同時集中所有機場辦事、海關、軍警檢查等人員和候機飛港的旅客們的手電筒向空照射。機師呢，以在空中盤旋許久，未能發見地面機場目標，正擬折返香港的一剎那間，突見火光，便決定降落。這不能不算是一件幸事！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古人所比喻一種最危險的景況；如與這次黑夜航行，經臨敵空，又過狂風暴雨相比擬，恐不免小巫見大巫哩！

去，才知是敵機來攔截我方兩架馬丁的歸航。

這八個空軍軍官却安全的在天光發白時進入浙江國境，落在玉山與南昌機場上，結束了



人道夜航日本的空軍八勇士

光榮的夜航，馬上加油飛到漢口機場落地，在漢口機場，一捲狂熱的人潮拿鮮花，笑臉，祝賀詞句以及紅字號外，炮仗，錦旗擁偎着他們八個人：因爲從元朝蒙古族皇帝失敗的渡海征日迄今，中華民族以武裝姿態君臨日本這是第一次，這八個不滿三十歲的年青人却從容瀟洒的拿生命冒險達成這一夜航。

這是我要告訴中旅讀者的第一個夜航故事這八個人姓名是『徐煥昇隊長，佟彥博副隊長（二人爲正駕駛），蘇光華中尉，蔣紹禹中尉（二人爲副駕駛），雷天眷劉榮光（二人爲領航）吳積冲陳光斗（二人爲無線電通信）。

二　飛渡大西洋

第二個夜航故事是空運之王衣復恩飛渡大西洋。

民國卅一年十二月，衣復恩在美國跟從美航空公司一位天文航行專家學習天文航行期滿返國，美國租借法案里第一架租借給中國的C——47空運機也交到這個在美國南部海濱晒得棕色飛行員手中，四個美籍助手幫助他担任這一由美歸國的長途飛行，這次飛行走的是美軍空運路線，卽由美國到南美，由巴西出海入大西洋，到非洲越印度洋經印度，駝峯入國。

這條航線最艱難也可以說最容易的一段就是夜航大西洋，夜航大西洋的起站是巴西東部海濱城市納塔耳（Natal）衣復恩在黃昏時分駕C——47機入海進入大西洋上空，這以後天色越來越暗，終至全黑蓋住海洋，當然這是一個沒有雲雨的天空，所以辨認天體上的星辰憑藉六分儀去測算航行位置方向可以不受阻害，他的美國教官二十二次航行大西洋夜行機中的經驗，叫他在大西洋初次夜航中滿有把握的前進，而且飛進海洋之後，只要飛到了一半油量的航程，你如果不準確的找到那個孤立在大西洋中途的亞森孫島（Ascension），那只有落在寒冷的海水中飄流着碰能否遇救的惡運。

衣復恩與他的美國助手像其他的空運機一般幸運，在天光發白時，經過了十一小時夜航到達亞森孫島，他在美空軍招待所里喝了三大杯棕色的牛奶可可，吃了烤得香嫩的火腿蛋，然後洗一個熱水澡，然後完成了亞森孫島至非洲海岸的大西洋白晝航行，至非洲大陸他喝了一點紅酒，慶賀自己在大西洋上孤零零的夜航

隨後在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中國的B——24重轟炸機隊由美返國，也是經由巴西納塔耳到亞森孫島夜航大西洋，一架一架的單獨在大西洋海水與天空星斗間飛過，由於領航精確，無線電連絡週密，以及航行仔細，也沒有一架出過事，這些B——24機讀者倘若在上海天空看見，請想一想牠們黑夜越過大西洋在落孤立水中島上機場的經歷罷。

三　紅火中投鈔票

其次一束夜航故事更有點戲劇意味。

一架「大皮氣」空運機被指定投送一包法幣給山東省境于學忠部隊，事先用無線電約好在一個夜晚于學忠司令部在魯南山中一個村莊里準備接收法幣落下，當空運機按時間飛到魯南小邱陵地帶指定地區上空，四角燃燒着麥稭火焰劃出十丈方長的投擲地區，飛機在夜空中

心驚胆戰過秦嶺

謝冰瑩

飛機經過臨汾和西安時，一連飛了兩小時，現在不知牠飛到了什麼地方，看不見房屋田園，也看不見森林河流，眼睛所能看到的是飄渺的白雲，一朵朵的白雲輕飄飄地從這一個山頂飛向那一個山頂，好像一些斷了綫的輕氣球，牠有時飛得很高，有時飛得很低，有時很快，好像後面有什麼在追趕似的，有時很慢，好像在等待什麼。牠們的模樣也變幻得特別快，有時像白絮，有時像瀑布，有時像雪花，也有像森林和女人披着的秀髮的。

當同機的人都在閉着眼打盹的時候，我獨自欣賞窗外的風景。白茫茫地一片，除了雲，什麼也看不見，我忽然感到寂寞起來，宇宙太大了，人是多麼渺小呵！我感到空虛，好像這世界只有我一個人存在似的，我需要溫暖，然而四周的空氣越來越冷了，我需要安慰，然而連一個可與談話的人都沒有，這究竟是什麼地方？我害怕，我眞恨不得有孫悟空一般的本領，變做一隻小鳥從飛機上逃出來。

慢慢地，飛機越往上昇，白雲也漸漸濃了，牠們好像一堆堆的雪，那麼沉重，那麼厚，那麼多，窗外已經結了冰，我拚命地向玻璃吹着熱氣，我想把冰融化，好繼續探望白雲，然而不可能，那些熱氣也變成一條條的小冰了。冷，冷，澈骨的冷，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一雙手緊緊地抱着我的心——好像害怕心也會凍僵似的。我閉上眼睛，也想假寐一下，突然那位始終在司機間的一個很矮胖的美國盟友他來到我的面前，將一件像軍用包袱似的東西放在我的坐位右邊，我點了點頭，表示我的謝意，隨即我看到他並不只給我這件東西好讓我睡覺，每個人的身邊都放了一件。我正在猜想這是什麼東西的時候，天氣忽然變暗了。從機門飄進了許多雨點，想從門縫裏看一看外面究竟是什麼情景，剛站起來又倒下了，原來這時飛機顚簸得很厲害，恰像小船駛在波濤洶湧的大海裏似的。馬達聲響得特別急促而聲音異常恐怖。

難道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嗎？我想，不會的，因爲我看見那位司機，還是前次由漢口飛北平的那位，他開得很平穩，一定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

這些睡着的人裏面，第一個被馬達吵醒來的是那位廣東籍的李先生，他用手把眼睛揉了揉問我：

「這些降落傘是誰拿來的？」

「什麼？降落傘？」

我驚奇地望着他。

「你還不知道嗎？這就是降落傘。」

「我還以爲是他們的軍用袋呢？以爲他拿

降低下去，繞內火圈投下了法幣，當然不太完美時也有，當法幣竟然落在焚燒的麥稭里，士兵立即撲到火里搶出鈔票，這些火光人影與紅火中搶鈔票動作都看在夜航機中人的眼中，回航後像笑話一陣撩出來，忘了這笑話場面是他們幾個人拿生命換來的，這種投送鉅欵的夜航，一位廣東籍飛行員周伯源做得次數最多，但抗戰結束了，這些事也就不再爲人提到。

四　壯烈犧牲者

也有許多夜航成了夜航者生命兇險的歸宿卅四年初春，空運隊隊附胖子楊辛癸就在芷江到贛州夜航越過衡陽時，被日本東條式戰鬥機五架攔截擊落，一個月以後游擊隊在衡陽附近山麓，看見一架殘機餘燼，幾把燒毀的手槍槍號說明了佩槍者楊辛癸完結在這次夜航里，中央銀行押法幣專員二人也伴同鈔票成了灰燼。

我在梁山空軍基地所結識的美國瑞德（Reed）中校也是在一次夜航中跳傘殞命，他很造就了一些擊落敵機記錄，飛得也好，可是一次夜間飛航却以無法落在山裏機場上而跳傘，傘未張開，人已觸地，就此死在中國的大地上。

五　驚悸過駝峯

我一位朋友描述他乘機夜航駝峯經過。

「在昆明我由梯子爬上一架空運機，這是美國空軍運物資的貨機，許多錦鑛石裝在麻袋裏放在機艙裏運到印度去，這一次的客人只有我一個人，不久駕駛艙裏的人來了。地面美國人

來給我們當做枕頭睡覺的。」

我這麼回答之後，臉上感到一陣熱，我太害羞了，坐過五次飛機了，還不認得降落傘，未免太缺乏常識。

「今天恐怕要出事了！」

「爲什麼？」

「不然，他不會要我們跳傘的。」

「跳傘」兩個字像一把小刀似的插進了我的腦海，那怕我再鎮靜，也禁不住週身打了一個寒噤。

「不要害怕，我來告訴你穿。」

也許因爲他後面那句話說得聲音特別大的原故，那位少將軍官也被驚醒了。

「怎麼？要跳傘嗎？」他慌慌張張地問。

「也許。希望不要跳，大概是飛機迷了方向了。」

「什麼？你們在說什麼？」

錦南一骨碌地爬了起來，睡眼朦朧地說，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手是冰冷的。

「不用害怕，你還是睡你的罷。」

李先生看她那副驚惶失措的樣子，連忙安慰她。

「嚇死我了！外面爲什麼烏黑？什麼也看不見，該不會出危險吧？」說完，她又指着門口說：「怎麼有這麼多水進來？」

「到了天頂了，自然有雨的。」

李先生回答她，同時教給她怎樣打開降落傘，怎樣穿在身上，還時另一位少校軍官也爬起來了，他看見李先生在教錦南穿降落傘也大大地吃了一驚，他趕快把降落傘套在背上，李先生一見便吃吃地笑了，原來他穿倒了，他把應該套在兩隻肩膀的，如今套在大腿上了。

「不行，不行，你穿錯了，趕快脫下來我教給你穿。」

那人急急忙忙地脫了下來，照着李先生所指示的穿上，我嫌牠太笨重，始終不敢嘗試，我在默默地想，從來沒有跳傘經驗的，一旦發生這種事件，一定是吉少凶多，說不定降落傘會把你的生命帶進水裏淹死，或者被風吹着掛在深山裏的樹梢上，或者就降落在虎豹怒吼的荒山裏，或者不幸碰在石頭上弄得你頭破血流，粉身碎骨。萬一這些危險都沒有，你將平安地降落在某一個村落，被那些忠實的鄉人把你救起，然後你慢慢地想法沿門托鉢地跑回家去，可是如果你落在蠻區，他們不把你活活地打死嗎？

想到這裏，我也有點胆寒起來了，我想着我的兩個孩子，還有孩子的父親，我想着我的哥哥嫂嫂和朋友們，當他們看到今天的飛機在秦嶺失事的消息而找不到我的屍身的時候，他們將是多麼傷心，多麼着急……

——不會，吉人天相，善有善報，我生平沒有做過絲毫壞事，我一定不會遇到危險的！

到了神經極度不安的時候，我只好這麼安慰着自己。

馬達聲響的越來越大，越來越可怕了，牠

關起機艙門，我與地面斷了關係，駕駛艙與客貨艙部份之間的門也關了起來，起飛之後，客貨艙裏，就是一袋袋錫鑛石陪着我一個人。

「這是一次夜間飛行，由昆明向西，二三小時之後就入緬北叢林峻嶺上空，艙里電燈早在雲南境內就滅了，我除了擁抱軍毯睡眠之外，別無可做之事，因爲向印度飛行，所以也沒有帶棉被，可是在緬北高空，天空却很冷，軍毯也不够暖，既冷得睡不着又沒有人打話，只好一個人在黑暗裏挨冷熬過這夜航中的分秒。

「這次航行可眞是愈來愈險，不久就到了有名的喜馬拉雅山脈的尾巴駝峯上空。當然，天氣更冷了，而且落着暴雨，飛機差不多冷得快結冰了，駕駛艙里的四個美國鬼子當然在那儀表燈光下面操縱飛機跟雲雨搏鬥，我看看機窗外黑漆一團，看看閃電的突亮以及那一突亮中所映現的雲層怪狀，我自知今天甚險，不知是否就要成爲「第七三〇八號貨機在駝峯於某日失踪」電報記錄裏的失踪機，變爲終古不化駝峯山裏的冰雪中的人化石。

「足足有二小時，飛機方始能飛行得穩定點，我看見駕駛艙的門開了，美國機械士跨到貨艙，喊我去接他手上的東西，我伸手接過來才知是杯中一陣醇烈的酒味，他說：

「我們巳脫險了，祝賀你更生」！對我揚起杯子。

我自然高興，加上還有點冷得發僵，一口喝乾了這杯威士忌。

好像在奏着人類的喪鐘，好像在暗示飛機馬上要爆炸似的，而從門外飄進來的雨更大也更急了！窗外更是一片黑暗，好像暴風雨已經來到的樣子。

——世界已經到了末日，我們逃不出這災難了！

突然，一個死的念頭抹過我的腦海，我反而覺得輕鬆起來。

——也好，死就死吧，反正人活着永遠是痛苦的，爲什麼不早點得到解脫呢？

這麼一想，我就很坦然了，我閉着眼睛幻想我如果死後，孩子們一定天天哭着要媽了，報紙上也許有人寫着像罵徐志摩詩人一樣的文字責備我不應該坐飛機，也許朋友們還會爲我開一個小小的追悼會，如果我乘了降落傘跳落在一個古老的農村而找不到歸路呢？我一定過幾個月甚至幾年的像蘇武牧羊的生活，晚上，在菜油燈下寫着一部傳奇似的小說，敍述一個女人一生遭遇到的困苦、危險、驚奇……

我完全把自己幻想成了小說中的人物，我根本忘記了自我的存在，把生死置之度外，絲毫也不感到緊張和恐怖了。

「最要緊的，你要記得，這裏是降落傘的引擎，你現在絕不可去動牠，等到危險來到，需要跳傘，司機的把門打開，你的頭先往下跳，兩脚朝天，這時千萬要鎭靜，要等到你跳下去喊「一！二！三！」到了「三」字的時候，才把傘拉出來，否則，你拉早了，降落傘會掛在飛機上，那你非死不可了！」

李先生的廣東言話，使他們聽了胆戰心驚，這時我的心裏又由平靜轉向害怕了，我也試着把降落傘穿在身上，實在太笨，剛剛穿上，我又脫下了。我決意不跳傘，到了不能避免死時，我就讓她死去好了。我從皮包裏掏出來一張名片放在大衣口袋裏，以備我罹難後，有人得着我的屍體好知道是誰，也許還可把幾根骨頭送回家裏。

——眞是俗人，死了就死了，爲什麼還要讓人家知道是誰呢？

這麼一想，我又把那張名片仍然放回錢包裏。

「等我去問一問司機，究竟是怎麼回事。

李先生剛要敲門，從司機房走出來那位給我們降落傘的矮胖子，他們耳語了幾句，那人用手試探了幾個氣窗又縮回司機房去了。李先生告訴我們，的確是飛機迷了方向，但也許很快會找到的。

正在大家的心裏已經到了最緊張的時候，突然黑霧變成了灰色，機身迅速地往下降，窗戶上的冰漸漸溶化，而且可以勉強看到外面的白雲了。

「喝！快來看，那不是田土與河流嗎？」我像哥倫布發現美洲似的驚叫起來。

正在唸阿彌陀佛的錦南，聽了我這一聲喊，連忙從窗口往下望，可惜她是個近視眼，沒有看到那些像豆腐乾一般大的田土和像一根繩那麼大的河流。

「眞的看見田了嗎？那我們出險了，阿彌陀佛！」

她的臉上開始浮着笑容，大家都像從死神的魔掌裏奪回了一條生命似的那麼高興。

看表，自從那位矮胖子盟友送降落傘給我們開始，到發現河流爲止，一共過了四十五分鐘的恐怖而緊張的生活。當飛機寂寞地降落在漢口跑馬廳機場時，我們已是再生的人了！

一九四六，十二，廿二夜追記於北平

我在印度落地以後，常回想這次駝峯夜航，我想，這一生之中大概不會再有什麼重大事件迫使我再作一次夜航駝峯了罷，那滋味直如在逃不出的鐵箱中捱過透骨寒冷與隨時死亡驚恐一夜牢獄」。

我說了這麼些驚恐苦難的夜航的事，不免使得想搭乘夜航機旅行的客人忌憚到夜航，但我必得說明，像我所說的驚恐夜航都已像戰爭本身過去了一樣成了陳跡，今日的旅行夜航，如果客人們願意去獵奇的話，你包管可以得到滿足，你可以在燈光如晝座艙如華美客廳的柔沙發裏安坐着讀一本小說，讀一份報，你可以從空中玫瑰遞過來的一杯你所渴要的酒，茶，可可，或橘汁，你可以抽一支極香醇的紙煙，欣賞下這朵空中玫瑰的花色，然後在快到目的地夜城時，撥開窗簾看一看下界閃光的珍珠網以及高低參差屋海準備下機。

你可會想到，那是多少先你而夜航的人渡過無數次夜航換來今日安全的夜航？要默念一下那些早先夜航不歸的人呵！

第四題：布帆和驢背

明州道中步行記

胡樸安

游覽之旅行，飛機火車輪船，皆無用處；在水路當駕布帆，在陸路當跨驢背；但駕帆，尙不如搖擄，跨驢背，尙不如步行。余二十餘年以前，訪阿育王天童之勝，在明州道中，于一日之辰，步行一百餘里，半身偏廢，跬步爲艱。回首舊遊，不覺怦怦心動。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某日，欲訪阿育王天童之勝，由上海趁輪抵寧波，即換帆船，抵寶幢，夜宿於寶幢。翌日五時起，天際微白，遠山舒青，樹密垂陰，水靜沈碧，微風吹面，意頗自適。「山立一人曉，水流萬籟清。」山水之間，其朝氣與城市頗異也。俄而雲迷山頭，或隱或現，而雨絲絲至矣。史流芳曰，天公不做美奈何？余曰：遊山之興，不爲風雨所阻，昔徐霞客風緊似箭，雨細如麻，一簑一笠，飄然千里。阿育王天童，今日必落吾手中也。流芳云：予頃問諸輿夫，茅洋靈峯，亦是甬上勝地，惟道路稍遠，亦有意否？余曰：但有佳處，即當往遊，不必計及路之遠近也。乃相與僱輿，其輿以竹爲之，如籃式，以一竹槓貫而抬之，上覆篾篷，以蔽風雨。流芳笑曰：此豈輿哉，直一抬猪之籠耳。余曰，相其形式，古稱籃輿，或即如是。陶靖節因有足疾，嘗乘之，余愧乏淵明高節，幸無足疾，尙可步行。流芳不能行遠，乃僱籃輿一乘。七時由寶幢啓行，余芒鞋竹杖，先籃輿而發。出寶幢鎭，地勢漸高，兩旁樹木極多，大皆合抱，夾道而立，人行其中，如在碧琉璃中，鬚髮皆綠，風急雨驟，從樹杪飛下，細者如絲，巨者成片，有時化爲煙氣，綠意融融，如大琉璃缸，貯滿清水，一片空明，三兩老屋，藏于山岰，恍疑仙境。往年偕陸潤青冒雨登玉皇山絕頂，雲氣繞身，咫尺莫辨，余吟一律云：「直上玉皇頂，回還石磴懸，大風吹作浪，急雨化爲烟，陸地忽成海，高峯若接天，一身雲氣繞，即此已成仙。」彼則千里一白，此則渾身悉碧，雨景之奇，各極其妙。前行十餘里，至萃峯廟。廟在路旁，半就傾圮，廟前一樟樹，足十人圍，蔭蔽數畝，與杭州法相寺之樟，大猶過之。法相之樟，好事者建亭于其旁。爲文以張之。此則芬芳氤氳，與雨氣相渾于寂寞之鄉，物之遇不遇，大概如是也。再前行，地勢愈高，而樹愈多，而景愈奇，左顧右盼，目不暇給，再行十餘里路，更峻于前，樹木略少，至茅洋麓，蓋已入鎭海縣界矣。

茅洋山與茅洋寺。浙江省志與寧波府志皆不載。惟浙江水陸道里記，有毛洋，字作毛，茅毛音同通用。毛洋之南爲瓶壺山。府志云：世傳爲葛仙鍊丹之處。余等出寶幢鎭，所行之路，皆緣瓶壺麓，至茅洋山麓，高于寶幢，不知若干丈矣。茅洋山勢頗峻，峯巒陡絕，削拔而上，如耿介

扁舟一繫故園心

諤厂

幼年時代，居住的城市周圍有小河密佈，使我對於河流發生甚深的興趣。但是坐船的機會極少，春花秋月，只是埋葬於書本之中，等閒渡過。我家大門外面，跨過一條狹巷便是一條清澈的河流，每次站在岸邊，望見波光浮影，櫓聲欸乃，不免想到浮家泛宅的樂趣，惟其是居處城市而接近水鄉，不能孤遙遠游，中心的苦悶是難以言喻的了。

唯一的機會是上祀祭掃，跟了父親喚定快船，由城直駛鄉間，船行於青山碧樹之間，游目騁懷，總算一逞平生之志。不要說那是小場面，只有在這種冷僻而未經騷人墨客轟動過的地點，你才可找出自然眞正之美麗。許多業已著名的名勝古蹟，只是太熟悉的名稱，如泰山觀日，斷橋殘雪，廬山烟霧，洞庭待月……動聽而已，不能讓你發掘什麼新的東西，新的景色。除非你要到寂寞而平凡的郊野，一樹一石，一橋一屋，都可以作爲欣賞的對象，而每一個新鮮的印象，才是屬於你自己的。因此我對於兒時的掃墓，帶着旅行觀光的心情，印象之深，至今沒有忘懷。

寒舍祖塋，位處離城三十哩的鄉間，其地山明水秀：春天梅花，秋日叢桂，遍山可見。山勢雖不雄偉，却因湖水環繞四周，當我家的

之士，莊嚴其容，而厲不可攀。嶺橫峯腰，望而彌長。夾嶺之樹木不多，而疎落有致。草色靑靑，絕無深山窮谷之象，路雖險而亦竟忘其險也。山麓一古寺，樹木掩映，頗爲深幽，余等志在茅洋，過而未入。上行嶺愈峻，峯回路轉，每轉而樹愈密，而景愈奇，曲折回環，處處有致。籃輿山行，極其費力，邪許之聲，如在隔谷。忽焉路轉，卽至目前，前行之人，雖踞峯巔，仰而企之，仰而可接。俄頃峯回，又距一壑，而遙遙相對矣。如此往復，約十餘里，至茅洋寺，蓋已高出衆峯之巔矣。舉頭天外，胸懷一曠，山僧云：此山極高，東望大海，南望甬江，天氣清明，歷歷在目。惜雨氣迷濛，但見微茫一白，而山勢峻險，古木重列，隔谷而望者，布陣嶺也。郡志云：宋高宗禦寇布陣于此，嗟夫，臨安偏安，中原不復，于此布陣，有何益哉？山僧烹茶欵客，意頗殷勤，余等遊蹤匆匆，不克淹留，略憇片時，告別而去，啓行而上靈峯之道矣。

自茅洋至靈峯，皆由山脊行，忽上忽下，岡連巒接，延綿不絕。時雨更急，前後左右，只見咫尺之地，餘則茫洋無崖岸，如置身大海之中，而莫之所届。雨景之奇，可謂大觀，不知視黃山鋪雲若何，行十餘里天霽，遠山迷離，猶帶雨色；幽壑深邃，惟聞水聲。忽然路轉，山中露白屋一角，導者曰：此卽靈峯也。按靈峯在鎭海縣南三十里，周廣順元年，建名保安，宋治平初改今名；明崇禎重建，今之寺，不知修於何時，志乘無考。廟貌頗不偉觀，而地極幽深，郎輔忠靈峯詩云：「穿雲惟谷鳥。繞屋有枯藤？」洵實錄也。寺門張鎭海縣縣長告示云：「三月爲香汎，所有香火錢，撥一半充學校經費，宜派警察保護。」興校而分香火錢，余在他處尙未之見。可惜靈峯寺極荒僻，縱有香火，爲數不多，若鄞之天童阿育，杭之靈隱天竺，及其他各大寺，以一般善男女佈施之費；分一半以補助學校，禪林所在，卽學校所在，眞可謂學校如林也。靈峯之遊既畢，折回往阿育王寺，下山行五六里，卽來時之路，雨霽風和，松如膏沐，流水潺潺，與人爭道，小鳥時鳴一聲，飛過他樹，樹上餘雨，隨鳥飛而落，如墮碧玉，與來時又是一境界。左顧右眄，目不暇給，忘路之遠近，不覺已到阿育王寺，計程又十餘里也。

阿育王寺氣象頗雄偉，伐鼓撞鐘，佛事極盛，與茅洋靈峯迥不侔矣。按寺在鄞縣治東五十五里阿育王山下，山志云：晉義熙元年，勅造塔亭禪室；宋元嘉中重建；梁普通三年，賜額阿育王寺。鄞縣志云：明洪武十五年，定爲阿育王禪寺，爲天下禪宗五宗之一。阿育王寺，以舍利育王，明宋濂寺碑記云：「東天竺國阿育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伽文殊眞舍利，分布于四天下著名鄮山當其一。」是以遊阿育王寺者，皆以請觀舍利爲莫大之幸福。寺僧極勢利，余等短衣草履，狀頗寒酸，以銀圓四諜一午餐，竟不可得。聞之人云：作佛者動輒千金，以銀圓四諜一飯，其而不顧也。余等未請觀舍利，若請之，必遭白眼。其實舍利非眞，昔嘗讀南雷文集，黃梨洲阿宜，

上墳船掠過湖邊緣向鄉鎭駛去時，頗有遠吞山光的景色。湖上煙波浩淼，風帆片片，一年四季，景色各異。可惜周遭附近，亂山重叠，港汊紛岐，歷來成了盜匪出沒的藪澤。如其有人生長在這個近代的梁山水泊中間，而又有一枝擅於描摹的生花妙筆，定可把年來打家刼舍的故事，寫下一部水滸新傳，爲那些草莽英雄留一冊綜合的傳記。

既然我家祖塋，位處於鄰近盜匪出沒的湖山區域，要不使每年去掃墓的子孫，受到洗刼的驚嚇？其實不用顧慮，因爲小鄉鎭位處湖水梢尾，山峯夾峙，壁立千仞，地勢極爲險要；鎭上駐有一小部份軍警和水巡隊，拱衛游弋，大足使匪徒寒胆。所以小鎭與附近村落，一直相安無事，盜匪不敢來覬覦。小鎭上熱鬧萬分，儼然是一個小型城市。城市裏的達官巨紳，在此間構築私人園林與別墅，以備春秋假日，下鄉消遣。關於這小鎭上喧鬧的情况，昔年曾經寫過一篇小文，約略描畫出了那裏的輪廓。

聽說我的曾祖父當年避洪楊之亂，從城裏避難到鎭上來，就靑芝山麓結茅爲屋，渡過一個紛擾的時代。曾祖父能詩善畫，在避難時畫了三幅山居圖景，題以長詩，以爲紀念。遺留下來的手澤雖經此後迭次戰亂，僥倖沒有遺失，抗戰中寧可把一些家用細軟留在家中，先把這富於紀念性的畫作設法帶到上海，總算保存到現在。我有時特從書櫥裏取出來，摩娑觀賞，感到昔日的逃難才眞正是一樁艱困的事情！

寺舍利記云：「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間，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于市，竊金鐘舍利以去，住持僧無以眩人，用眞珠裹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奩中之珠，塗飾置于鐘內，海警既息，迎還于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據梨州說：阿育王寺之舍利，不僅是僞，僞之中更又僞焉。寺僧愚弄人民，故神其說；人民信之，布施以求福田，此中有市道焉。宋濂亦明時之佼佼者，侈述神以張大之，無怪夫信者之衆也。我輩本無請觀舍利之意，寺僧又復勢利拒人，第見塔影隱現于煙雨迷離之中，覺此景之可玩，勝于觀舍利萬萬也。

出阿育王寺，折而東行，約十二里，至小白嶺，嶺路頗峻，上下約三里餘級。嶺巔一塔，位置極佳，時新修，工尚未竣。下小白嶺行約六七里，爲天童街。導者曰：全街皆天童產業，以此可見天童寺之富。過天童街，折而北行，淸溪一道，委曲回環，隨山轉折，夾路平疇，光明如鏡，禾苗初吐，微風盪之，細綠成浪。而淡黃楊柳，搖曳于斜風細雨之中，絕似吾鄉風景，不覺悠然動故國之思，遠望一山，樹木葱蘢，氣象萬千，太白山也。前行約五里，長松合抱，夾道而立，迤邐數百步，無一雜樹，萬松關也。再前行，一泓碧水，衆樹環之，樹杪餘雨，落入水中，皆爲綠玉，萬工池也。鐘聲隱隱，不見殿閣，惟有古木融碧，曲徑通幽，樹盡天開，瓊樓玉宇，如入仙境。王安石天童寺詩云：「村村桑柘綠浮空，春日鶯啼谷口風，二十里松行欲盡，青山捧出梵王宮。」半山詩未必極佳，然所云「青山捧出梵王宮，」眞能狀天童寺之景。蓋天童寺在太白山下，山峯回抱，境極幽深。加以樹影蔽天，更爲深邃，迨至寺前，左鴻鏡，右輪藏，梵宮佛塔，畫棟飛梁，極金碧輝煌之觀，初不知有寺，至寺前而全寺畢見。吾故曰：捧出二字，眞能狀天童之景者也。按天童寺，在鄞縣治東七十里，太白山下。晉永康中，僧義興結茅山中，有一童子日給薪水。後辭去，曰吾太白星也。由是山名太白，寺名天童。唐開元中，僧法璿復故迹，建精舍于山麓之東，至德中，住持宗弼之徒，徙寺于太白峯下，乾元初，相國茅五琦，請賜名天童玲瓏寺。咸通十年，賜名天壽寺。宋景德四年，改賜額景德。明洪武十五年定爲天下禪宗五山之二。淸順治十六年，賜額宏法禪寺，今之寺，輪奐一新，過于阿育王寺。水陸道場之盛，視阿育王寺，奚翅倍蓰。施主多則廟貌莊嚴，固意中事也。寺僧勢利，一如阿育王寺。余等至，無一人招待，無處問訊，聞尙有獅子柏，千佛閣，疊峯軒，東谷庵，玲瓏巖，鎖翠亭諸勝，皆未尋得。五時由天童寺回，行二十里，七時到小白鎮上船，蓋余等所僱之船，已由寶幢開至小白也。夜宿船中

多數是離羣索居，隱匿山村，像高士歸隱林泉，和世俗不相往還。既無日報刊佈消息，更兼郵書不便，苦悶的情形，可想而知。曾祖父能調弄丹青，尙屬苦悶之中的一個消遣。我於展視這幅珍貴的手卷之後，常要發生一點感觸，覺得亂離總是與人生絆在一起，百年鼎鼎，太平的日子能有多少？憂患成爲生活中必需的裝飾。在戰禍頻仍中才能體味出承平的可貴，歷史眞是一條殘酷的河流，驚風駭濤的時候居多，水波不興的靜美境界太少了。

曾祖父來此避難，因爲歡喜青芝山周圍風景宜人，遂有終老是鄉的意思。故世之後即埋葬在山麓附近，此後祖塋屢加修葺，到我懂得上墳的時候，已知道墳地前面除了特有的石岩樹，冬青樹和虬松之外，還種植桂樹十八株。此地農家種桂樹的很多，每到新涼時分，滿山金黃，香飄十里，使人留戀忘返。但是我家掃墓，常揀在淸明左右晴好的日子舉行，盛放的桂花是看不到的，不過望望墓道前面一弓地上的桂樹葱鬱茂盛，正如見到父母康健一樣的高興，墳客歡喜報告一些墳地的消息，諸如某家的墳上曾被宵小截去四棵大樹，某姓的墓前的石碑爲人掘去等等，用以顯得他看管勤懇，監守嚴厲。凡屬於他管轄的墓穴，樹木無不興茂，沒有竊盜等事發生。對於我家墳前十八株桂樹；墳客尤其愛護維謹，他總是帶着高興的神情說，「樹幹今年又粗了一圍，我是不時來壅土和澆肥的喲！今年秋天開花時節；我要折了

桂花到城裏來送給你們。」

這種邀功，目的在於想獲得多量的「喜封」。事實上，我家除掉給與喜封之外，六碗祭菜聯帶一起奉送，但到每年秋季金風送爽時節，墳客到城裏來送花一事，常常被忘記得一乾二淨。食言而噓，無法與之理論，但就春時所見蓊鬱的情形而論，推測秋來的桂花，一定是很興盛而已。至於祭菜，家中一向是盛以六小碗，豐滿又入味，和烹以奉客的一樣。墳客獲得了我們的祭餘，嘖嘖稱讚，這其間果然雜有丑表功的成份，但因鄉人燒菜，缺乏上好的調味品，雖然魚肉比較新鮮，總不及我們燒的好吃，因此讚不絕口。戰前一二年，城鄉間已有小汽船行駛，家中便不再定僱快船而改趁輪船，爲了攜帶方面起見，就把祭菜改爲茶點；至於楮帛的焚化，則一仍往昔。墳客對於新式點心，收受時却有同樣的高興。因爲這種糕點他們難得嚐到，不像魚肉等葷腥般普通也。

兒時隨父親下鄉祭掃，輪船還未通行，僱的是一艘快船，專程前往。我們必須在隔夜住到船上，因爲水路迢遞，翌朝天色朦朧，就要開船，事實上無法於當天出城上船。記得有一次暮春三月天氣，在一個星月交輝的晚上，我隨父親步出城關，初次踏上一艘收拾得非常整潔的快船。這種船的構造，大致分爲四部：前面是船頭，船頭上放了一個光潤的石鼓墩，如其搖船人站在右側，即把石鼓墩移放左面，用以保持船的平衡。其次是頭艙，左右各有靠背椅子二隻，茶几一隻，小巧玲瓏，像巨型的小擺式。頭艙上面，懸掛了四盞深紅明角燈，下面飄着五彩旒蘇，船身行進時隨着船的簸動，搖曳生姿，具有一種規律化的韻味。坐在頭艙椅子上，河上風景，一覽無遺，有顧盼自如的便利。再進入中艙，裏面擱了一隻方桌，兩側是統長的木板，即作坐位之用，中艙後面有一扇可以移動的小門，與後梢相通，船伕傳遞茶水，以此小門爲進出要道。方桌搬到前艙去之後，再直舖三條木板，就是很好的一隻床舖，足供三四人合睡。中艙兩側，有明淨的玻璃窗，因此船裏的光線極好，所謂「坐臥一窗風雨中」的境界，在下雨天的船中，就能體味到了。船身最後部份是船伕，那是船伕工作和打頓的地方。

我是初次踏進這個小天地中，欣喜與好奇交幷，彼時濃重的愉快心情，恐怕以後沒有遇到過相同的一次。站在前艙舉目四眺，燈火點點，水流汩汩，一切都覺新奇而好玩。前面碇泊着一艘水巡隊的小兵艦，相形之下，還是我們所坐的民船渺小，他們那艘兵艦高大。灰色的船身，粗重的鐵鍊，船上皮靴雜沓的聲音，又給與我以一種嚴重的感覺，我不敢向這艘艨艟逼視，回到艙中，預備入睡……

明天醒來，岸邊一片喧鬨的早市買賣聲把我驚醒，則是「輕舟已過萬重山，」船行已去全程三分之一，顯見船伕是在怎樣黑早的辰光開船，抵達一個小鄉鎭了。河道既狹，來往的船隻極多，擠軋在一處，兩面船伕，都不甘示弱，彼此破口大罵，好像辱沒到人家的祖宗，可以讓出一條通行的水道來。對面一艘運酒船上，站着一個青布短打的大漢，用一根木棍想法去撐開排在我們前面的一條雜粮船。不知是否木棍太脆弱，還是雜粮船的堅實，那大漢僅用力推了一推，就把木棍一折兩段。這裏粮船上的一個無錫船伕，身體瘦小，本來看了對面運酒船的不可一世，表示厭惡，暗自咕噥，明知和大漢相罵，決不會佔上風。現在眼見木棍折斷，給予無錫船伕以絕好嘲弄的機會，便打起土白，冷冷地迸出一句話：「本事眞大，拖糞柄也敲落咧！」那面大漢見已失風，不再吵嚷，到船尾管自去抽煙了。

這樣相持了足有一刻鐘，才使河道暢通，我們的上墳船仍緩緩行進。記得我在船上第一次聽到關於一個神奇天才者的故事，那是千字

（接明州道中步行記），計自寶幢至茅洋三十里，茅洋至靈峯十里，靈峯至阿育王寺二十里，阿育王寺至天童寺二十五里，天童寺至小白鎭二十里，是日步行一百零五里，爲余近十年所未有之事。只因步行，不爲寺僧所理，不能參觀寺內之景；正因步行，而能飽觀眞山眞水，雲煙風雨變幻之景。又明日上午五時，由小白開船，推篷而望，濕雲歸山，松膏如沐，朝暾欲上，已放晴矣。船行六十五里，兩岸青山，前者迎，後者送，下午二時抵寧波，明州之遊告竣。

文的作者怎樣在一夜之間把許多雜亂的方塊字整理成有規律的，有意義的四字韻文。據說這是專制帝王和佞臣羅織入罪，故意構陷，才想出這個難題來。但深湛的文學修養使作者克服了這難關，雖然倖免一死，但一夜辛勞，把烏黑的頭髮全變為星星灰白！後來知道這僅是一種傳說而非史實，但也足以反映專制時代處於臣屬地位者是怎樣委婉抑鬱地生活過來的。

船抵小鎮，別喚竹輿入山掃墓。坐着山轎顛簸入山，又是一件新奇的事情。自己的身體驀然抬高了不少，幾可與低矮的屋簷相齊，常恐搖搖欲墜。轎伕有勝人的脊力，拔腿飛跑，不多一會，卽可抵達目的地。掃墓完畢，已是日薄崦嵫，回到船上，船伕早把夜飯燒好，一縷飯香已够撩撥轆轆飢腸，飯量特別可以增加，加以菜肴美好，更其使我要狼吞虎嚥了。晚間仍權宿船中，明晨由原船歸家。

自城鄉通行汽船之後，可以朝發午至，在旣捷又廉的前提下，我家掃墓，便捨快船而坐汽油船了。可是掃墓之後，已來不及搭乘原船回城，必須借宿旅館渡過一夜。鄉鎮小客棧中幽閑的情調，在事過境遷的今日想來，正是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的——

鎮上已有電燈設備，但因電力薄弱，光線相當黯淡，如同火油燈一般，便是要在燈光下讀一份報紙也屬不可能。於是幾個萍水相逢的旅客就在大廳上昏黃的燈光下隨便閑談起來。一個茶房伺候伶俐，不時來沖茶，送熱手巾。到晚上九時光景，照例有警察來查夜，經掌櫃一聲招呼：「今晚上新添兩位客人，是從城裏來上墳的，其餘客人沒有變化。」警察便不加查問，坐下喝一口茶，興來時會加入旅客的閑談，和他們打諢說笑。一會兒說起了生意的好壞，巡警嘆一口氣，說他們的餉銀還是發了一月份的，以後欠着沒有拿到過，如其捉起湖匪來，倒要掮起槍桿打頭陣。幾個旅客表示歎息和同情，一致以為「吃公事飯」難弄。這樣捱過十時，大家有些倦意，打着呵欠，預備去睡覺，警察也向旅館告辭。旅客散了，昏黃的燈光下祇剩煙霧瀰漫……

人民之良善與閑適，似乎與這世紀不大相稱，一切如落入傳奇式的古老的夢中。

的確是古老的夢了，從戰爭到和平，十年中我沒有去過鄉鎮，掃過一次墓。今年春暖，應該偷閒下鄉一次，溫習昔年的舊夢，但恐丁令威化鶴歸來，將有異樣的感覺吧？那舊日的旅蘇燈船，恬靜旅店，親切可愛的小人物，漸漸地模糊了，正如祖塋的荒涼一般，和這些人與物的睽隔；事實上雖只十年，感情上則恍如隔世矣。

紅塵飛不到　　睦侃



瑞士攝影名家華爾夫博士所攝名作一幀，茲特寄奉聊供
貴刊新年特大號補白。
陸 侃自瑞士寄

五七一〇四〇

如果歡喜遊獵旅行的話

劉旣漂

歡喜旅行遊獵的朋友們，我可以供給你們若干比較確實的參考材料。這是我最近旅行得來的經驗。假定你有一匹好獵犬，那你的遊獵範圍很可以縮小，因爲在上海近郊，如虹橋，梅隴鎭，閔行一帶鄉間棉田與蘆草邊，很有肥壯的山鷄可獵，沒有獵犬的朋友們請勿徒勞。但這一帶地段，人口稠密，如非老手，請勿隨便開槍，萬萬不可因爲自己一時之快樂而引起無限之煩惱。

如果你歡喜稍爲壯舉一下的話，我可以介紹你到西子湖上去打野鴨，去年冬季是不成的，今年戎嚴令已取消，可以早晚雇游艇去打，早上爲宜，艇價每天八千元，晚上則在裏西湖或南湖爲宜。白天則坐艇到各處遊覽，這是旣獵且遊的上算辦法。西湖旅館費及膳費似乎比上海便宜，今年的野鴨眞多，肥美極了！好在由上海到杭州的交通相當便利，我認爲目前最理想的去處是西湖，而且不用帶獵犬。

還有無錫黿頭渚，也是很理想的去處，由滬到無錫四小時火車，由車站乘錫宜公路長途車至梅園約二十分鐘，所費一千二百元。當然你可以順便進梅園遊覽品茗或吃點心。由梅園坐人力車至小箕山，所費一千元，再有小箕山擺渡至黿頭渚。黿頭渚的風景極美，大家早就知道，用不着贅述。黿頭之上有太湖別墅在焉，是無錫聞人王心如老先生所辦，當然打獵朋友到此膳宿可無問題，下水可叫茶房雇船去打野鴨，而上山則可攜犬打山鷄或獐子，獵品非常豐富。如果獵伴多的話，包你有意外的收獲。無錫生活似乎比西湖稍高貴一點。

還有南京，也是獵友們的好去處，玄武湖可以打野鴨，水鷄，而玄武湖之東及中山陵園之後面，有的是野鷄、野兎、獐子等獵品。

在抗戰之前，我們有時到蘇州光福去打獐，或由嘉興乘艇到乍浦一帶海邊打天鵝，前者就說治安有問題不敢去，而後者聽說最近有某獵友之槍被弟兄們借去用用，從此誰都不敢再想天鵝肉矣！

還有一個離上海很近的川沙，在抗戰前也是獵天鵝的好地方，到而今聽說仍有若干小股土匪盤據，眞使我們望洋興嘆！

勝利後一切的一切希望很快的恢復，尤其是這種深入民間的旅行，如無治安保障的地方，還是少去爲是。

至若大規模的打圍，如山猪、鹿、虎等之獵取，在這幾年當中，恐怕行不得？

月夜蕩舟遊北泉

王平陵

我在廿七年的暮春，從漢口來陪都以後，因爲覓居不易，暫寓在王伯生兄的山東省立劇院，隔幾天，詩人梁宗岱由北碚進城，參加「文協總會」主催的作家聯歡會，開完了會，來我處晚餐。我問他住在那裏？

「北溫泉。」他得意地回答。

「那裏比得上北平的西山，南京的湯山，杭州的西湖嗎？」

「各有各的妙處，不過，我偏愛北溫泉。」說着，喝口酒，笑了笑，像談話已找到中心，便撥開懸河之口，滔滔不絕地描摹着北溫泉的奇峯，怪石，撲岸的江濤，疏寺的鐘聲，朝朝暮暮從山中昇騰的岫雲，山腰裏淌出的清澈而溫暖的乳泉，還有那縉雲山巓的古柏蒼松，春天的啼鳥，四季常開的野花，遍山間鋪滿着錦繡般的綠草。這樣說了一大套，才總結他的描寫：「北溫泉是一首妙美的詩，一首音節自然的歌，在那裏停住你的行踪，你會疑心是避世的桃源，就是有仙子經過，也會當作是蓬萊仙島，捨不得離開。」

我聽了高興得什麼似的，祇有擊節稱賞：

「地上眞有樂園嗎？我要去，要去，不知還有空出的仙閣沒有？」

「有，有，你要去，我負責！」

我立卽交給他足够一個月的房租。

一星期後，得到回音：「仙閣找到了，馬上來吧！」

但自己的性格，生成是不動則已，旣動之後，就懶得動：同時，又是無事忙的「忙人」。我預定在北溫泉的「仙閣」，眞像宗岱所形

容的蓬萊仙島一樣，終於去不成，可望而不可卽，永遠蕩漾在我的想像裏。

北溫泉變成美麗的現實，是隔開四年後的一個秋天。說來慚愧，我做了整整十年的「重慶客」還僅是那一次，這使我不能不感激趙清閣小姐的盛意，她因爲我的慫恿而去北碚，我由於她的催促，得賞北溫泉的風光。

記得，正是八月中秋節，趙太侔先生邀請我在梁實秋先生在北碚開的中菜館吃午飯，在座有女詩人方令孺，此刻以社會賢達的名義榮任國大代表的蔣碧微，還有名震南北劇壇的趙夫人俞珊女士，和劇作家趙清閣小姐，大家多時不見，翻翻文壇的掌故，從俞珊演莎樂美，獲得話劇界劃時代的大成功說起，談到藝術與抗戰的關係，和戰後的中國，應該如何利用戰的餘威，展開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散席後，我和趙小姐又到咖啡館坐坐，待跨上搖到北溫泉的木船，無限好的夕陽已在迎接清朗的圓月了。

這人類的祖先所發明的交通工具，還是沿襲古老的樣式，像鴨子落蛋一般，播動着尾部，在嘉陵江上慢慢行，夕陽投射璀燦的餘光在江面上，映照水底，拳形的黃石，幾疑心碧綠的江水，也是橙黃的，而那些黃石，便似落在江心的橘子。田野是靜寂的，沒有煩雜的車聲與人聲，及鮮豔的夕陽，迷惑着人類的視線，變幻各種奇異的色澤，落下劃分黑夜與黎明的地平線時，你就能在清朗的月光下，聽到汨汨的江流。江水從不可計數的石尖上跳流，像水在鍋中沸滾，漩成不可計數的珍珠般的水泡；船從水泡上搖過去，搖破了粒粒的珍珠，也打碎了河底的月影。斯時，北碚已落在後面了，從窗中看出去，那遠遠地倒影在江底的燈光，像霎眼的星星；而天上却不見一粒星，盡被清朗的月光遮住了。

秋風起兮，迫令極願休息的江流，還在彈奏單調的旋律。秋風，推送古老的木船，拖着江底的月影，向北溫泉前行；秋風，橫掃寥廓的原野，從兩岸的山巒，飄飛梧桐的落葉到船蓬上，船婦的衣衫；秋風，飄起羈人的幽鬱，傳來夜鶯的歌聲；秋風，又飄過一陣桂子香，使我們在無言中驚醒：「呵！這清曠的嘉陵江上月，已是中秋的月色了！」我想起已經在生命的歷程裏滑過的無數個中秋，在中秋泛西湖的華舫，在中秋的秦淮河上，在中秋的玄武湖濱，又把我發霉的靈魂，亮了一亮。

這時，夜未深，而人已靜，年青的舟子，習慣地打着槳，他的妻，一張枯瘦的臉，像一片隔夜的黑麵包似的，使勁把住櫓，伊啞伊啞地搖，搖，夢一般地搖，在白色的銀河裏搖。把我們搖入夢境去，混忘世界在戰爭中，全人類都在滅亡的邊緣上死命地掙扎；把我們從夢中搖醒來，無限的惆悵，又銜接着白天抽不盡的愁絲。我羨慕他們的無牽無掛，生活得很悠閒，彼此在唱和着有聲無義的船夫曲。他們說：「在這條江上，渡送來往的遊客，三年了，不知載過多少人，沒有留下一點影子，也不問他們叫什麼名字，去了，去了，祇有青山如舊，江水悠悠，年年中秋月圓。」

我深深被感動於這幾句輕淡的話，便走出船窗，獨自站在船頭上，眼睛貪戀地注視去的方向，月光迎面射過來，反照深邃的山谷，對面是一片青葱的松樹，因爲比別的林子長得高，地位也突出在山崗，首先承接到月光，善歌的夜鶯，像知道今天是人類的節日，難得逢到白日似的月光，也不願休息，都向着有月光的林子裏飛來，在那裏舉行晚間的大合唱，一種絕無機心的天眞渾樸，純發於自然的愛力，照耀在清朗的光輝中，揚溢在平和的空氣裏。但在松樹的下面，還籠罩着一層濃的陰影，祇見峭拔的懸崖，向江邊伸出可怕的胳膊，船從懸崖下搖過，那搖搖欲傾的危殆，使我心悸。搖過懸崖，便到了北溫泉，船扣在岸邊的古樹上，我們慢慢走上去，在月光下，尋得石砌的山徑，沿路是松亭，茅屋，時刻飄來桂子的香，菊花的香，忽的，縉雲山頂揚出清淵的暮鼓，把我來時的世界，拋得更遠了，我才恍然於眞的到了天堂和樂園。住在那裏的人，我疑心都是樂園中的仙子，他們在月光中遊蕩，都是閒散，愉快，不必關心什麼的樣子，似乎沒有不知趣的人，把這一次人類的殘殺，世界的大悲劇，跑來告訴他們，動搖他們靜如止水的心境，增添他們的煩惱。自嘆八年流離，已是嘗盡炎涼，看盡滄桑，不知何時才能放下辛苦的行囊，更使我不能忘懷這一遭忙裏偷閒，月夜蕩舟遊北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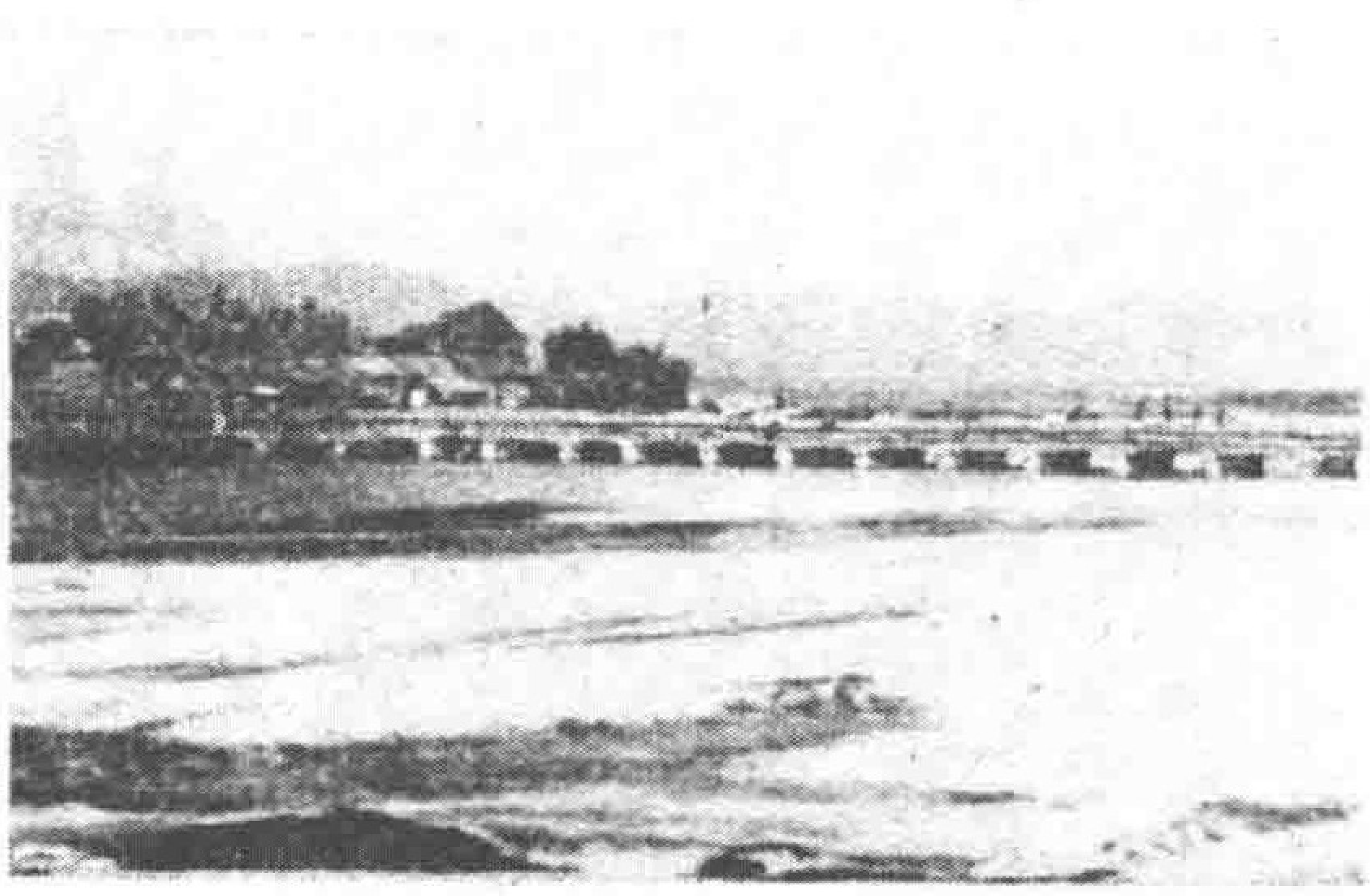
五七—〇四二

吟鞭指灞橋

何正璜

今日——卅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長安初雪，一片白銀世界，而雪片還像鵝毛似的纖緞往大地上漫漫直飛，這雪景誘惑着我們，我們想做一次雅人，想有一個短途的雪中旅行。

「長空雪亂飄，吟鞭指灞橋，」這兩句古詩，早就使我們神往，今天恰巧湊齊了，又身羈長安，灞橋近在東郊；又有如此大雪助與，立刻與雲決定了今日冒雪赴灞橋一遊。



灞橋風雪

出西安城東門，在騾馬店雇了小驢二頭，俟脚夫喂好了這溫馴的行騎後，我們即披上毛衣，繫好頭巾，騎上了驢背，直向白雪漫漫的東方出發。

五里，過唐代東內大明宮含元殿遺址，遙可望見殿陛的土基，因被雪蓋住，不得詳視。再五里，過一巨塚，在地圖上得知為秦莊襄王之墓，我們下騎周視，不見有一碑碣，且墓身已被利用作了砲台陣地，兵士們荷槍上下，這秦代王公，不知在地下也感到喧擾否？

再東行約五六里，滻水在望，滻水是八水繞長安中的一條，水上架了一座精緻的石橋，長約三十丈，寬約一丈，橋墩全為白色的圓石柱築成，有古希臘之風，可惜時當冬季，滻水流微，不能充分顯出橋的美點，但滻水極清，細砂在河底，被雪光襯着，晶瑩細膩，令人喜愛。

過滻橋不遠，向南望，一座漢代的方墓，巍峨的在雪片中聳立，墓頂蓋了一層白雪，遠望像一塊大的牛奶布丁，這就是漢武帝的前皇后陳阿嬌的葬地，這位金屋藏嬌的貴婦，縱然是千金買得長門賦，終至鬱鬱而死，此地遠隔武帝茂陵約百里，而陪伴茂陵的是李夫人，這憂鬱，這悲怨，只好都訴之於滻水的細流了。

一路說說望望，在脚伕的「嘚嘚」「吁吁」聲中，不覺又是將近十里，一張美麗的畫面在我們眼前展開了。

灞水蜿曲的由南面流來，很從容，很均勻的穿過幾十個橋孔，然後又再很窈窕的向東邊流去，雖然沒有前人形容它的「沙沫飛雨，水花濺雲」那麼浩盛，可是在北方，這真是很難得的了，尤其是上面的那一座灞橋，橋的本身已令人失去這是人工建築物的感覺，而以為它是天然景色中的一部分，因為它已與四周的畫境溶成一片了，橋身全以白石砌成，長約八十餘丈，寬約四丈，車馬在橋上很寬裕很安適的往來，雪花飄落在橋的上下，使茫茫白銀世界中，有這麼一條懸空矯健的白龍，這張雪景使我們發呆了，不覺都停了下來，我們才懂了「灞橋風雪」被列為長安八景之一的道理，脚伕為小驢在拂拭雪水，我們則竚棄在石欄的邊上。

灞水出於藍田牧護關，古稱滋水，秦穆公欲彰霸業，改為灞，是關中名川之一，今日長安市上魚蝦之屬的來源地。

灞橋則初建於秦代，漢、隋、唐、明、代有增修，唐代送東行客於此，折柳為別，

與西邊的咸湯橋同稱銷魂橋。

三輔皇圖：「灞橋跨水作橋，都人送客至此，折柳贈別。」

開元遺事：「長安東灞陵有橋，來迎去送，至此黯然，故人呼為銷魂橋。」

唐韓琮楊柳枝詞：「枝鬥纖腰葉鬥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

一千七百年前，關羽拒曹操禮遇，不辭而去，曾在此橋上以長刀挑接曹操所贈之錦袍，這段佳話，使灞橋更增加了趣味與身分。

過橋為灞橋鎮，是一個古舊的小集市，秦地舊式的小食店，在這裏還能找到典型，我們牽過小驢，繫在店門首，自已則也來打一個臨

時的「尖」，叫了二碗「拉麵」，兩盤「鍋塊」，選個靠雪的外桌，臨窗食來。

鎮所在地，卽漢時灞陵亭故址，史記李廣傳：「李廣家居數歲，廣與故潁陰侯孫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亭，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行，何乃故也，廣宿亭下。」是我們大名鼎鼎的飛將軍，曾在此露宿一夜，李商隱詩：「日暮灞陵原上獵，李將軍是故將軍，」卽是咏此。

尖罷，沿着灞水之湄東南行，驢脚時陷雪窩中，幾次都幾乎摔倒，幸脚伕每次都能扶住。兩岸時見捕魚人蹲立水畔，雖非畫中漁翁之白鬚簑衣，但亦爲灞水的雪景更點綴了一些畫意。

向北看，位置恰好與陳后陵隔岸相望的地方，又有一座唐代的巨墓，俯視着灞水，這卽是唐玄宗寵姬武惠妃的葬地。玄宗少年英俊的殺了諸武，却過不了這道美人關，而溺愛於武惠妃，雖然爲了顧及大局，不克使她正位爲后，死後却尊其墓爲「敬陵」，但是，她那裏會知道，她死後，其媳壽王妃楊玉環却入宮去總了她的愛寵呢？人事眞是不可料的，假若這坏黃土遲十幾年蓋棺，唐朝的歷史，也許會另是一種寫法吧，眞奇怪是誰選擇的這墓地，使她與千年前先逝的陳后隔水相對，灞水何辜，朝朝暮暮要載上她們綿綿的幽怨！

十里，尖峯在望，今日遊程的最後目的地漢文帝灞陵到達了。

這是臨灞水的一片高原，名曰鹿原。

三秦記：「周平王東遷，有白鹿遊於此原，故名。」

省志：「白鹿原接藍田縣界，東西廣十五里，南北四十里。」

雍錄：「南山之麓，灞水行於原上，至於灞陵，皆此原也，亦謂之灞上。」

灞上是史籍上的著名所在，地勢高曠，形勢重要，秦大將王翦伐荆，始皇曾親送至此，漢高祖攻克武關嶢關後，由藍田西取秦都咸陽，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去秦苛法，收買人心，復退十萬大軍，屯紮灞上，以待東來之項羽，均爲此處。其名爲原，實際是一平頂高山，登臨其上，長安咸陽俱在腋下，三國王腋七哀詩：「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亦卽指此。

原上井深至數百尺，味甘冽，唐時特以神策軍禁守，以駱駝運水至大明宮以釀御酒。

在原的前端，一峯突起，矗立如金字塔，形成灞水的屛風砥柱，巍峨直上三百餘尺，令人起有偉大嚴肅之感，這卽是二千年前郅治中國以節約儉樸著有令名之漢孝文帝的埋骨所在。

他自擇此處爲葬地，最大的原因，是爲了節省人工治陵的侈費，他眼看漢高呂后等巨陵，都是受秦政苛擾後人民殘餘的血汗，不忍再加天下以重負，決定立異葬入山中，不僅節省民力，而且更爲偉大，陵的內容，據說也是務求儉樸，史記孝文本紀：「帝治灞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勿擾民。」此與秦始皇陵適爲一鮮明之對比，而其後歷經變亂，各朝帝后陵遍遭掘發，灞陵獨能因墓內無寶而得免，想漢文帝當年，到眞尙未料及有此良果。

陵前立有畢沅所立巨碑，上刻：「漢文帝灞陵」五字，兩邊尙有石碑二十五塊，最早僅爲明成化年所立，字迹已模糊，碑已大半埋陷地下，其餘的全係清初之御祭碑，計康熙帝一石，乾隆帝二石，嘉慶帝二石，道光帝一石，此外字已風化，連年代也莫辨了。我想成化以前，一定尙有各朝之碑碣，至今一不之見，或許是因爲二千年來灞水泛濫冲毀所致。

陵前側有斷幹巨槐一株，古老怪拙，頗能入畫。上棲寒鴉數隻，與白雪相映，更顯得黑白分明。這時，雪花仍漫天飛舞，天灰暗如鉛，北風大起，呼呼作響，多少人這時都正在爐火邊，而我們今天却冒雪來到此古墓前，仰首灞陵高峯，銀光射眼，低頭灞水潺潺，迴繞陵麓而逝，大地全在風與雪的支配下，我們身上的雪，拍拂不盡，小毛驢也不停的扇搖牠長耳上的雪水。文帝有知，一定會了解我們今日冒雪出遊到此，不是一件太傻的舉動啊！

北平導游
在編印中
不日出版

第五題 小城記

江樓憶

張蓬舟

錦繡平原的心臟——成都，如花的美景，數也數不完，就我所最愛好的江樓來說，她的歷史算起來已一千多年，我從事於這地方的研究也有三十年，單行本也出過三次，最近要出一個定本，「江樓憶」算是我的定本裏的一部份。

上海的賣藝不賣身的長三妓女，人稱之爲「校書」。爲甚麼要稱校書？這個典故便出在唐代成都的一位營妓薛濤。薛濤侍酒賦詩，歷爲十一個節度使的幕賓，韋臯節度使傾慕她的才華，要奏請她爲校書，護軍以爲不可。後來她愛上東川監察使元微之，微之正是一個遇事風生的青年詩人，他不信薛濤的詩才如所傳說，兩人在重慶見面的時候，微之故意請濤作四友贊，薛濤走筆即成，微之亦爲驚服。其時微之喪偶，雖作過悼亡名句：「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但他見了薛濤，也就輸心相愛。薛濤有許多得意忘形的絕句，如「池上雙鳥」等，都應該是元薛因緣的產物。中間兩人爲了兒子吵過嘴，薛濤寫過纏綿悱惻的「十離詩」，微之又大爲感動，言歸於好。其後微之因檢舉嚴礪案調任浙東觀察使，移愛於容華絕世的劉採春，薛濤則始終對元單戀，她的代表作「春望詞」四絕，就於此時寫成。並有「寄舊詩與元微之」一律，很可窺見她的心境。元得詩後，亦有「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一律寄薛。薛濤確知愛情不可復圓，就在成都東郭築樓歸隱，就井造箋，寫詩自娛。這個地方就是現代仍然有名的江樓。



枇杷巷門

江樓埋葬了這一代才人，後人對她仍有不斷的紀念，清末的伍崧生、葉燮生、家星潭、馬紹伯等便醵資重建江樓，這就是現在所存的江樓勝跡，亦即成都東門外三里許的郊外公園了。

江樓傍錦江築成，門首一聯「一水繞富門，滾滾浪分岷嶺雪。」「雙扉開對郭，熙熙人樂錦樓春。」甚爲切景。園內建築相當宏麗，尤以翠竹數十叢，屏欄障屋，饒有幽趣。春秋佳日，遊人如織，盛夏則爲避暑之所。成渝公路未通的時候，成都到重慶多由錦江順流而下，江樓又成祖餞之離亭。先君改伍介康伯一聯云：「古井冷斜陽，問幾樹枇杷，何處是校書門第？」「大江橫曲檻，占一樓煙月，隔鄰有工部祠堂。」

我少時好事，就曾把江樓風景，分列十則

「吟樓懷古」 吟詩樓爲薛濤晚年棲息之所，今已重新，偶一登臨，不無古思？四壁屏聯，類皆贊美自然及歌頌薛濤之作，尤以羅芸塢所書，最足興感。

「麗閣談心」 崇麗閣高出雲表，清挺絕塵。若得逸友數輩，品茗談心，當不復記憶此身尚在濁世。

「濯錦觀漁」 濯錦樓（即江樓）面臨錦江，濤詩有「雉堞眈眈俯漁艇」句，孤櫂夕陽，正供劉眺。邑人東循揚子下游者，恒假此爲離亭之宴焉。

「清婺拓像」 清婺室有薛濤像碑一。此室有書人拓本求售，若自摹拓，尤饒佳趣。

「亭中憶紙」 浣牋亭經馬紹伯大令建築，雖覺園林爲之生色，然濤製之「深紅松花小牋」則不可復得，來此亭者，能不愴然。

「井畔讀詩」 薛濤井水味甘冽，異於江

朝「武當」

臧克家

坐在大木船上，衝過了三峽，仰頭瞻望過巫山十二峯，四年的時光，嘗飽了蜀地的風色，今天，用回憶去提「武當」舊遊的印象，山光勝蹟已像霧一般的朦朧了。

二十九年的深秋，決心要離開「第五戰區」了，下了決心去朝一下「武當」，免得留下一個遺憾，像過去一樣，在青島住了五年，竟沒有登過一次「東海嶗」！

從「老河口」到「均縣」是很方便的，幾個鐘頭的汽車就可以到達「均縣」，這座小城是荒寒的，對我却十分熱切，因爲，有兩次叫敵人把我們趕到這裏來，人把城都塞飽了。春天，常有餓死的人倒在路旁裏，附近山裏的老百姓，終年吃不到一顆鹽粒子。這座城，叫「淨樂宮」佔去一大半，垣牆雖然殘破了，但是裏邊大龜身上馱着的一丈多的石碑，仍然巍峨的屹立在那兒說着當然皇帝的威風。

在「均縣」，一抬頭就可以望到「武當」山。五里路一座廟宇，從脚下一直排到八十里以上的「金頂」。據說，當年造這些宮殿用了江南七年的錢糧，爲了永樂皇帝要實現他的一個夢境——他自己來玩過一次，至今留下了許多傳說在老年人的口頭上。

出城向西南，走一段公路，就該岔入山道步步高升了。走不多遠，回頭向下看，有一片廢墟，慢慢的快給蛑耙侵略完了。這一個廢墟裏埋着一個故事：當年建築工人，成千累萬，終年不停的工作，怕他們撈到了錢動了歸思，便在這兒設了一個「翠花巷」，裏邊全是些粉紅黛綠的賣笑人，工人們在這兒享樂一時，把腰包倒完，不得不再回去受那長年的辛苦。她們，這些可憐的女子，像花兒一樣，吸引着那些勞苦的工蜂。

再往上走，五里一個站口，好讓人歇脚，可是，一直保留在我記憶裏的，却只有一個「磨針井」了。「武當眞人」出家學道，道沒學成，倒遇上了難苦千辛！他的心冷了。就在這地方，他碰到了一個老太婆在石頭上磨着一根大鐵棒子，他就好奇的問了：「老婆婆你在做什麼？」「我在磨一條針呀。」他正在想着這句話的意義，一轉眼，那個老太婆不見了。「武當眞人」終於成了功，至今留着一口井，一根鐵棒子在鼓勵着人。

當天停在「紫宵宮」，這是一個中心點，雖然天色還早，也不能再向前奔了。崇高寬宏，一片璃琉瓦，彷彿走進了北平的故宮。山門口貼着歡迎「司令長官」的標語，「勢力」達到深山的古廟裏來了，和着古松紅葉，山光霞影對照起來，這是多麼刺眼呵。走進「西宮」，有「執事」敬茶，少坐片刻，被讓進「東宮」安歇。大院子，方甎鋪地，屋子裏桌椅齊整，頗爲潔淨。晚上，開素菜白飯，味道極好。一個十幾歲的小道士聰明伶俐，伺候很周到。

「你們的米很好呀。」

「很好，可是我們吃不到。」他黯然的回答我。從他的話裏我才知道，出家人也把身份，階級帶到宮殿裏來了。

第二天一早我到後山上去拜訪那個「仙人」，（近見某報載有「武當異人傳」，大約就是記述這個可憐的「仙人」的吧？）這是那個小道士告訴我的。他說，沒有人能說出他的歲數，連他自己也不清楚，平日一天下來吃一頓

泉。鄉人煮茗設市，若啜清茗而展讀薛濤詩，俗念自亦冰釋。

〔五雲存眞〕　五雲仙館舊有照像店一，專於供應遊客，欲表紀念，當存一眞。

〔衆香徐步〕　衆香榭曲廊迂迴，常有人姍姍徐步。若爲詩人覓句，可於此中推敲。

〔枇杷縈樹〕　舊有枇杷門巷，不僅一章可知。先君改伍介康伯聯，卽一明證。今倖存者，僅一樹耳。春夏之交，枇杷結實，縈縈黃金，亦奇觀矣。

〔桃花繞墳〕　薛濤墳在江樓側里許之黃家壩。唐鄭谷有句云：「小桃花繞薛濤墳。」卽其地也。遺有段文昌所題「西川女校書薛洪度之墓」墓碑在焉。今則濤墳之週，復有邑人叢葬，土壘壘，桃花已不復見，短竹爲籬，遍生野草，謁墓至此，不勝其荒涼之感。余舊有句云：「滿目淒涼何處是？踏靑步上薛濤墳。」蓋紀實也。

五七一〇四六

飯，有時一兩天不見他的影子。

沿着一條小徑向上走，樹林子陰森森的，有一隻松鼠站在小徑一旁向着我瞪眼。路忽有忽無，松濤蜊蜊作響，我眞是在雲裏霧裏尋神仙了。也許是受了我眞誠的感應，他終於被我找到了。

就着一道石壁鑿成了半間屋子，我穿一身軍裝突然出現在他臉前，顯然給了他一點驚奇。一個枯瘦的老頭，看上年紀在九十歲以上，神智有點不淸了，口裏念念着，像在說夢話。一回用老糊塗了的腔調念着什麼：「我的徒弟不誠心，想逃走，一下子跌倒了，差一點跌死了。」一回兒，又說一有一回，我動了一個走出去的念頭，一下子把頭碰破了，祖師老爺罰我！」說着他摸了摸頭。

起先他對我相當淡漠，我忽然想起了在路上每一個廟裏歇脚，受招待，（吃一杯茶，一小碟本山土產——小胡桃）最後被暗示，把碟子裏放上比胡桃身價兩倍以上的錢，「淡漠」不會是一個暗示嗎？我試試。「這是一點香錢」，我把幾張票子送過去。他抖戰着手接了錢，他的淡漠沒有了。趕忙走出石室，向右手一個梯子上爬，口裏念着：「我給你去取仙果，吃了長生不老。」我緊跟在後邊，上面是用木頭搭的一間小屋，像是儲藏室。他從一個什麼地方詭祟的取出了一個橢圓形的小草菓來，送給了我，又說一句：「吃了長生不老。」走下來以後，他對我很親熱的樣子，臨走時，他緊緊的拿住我的手，說：「問候你的行伍弟兄，」我走下了山徑，回頭望望，他還站在石門口，一種寂寞凄涼的感覺，使我幾乎替這個可憐的老人流淚了。

早飯後開了房間錢，飯錢，那個小道士跑過來討「喜錢」，這和旅館有什麼不同？不過他們是不正式開賬單子，把小費改成「喜錢」罷了。

大殿裏有一塊大沙木，架在架子上，從這面用指頭輕輕一敲，從那面就可以聽到聲音。如果忘了記上這一筆，就湊不足「武當八景」了。

遊過「武當」的人，過「烏雅嶺」不會忘記了買兩個饅頭。站在嶺頭上，叫幾聲：「老鴉，老鴉，」老鴉便啞啞的不知從什麼地方來到半空裏，把弄碎了的饅頭用力向上一摔，它便不會再落到地上來了。看烏雅箭頭一樣的追着它，有的在半空裏捉住，有的就隨着它墜到山谷裏去。

啞啞的，像山間的居民一樣，這可憐的一羣呀。

老遠望去，一個挨一個的山峯像弟兄一樣差不多高低，及至登在金頂子上，纔覺得一切在下惟我獨尊了。

金頂子上有一間金屋，牆壁就像全是金的（其實是銅的），可是非得金錢却敲不開門。「執事」一手拿着鑰匙，一手拿着化募本子。山頂上有廟，廟裏有茶館，回頭帶幾包茶葉送人，這種茶雖然不大有名，也大可口，可是它是產在「武當」山上的。

談論到說一說燒「龍頭香」了。一座大廟的背後，萬丈無底的深溝，一條桶粗的石龍把一丈多長的身子探了出去。龍身子上一步這一團雕花，龍頭上頂着一個大香爐。每逢香火盛會，成千成萬的善男信女，成羣結隊，旗鑼香紙，不遠千里而來。爲了在「祖師」臉前點一柱香，叩一個頭。有的爲了父親或是爲了自己許下大願，便踏着龍身上的雕花一步一步走到信龍頭上去，在香爐裏插一條香再轉身走回來。多少孝子，多少尸徒，把身子跌到叫人一望就頭暈的深溝裏去，叫來年六月天的大水把欄首冲出幾十里路去。結果還賺一個「心不誠」。

現在，是有一個日門把龍頭鎖住了，上面貼着禁止燒「龍頭香」的諭令，「司令長官」和皇淸大臣的名字一起壓在上面。許多人感到煞風景，因爲再沒有熱鬧可看了。

下山來，一塊錢買了一根手杖，這手杖是產生在「武當」的一個峯頭上的，不信嗎？有歌謠爲證：

「十二七峯，
峯峯朝武當，
一峯不朝，
一年拔你千根毛。」

三五年十二月
追記於滬。

憶奉新

温肇桐

三百多年之前，崇禎皇帝縊死的消息傳到了南昌，那個號稱為石城府王孫的朱聲，便棄家遁入奉新山中，薙髮為僧，改號八大山人。

當我從南昌到了奉新，便很想考查考查這一段中國美術上的逸話。可惜逃難究竟比不上旅行，逃難只求棲身；旅行，才有這種雅興。

二十六年十二月到卅年六月的一段時間中，我是住在這個與美術史話有關的奉新城裏，在我的經驗中，奉新是可稱為小城了。

故鄉常熟城，雖然比不上蘇州城，但，這個奉新城，熱鬧的市廛，還抵不到常熟東鄉的梅李鎮，梅李有東南西北四條大街，奉新只有二條，它熱鬧的程度是够低的。

單講吃，我在奉新，也進過一家規模很大的菜館，吃過整桌的酒席，可是始終沒有吃着金華火腿。照理，金華到南昌，有浙贛鐵路可通，南昌到奉新，汽車也不過走四五個鐘點，運一些火腿之類，當也容易，可是沒有吃到。這並不為了戰時，據說火腿他們素來不吃的。

關於奉新城裏的住家，大多是保存着大家族的組織，一宅屋裏，非但幾代同堂的縱的關係的複雜，橫的關係也非常複雜的，這和我們上海蘇常一帶的多趣於一夫一妻的小家庭組織來比，至少有着半世紀距離的感覺。

那裏的交通工具，通省會的是汽車，而主要的是牛頭車，似乎，那裏的人，沒有過份的重負，走上半天路也不算什麽，因為這種土車，是裝貨為主的。

要在奉新城裏找一個穿洋裝的人，簡直是一件難事，不過在那時，因為有從省城遷來的中學，穿制服的青年確到處皆是，至於本地人，尤其是老婆子在新年頭上的服裝，紅布袴子是非常普遍，大概紅是吉利的色彩，可是配上青布棉襖，只覺得一種不諧和的刺激而原始的色調，在穿着的人，確是表現了如何的心滿意足。

我回上海不久，奉新城淪陷了，時常在報上看見我敵在那裏爭奪戰的劇烈。假使，現在舊地重往，這個小城，不知會覺得它是如何的荒涼，凄寂，也許比我住在那裏的時候還要冷落。

桐梓何年縣

朱伯商

在一個春光明媚，斜陽返照的傍晚，我坐長途汽車，從川黔公路到了貴州的桐梓縣。

桐梓是貴州北部偏僻的小縣，縣中居民不滿五千，因為四山環繞，風氣閉塞，與外界隔絕，在川黔公路未通以前，不啻是世外桃源；又因為他是傳說中夜郎國的所在地，據蜀中名勝記，即古夜郎國，唐時李太白流放夜郎，便是指此。雖然李太白未至夜郎之前，便已中途赦還，但是當地仍有李大白的傳說，甚至有李太白的遺蹟。我未到桐梓以前，即已憧憬着這世外桃源，有時且想像着這『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的詩人懷念之邦。

到了松坎，過了七十二灣，遊人即已置身萬山之中；翻過婁山山脈，前面有一塊小小的平陽，便是桐梓縣了。當時已是下午五時，夕陽銜山，荒城寥廓，城中居民，不過數百戶，雖有一兩條大街，但商店寥寥可數；居民頭上都纏着黑布或藍布，說起話來，除了一般流行的西南官話以外，還帶着重濁的山地土音。我徘徊在舊城門前廣場之間，覺得蒼涼滿目。無意中吟成下面的詩句：

桐梓何年縣
城荒客到迷
水聲綦峽裏
山色夜郎西
夕照明巖岸
春流漲碧溪
謫仙何處去
雲暗草萋萋

入夜天氣驟寒，山深氣肅，別有一種寂寥的意味。站在小旅館面前，但見隱隱的紙燈籠，從城門邊來去；再過些時，一切都靜寂了，但聽見深巷中的犬吠聲。這是我多年旅行中最難忘懷的小城的一夜。

五七一〇四八

秭歸記

周曙山

在復員聲中，我於四月三日由重慶搭民武輪東返，希望在本月內能到久別的南京，對於國民大會亦可以如期報到。但我何以不聽諸親友之勸，決捨飛機而乘輪船東返呢？其故有三，卽：（１）原是一個人在八年前入川，至是要隨身攜帶的東西既多，不如乘船方便些；（２）故鄉蘇北還在戰亂中，早不見家書，萬一到京以後無事做，又不能回家，其煩悶可知，所以必須多帶幾本最愛看的書，這比什麼都要緊；（３）由渝至京江上的風光，還有自漢口到九江的一段，我從未見過，就是三峽一帶的景物，也念念不忘，故總想在這次的慢行，再重事流覽。

當晚泊鄷都，這為鬼故事引誘，亦隨人上岸，於黃昏中遊了名山寺，眞可謂鬼話連篇，但我既走過了「奈何橋」，便不再買「通行證」。由是遂引起我的興趣，至樂而忘倦，因更想到忠縣的秦良玉祠和石堡寨，萬縣的西山公園，宜昌的東山寺和三友洞等，雖因來時同遊之人不在身邊以為憾，却已心嚮往之了。然而還未想到在歷史上那有名的秭歸縣，而於這次還都也竟允許印上了我的展痕。

江水淺，沿途燈塔還沒有完全修復，又聞治安方面也不無可慮，所以各船都不肯夜航。五日晚泊秭歸城附近，那裏是峯巒蜿蜒，亂石遍地，雖是鄂境而光景却仍與蜀無異。只因其是「離騷」作者曠古詩人屈原的故鄉，也是絕代美人抱怨出塞王昭君的出生地，自然我決不能放過這個機會了。雖然這要小船渡上岸，離城約有三四里，總是很崎嶇難走，天已晚，又陰暗，但只要有一個人偕往，我一定要去。

再先略述其歷史。據『後漢書。和帝紀』有秭歸山崩注：「秭歸縣屬南郡，古之夔國，今歸州也。」又引袁崧曰：「屈原此縣人，既被流放，忽然暫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為姊歸；秭，亦姊也。」又『郡國志』有云：「姊歸縣，屈原故里；屈原暫歸，其姊女須聞原還，亦來喻意，因曰姊歸。」如是則秭歸之名，原由於女須而起，但亦有說女須是屈原之妹而非姊，則此就難斷言了。如屈原自己在『離騷』內有云：「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似此所說，當是姊無疑，但其字原為「嬃」而非「須」。又注云：「女嬃，屈原姊也。」而『說文』則說：「楚人謂姊為嬃」。倘有段注：「王逸、袁山松（卽上述的袁崧）、酈道元，皆言女嬃屈原之姊，惟鄭注『周易』，屈原之妹名女須。」又桂注：「『集韻』洪興祖『楚辭補注』，並引作楚人謂女為嬃。」

至於王昭君，卽王嬙，為漢元帝宮女，後以其賜呼韓邪單于，入胡為閼氏，終死於塞北，今尚有其青冢在綏遠，亦是秭歸人。時元帝後宮，按圖召幸，宮人皆行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美，獨不與，畫工乃惡圖之。後以其賜匈奴和親，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貌美實為後宮冠；元帝始悔恨，乃窮究其事，卒殺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而昭君已行。今尚傳有昭君『上漢元帝書』二封，內有云：「妾生於秭歸，父母兄弟，臣於王朝。妾雖閨處，固帝恩之遺蟄蛻也，不自鄙薄，漫驕顏色，得入掖庭，邇年以來，擬衷未咏昭陽之扇，睽情不買長門之賦，陛下命畫工遴筆宮人，妾自以為鳳得梧枝，魚游碧府，得少伸忱；而畫工遽張貪喙，衆以丹青吝筆，錯點眉花，空使楊柳泣於雪岸，芙蓉瘠於霜條，玉貌冰心，兩相怨恨。時或琵琶訴情，僅能訴人音響，不能訴人肝腸；一旦天命遙臨，妾乃酸腰而起，此正妾見奇之日也，蛾眉應妬於形影，丰采應憐於御輦。今萬里行事，主持中外大局，又非宮中爭妍效嬌之態矣。」此纏綿悱惻之情，我於十五年前曾到塞北憑弔其青冢之時，猶不禁愴恨，不期今又來訪其故鄉。

因為有這些故事，則我今得一遊秭歸城，當然是高興之極。但為了天晚，船泊在荒野山脚，人跡稀疏，我就竭力慫恿多有幾個人同去。初上岸時，識與不識的人也還有不少，但到岸上見有幾家茶食店，

遂都搶着板凳坐下來，不肯再去訪那還沒有望見的城。我們三個人，攜有兩隻手電筒，在黃昏中仍乘興前進，走出了亂石，越過了小橋，終於在麥田間遙望着山下，有一個村落，當問傍晚騎牛歸家的牧童，說那就是秭歸城。

這座小城也是築在山城上，照說已是萬家燈火時，而這却無那回事。跨上石級，略一轉灣，兩傍還都像村戶一樣，已到了城門。城門口，也有兩個持槍的武士，却已黑黝黝的看不清。再向前進，滿街都沒有路燈，好像也僅有這一條街，其最熱鬧之處則是爲着一家的結婚。這座古城實在小得可觀了，爲我生平所僅見，但據說在抗戰期間却也是個重要的地方。既無地方可坐下吃喝，也無什麼紀念品可買，我們遂索興返去，也到江邊坐下來喝茶，吃雞蛋，嗑瓜子，並且上下古今的聊天。到船上，有人問我買些什麼東西回來的，我則說：「買來兩盒美人牌香煙：一以紀念王昭君，可以忘憂；一以紀念屈大夫，可助文思。」

卅五，十二，十五，於南京、黃鶴巷。

藤縣，這小城

蕭雯

記不清是那一天，大致是春夏之間，我們一羣搭了船離開了廣州，船過三水，曾上岸溜躂一下，這個小城的印象，淡漠之至，祇有無數量的蒼蠅在我記憶裏，連米舖子裏的白米上也蓋上一層烏黑。再經肇慶、德慶，到封川，這裏是桂粵之交界地點。一路上風景很好，很像是一次旅行似的，船在山水之間浮游，而且這山水不是江南式的，當時也無心溜覽，還記得近梧州的山石山上刻有「抗日救國」四個大字，不一會就到了梧州。其後我曾經是個西江裏的慣客，廣西省的行脚僧，而這第一次只在梧州住上一晚，便照原定計劃到這個小城——藤縣去。

因事前已有接洽，我們很方便的住進了一所大房子的後進的樓上，一間客室，二間耳房，男女分住了各一間，睏的是地舖，是逃難啊！萬事不得不將就一點呢。就這樣我們居留在這小城裏。

藤縣眞是一個小城，她雖然也有城牆，但是東西兩城門不過五分鐘就可穿越而過，周環也不過十數分鐘就可以走一圈的，大街，祇有這樣一條大街，店舖子也是很樸實的，有一些鬧聲，僅是由打鐵舖子裏傳來出的韻調。有一家比較可以的茶室，也不過喝一盅紅茶，喫一些廣西的米粉之類的點心。已是最好的東西，要化錢眞是太不容易。那時候廣西用的桂幣，廣東用的毫劵，大洋一元可合毫劵一元四角四分，合桂幣二元，我們拿的是大洋薪水，數量雖不多，在這裏却大可以裝闊一下。何況廣西又是個樸素的省份，我們終日無所事事，只是喫一點，除了茶室之外，買一些糕餅，可惜連好糖菓也沒有的。水菓却喫到了一種名件——眞正的沙田柚，此地離容縣是很近的，每只也不過桂幣三四角，差不多每天要喫上一二只的，在現在想喫也喫不到的。其他橘子甘蔗等也相當不壞，而且出奇的便宜。

這裏沒有勝蹟也沒風景，有幾座土山，有一條已經破壞了的公路，交通到還方便，水道上通梧州，下可達柳州與南寧，也算一個小小的水碼頭。這小城平添了十幾個消費者，似乎熱鬧了一點，但是樸厚的廣西人並不曾歧視我們，也不會欺詐過我們，到現在我還很感激他們的。這裏沒有因時局緊張而改變了的生活，沒有防空設備，有一座警鐘，據說逢敵機來襲，就得大鳴警告，記得也打過一次的，可是敵機掠空而過，他不曾肯光顧一臨，每個人還是很優遊自在的。我們住在那裏，眞是日圖三餐，夜圖一宿。我每天寫大字數頁，翻翻書，寫寫歪詩，非常底安閒。

我們的廣東話在這裏尚可應付，雖則廣西也有別緻的言語，最多講的是「冇有」，是表示沒有的意思，而廣東人只單單地一個「冇」字的發音。落雨廣西人叫做「落水」的，你想他們的言語又如此樸實的呢。這裏的女子出名的精悍，許多工作全由女子負担的，不管是輕的重的，男子們却飽食無所事事，有些浪子們多娶了幾個妻子，就可以供奉終身了，這點當然是廣西的畸形，也許眞是母系社會的遺蹟亦不可知。

十幾個年輕人住在一起，就是有幾個較老的也很隨和，到像一個

山上的長壽城

朱元曄

在民國三十二的深秋，我有機會到了四川的長壽。長壽是一個十足的山城，完全建築在山上。他的城牆依巖而建，高下起伏，完全隨着山勢。遠遠望去，有點像重慶的復興關，又有點像南京的天保城。據說當明末的時候，居民因避兵亂，把長壽從江邊搬到山上，雲中鷄犬，別有天地，從此長壽人完全過着山居的生活。城並不大，居民不過數百戶，雖然有些深宅大院，但是年久失修，終掩不住蕭索的景象。遊人從外面走過，往往看見從牆角屋落伸出幾棵古樹，上面掛着零零落落的幾隻柚子，深黃的顏色，襯着碧綠的葉子，映着秋天的斜陽，格外顯得可愛。城裏的街道是異乎尋常的乾淨，惟一的交通工具只有『滑竿』（就是最簡單的轎子），因爲上坡下坡太多了，所以找不到一輛車子；既沒有黃包車，更談不到汽車。有時在一羣滑竿過去之後，街上便靜悄悄的，更無一點聲息。

小小的長壽，也有一個公園，建於山巖之上，下臨深淵。幾處亭臺，隨着山勢高下，遠遠望去，有重重疊疊的層山，有迂迴曲折的江流，片片的帆影，隱現在山光水色之中，風景是幽深而淡遠、公園下面有高下的坡田，活潑的溪水，點綴着幾處村舍，和幾處廟宇，眞是錦繡江山，令人觀玩不盡。

尤其令人流連的是城外好幾里長的橘林。遊人從長壽到桃花溪，凡十幾里，都在橘林中行。當深秋的時候，霜橙乍黃，橘柚猶綠！加以楓葉荻花，點綴其間，更顯得秋光明媚，絢爛宜人。林中高高下下盡掛滿了半黃半青的橘子，遊人坐在滑竿上，儘可伸手去採，味道眞是異常新鮮。因爲長得太多了，你多採幾個，當地人也不以爲異。

長壽附近更有瀑布二處：一是桃花溪，瀑布深藏山谷之中，兩旁雙崖對出，彷彿是一座石門。下面有發電廠，發電供給長壽全城之用。另一處是清淵硐，瀑布絕大，遠

大家庭似的。喫着大鍋飯，自己添一點私房菜，其實這私房菜也得公之同好的，喫來好不香甜。晚上我們買了一隻「大光燈」，掛在客室裏，飯後可以談談說說，過一會大家進了耳房，男女有別，夫妻們也只好分房而睡，到便宜了我們幾個年輕的人，可以隨便得多。記得有一夜，和張、景兩君玩紙牌，用算盤來計分，不賭錢的，越玩越起勁，夜深裏自己去油炒冷飯，宵夜之後，繼續玩牌一直到天光，這種傻勁，想來是很够回味的。可是第二天女眷的一邊耳房裏說夜裏有人聲，疑心是小偷，担心了一夜不曾好睡，我們勉强起身，笑而不言，到最後才告訴她們，她們簡直不很相信我們會有如此傻勁的。

每天的工作是很刻板的：起身、早飯、寫大字、散步、想喫零食、回來午飯、閒蕩、喫茶、喫零食、晚飯、談笑讀書、睡覺。後來小城裏開了一所新的茶室，當然設備也簡陋的，但在小城裏可以佔一席地的，因爲梧州避居來的人比較多一點，同時本土人也好奇地試嘗一下新鮮，生意也還不差，還有二個女招待，因此好閒之輩不免來喫喫「食色」，而我們這些外江客是更其容易受人注目的，做了幾次座上客，也祇有安份守己一點。

這樣安閒的生活過了半個月，廣州依然是廣州，敵機的轟炸不會損害她，服務機關裏來信要調我還廣州，到一個離廣州不遠的一個叫做市頭小鎭上替糖廠裏做工作。有一天我一個子獨自先離開藤縣，妻子們留在那邊，和妻結婚二年還不曾分離過，她送我上船，汽笛叫的時候，她哭了，我說她是小孩子，安慰她，船離岸了，妻的揮手的影子也遠了，淡了。我還記得在西江渡中寫了一首歪詩中的一句「送我喜有紅娘淚。」記載自己的那事。

這小城分別之後，十多年來不曾重臨過，只有一次到柳州去的船曾在此停泊，時間上也不允許我上岸。而妻子跟了我十年流浪，還到上海之後，去年因病亡故，我想不再到這小城去也是好的，其實怕很少機會去的了，眞像妻子去了之後，她不再會還來，這小城在我回憶裏；但是回憶是惆悵的，我怕翻廣東廣西兩省的地圖，這地圖上許多線點有過我和妻子的足跡，而這小城尤其悽愴似的。

在半里之外，就可以聽見他的聲音。瀑布寬五六十尺，高四五十尺，勢如萬馬奔騰，排山倒海而下。遊人站在瀑布前面，只覺得濛濛水氣，迎面飛來，宛如細雨。記得同遊某君有詩云：「清淵深不測，上有湍飛泉，漠漠眞成霧，濛濛不辨煙。……」我平生所見瀑布，實以此爲最大。

記得離開長壽的時候，是一個深秋的早晨，因爲趕輪船關係，天未亮便起來了。匆匆早餐後，即乘滑竿出發，古城道路，高下不平，兩傍人家，門戶緊閉！間有一二人家，早起煮飯，燈光黯淡，顯示寂寞的意味。古城清曉，別有一種令人流連的情調。到得江邊，天色漸明，輪船開時，日光始出。回首長壽，炊煙漸起，那寂寞的山城，漸遠，漸杳，終於消失在霧氣沉沉之中。現在離開長壽已經很久很久了，可是這小城的印象，深深留在我記憶中，使我永久不能忘記。

金秀小誌

向培良

金秀，你在地圖上會找不到這個名字，可是在歷史上却非常喧赫，雖然名稱不同。明代韓雍征大藤峽，後來改名爲斷藤峽。稍後王守仁也在這一帶作過戰。這是明代中葉用兵西南的兩件大事。太平天國起兵，以這一區的西南角爲根據，又從中間出來，偷襲烏蘭泰。金田，鵬化，大鵬，都是金秀的邊區。這裏政區的地界，南北三百多里，東西二百多里，拔海五千尺，連山六百里，完全是重疊的山嶺，找不到一兩里平地。民國三十一年始成立設治局，是廣西最大的傜區。

三十三年十一月，我避兵自蒙山入金秀，同行有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師生及眷屬二十多人，次年三月纔出山，當時設治局長歐陽革亭先生，是無錫國專的校友。這四個多月，是平生最艱苦也最多風趣的一個時期。

十一月初，日寇自湖南龍虎關侵桂，連陷平樂，荔浦，修仁。蒙山已經處在南北夾攻的形勢，且夕可以發生危險。國專同人，決定冒險西行。在隆冬微雨中向不可知的程途前進。兩日到中良，我傷足不能行，在中良的一個學生凌超榮君家裏住了一個月。十二月初，桂樂師管區的一個營長黃麗堂叛變，引荔浦敵人南下，我纔又從中良深入傜山。從中良到金秀設治局約九十里，我和妻和兩個孩子，一共走了五天！

這一路的艱苦眞無從細說，我用一條兩廣通行的揹帶負着三歲的女兒，撐着柱杖，在無邊無際的山裏走着，常是一整天遇不到人，偪窄的山路，剛剛可以容足；望上看不見山頂，望下看不見山脚，時時要手足並用。那本來不能算路，不過傜人走過的足跡而已。山中早寒，濃霧在枝葉間凝成冰，常有一小塊落到我頸脖子裏，但我並不覺得冷。

但金秀却出乎意料地可愛，「傜子」是想像不到地聰慧可親的人民，在那裏面的一段時日除窮以外無不令人追懷，我覺得這一個傜山實在是廣西極重要而值得開發的地方，惟一的缺點是交通不便，然而並非不可克服的，金秀地處柳江，西江，撫河（灕江）三條水之間，恰成一盲腸地帶，所以不爲人注意，可是恰恰處在廣西四大城市——桂柳邕梧——的中心點，爲橫斷東西的捷徑。從荔蒙公路的新墟修一條路到象縣的桐木，不過兩百多一點路，而且山勢之險並不比西南幾條幹線更甚。事實上在廣西淪陷時期，這裏成了一條溝通柳州梧州的商道，雖然道路是那麼沒有開發。

廣西雖然稱爲風景奇麗的省分，而且重要的地方我大體到過，但風景沒有一處可以彷彿金秀的。從金秀（這裏指我所住的地方，設治局所在，約當全區的中心，爲金秀，白沙，六拉，還有一個名字忘了，四村所合成，人口約三千，全區人口約三萬。）向東，千山萬壑，幾乎使南嶽的雄壯爲之失色。從金秀往西，二三十里間，是我生平所見最富於變化的風景。壯美和優美兼有，我祇能用八個字形容：「步步峨延，處處回頭。」金秀西南，是有名的聖塘峯，至今還沒有人能攀登過。

裏面到處都是原始森林，盛產

木料藥材。香菰和薏苡也是大宗出品。米產量極少，品質却是無上上品，稱爲香木，我所吃過的米中第一。還有一宗極名貴的東西，傜人稱爲香草，就是零陵香，古書上所稱的蘭或茼，牧畜似乎也大有希望，山中處處有水，祇是不會匯成較大的溪澗。蠶豆和茶子不大結實，或者是缺乏某種蜂，但野桃很多，古梅大的有三四尺直徑，開起來一株就成爲一處香雪海，可見那裏面也不是不宜於菓樹。

傜人大別分爲長毛傜和板傜，又各有若干小分別。如今男子都巳改成漢裝，祇女子大體保持各部份的特殊裝束。那些五光十色的奇裝異服，以冠的式樣最多最美，大片閃耀白銀飾在陽光裏的景像極爲可觀，耳環極大，手鐲極多，衣裳則大體是古式，圓領，繡着兩寸多的花邊，這些服飾都是各部落有特殊規定的，他們男女老幼，都能說流利的廣東白話和桂林官話，以及數種土話，有能操十幾種方言的，人種的天稟可見得很聰慧，但閉塞的交通使他們智識低下。

和傜人來往，必須明瞭他們的性情。那是和平馴順的民族，又保持着慷爽忠直和好客的古風，但因爲受壓迫太久，對外人存着戒心，最初顯得格格不入。等到把這初相識的難關過了以後，立刻會和你成爲好朋友，傜區的治安最好；雖然不到路不拾遺，却確然可以夜不閉戶；無猛獸，無路刼，儘可以夜半在深山裏個人獨行，傜人的體質並不很健，太概因爲營養和過多的瘧疾的關係，他們的缺點是不大勤奮，但可度日，便不再做；這也是環境所致。

我在山裏住了幾個月，並沒有發現任何一般記載裏所譸稱的奇風異俗，如跳月等類。一切生活，禮俗，信仰都和外間一樣。惟一的特點是婚姻男女間絕對平等；男子可以娶或嫁，女子也可以嫁或娶，以前傜女絕不肯嫁漢人，近年來也漸漸有了。種族間的界限和不同的文化加速度地消滅着。

但如不略敍無錫國專在山中的生活，就不免太疏忽了。那時共有學生十二人（內女生一人），先生五人，職員一人。經費既經竭蹶，就派了一部份學生出去服務，當小學敎員（全區共有中心小學三所，國民小學若干。）另一部份則從蒙山到象縣，奔走幾百里山路。販運火柴毛巾之類。這樣維持學校，養活着先生們，星期六下午，大家都回來了。星期日和次日上午授課。其餘的日子，則先生和沒有出去的學生一道斫柴。內中有一位六十八歲的老先生俞瑞徵，大家尋梅，採集不知名的各種朱實，談詩文，忘記了是在荒野的深山裏面，而四方都是無盡的戰亂。

那是我永不能忘懷的一段生活。金秀的山林人物都可愛，除窮以外，沒有其他困難。但窮並不是世界上最壞的事。

哈多堡

范泉

在內蒙古，在張家口的北面，在黃沙萬里的遼闊的曠野裏，一個叫做哈多堡的，是我生平游覽中所看見的一個最小的城市了。

這小城，就好比一張白紙上掉下來的一滴墨水，你在地圖上找不到它的足跡，你在地理敎科書裏看不到它的名字，然而它是一個城市，它是一個城市。

在哈多堡的四周，圍繞着大約有兩公尺高的城牆，城牆是用沙岩和泥塊壘砌而成的，簡陋得使你相信這或者是一個養豬的豬欄。城牆的東西兩側各有一個城門，城門是用枯樹的軀幹支撐起來的，上面堆着一些燒硬的泥塊和水織的乾草。要是你從東城門解下了褲帶，一邊走一邊拉着尿，那一場尿的距離，恰正是這個哈多堡城的直徑的距離。如果你帶了三五個朋友，大家騎了駱駝，在這個哈多堡裏閒散地緩步而行，那麼當第一隻駱駝的鼻子碰到了東門口的時候，那第五隻駱駝的尾巴一定是在西門梢了。

哈多堡，這多麼渺小的城市啊！

然而哈多堡裏却居住了足足有一百多個人，和五百多條牲畜。誰聽到了這個數字，也許都會奇怪得大吃一驚，因爲這裏沒有洋房，人又不能像泥塊一樣的堆起來，這樣狹窄的圈子

，怎麼住得下這麼多的人畜呢？但是且慢，我要告訴你的，是這哈多堡裏的人都是以畜牧爲業的，他們的父親和叔叔們在白天帶領了一羣羊和馬，在沙漠的山坳裏出沒，到了晚上，他們的兒子和姪女們便出來接替他們的爸爸和叔叔，所以你到哈多堡裏去，你在街道上簡直聽不到說話談笑的人聲，每一個蒙古包都是關閉得緊緊的，你也許又是大吃了一驚，然而你要知道：哈多堡裏的人都是在睡覺啊！

哈多堡，這是永遠在睡覺裏生活過來的城市！

我跟隨着一個從張家口回到庫倫去的喇嘛，才到哈多堡的時候，剛巧是在下午四點鐘的光景。我從喇嘛的口裏聽到了許多哈多堡的故事。「哈多堡，」那個喇嘛說，「是德王（一個後來給日本人收買了的傀儡）的一個侍從的故鄉。他很有錢，這個城市是他獨個人集資建造起來的。他原先在這個城市裏居住，還有不少的衛兵來衛護他，可是後來他到百靈廟去了，便把這個城市賣給了一羣畜牧的游民。這個城市的價值，是五十四匹蒙古種的馬。這羣畜牧的游民在獲得了這個有着五口水井的立足點以後，他們便永久地居住下來了。這是一個睡眠的城市，非到晚上六七點鐘的時候，你看不到一縷炊煙，更聽不到一聲談話。他們的生活是在沙漠的曠野裏，城市只不過是他們休息的睡榻。」

「眞奇怪，想不到在沙漠裏還有這長夜的城啊！」

我獨自咕嚕着。

我用好奇的眼，騎着駱駝，巡行了哈多堡的城市。在整個城市裏，最大的蒙古包有三個，其餘的四五個都是一些破舊的中小型的蒙古包。駱駝的糞堆在城脚的邊緣，這是他們唯一的燃料。這時候，我們走到井邊去吊了幾桶水，裝在駱駝的背囊裏，然後我們坐下來，談着一些關於哈多堡的事情。

天色慢慢地黑了，哈多堡的蒙古包裏鑽出了一個個的人頭，人們從睡眠裏醒回來了，有的去搬駱駝的糞，有的去細束自己的行裝，縛在那幾條疲憊的馬背上。炊煙裊裊地升起，不一會，人們就圍坐在蒙古包前的空地上，吃着一些簡單的東西。帶領我們的喇嘛就到一個灰色的蒙古包裏去招呼一個認識的熟客，他們用蒙古話咕嚕了一會，然後一同出來把我們接進去坐。

這一夜，我們就睡在那個蒙古包裏。只有那喇嘛，他是慣於沙漠的生活的，他獨個人睡在幾隻駱駝的中間，他用一條氈毯蒙在自己的身上，脚上和頭上。他說：「睡在沙漠的曠野裏，要比睡在蒙古包裏舒服得多呀。」

第二天，我們被一羣野馬的呼嘯聲驚醒了。我從氈毯裏鑽出頭來，舉眼一望，太陽已經高懸在天邊，蒙古包裏的人都已經餐食完畢，帶了自己的日用品，走向馬羣和羊羣，去接替他們的看羊和看馬的人了。

我從蒙古包裏出來，走到坐在井沿上的喇嘛那里去。我和喇嘛點了點頭，他從駱駝的背囊裏遞給我一袋乾糧。我無心去咀嚼。我貪婪地察看着那些誠厚可愛的蒙古人。他們穿的是長大的不配身的衣服，他們的髮辮很長，尤其是女人，竟梳了大約有五六條的髮辮，有些髮辮也有拖掛在胸前的。那些在晚上工作回來的人，都穿了厚厚的衣服，束了寬闊的帶子，脚上登着厚底的方頭棉鞋。而那些早上去接替的人們，都穿着單薄的夏季布衣，有的還赤着脚。這眞是一個晝夏夜冬的大陸的城市啊。

哈多堡在經過了一度騷擾和忙碌以後，人們分成兩批，一批帶領了馬羣和羊羣，朝向蒙古沙漠的曠野裏疾馳而去，一批回到蒙古包裏，在吃食了一些簡單的東西以後開始白晝的睡眠了。

我們就在這時候離開了哈多堡，把一隻口琴和一包茶葉送給了我們住宿的那個蒙古包的主人。那誠厚樸質的主人拉開了嘴，不住地呵笑，拱着手，連連地彎着腰，說了一連串聽不懂的蒙古話，用感激的目光歡送着我們跨上了跪在地上的駱駝。

當哈多堡像一張白紙上的一點墨漬留在我們背後的時候，我還留戀不捨地回過頭來，不住地用我依依的眼，眺望這長夜的城，這躺在黃沙萬里的曠野裏的城堡，這在我記憶裏永永不能忘懷的小城市。

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東南西北·半個鐘頭

貴陽抵不上上海的一隻脚

古中鈺

內地有許多縣份，根本沒有「城」，說它小，它的四週盡是廣大的田地山野，面龐大得令人吃驚。但是它的「市」却往往祇有一條長不滿兩百米達的泥土街道，以一所沒有和尙的廟宇爲政治中心，算作縣政府的所在地，而拱立於這個衙門兩旁的較好建築——像樣點的瓦房之類，便分佔經濟與文化的要津。這類的「城市」，祇要旅行過西南一帶的人，大概都有很深刻的印象：由長沙向西直達貴陽的公路上，除去一二像樣的大縣，旁的統統是這樣的古怪「城市」。

筆者所要記述的「小城」，是在長長的公路上通過了若干「廟街」之後，終於抵達的貴州省會——貴陽。它似乎不應該被稱爲「小城」，但以筆者所經歷過的國內城市而論，「廟街」式的縣份不算，貴陽確是頂小的城市。它除去名符其實的有個「城」，並且還是西南四大都市之一，其他三個是昆明，成都，和重慶。雖然如此，但它的大小還抵不上上海的一隻脚。

筆者滯留貴陽約有半年多，時在民國二十七年。論起關於這個城市的整個印象，可以用下面十六個字概括：「混混沌沌，又傴又僂，東西南北，半個鐘頭」。貴陽天氣不冷不熱，整日陰沉沉的難得見到一線陽光，使人不大好受。路是高低凹凸，應有盡有，此所以被稱爲山城的緣故，倒不在於郊外盡是峯巒起伏。步行起來，不滿二十分鐘，經過市中心區大十字，銅像台，便穿過了城，對於歡喜散步的人，未免掃興。

好像上海以四大公司附近爲商業心臟區域一樣，小得祇抵得上海一隻脚的貴陽，也有它的經濟生活的重點，那便是後來在日機濫炸下遭了殃的大十字。這一帶路面比較寬暢，不在蘇州的觀前街之下，但沙泥石子相混的道路走來却倍感吃力，一下雨簡直糟透，泥濘濕滑，寸步難行。開設在大十字一帶的店舖倒是無所不備，商品的風尙是以漢口爲圭臬，這也像上海以紐約爲模倣對象一樣。除去吃食館子，旁的行業頗少獨創性，主要原因是當地還停留在手工業階段，現代生活的必需品不能自製，小如牙膏肥皂等，也都是上海出品，漢口運來。在民國二十七年頃，該地洋貨充斥，即連十分貴重的「呂弗斯」油畫筆也能買到，價錢也不很貴，這大概因爲香港和安南都還沒有淪入敵手的緣故。論到吃食館子，兩廣酒家特別多，這也和其他各地相同，廣幫佔有很大的勢力。至於代表當地作風的「少子麵」，在一個吃慣北方大滷麵的筆者看來，祇好算是喂喂娃兒的點心，十碗也吃得下。

一到夜晚，大十字的各式店舖都燃起耀目暈臘的汽油燈，含糊的欣賞之下，別饒情趣。街沿上常常站滿許多鄉下女人，老少齊備，但她們並非上海先施公司左近的「野雞」，乃是等候僱主召喚的幫傭。貴陽沒有傭工介紹所「

華陰縣城

蕭梅性

我此次應旅行雜誌社之請，想寫一篇「小城記」，不但要寫一個最小的縣城，並且要寫一篇最小的遊記。

自火車穿過華陰縣境以來，作華山遊記者日多，作華陰縣城遊記者，尙無一人。有之，自此篇始。

華陰縣城的地位，並非荒涼之區，有赫赫的華嶽，滾滾的渭河，縈繞左右。鐵路與公路經過其間，當然是一個繁榮的城市。但牠只有兩個城門，通着一條大路，當我由東門進城，好像走到一個僻靜的地方，無任何氣象，也無嘈雜市聲。靜悄悄的走到縣署，亦是門前冷落，舉目一望，住戶寥寥，我的遊覽，於是告終。後來遇見華陰警察所長，我問縣城內的門牌號數有多少：他很容易的答道：「七十六」。

這個七十六戶的華陰城，以我之經歷者而論，自然算是最小，若與孔子所稱道的十室之邑相比，還驚爲若是其大乎！

類的組織，「下江人」要用娘姨，須得自己到大十字去物色，當面議妥價錢，她便跟你到府上，開始工作。但她們脾氣也固執非常，第一，不倒便桶，第二，每日另付「大角子」（即大銅板）數枚，購買紅辣椒粉佐餐，第三，你自己得當心，她們對於偸取主人物件是不承認犯罪的。

據說省政府是厲行禁娼的，如果筆者眼睛沒看錯的話，那些出現在大十字附近，蠢動於昏黃燈光下的，打扮得奇形怪狀的女人們到底是幹什麼的呢？貴州的禁娼，好像旁處的禁烟似的，眼睛半開半閉，鬼魅照常顯靈。

由大十字向西走十多分鐘，便到了銅像台，所謂銅像，不過是當地的一個軍閥的銅像，貴陽人一談起他，總要說到他和雲南另一軍閥「作戰」的光榮事蹟，在那次「內戰」中，正不知有多少貴州人做了可憐的犧牲品。筆者曾在這裏目睹過一次苗民的「跳月」，青年男女苗民興高采烈，臉色紅潤，舉動活潑，既莊且諧，這一種婚姻制度，令人覺得可笑可羨。銅像台附近有一家新生活浴室，用的是木桶盆，有雨淋蓮蓬，坐位淸潔，取價殊廉，附設的理髮室也頗整齊，洗澡沒有擦背捏脚等惡劣設備，理髮沒有吹燙麻煩手續，於人印象殊佳。

筆者當時卜居於四川會館小河對面的一處人家裏，居停雙性歐陽，供職於中央分社，曾和他談起貴陽人家的兩大妙事，他也祇好搖頭苦笑，沒法解釋，其一是廁所問題，設置在大門口，一進門便聞到異味，這和別處將廁所安頓在廚房附近適成相反。貴陽女人也不用便桶，照樣登坑，所以也沒有上海的倒老爺。另一件怪事是家家都有鴉片煙的全套設備，客來則請橫陳榻上，相對噴雲吐霧，娓娓而談。上海的黑籍同志如果到貴陽去，要找燕子窠是找不到的，有當地朋友，便不愁眼淚鼻涕拖拖拉拉了。近來全國厲行禁烟，貴陽風氣是否有所改變，値得懷疑。

筆者居處對岸便是建築宏偉的四川會館，附有網球場一所，這恐怕是貴陽最像樣的房子了。當時會館中駐有楊森的少年樂隊十數人，整日吹吹打打，殊爲起勁，給客居中的筆者解除不少岑寂。

從二十七年二月起，筆者曾在次南門外的貴陽師範任敎一學期，每日經過大十字，總到一家小食店去吃一碗銀耳，這種貴重的東西當時祇賣兩毛錢一客，想起來大概是四川出產，旁處物以稀爲貴，這裏却抬不起身價。

「小城」貴陽是談不到市內交通的，黃包車並非理想的代步工具，車夫的氣燄咄咄逼人，大多是老槍之流，你叫他跑快些，他準會停下來，請你自家試試。市內一度曾行駛過公共汽車，但是全程不滿十分鐘，而且祇限於由城門經過大十字止於銅像台一段路，路又崎嶇難行，步行也不過一刻鐘，故而有等於沒有，好像不久便停辦了。

在街上常常看見駝着煤柴一類東西的「馬」，軀體瘦瘠，儀表可笑，令人想起唐吉訶德的坐騎。但這種「馬」大小雖和驢子差不多，却十分有能耐，背上駝着三四個壯漢搬不動的重物，爬山過嶺，迅捷異常，這可算是貴州省境特殊的運輸器具，城裏城外，到處可見。趕「馬」的人有的是漢人，有的苗民。熟苗精通漢語，生活起居與漢人無異，通婚的事平常得很，也不受任何歧視。但僻居山野的生苗仍然保持着獨特的生活方式，常有襲擊公路汽車的慘案發生，說起來令旅客汗毛凜凜，視盤山公路爲畏途。

貴陽雖也有一兩個戲院，但筆者從未觀光過，內容如何無從探悉。城內彈丸之地，既無適當娛樂處所，也不配合蕩馬路的條件。經常可以頑頑的地方，祇有城外的黔靈山和一個「慈母園」，前者値得一遊，後者可供夜晚月下散步時小憩。卜居貴陽半年多，對於這個名爲都市實係小城的印象，僅止於此。

台灣攬勝

本社特派攝影記者遄程前往台灣攝取各地風物舉凡名勝古跡市政建設人物風尚以及奇花異草無不網羅讀者得此一編宛如游覽台灣一週書已付印不日出版

定·海·零·拾

胡山源

在我所經歷過的城市中，定海的確可以算得小了。

我和我妻是於今年秋天前去遊覽的。在「舟山」輪船上，同輪的人問我往定海去有什麼事，我說沒有事，不過去玩玩，他們便都顯着奇怪，說，定海小得很，那有什麼好玩的。我說，一個沒有到過的地方，總是好玩的。

早上在衙（這個怪字！）頭上岸後，我們不叫車子，隨便走着。兩個小叫化，緊跟不捨，說出了許多天眞可笑的求乞話。他們看看我沒有希望，便轉而釘牢我妻，說：「師娘，是介勒，……」反覆之不已，口氣極為親熱。但我雖然同情他們，却不贊成他們的惡習慣，以求乞為生，始終不主張給一個錢，他們跟過了一個亭子，才打道回「衙」。

路旁有一座山，並不高，我們跨着石級走上去，希望可以看看全城的大概。不料上面破廟外有兵守衛，不能多留，只好索然下來。據說，上面的廟是給飛機炸掉的。

進南門時，覺得城墻並不高，兩旁的店舖，零零落落地，少得很，我妻是來過的，說，所有的店舖，大都如此。我總不相信，因為我在江浙三角洲的若干大鎭上走過時，也時常可以發見許多大商店，難道一個縣治，會如此推扳。

走了一會，稍為轉轉灣，看見前面有高大的柵墻，（柵門和風火墻），我就說，那不是很像樣，杭州的大街上，就是這個派頭。我妻笑笑。等到走近一看，原來柵墻之下，還是小商店，跟那高大的柵墻很不調和。

我們還沒有吃東西，趕緊找一爿館子。時間正在早市，街上人還算多。我們在擠軋中，留心着可以吃東西的地方，可是，熱鬧的地方轉眼間就走完了，却還沒有發見可以進去坐坐的所在。我們並不希望什麼富麗堂皇的大館子，只要稍為清爽些的，也就可以滿意了。然而沒有。

只得再回過頭來找，因為愈走愈沒有市面，如果不在方才走過的比較熱鬧的地方果腹，那就要陷入困難了。仍舊退回來，只好進入了方才已看見的一個館子。這館子朝西，一開間的門面，底下是灶和櫃，亂堆着雜物和熟菜。看看實在沒有坐的地方，憑他們的招待，上了樓。樓梯軟東東，使人提心吊胆地，一些也不敢用力。樓上一隔兩，北面的一間，似乎還是臥室，南面的一間，就只放了一張小桌，臨時了二「根」（定海話）櫈子來，方才有坐。窗口低極，要探出頭去，一定會礦痛。窗上也有玻璃，但恐怕從來沒有和揩布接觸過。

樓下的灶在燒着，烟不斷地熏上來，我說，「我們做了功臣了。」我妻不懂。我說，「我們不是處在「凌烟閣」上麼？」我妻笑過後也說，「功臣做不成，却做了巢幕的燕子。」

叫了四隻白蟹，二碗「膾殘」麵。幸而我本來知道「膾殘」這個名稱，要是單憑他們的口音，便將永遠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但各種東西，吃得我胃口全無！我是素來不講究口腹的，但我也不能不說這東西實在烹調得太乏味了，連我這些「飢者」也不能「易為食」起來。

下樓算帳，多給了幾百元小帳，店家很喜歡，那種親切之感，倒叫我錯怪了他們地方的髒，食物的劣了。

我們打算上午在城裏玩玩，吃了中飯再往北門外鄉下親戚家去。但我們一些也不認識什麼地方可玩，就請店家代叫一個嚮導。店家去叫了一個人來，標準的轎夫脚夫之流。我們說明只有幾小時的躭擱，請他陪着玩玩，要幾個錢。他起先很客氣，滿口說不必計較。我們怕麻煩，一定要預先說好，他才說「算六千塊錢。」這眞有些獅子大開口了，我們只好不用他。他若無其事地將櫃上燒好的熟蝦，用手指拈起來吃了幾隻。我們覺得眞對不起我們的店主東。出了店門，我們只好信步所之。

熱鬧的市街走完時，走到了一座橋，橋下的水很清。橋上有一女孩，大約七八歲光景，穿着破舊的衣服，呆呆地立在那裏觀看往來行人。面目倒還清秀。奇怪，她竟滿唇塗了口紅，不見得是什麼來路貨吧？然而其嫣然的顏色

，倒像道地的美國貨所造成的。

這樣的城市裏，在這樣的女孩嘴唇上，竟塗有口紅，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景象或意義呢？我說不出，我妻也說不出。

順着大街，忽然轉到了一個新成立的小菜場。菜場旁有廟門，我們大喜，因爲任何一個廟，總是可以流連一下的。我們走了進去。

這是城隍廟。裏面房子並不多，也很低矮，可是借居的機關却很多，差不多每一個門上都有機關辦公室的名稱。城隍廟能作此用，好極。

引起了我們遊廟之興，便問問旁人，還有什麼廟可去。有人指出我們到東嶽廟去。所走的是一條極其狹窄的小街，兩旁很多糞坑，地上也很多糞堆。有一個糞坑正在點糞，其情形可想可知！

這個廟果然大些，我們在大殿上坐下歇歇脚，同時看和尚念經。洋裝的善男，摩登燙髮的信女，前來磕頭燒香的，倒也不乏其人。

出廟後，看看時間還早，還想到什麼地方去玩玩。可是問問人，人們總說，沒有什麼地方可玩，我們沒有辦法，只好放棄在城裏吃中飯的打算，漸漸向北門走去。

一出北門，才豁然開朗，使我說一聲：「總算不虛此行！」（其詳當爲文另紀之）在北門外鄉間住了五天，其間三天是鬧肚子，睡在床上沒有起來。回來時，爲了等開船，就又在城裏住了一夜。

這夜住的是旅館，小就是了，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這夜却在一個紳士的家裏吃了一頓豐盛的酒席。這是他們的廚子自己燒的。可惜我的肚子還未復原，沒有好好地享受。

這家的位置可以說正在住宅區裏，因爲到他家之前，就左轉右繞地走過許多高大的房屋。從此也可見，定海城內也不見得何等貧。

據說，定海有錢的人要玩，可以到上海去玩，要買好東西，也可以到上海去買，所以本城沒有什麼市面。而本縣全境，實在是瘠的，四鄉農民一毫沒有購買力，所以市面是那樣地不像樣。

在開船之前，有些餘暇，我們又去參觀了「定海日報」。我個人格外去瞎走，到了「水產學校」的原址。我相信牠們都有很好的前途，只要好好地幹起來。

全城兵很多，將來當然還要多，因爲牠已闢爲軍港了。那末，將來，定海一定可以脫去牠的「小」而變爲「大」吧！

憶◇晴◇隆

一個山嶺上的小城

耿修業

抗戰期中，凡是在昆明貴陽間來往過的旅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對晴隆（老名字叫安南）留有甚深的印象。這是貴州的一個縣城，是昆筑道上唯一的小城。筆者曾在那裏工作過三載，不知送往迎來過多少舊雨新知，達官貴人！事後常有很多朋友寫信來告訴我，他們頗留戀晴隆的恬靜與安適，使他們在枯燥困倦的旅程中有一夜甜蜜與酣暢的睡眠。

住在晴隆太久的人，大多是忽略了牠的可愛之點。但是，對於那些僕僕滇黔國道上的過客，却頗饒溫暖的感覺與懷憶。這個原因是由於晴隆是昆明貴陽間一個宿站。宿站在長途旅行者的眼中，眞像似沙漠裏的綠洲，大海中的燈塔。試想當一個人在汽車上顛簸了一個整天，到夕陽西下，天將黃昏之時，饑困交加，不僅是生理上需要飲食，需要休息，就是精神上，也急需覓得宿頭，以冀獲得心靈上的慰藉與情感上的寄托。尤其是在貴州，高山峻嶺，道路崎嶇，往往數十里內，不見人烟，荒涼與寂寞，起人無限的愁思。盼望趕到宿地的心情，就如火般的焦急。「好了，快到晴隆了！」當汽車從盤江橋或江西坡起，開始爬山，爬到山巔，看見稠密的燈火時，全車的旅客，會不約而同的發出如此輕鬆快慰的歡呼。

晴隆尚不僅是一個普通歇宿的旅站，在這裏可以吃到特別可口的飯菜，住到非常舒適的旅館，看到相當時髦的建築與店舖。我此地所用的「特別」「非常」「相當」這如許形容副辭，實在是就旅行人目中的比較看法。因爲在昆筑道上，自離開昆明曲靖或貴陽以後，沿途

的見與聞，吃與住，都是雲南貴州的本地風光，吃固然是乏味，住也只是將就的睡一夜而已。晴隆是很多人都事先知道的一個貧瘠而荒涼的小城，大家對牠均未預存過高的希望。但是，這裏竟有幾家下江的飯館，一所中國旅行社主辦的招待所。當一個疲乏的旅客，在吃罷了飯，躺在那整潔溫柔的臥舖上時，他有一種出人意外和非始料所及的快感。如果是在夏天，晴隆正是一個避暑的良好所在，雖是陰曆的六月，夜間仍需蓋上一襲棉被。如果是時値嚴冬，晴隆當地有的是廉價木炭，每個旅客的房間內，照例的燒着一盆熊熊的炭火，溫暖如春。某次冬夜，我去招待所看行裝甫卸的好友王君，他第一句話就說，「晴隆原來還是這樣一個美麗的縣城。」當時，我心裏想，如果到了明天，他看到這個城的全部面目，他便要大失所望了。隔了一個月後，王君寄我一信，原來第二天他是天未曉卽乘車去筑，他說，「晴隆給他無比的溫暖，在長途旅程上刻下極深的印象。」

旅客們留戀與讚美晴隆，是因爲晴隆給予他們的印象，大大的超過了他們對於晴隆原來的想像；甚至這印象與想像絕對是相反，因而產生了頗爲奇突的美感。而我，却又因爲旅客們的超越實際的意外讚譽，對於晴隆引起另一種好感，尤其是在我離開了牠已經兩年多的今天。

我初至晴隆，是民國卅二年的三月。那時，滇黔國道上只有疎疎落落的行車，晴隆的街頭，冷清異常。城內外，除掉西南公路工程處的房屋及中國旅行社的招待所可觀以外，其餘公私的建築，均簡陋不堪。一個外省人，尤其是江浙的人民，初臨此地，眞不勝淒涼之感。其後，抗戰的形勢日益緊張，西南公路成爲戰時交通的命脈，晴隆便逐漸繁榮。卅三年的夏天，美國陸軍在晴隆設立運輸聯絡站，英國的軍事機關亦在這裏成立一個通訊處所，至於中國的軍政交通兩部在晴隆設立的單位多至五十餘個。卅四年的夏季，該是晴隆空前的繁榮時期，單是美國人卽有三四百名經常的駐留着，上萬的我國士兵在這裏醫療與訓練。原來是一個非常荒涼的小城，一變而爲一個雛形的近代化的都市。每一個店舖裏俱可以買得着美國貨，每一個機關裏的主管和職員都熱情的學習英文，美國人在這裏裝置了電燈，成天的開放着無線電收音機，八十歲的老太婆，五六歲的頑童，都會說些「頂好」、「買不買」、「很相因」的不三不四的英文。這種突然的繁榮，對於晴隆眞是一個奇蹟。倘使沒有貫穿晴隆的公路，沒有抗戰的發生，試想在那種萬山叢嶺中的小城，誰有去那裏的必要？誰又能尋出前去的途徑？當我在晴隆每有厭倦的感覺時，我常以「別時容易見時難」來自解。又每當本地人與外地人發生爭執時，我向他們排解說，這是一個難得的五方雜聚的良緣，若是戰爭勝利了，外路人復原還鄉，再要見面也不可能。這些在當時原是一種自解解人的一種無心話；如今，我們眞的離開了，我回到江蘇，說不定還有人比我離開得更遠，現在回想起當年在晴隆生活、工作、交遊的情形，我們不禁無限的留戀了，不管是當日快樂的還是逆意的遭遇，現在都成爲美麗的回憶。我想，今天的晴隆人，亦必定在追念和關懷那些曾和他們相處過的若干外地人。

就中很可以提起些在當時認爲苦惱而今天却變成可愛的回憶的事來：如一，便是晴隆的多霧，每年從十月開始到次年的二月，幾乎有五個月的時間，山城被濃霧籠罩着。霧濃的時候，能伸手不見五指，人坐屋中好像在乘飛機航空。有濃霧的這天，中午可以獲見紅日，這時沉重的霧變成較活動的雲烟，便遠處的山峯，如同大海中的島嶼，或隱或現。再片刻，雲霧沉降山腰，盪漾盤旋，好似一束束輕鬆柔軟的白綢，圍繞和聯繫着那數不盡的高山。有時，一陣陣、一片片似乎疲倦了的泛着乳白色的濁霧，輕輕的，緩緩的從人的身旁，從人的脚下流過去，又好似依偎着，把我們這一些凡人，都變成了架雲乘霧的神仙。在天氣相當寒冷的時候，那塞滿了全部空間的雲霧，便變成肉眼不能辨識的細微雨粒，一個行人走進室內，他的頭上似乎戴了一頂白色的羊毛髮帽；眉毛，鬍鬚，活像戲台上僞裝的老人。我初去的那年，非常歡喜愛這種霧景，第二年我討厭了；但是在今天却又使我幻起美麗的回憶。

其次，我應該提到晴隆的道路

呈貢頌

春苔

呈貢是我兒子的故鄉；因爲住久而且有感情之故，可以稱爲我的第二故鄉。我的大女兒在呈貢從幼稚園一直升到初中，說話與習慣，全與呈貢人一樣了。有人問我認第二故鄉爲什麼不找一個好好的，偏要選擇這麼一個小縣。我回答說：故鄉與祖國一樣，本不讓人自由選擇，有人以勢利眼光加以選擇，便是別有心腸。我在呈貢住了很久，而且對於人與地有很熱烈的愛好，所以稱爲我的第二故鄉。

呈貢是昆明東南的三等縣，大部是山陵，只有西邊滇池之濱是肥沃的冲積平原。縣城卽在這山水之間；半個城建築在這山坡上，可以望見滇池的浩淼的湖光。祇是這一點景色，尤其在晨曦與夕照的時候，又眞又幻的彩雲，足够使人神往而永遠留戀。

城內人口僅四百戶，二千餘人，每戶平均人口約五人，這是在呈貢調查實驗的結果，在學術上有很大的貢獻。抗戰開始，北平清華大學經湖南而至雲南，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呈貢離昆明僅十九公里，有公路可通以外，滇越鐵路經過縣境，爲該路的第一大站，交通便利，故清華大學的國情普查研究所卽疎散到呈貢，以呈貢縣文廟爲所址。民國二十八年春，所長陳達教授等卽在呈貢舉行人口普查，查得全縣人口七萬一千二百二十三(71,223)人。這一點人口，在沿海各省的人，尤其是慣住都市者，或者是認爲很好笑的。但這普查的學術態度，與這普查後所得的統計數字，有許多是中國的與世界的珍貴材料。又因爲這普查的經驗，民國三十一年內政部主辦之戶籍示範工作，又委託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來組織與實行，亦可說呈貢做了全國的模範。

呈貢人口71,223人中，女子 37,349人， 女多於男，也就是說女子100男子僅90.7人。 女多男少，或與抗戰有關，呈貢女子雖纏足者亦下水田工作，是值得欽佩。

國情普查研究所以外，還有雲南大學農學院及社會學系工作站，國

，在那裏走路可眞比登蜀道還要艱難。縣城是在一個山嶺上，無論向東向西，或走南走北，都要「下坡」。去過昆明的人，應該知道「廿四拐」這個險要的所在，這是一個陡峭的山坡，去縣城不及四里，那山坡的長度只有一里，但汽車要在這個陡坡上盤旋二十四灣，足有兩公里的路程，胆小的人從車上探頭俯視，眞不免捏着一把大汗。今天當我想到我曾經在那裏策馬盤旋，細數那些灣灣拐拐的數目時，不由的使我精神無限的興奮起來。

我今天懷念晴隆，特別是記掛着住在那裏的成千成萬的人民。他們的純樸，誠實與熱情，使我永生難忘。抗戰期間，以那樣一個貧寂的所在，曾供應過數十萬過境軍隊的需求。他們對於自己省吃儉用，對於抗戰則竭盡所有的人力與財力，他們沒有怨尤，他們只希望擊敗敵人，使國土重光。他們對人從不講謊話，外路人起初常因他們的直率無欺感到冷淡無情；但相處旣久，方才明白惟有以誠相與，便是他們最愛交結的友人。現在，我們復員還鄉了，對於大都會裏的勾心鬥角與欺哄詐騙等種種複雜的怪現象，使我們異樣的不舒服和不習慣，像晴隆那種地方眞可以稱做世界的桃源。記得在晴隆時，我雖和一些駐在那兒的美國軍官們說，「如果你們能够於返國前光臨上海南京等地，你們才能明了眞正的中國。」當時我的意思是說，晴隆是如此的陋簡荒凉，我們的上海南京等地却是近代化的大都市。但，他們的回答，却與我的意思相反，他們以爲上海南京等處，頂多只像紐約，華盛頓，那是他們習見的都市，唯有像晴隆這種古典式的，純樸無華的小城，方能使他們深一層的了解眞正中國人的德與性優點。在這一方面，晴隆人民本質地有極優異的表現，他們贏得了無數盟友對於他們自己；甚至於對整個國家的愛慕與稱羨。

「別時容易見時難」，是什麼時候呢？我能再去晴隆，跟相處過三年的父老昆仲，把盞話舊！最後，我虔祝那個山嶺上的小城，和小城裏的居民，平安健康！

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等學術團體均疎散至呈貢，教授們時常聚會，所以共同發起爲呈貢修纂縣志。

縣長李悅立愛好學術，愛與專家談論學術，使他學術的興趣更廣更深。他常在縣長室約集教授們聚會，所以成爲一個學術座談會。縣長太太勤儉治家，禮讓待客，且擅烹調術。每逢節逢年，深恐無家可歸的我們，動離情，起鄉思，李縣長必柬邀學術界友朋在縣政府宴會，縣府成爲我們的大家庭。

呈貢縣志就在這種集會時發起，漸漸形成的。縣志分歷史、地理、交通、人口、物產、農業、工商、政治、經濟、文化、人物、禮俗十二章，凡住在呈貢教授之合於各章節的需要者，各分任一部編輯責任，有不足者，就到昆明聘請，因此增加了好多位學術朋友。

張印堂教授擔任地理，馮景蘭教授擔任地質，去實地調查的時候，我陪伴下鄉，使我增進學識不少。他們持有氣壓測驗表，在縣政府的時候，知道是拔海1920公尺，從縣政府後門走出，由斜坡向三台山走去，就知道比縣府高出二十公尺了。袁復禮教授任礦物，他與馮教授均有一把鋼鎚，常常敲擊巖石，細察石質，從此得到許多化石，我看他打擊一塊大卵石一鎚就分成兩個水晶叢，因爲水晶是石英的一種。袁教授在西北調查地質多年。他騎在馬上，把陝甘沙漠上的經驗表現出來了，一鞭之下，馬向前直奔，我雖騎馬雖下，不得不附驥尾，但隨時把馬韁緊勒，幸免於落馬。袁教授隨手採集，得地質與礦物標本一份，預備陳列民衆教育館，并可供各學校教課的參考。

從地理上言，呈貢可分三個天然區域，有五條河經其間。最有意思的，在縣志上附四幅圖，分別表示從城區向東西南北四界的橫剖圖，把各地的里程與拔海高度記述下來。

農業普查是戴世光教授主持的，得耕地面積1,556,039 公畝，計佔全縣面積百分之27.8。耕地中分水田、旱地、菜地，果地、四種，得到各鄉中四種耕地分配的數字。更有價值的是輪栽的情形，分沿山、平原、沿湖三個區域，其春秋兩季作物的輪流更換的統計。其他關於畜牧，計有水牛、黃牛、馬、騾、綿羊、山羊、豬、雞、鴨、鵝等，求得全縣畜牧各種的數字。或者還有人聽到牛馬雞鴨的名詞爲不雅，或不感覺可親可愛，這是很錯誤的觀念。戴世光教授給我們許多親切的機會。

說到戴教授，就想到酒量，縣府中多次聚會，都以他爲冠軍，量宏氣壯，人人欽佩。但也有例外。還記得吳澤霖教授的兒子周歲的一天，吳太太馬時芳女士請戴教授代表主人。有一位良醫農志伊教授，向他進酒反攻，他謙讓溫良，甚且招架的能力也沒有了，終於代表了主人的不喝酒。而這位農醫官，醉了八九分，從三台山頂的『華氏墓廬』吳府上出來，步步下坡，大有一搖二擺之勢，我扶着他一同搖擺。海風（雲南稱湖泊均爲海）吹到面上，涼爽輕快，始知我亦酣醉了。

李縣長不會飲酒，倘若勸他飲酒，逼得緊時，他就與人賽飯，據說是吃過十八碗的，戴農二教授都無可奈何他。

我住在山坡的三台書院的小樓上，書院屬縣立中學校，我的太太在中校任教，我亦擔任高中的國文，所以受學校優待，以此唯一的小樓給我們住，房間雖小，但分三間之多，另加樓下一間作廚房，一間作我的書房與畫室。樓上可以望見滇池與西山，還可聽到兩株老柏上的鳥唱。這小樓雅是雅了，但最適合一人居住，夫妻兩人，再加一個女兒一天比一天長大，穿的衣帽鞋襪，玩的石子木棍，又有筆硯書報，尤其是剪紙塗畫的紙片，時刻攤滿一屋，再加，又在這小樓中出生一個小男孩，浴盆、尿布等等之類，又是一天比一天的擴張開來，這是不必說了。要請客只能超過兩三人，但當兒子生時，有了許多人送雞送糖送衣被的，不得不請人喝滿月酒，小樓地方不够大，可在縣黨部大禮堂借用，盤碗盅筷也都要去借，呈貢寄居的人，每有請客必分頭向各家借用具，陳通夫先生家有整套盅筷，沈從文先生家有結婚送禮的銀匙，農醫官家有法國湯匙刀叉，其他是莫老師張太太及縣長太太等處最有辦法。

我家中有梅子酒，爲友朋所稱許，梅子是縣長太太所給，製法是縣長太太所授。農醫官最欣賞梅子酒，每次來義務診病，兼送針藥，或於純友誼的來訪時，均以酒代茶，他必表示滿

意而去。這一位良醫好友，在小城裏，吃虧不少，而了解的人不多，實在可惜呵。

呈貢龍街爲滇省市集之最大者，雲南有狗街馬街等地名，均以市集的日子得名，非出售犬馬者，龍街卽每逢十二支的『辰』日有市，再拚入『戌』日，成爲每六天一次，其熱鬧與富庶，非想像所能及。

龍街上的商品有糧食蔬菜水果農具及手工藝日用品等。糧食之多能使其升斗捐作爲全縣的敎育經費：辦一個規模頗大能容三百多人的中學校，及津貼各鄉鎭的中心小學。這升斗捐是認捐，每期公開投標時，柬請本縣機關職員，社會人士，普遍參加，預備酒飯至數十桌之多，由投標得勝者付欵。這場面是最民主最公開的。酒是高粱酒，菜是『豬八碗』，凡婚喪待客大體如此，無分貴賤貧富，一律平等，此中國古法，並非受外國影響。水果以寶珠梨與黃桃最有名。除龍街市集交易以外，每日運往昆明，用馬車汽車者亦有，但大部由火車運輸。法國大西洋岸夜車至巴黎的貨運稱爲『海潮車』，運輸海魚龍蝦蠣蠔至巴黎。滇越鐵路昆明呈貢區間車稱爲『菜果車』，車中僅靠窗有坐位，中間大部留空准放蔬菜水果蘿擔，每人一擔，不另收費。早車到昆者，當天就賣，晚車回呈貢。晚車到昆者，住舊式棧店，夜間整理貨品，如蘿蔔洗泥，白菜紮成把，豆莢剝去莢殼，早車又回鄉了。這一支扁擔養活呈貢的一大半人。

我主編縣志，亦分任文藝一項的調查，龍街上手工藝品正多，而幾乎均非本縣製造，其主因當然是本縣缺乏原料，其次因龍街的繁盛使鄰縣均來貿易，本縣不感缺乏，就不能鼓勵製作的需要了。

本文限寫三千字，不能盡量發揮，如蒙旅誌讀者同情，將來當以三十萬字的縣志印成求敎。

品質精良　到處風行
大賚彩花被單
註册商標
大賚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著名出品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餘興里　電話九四七三·九號
製造廠　上海檳榔路廿七號　電話三九六二一九號

淞濱古趣



↑文廟魁星閣建築宏偉現暫設中華聾啞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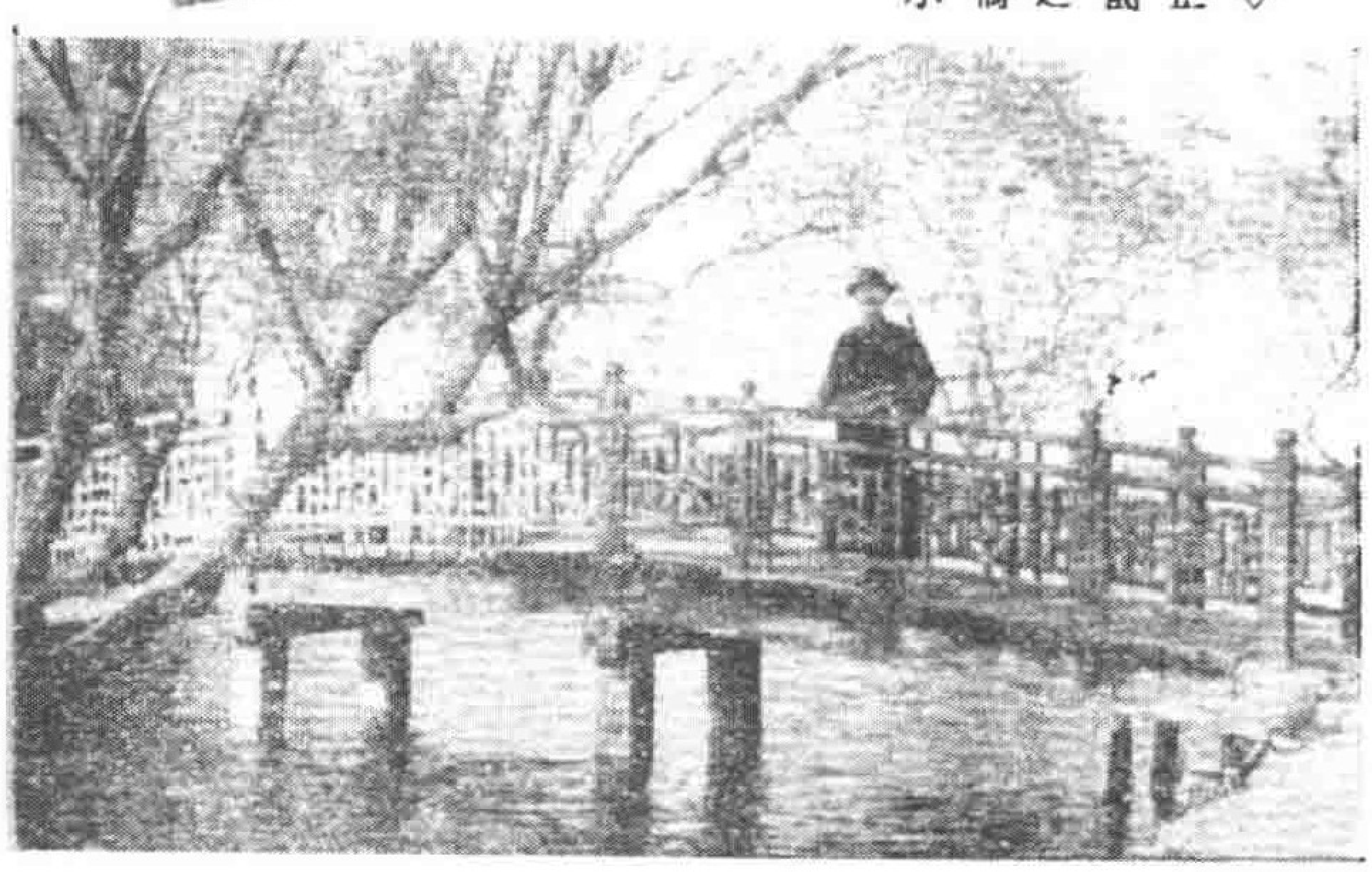
↑龍華古塔爲三國時所建登臨四顧風光無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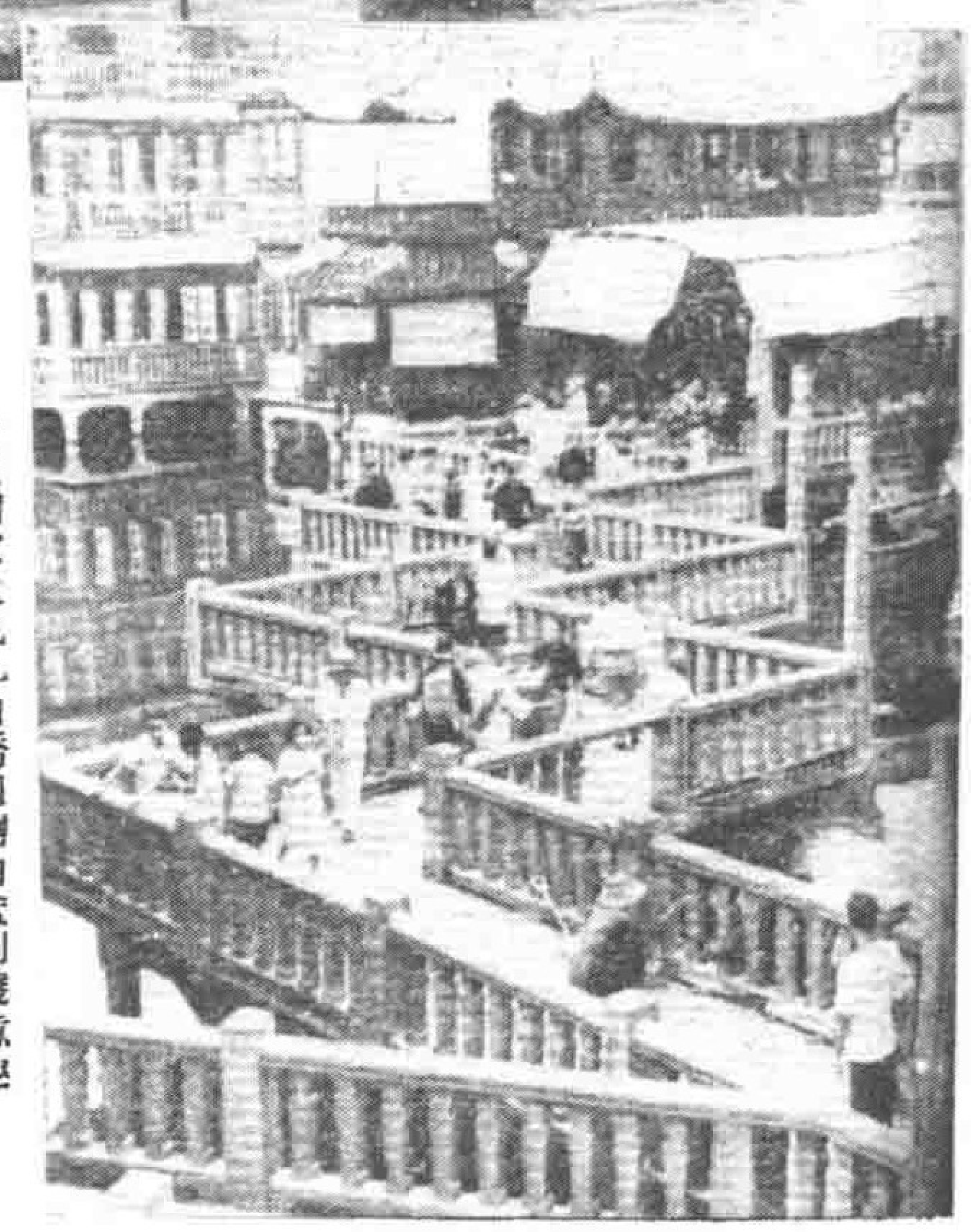
↓文廟大殿（文廟現設公園及民教館）



↑龍華古寺修葺一新堂皇富麗冠絕全滬



↓中正公園中之小橋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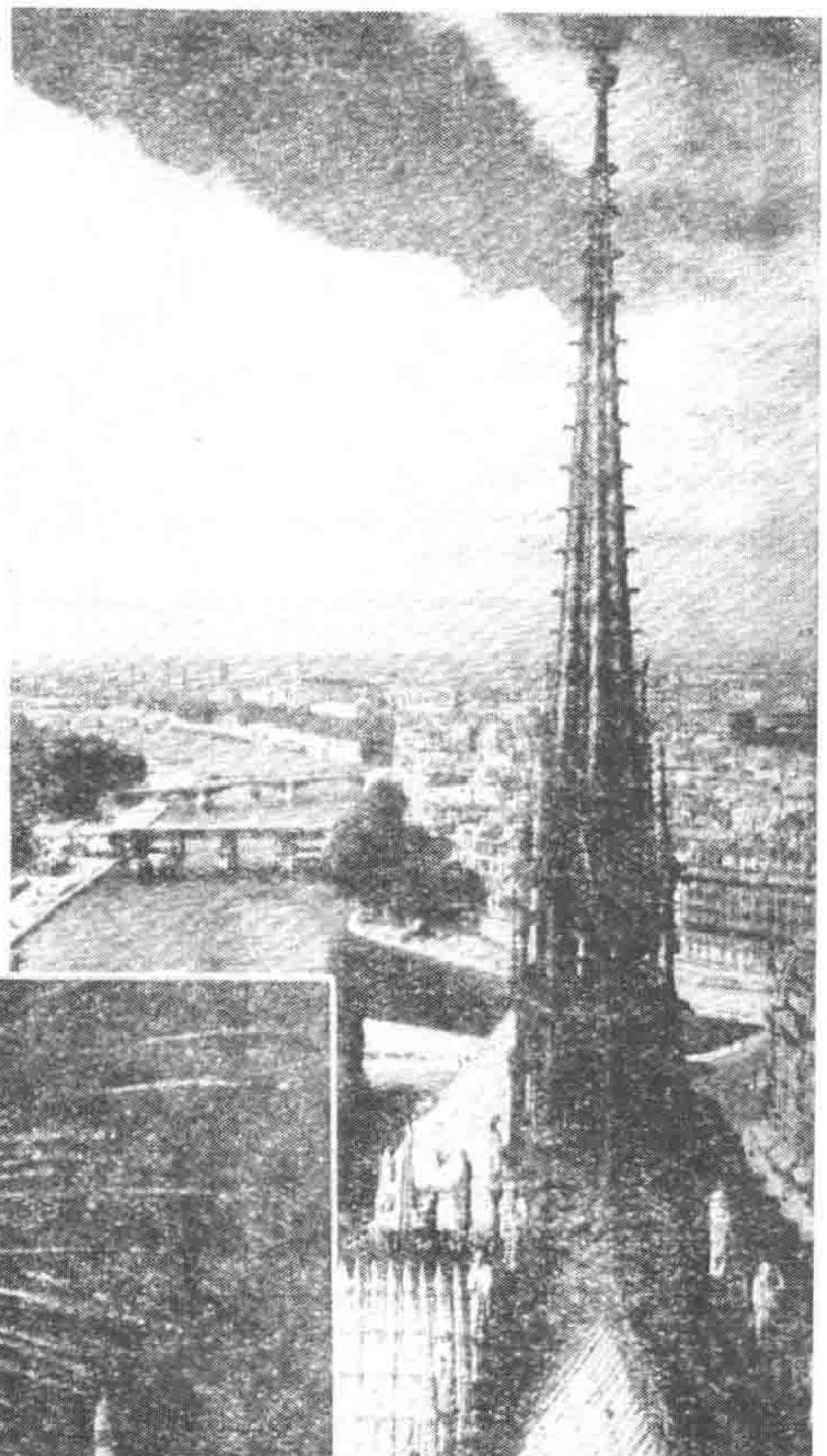
↑邑廟放生池九曲橋迴欄曲檻別饒意趣

巴黎披着件豪華的外衣



⇧七月十四是巴士提爾紀念日，焰火照耀着Sacré Coeur的白頂。

⇧Champs Elysées路的盡頭，便是有名的凱旋門。寬闊的人行道上行人如織。咖啡館的大白傘下也坐滿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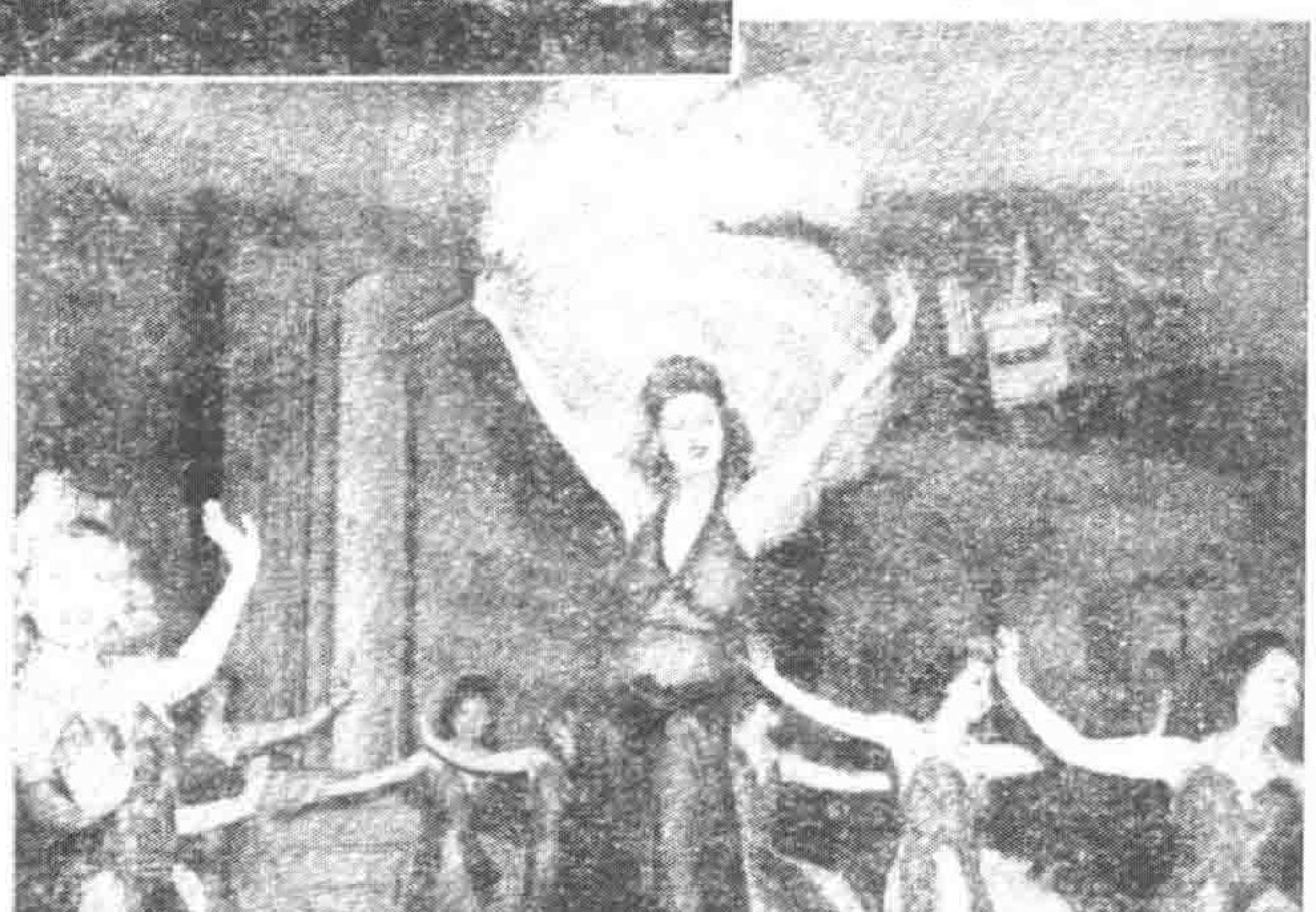
巴黎沿賽茵河兩岸擴張開去。高聳雲霄的是聖母院尖塔，高三一五呎。遙眺遠處，是巴黎工業區。



⇩音樂、香檳、美女、巴黎又同復了昔日繁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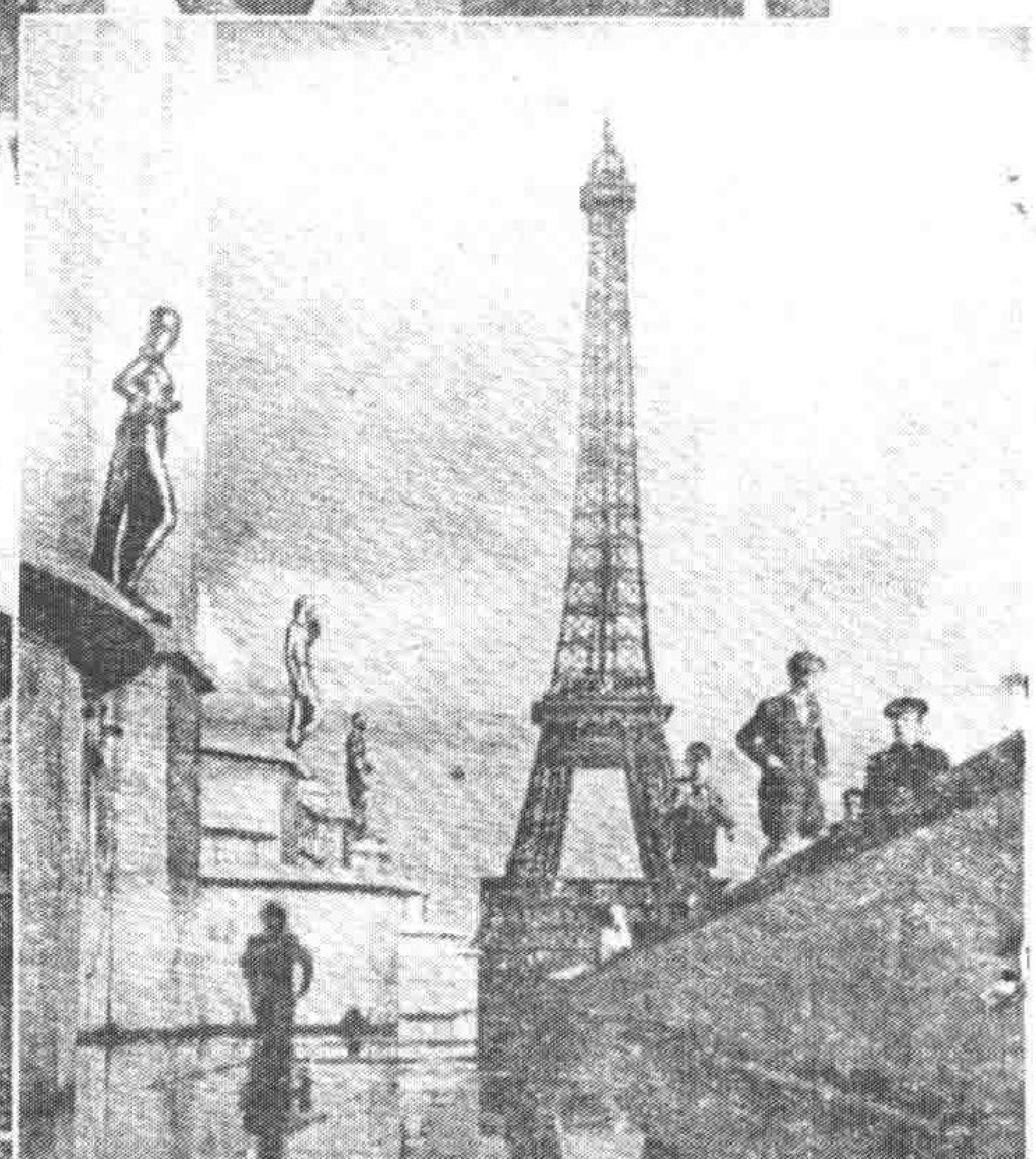
假若沒有公園與花園，巴黎將不成其為巴黎了。佳⇦定公園裏的熊啊兎啊山羊啊是孩子們的恩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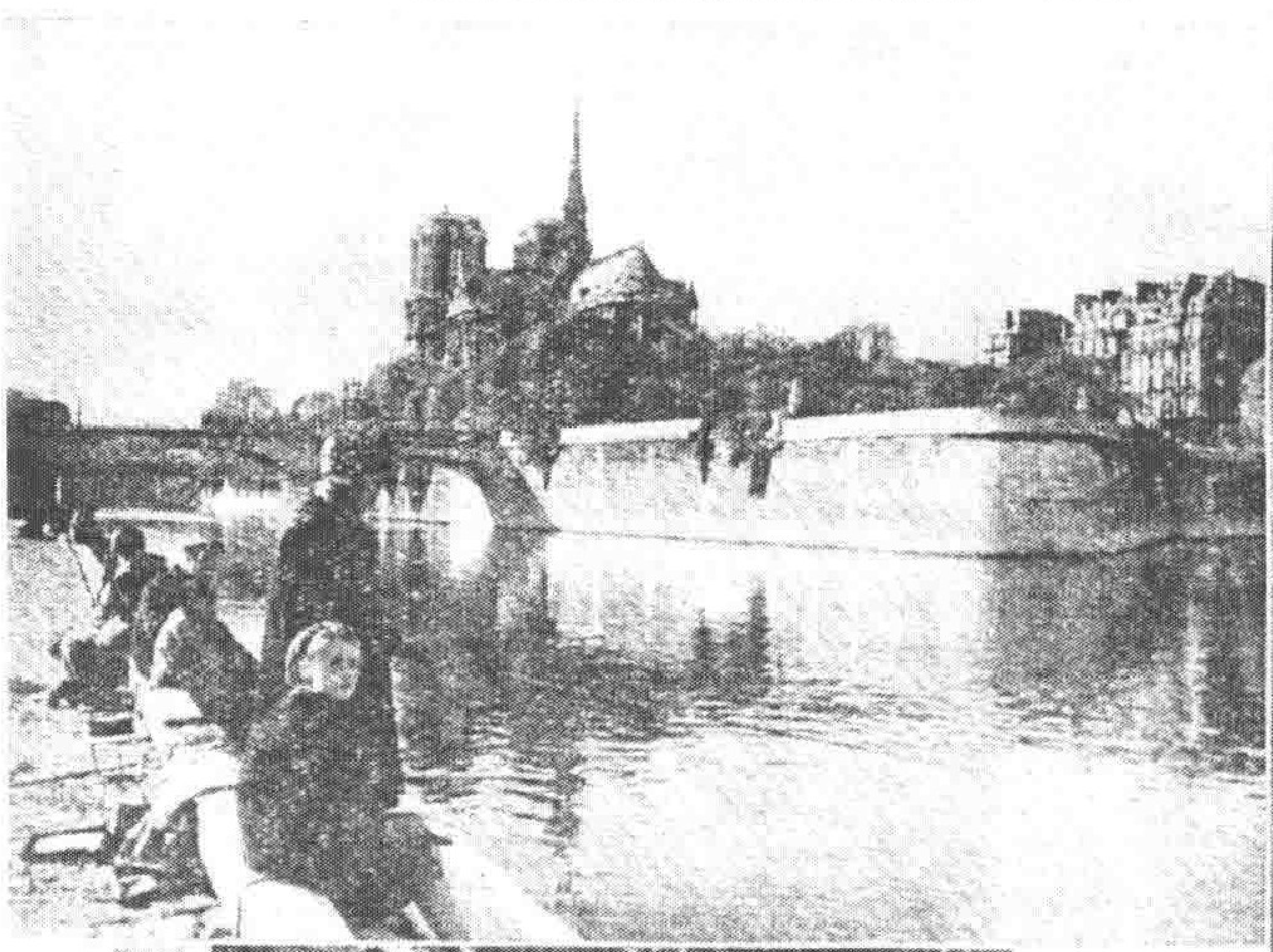


⇦ 凡爾賽前噴水池，發生戰事以來第一次恢復噴水。這些池還是十七世紀的建築物。

賽納河畔，風景如畫，巴黎人垂釣消磨時日。後景便是聖母院的尖塔。



⇧ 九八四呎高的愛非爾塔，完成於一八八九年，是當時世界上最高建築物，現在給紐約的帝國大廈趕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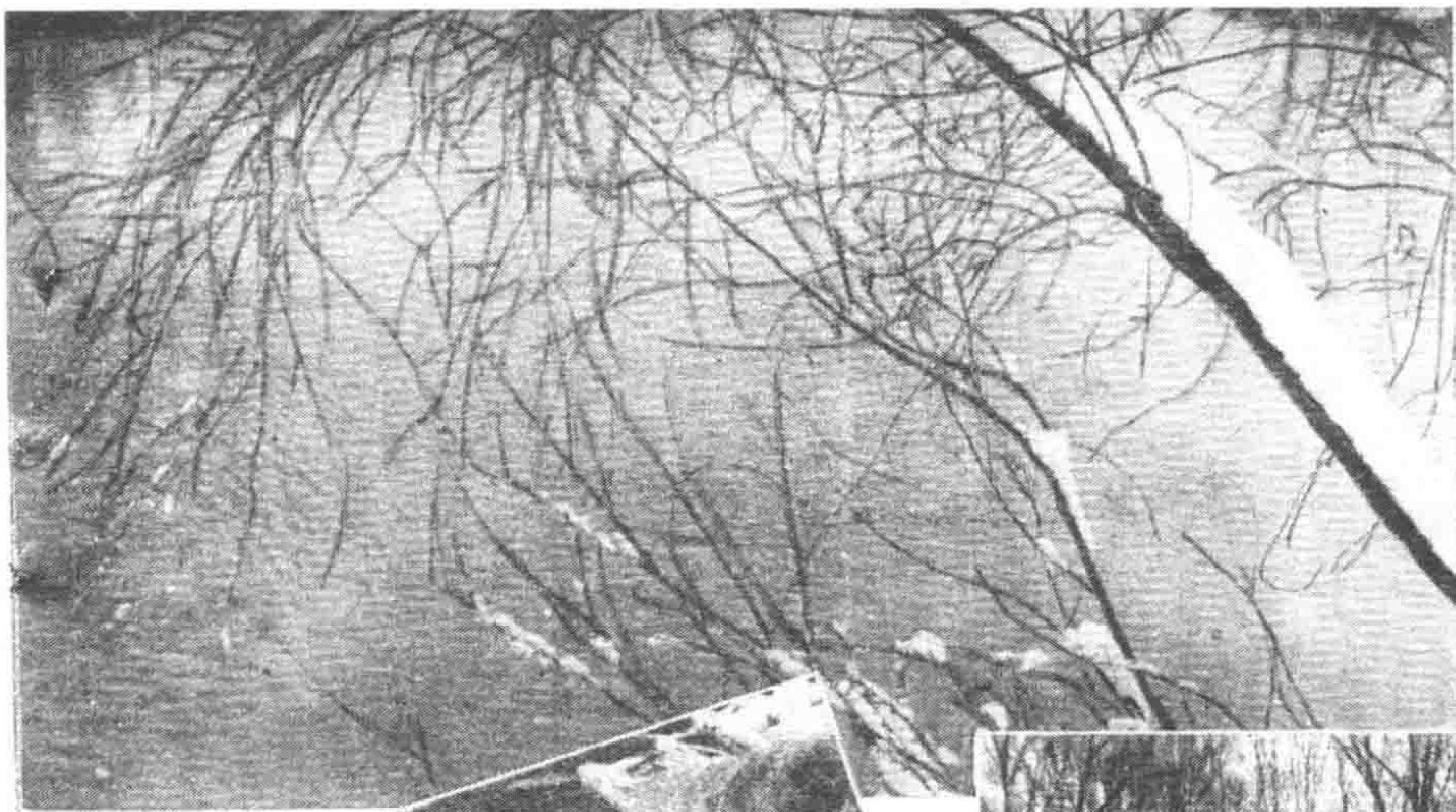


⇨ 賽茵河畔頗多舊書舖，是閒來溜躂的好去



⇨ 巴的藝空氣還都街頭公園隨處見時在勤工作。

雪滿天地



⇦江煙洗盡柳條輕



⇦寒舟載雪



⇦雪裏人家



⇦結片飛瓊樹



⇦白雪蒼松



巴黎和會在盧森堡宮舉行，法前總理皮杜爾向廿一國八百代表致辭歡迎。

巴黎又是巴黎了

張蔭槐

M. O. Williams 原著

節譯自The National Ceographic Magazine十二月號

在「巴黎和會」紀念郵票上，印着一頭雙翅驚惶不甯的和平白鴿。倦於戰爭的人類，伸展着雙臂，渴想着和平，然而這頭胆怯的小鳥，是否又一次地從他們懷抱裏溜走了呢？你們現在諒來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

我只能告訴你們：巴黎，這熙攘往來漸將恢復舊時繁華的法國京都，爲那決定世界命運的會議，爲那從廿一國勝利國家來的八百個代表，準備下了一股和睦的空氣。

巴黎是一個從戰爭恐怖下掙脫出來的城市。巴黎人歷經了艱辛顛苦，今後有了希望了，雖然貧窮仍然還潛藏在巴黎的背面。譬如那些孤傲不屈的人們，雖則隱瞞起窮苦的景況不說，是貧困的。那些腿肢羸瘦的孩子，雖則也還能微笑忍受一切，他們是貧困的。

「但是」一個巴黎的出差汽車夫同我談了些話後，結語說：「像美國這樣最富庶，政府管理最完善的國家，尚且有種種困難，我們又何必怪怨那個呢。」

美夢般的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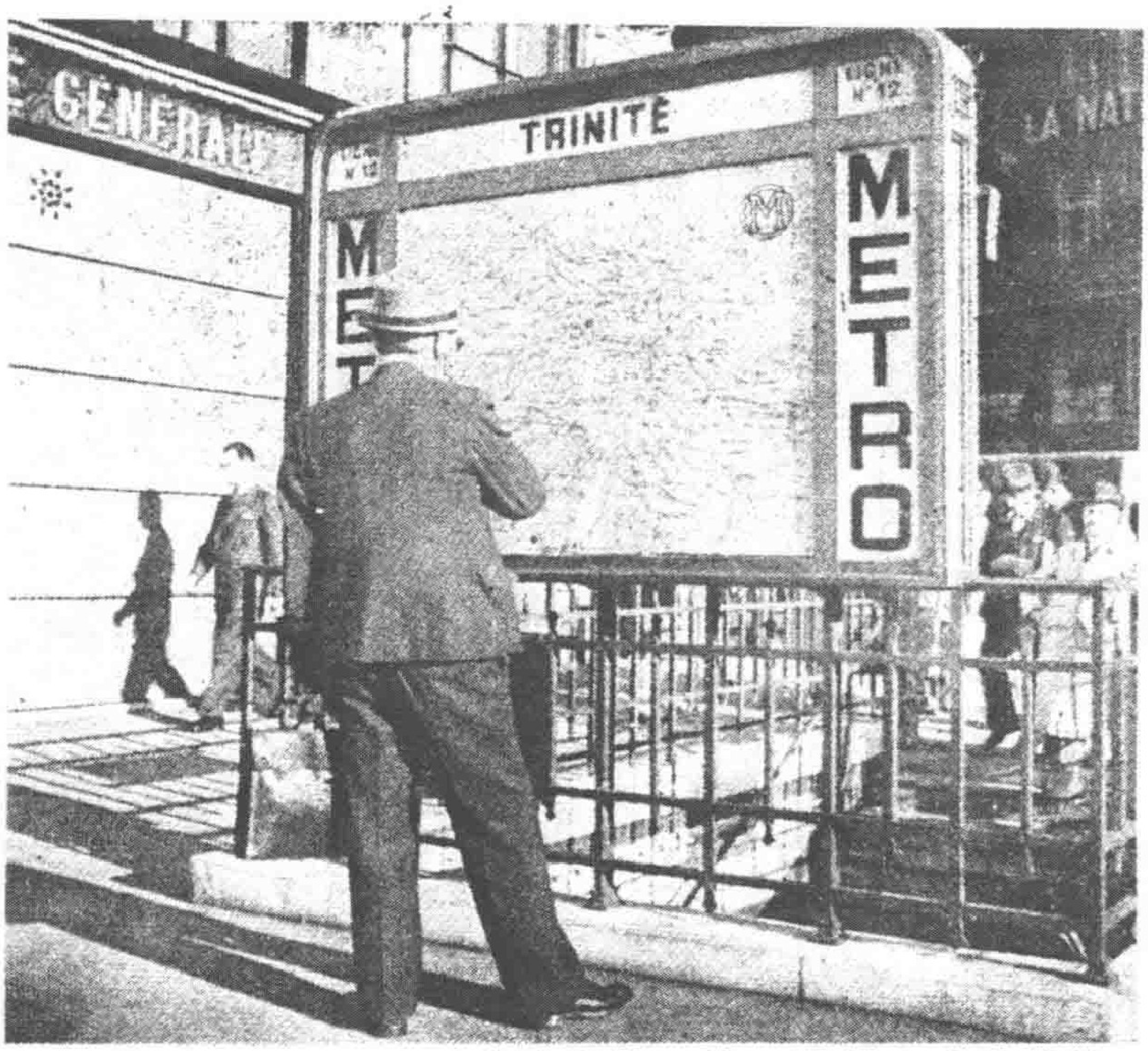
在盧森堡宮審慎的辯論的外面，是一個愉快而美麗的都市。市民戰退了暴虐的統治者以後，又能買得相當數量的糧食與生活必需品，享受到一點人生的樂趣了。

祗要離開那陰鬱的半圓形會場，向那光明的公園中心俯視片刻，便能看見外交家們日夕在會場內冀求的美夢，早已在巴

黎少年中間實現。

環圍着中央小池，小女孩們推車挽着她們心愛的洋娃娃。男小孩們在池上面飄浮白帆的小艇。傍着曼麗梅狄茜（亨利第四之后）傲慢的雕像下，喧囂的孩子們在摹仿着戲中的格鬬。

在另一座雕像的下面，我看見一個微笑的母親，在編結嬰兒的衣褲。濃蔭密佈的池畔，一對愛侶，互相陶醉於對方的嫵媚，忘却了梅狄茜噴泉上大理石像的美貌。



地下鐵道入口處前，照例有這樣一幅地圖，幫助外來旅客不少。

這裏，在奎栗樹下面，快樂是個傳統。這裏，盧梭散過步，向大樹朗讀過田園詩篇。這裏幾許巴黎美僑的兒童曾在此跳繩滾鐵環。這恬靜閒逸的樂園是沙漠中的一片綠地。

在德人佔領下，這盧森堡是萬人憎恨的納粹空軍的總司令部。現在和會時期，幾百個新聞記者在各處大廳裏擁塞着，討論世界大事，摘錄筆記，或者奔向專設的電話線報告新聞。

這裏沒有一八一五年維也納式那種唯美的綢質長褲；也沒有俾斯麥與狄斯萊里時代那種掛滿勳章的軍服；鬍子與燕尾服之少，是凡爾賽歷來所僅見。

在旁觀者眼中，巴黎和會的一大勝利是：尋常服裝與保安剃刀戰勝了燕尾禮服與長鬍髭，也即是尋常人戰勝了英雄。

在理念上它所代表的勝利是：無線電戰勝了狡譎的耳語，世界新聞與論戰勝了祕密協定。

旅館菜館的侍應極週到。從跑馬總會到蒙美泰，大會證章——新聞記者是淡青的，代表是深青的——到處受着隆盛的歡迎。

遠離了列甯格拉與莫斯科的古典舞的俄國代表們是跳舞團最好的主顧。

閒來逛林蔭大道，是種無比的樂趣。沿着賽茵河畔溜躂，翻翻書舖子裏一些不知誰何曾經讀過的愛情故事或者遊記，或是看看舊時遺留下來的畫圖。

在高高的瑪泰山上，Sacré Coeur 的白皚皚的宮頂聳起在黑暗的夜幕上。Champs Elysées 路的盡頭，凱旋門添增了一層新的勝利的光輝。咖啡館前坐滿了人。光亮的迴光燈照耀着，年來所見服飾最華貴的觀衆從歌劇院擁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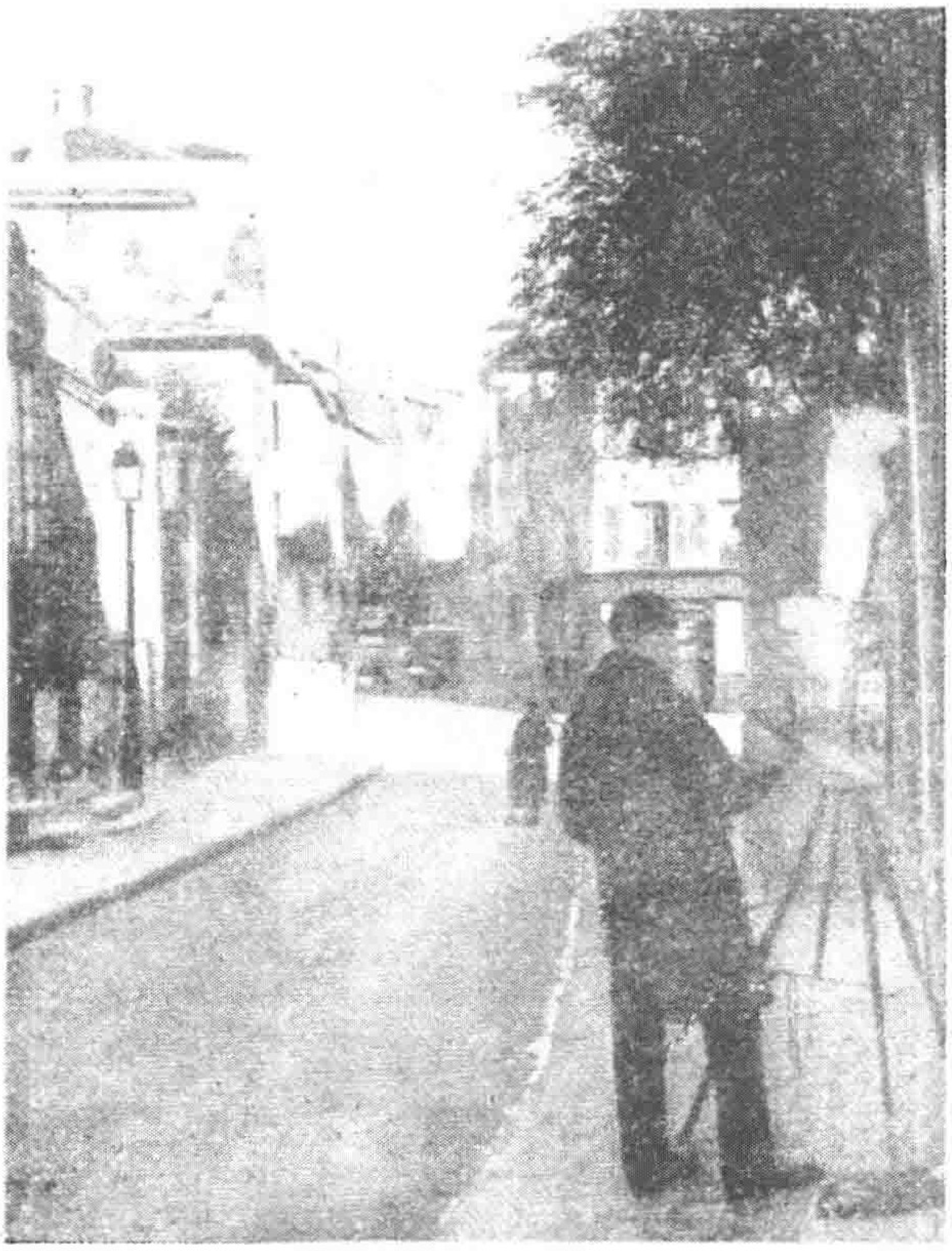
享受人生樂趣

市場的菜架上，堆滿了新出市的馬鈴薯與青翠的捲心菜，生菜，襯映着紅豔豔的櫻桃、草莓、覆盆子，使人民心中充滿了希望與快樂。桃子便宜而多汁。金黃色的小密瓜引起過客垂涎欲滴，宛如狄斯耐卡通裏的惡狠。

「嘉禾美酒豐收」是秋收時愉快的頭號標題。

當我來巴黎的時候，曾問自己：「糧食缺乏和心中的哀傷，有否減削了她的動人的活力呢？」那些在惠勃爾登網球場上曾遇見 Yvon Petra 的人知道並未。

但是在 Belleville 的工作場所以及遠離 Sacré Coeur的碧綠的園地中，我會見腿肢瘦小的女孩，呆呆地坐定在一個地方。甚至在與高采烈的巴黎，隨着戰爭俱來的營養不足、肺癆等等疾病也留下了創痕。



瑪泰山雄踞在賽茵河上，高三三一呎，這一區域內多夜總會，也多畫家。

當我初到時，頗驚奇我能有很豐美的飲食。但是我吃得很少，每頓還留下一點麪包來。隨後我赴諾曼第登陸的海灘巡視了一番，看看曾遭猛烈轟擊的港埠如卡萊，芝堡，白萊斯特等地。想不到在這些被摧殘的地方，我吃到的比巴黎更好。法國田園的豐沃的產量重又給了我信心。肥大的穀實滿足了我的食慾，然而也並未剝奪了他人的食物。甚至，常常見慣人們吃二元一磅的龍蝦，也不以為怪了。

在魯文，相近聖女貞德被焚殉難的地方，堆積如山的蔬菜、水菓與鮮花，多得實在驚人。儉樸誠摯的法國農夫已替巴黎預備了一席長長七年來所未有的盛宴。

無人能預測，這些夏季的產物吃完以後，這種可喜的現象是否還會延續下去。同時，郵局怠工，工資爭執，對黑市商人的暴動也陸續出現。但是，不管這些，現在能夠僥倖活着已經是好的了。

幾百個代表與新聞記者，優居美食，在法國人所謂「人生的樂趣」中工作着。七十五年中，歷遭三次慘酷的戰爭，巴黎既未失去勇氣，亦未失去熱情。

在盧森堡宮輝煌的金白色交織的沙龍裏，我們享受着比大多數巴黎人豐美的餚食——果盤，肥嫩的烤牛肉，冰淇淋或水果，一杯白或紅的酒；甚至還有咖啡。

另外一個角落

為了想看看巴黎人究竟吃些什麼，我到工人區去

，隨着他們吃簡單的便餐，湯像清水，猪腿瘦而多骨。或者到比較有名的菜館去，就得排隊等候空位。

有錢而不怕光顧黑市的市民能夠吃到螺肉或者肥嫩的牛排。此外再加上奶油草莓，一瓶子酒，黑咖啡，再給一些小賬，如此一頓膳食，也許要化一千法郎，激起了無錢飢民的怨憤。



蒙派娜思是畫家集中區域，現在又充滿了孩子的笑聲。

一千法郎是多少？

對一位年老的貴族，它也許曾經值過二百美金——足夠供一個王子帶着朋友上 Bal Bullier 遊歷一番了。

在目前，一千法郎却只值得八元半美金左右，約爲工人三四天的工資，或者一個低級公務員一週的薪金。

是掙扎過來的

每天當我走入這繁華的市街時，我總不想爲它的美麗、歡樂、明媚的外表所迷惑，而忘了它背後的勇敢。它像被宰割的牛羊般被敵人牽着走的時候，曾奮勇掙扎過的。

在我回來後的第一個星期日，這種快樂宛如惡夢以後的美景。自由不再是從土牢中望出去的一小方藍天。它簡直像陽光眩輝人的眼睛。

我曾坐在 Bois 的一個小島上，欣賞夏日美麗的景色，陶醉於周圍愉快的空氣中。經過了一個過冷的春天，和一個熱得不舒服的七月，這氣候顯得無可再好。白雲在天際馳騁。划艇在海上蠕動。少女們衣袖高高捲起在棕色的臂膀上，打着槳。

成百輛脚踏車在路上徜徉。令人驚詫的，有很多還帶着嬰兒，他們竟能像袋熊抓住了爸爸或媽媽。

一天又一天，我覺得相處於快樂的人民中，較之於憑弔 Mansart、Galriel 與 Goujon 等古蹟更歡喜。聖克羅特所見之彩雲，聖裘門草坪上燦爛的日光，或是賽茵河上的橋影，都是孩子們歡笑的資料。

實在的，巴黎又是巴黎了。巴黎人已跟以往一樣的歡樂。少女們的鞋跟高而厚，顛着足尖走路。頭髮捲得高高地像個皇后。她們穿長裙子時，顯得小心翼翼。可是赤足穿着短裙時，便如放了假的女學生，天眞純潔，似乎已不復知香水時裝是什麼了。

說起香水，它跟汽車一般，是用於輸出國外去的，連放着的樣品也大都裝着代用的物質。

法國的棉蔴織物是有名的。時裝雜誌上印着扣動婦人心弦

五七一〇七四

的圖樣。但是這種將法國盛名傳播至世界各處的晚禮服，我在這裏却很少見到。

遙遠的世界從無現在如此近的。賽茵與 Invalides 中間，建築了一個新的航空港。公共汽車飛馳着將乘客載去，候機赴西貢或紐約，安哥拉或麗娃，斯都可姆或開普鎮。



這櫥窗裏的復活節蛋是假的，孩子們只能對着望望。巧克力與鷄蛋在巴黎都很缺乏。

飛機帶來多大的一個誘惑啊！早餐的鷄蛋任它怎樣不新鮮，晚間便可以在別的城市裏享受了。但是，凝對着航空站裏的航期日程，以及壁上畫着的美麗動人的外國美女，我還是甯願住在巴黎，心滿意足地。





自重慶飛倫敦

本誌駐歐特約記者　馮朱棣

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後，余有重遊歐洲之行，海道尚未暢通，乃由重慶取道印度，乘飛機至英倫。

三十五年季春，出國護照及中國航空公司與英國海外航空公司 British Overseas Airways Corporation (B. O. A. C.)之聯運票辦竣後，先自重慶飛加爾各答。自珊瑚壩機場起飛，掠過重慶市區及磁器口，向西南行，漸入雲霧中。過威寧，於雲隙中見草海一角。在昆明機場降落，稍停，繼續起飛。天氣驟變，風雨交加，機身盪蕩，旅客有嘔吐者。將出國境，天氣漸晴。機身在雲層上，俯視白雲密佈，罩覆大地成雲海，高山山巔，嶄露雲表若海島。但浮雲變幻，倏忽靡定，聚散無常，瞬望盡白者，忽散成朵朵若棉絮，雲隙中見萬山重疊，樹木蓊鬱。機身盤旋，降落於林間機場，此中緬孔道八莫Bhamo也。旅客下機，在機場餐室中用膳。房屋係用木條搭成，四周圍以蔴布，有熱帶住宅風趣。餐畢起飛，俯瞰依落瓦底江，蜿蜒森林中。林際露出小村，草屋成行，雜有廟宇及白色緬甸塔，白衣紅褲之居民，行動村中，渺小若蟻。由此西南飛，樹林深密，似榛莽未闢，大都常綠之喬木及灌木，間有灰色一片或數點，則爲落葉樹之尙未萌芽者。一路居民甚少，偶見椰樹林中或芭蕉叢中，茅屋數檐。

距到達加爾各答一小時前，入恆河平原中。平疇千里，河渠縱橫，黃色或灰色之房屋，由綠樹包圍，散處阡陌間。每一農村，必鑿有長方形水塘，天際俯視若明鏡。沿途村落相接，綿連不斷，居民之密，可以想見。天色漸暝，遙見地面燈光。未幾，降落於加爾各答郊外之達姆達姆 Dum-Dum 機場。重慶至此，晨飛夜達。重慶禦棉，抵此須易單衣。在機場驗護照後，（普通旅客，尙須於入境及出境二十四小時內向警局報到報離。）由中航公司汽車送至市內，寓Russell Street中國旅行社辦之中國招待所。翌晨往 Park Street 中國總領事館，請電新德里印度政府，辦理赴英乘機優先證。在候機時間，無所事事，遍遊市區及附近名勝。

加城印象

加爾各答Calcutta 位印度恒河三角洲上，據霍格里河Hooghly東岸，距海口約一百英里。本爲荒村，十七世紀中，英人設東印度公司工廠於此，遂爲經營東印度之根據地。中間雖與印回衝突，曾一度放棄。但於一六九〇年，重由卡諾克 Fobcharnock 率領東印度公司人員，在小村蘇坦祿第 Sootalootee登陸，以蘇坦祿第、加爾各答、及高溫坡 Govindpur三村，爲根據地。逐漸發展，遂成今日全印之第一大都會。現有人口二百餘萬，華僑頗衆，大都經營製革、皮鞋、金飾、鑲牙、洗衣、理髮、飯館等業。

市內繁盛街衢，爲周綸奇路 Chowringhee Road，巨肆林立，爲全市商業中心。街之對面爲曠場，大樹成行，綠茵舖地，繁囂中有清幽景象。他如本丁克街Bentinck Street，弓市場街Bow Bazar Street，舊法院街Old Court Street，亦爲市內主要街衢。達那姆托拉街Dharamtola爲印度人之熱鬧大街，臨街多雙層商肆Two-Decker Shop，低小淺狹，分上下兩層。店室內不能站立，肆人趺坐其間，以待顧客。印人食肆，似售油煎餅類，臨街設竈，室內列坑，食客趺坐其上。道旁食攤，有以綠葉裹鮮檳榔，雜以白色似石灰之漿液。前在孟買Bombay 亦會見此物，似全印多嗜此，不知爲何味也。華僑集中於唐人街 China Town，街道窄狹污穢，殊礙觀瞻。戰時盟軍雲集加爾各答，在唐人街之入口，由憲兵駐守，不准軍人入內飲食，殊損國體。是以市容及淸潔方面，深願僑胞改善之。市中心之新市場，商肆薈集，百貨雜陳，爲有名之商場。

市內多烏鴉，飛鳴道中，絕不畏人。加里廟附近之牛，徐步馬路上，甚且坐臥道中。此皆受宗教之影響也。


加爾各答極恩寺

市內大建築，以維多利亞紀念堂Victoria Memorial最爲雄偉，在周綸奇路南端，聖保羅敎堂以西，所以紀念英國女王維多利亞者，全屋以白石築成，四週草地寬廣，綠色中擁白色圓頂大廈，美麗罕與比倫。維多利亞紀念堂之西南爲動物園，佔地頗廣，但鳥獸無多。

霍格里河東岸，威廉砲台北隅之伊滕花園Eden Garden，距市中心不遠，有池沼花木之勝，在緬甸塔之四周，最宜遊眺。

達柯利亞湖Dhakuria Lake，華僑稱之爲小西湖，在市之南端。湖長里許，圍以椰樹，純爲熱帶景象。湖畔有小島，聯以鐵橋，上建回敎廟宇。

過霍格里河大鐵橋，再向南行，穿印度式街市，漸入鄉村，抵霍格里河灣曲處，即達植物園。園內多熱帶植物，大樹成林，濃蔭蔽日，中有大榕樹一株，枝幹連理，覆陰數畝，爲園內各植物中之最奇特者。

印度爲佛教發源地，但土著信奉佛教者不多，市民多回敎及印度敎徒。市北巴特里達廟街Badridas Temple Street之極恩寺 Fain Temple，即爲印度敎廟宇之一。正殿供神像，偏殿陳列宗敎器皿及繪畫等，殿前爲池水，殿宇及地面，嵌彩色琉璃，光耀奪目，清潔異常，入正殿須脫鞋。此種廟宇，小巧玲瓏，絕不如我國叢林之偉大。

市南Kalighat之加里廟Kali Temple，供奉印度敎女神加里 Kali。加里爲印度教神悉伐 Siva 之妻，悉伐爲幸福之神，有四手，其妻加里（Kali或Gurga）爲毀滅之神。有二子，一爲伽奈 Ganesh（或 Ganapati），象頭人身，四手，爲智慧之神。一爲卡第凱耶 Kartikkeya（或 Skanda），六頭六手，爲戰爭之神。印度敎徒，奉祀加里神最虔，廟內求神者擁擠。殿宇不若極恩寺之清潔，殿旁禿樹一株，求子者以小石懸掛樹上，纍纍若果實。殿前設木架，祀神者以黑羊套木架上，用刀斬羊頭，灑血祀神。聞每年所宰之羊，爲數甚鉅。

加爾各答氣候，幾終年炎熱，白晝出外，恒汗出如瀋。余寓中國招待所，草地空曠，夜間清風習習，最宜納涼。

過喀拉基

寓加爾各答多日，得總領事館通知，謂新德里回電已排定飛行日程。於起飛前一日，至周綸奇方場 Chowringhee Square維多利亞大樓 Victoria House 英國海外航空公司，以在重慶中國航空公司所購之聯運票，換取赴英飛機票，並秤身體及行李重量，（由重慶至加爾各答，行李限帶十五公斤，由加爾各答至英倫，行李限二十公斤。）約定明晨五時，赴舊法院街大東旅館，候車赴機場，行李仍由乘客隨身取回。

翌晨黎明，由中國招待所，攜帶行李，赴大東旅館。六時乘車出發，行李交航空公司，隨車赴霍格里河旁之巴里Bally，距加爾各答十英里，過惠靈香橋，登橋旁之躉船，稍憩。見所乘之水上飛機，停泊橋旁河心。躉船上標明出發點距倫敦航程五千五百英里。七時許，乘

汽船登飛機。機上乘客及駕駛員，恰共十三人，起飛日期又為十三日，打破歐美人迷信十三之習俗。機內為雙層，分小室多間，乘客分坐各室，頗舒適。七時半起飛，離水面，漸上雲霄，向印度內地西飛。一路灰黃，鮮見綠色，地面似甚乾燥，農村不若恒河三角洲上之稠密。農居之曬場上，恒見淺黃色物，聚集成堆，疑係稻穀。飛行高度平均三千五百呎，速度平均每小時一百五十英里。下午三時，過印度沙漠Indian Desert，黃沙千里，一望無垠。四時過印度河River Indus，河床在黃沙中，似甚乾涸。四時半望見碧海，及沿海黃沙中之市集，已抵印度西北岸海港喀拉基 Karachi之上空。飛機向西飛行，（隨太陽飛行）則鐘點漸延長，向東飛行，（對太陽飛行）則鐘點漸縮短。加爾各答與喀拉基經度相差二十餘度，時間相差約一小時半。抵喀拉基時之下午四時半，在加爾各答已為夜間六時。

飛機停泊海港中，時港內船舶甚多，故飛機盤旋市空十餘次，以俟船舶遷避。機內俯視，市區歷歷在目，街道整齊若棋局。東接黃沙，北沿里來河流River Lyarre，西南臨阿拉伯海，巴巴Baba及馬洛那Manora兩島，橫障港外。市區之南，海港之北，介於其間之地段，似為淤泥。市區之東北，稍見綠色樹木。

飛機停泊後，由小汽船載乘客登陸，並用汽車送至無線電台附近之Carlton旅館。沿途除在機內饍食外，早晚饍及住宿，均由航空公司特約旅館辦理，並派招待員接送，每晨起身早餐登車開航時間，均先一日於晚餐時一一通知乘客，是以沿途一切起居飲食，無煩旅客操心。行李於飛機到達後，運至旅館，送交旅客，以便隨時取用物品，上飛機時，再派人運至機上。

抵旅館稍憩後，以天色尚早，乃雇汽車週遊市內一週。喀拉基為新興商港，故一切建築尚新，街道房屋頗整齊清潔。市內有中國飯館多家。至Frere Hall廳，為本市之大建築，內設維多利亞博物館。廳前廣場，立維多利亞銅像。由此再至海濱，沿海沙灘上，馳道寬廣，圍以石欄，眺海勝地也。道旁沙磧上，闢Rupchand Bilaran Park公園，雖濱大海，地仍乾燥，花木無多。海濱馳道上，聯以極長水泥碼頭，跨公園，突出海中，為海水浴者入海之通路。沙灘上設攤售貝殼者甚多。


加爾各答維多利亞紀念堂

返旅館晚餐，夜間甚熱，未能安眠。三時半起床，早餐，四時半由旅館登車，赴港口，查護照行李，乘船登飛機，六時十五分起飛。由加爾各答起程之第二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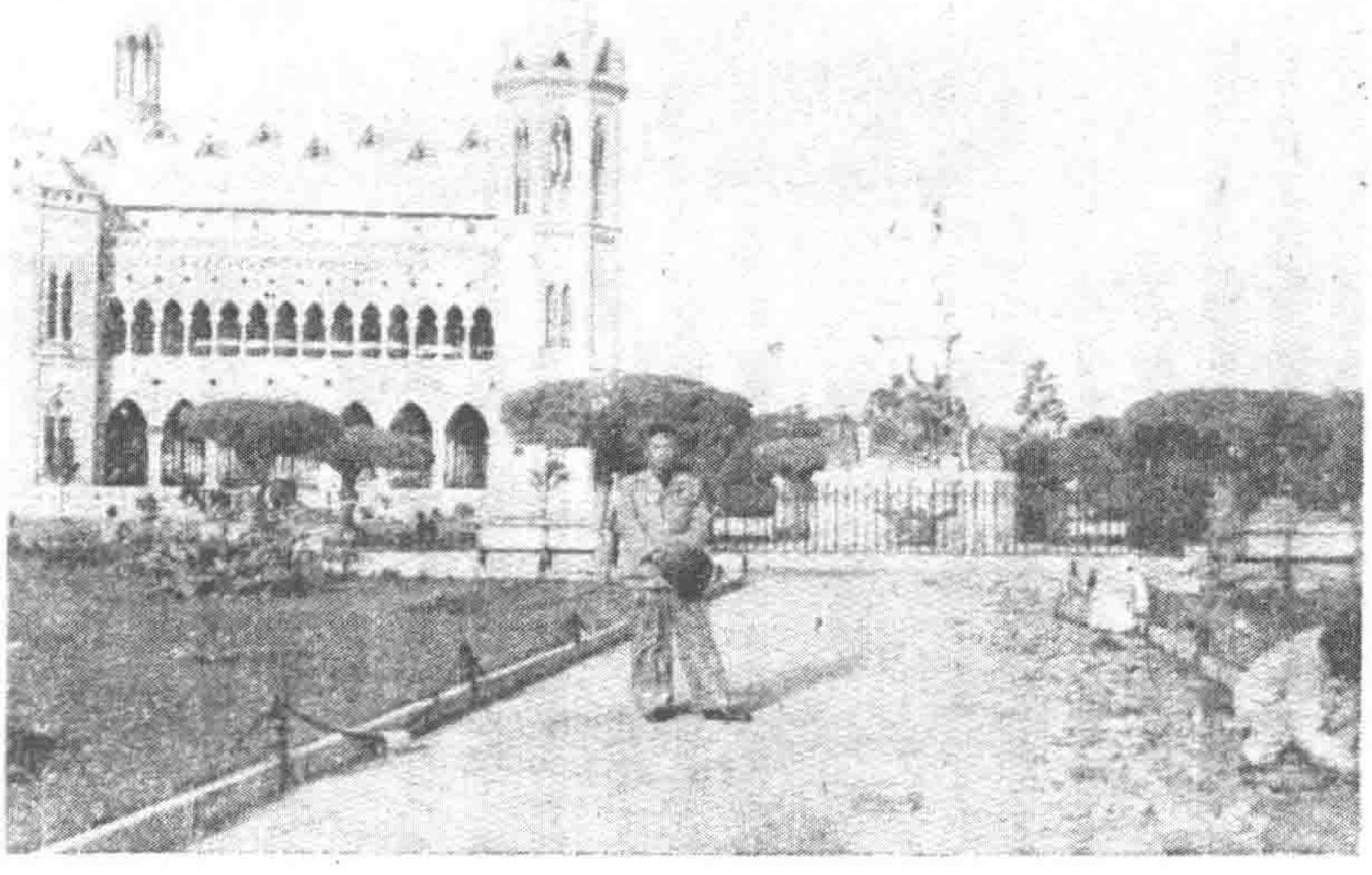
跨越瀚海

飛機沿俾魯支Baluchistan海岸西航，平均高度八千英尺，平均速度每小時一百六十五英里。沿岸均為峭壁或沙灘，無草木。經一二荒島，巖岸陡削，不生寸草。掠過沿海之小市派西亞 Pasia及瓜達爾Gwadar，入伊朗Iran上空。經瓜塔爾Gwatar，仍沿海岸行。除見黃色之沙磧，及碧綠之阿拉伯海外，餘無所見。經本林索拉 Peninsola，渡阿曼灣 Gulf of Oman之和木斯海峽Hormuz Strait，見尖形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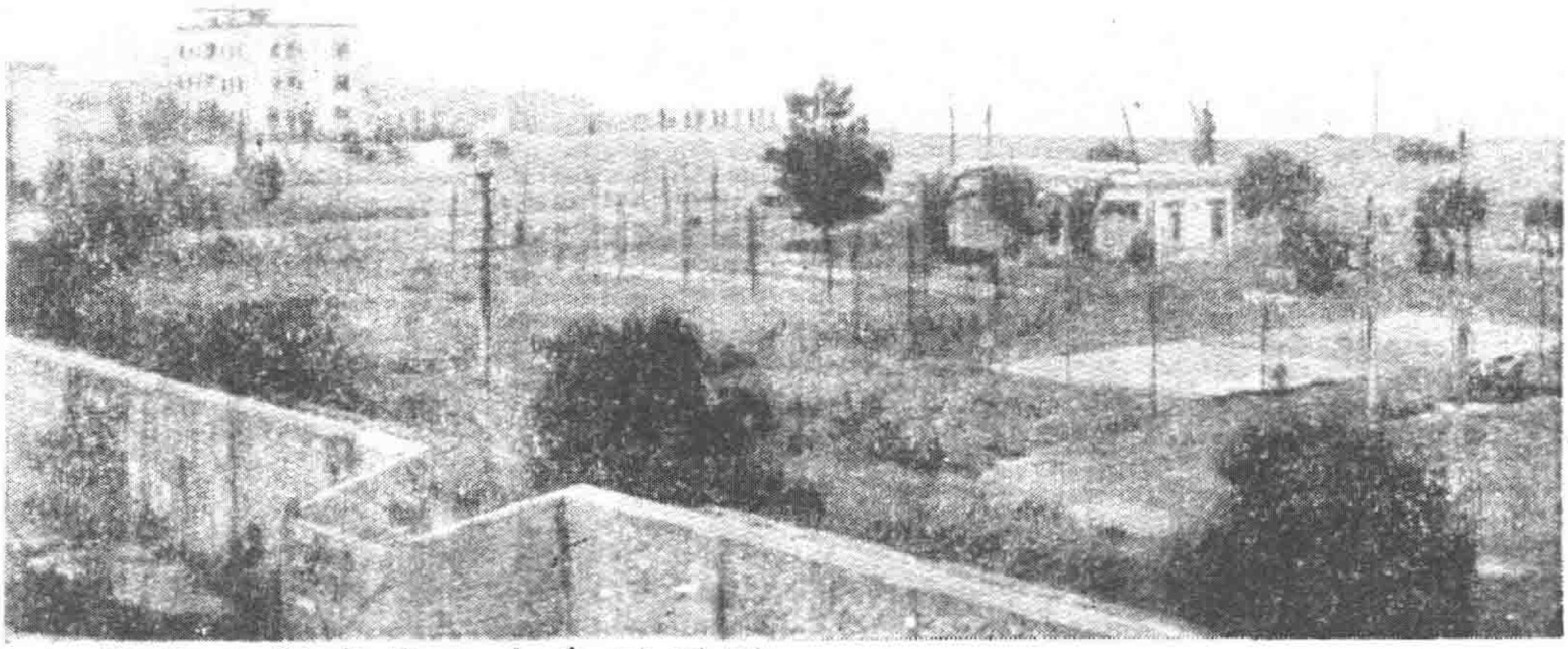
島，突出海中，卽阿拉伯東南隅屈魯西阿爾阿曼 Trucial Oman，介於阿曼灣及波斯灣Persian Gulf 之尖角形陸地也。過此，蒞波斯灣上空，海中見小島若浮萍，名法魯爾西利 Farur Sirri。更掠過卡塔爾 Qatar 半島之北端。西望黃綠色點點，平浮碧波中。飛機愈前，小點愈大，知爲無數小島，卽波斯灣中英國軍事根據地巴林島 Bahrein Island 也。中午十二時，飛機在最大之島旁降落，乘客登小汽船上陸。島上有海港、船塢、無線電台。馬路直通市內，無數白色房屋，散處綠色之椰樹林中。在飛機中俯視島嶼甚小，登島上後，始知其面積頗寬廣。乘客在島上午餐。此島深匿波斯灣內，旣非交通孔道，又沿荒漠之大陸，設非飛機航線所經，斷無蒞此機會，今午餐於此，寧非一生旅程中之殊遇。餐後，上機續飛，卽入阿拉伯東岸之上空。千里黃沙，極目無際。在海岸沙磧中掠過小村瓜鐵夫 Qutif，略有房屋及油櫃，荒涼殊甚。西北航，臨內夫得沙漠 Nefud Desert 上空，除黃沙外，不見人煙。偶於黃色中，見綠色小點，係爲沙漠內積淖中之青苔。地面起伏成丘陵，較高之丘頂，未爲沙層覆沒，則爲黑色巖石，經風日侵蝕，斑剝嶙峋，露出砂面。大風起時，沙粒飛揚，人在地面時，謂爲風沙蔽日，但在飛機上俯視地面，一片糢糊，祇可謂風沙覆地。風靜沙定，地面成波浪形。我國稱戈壁爲瀚海，其以此歟。沙漠之西部，漸見綠色樹枝，疎落黃沙中，無聚集成林者。如以沙面喻天，樹枝喻星，則黃色中點點綠樹，如疎星在天。過此漸見小山，緘約但山Furden，見碧水一灣，翻入黃沙中，卽紅海東北隅之阿卡巴灣 Gulf of Akaba 也。灣之北端，在水濱沙岸上，略見土色方形房屋，卽係小市阿卡巴 Akaba。入西奈半島Sinai 上空，崗嶺起伏，乾涸之溪流，如白色枯樹，橫臥黃沙中。島盡，見赭色童山，緜亙紅海兩岸。北望蘇彝士運河，狹小如溝洫，緩流沙磧中。時飛機已出亞州，而入非洲上空。俯視紅海北端，蘇彝士運河南口之蘇彝士 Seuz，房屋歷歷可數。余前此赴歐，曾兩渡蘇彝士，平地所見景物，不若此次空中俯視爲淸晰也。

降落開羅

不半小時，臨開羅 Cai'o 上空。黃沙包圍中，市廛密集，尼羅河River Nile經流如間。飛機繞市一匝，降落於尼羅河中。小汽船載乘客登陸，查護照後，由航空公司招待員導赴puritan旅館。在尼羅河中，係由輪船所改造者。遊客遊覽市內，需用埃及錢幣，可在旅館中掉換，每一英鎊，換埃及幣九十七 Piastres。時尙未晚，乃雇汽車周遊開羅市內。未抵開羅前，意爲黃沙中之市集，全係阿拉伯式房屋，如紅海海口亞丁Aden然。及得寓目，見其道路寬廣，多崇樓大廈，一似歐美之新式城市，已脫古城氣象。尤以北郊之海里浦里 Heliopolis，全係新式建築，西郊河濱之薄臘克 B:lak，多新式工廠，遊覽一周，不信其爲黃沙包圍之古城也。天色漸暝，再驅車過安爾科勒里路 Sharia El-Kubri 之尼羅河大橋，經橋堍之偉大銅獅，南赴格沙 Giza，以觀金字塔。約行二十餘里，見偉大之金字塔Pyramid，巍峙道左。停車，出道旁專售畫片及紀念品之小肆後，卽抵卻



喀拉基佛萊爾堂



西西利島上之奧古斯太海港

澄斯王Cheops大金字塔下。阿拉伯人牽駱駝，夥作嚮導，以時晏回絕之。大金字塔高達五百餘呎，月光中覺其高大絕倫。其較小之開富倫塔Khefren，及卻澄斯王之女兒塔，以及獅身人首像，高峙黃沙中。以沙面之寂寥，古塔之偉大，月光之幽靜，合成一幅氣象萬千之畫面，置身其間，似超然宇宙以外，誠奇觀也。

前次遊歐，舟抵蘇彝士運河南口時，輪船上組有金字塔遊覽團，由蘇彝士登陸，乘汽車赴開羅，遊金字塔後，再乘車赴蘇彝士運河北口之波賽Port Said返舟。當時因須觀覽蘇彝士運河，未能分身兼遊開羅。由歐返國時，因夜渡蘇彝士，輪船上未組開羅遊覽團。兩次失之交臂，每引爲憾事。今月下遊金字塔，得償夙願。月色漸西，乘原車返開羅，赴旅館。

奧古斯泰

翌晨，八時上飛機，八時十五分起飛。由加爾各答起程之第三日也。氣候漸冷，換冬衣。飛機由尼羅河上昇，臨金字塔上空，俯視殊渺小，在平地所見，各塔相距頗遠，天空俯視，各塔近在咫尺，似相毗連，一切與昨夜所見，又另一景況。過金字塔，折向西北航，祇見黃沙。未幾陸盡，臨藍色之地中海上空。白浪滔天，氣候似甚惡劣。海中未見船隻，祇見白雲，聚散機下。下午二時，雲層密布。三時許，飛機衝破雲層，盤旋下降，停泊於意大利南端西西利島Sicily上之奧古斯太Augusta海面。雨中乘小汽船登陸。

奧古斯太爲西西利島東岸海濱小市，位加太尼亞Catania之南。由開羅飛英，中途本泊馬耳他Malta島，現改泊奧古斯太，係戰後新線。乘客登陸後，寓碼頭附近之大蘭多旅館Accommodation Taranto。碼頭一帶，爲航空公司之特殊區域，通入市內之大道，阻以木欄，意人設有警局。但旅客可於行人道上，自由通過。碼頭附近，除旅館外，祇有水果舖一家，所售爲血橘、鷄蛋、絲襪等物。因倫敦市上，戰後無水果可購，購襪須用購物分配證Coupon，由西西利起飛，翌日即達倫敦，是以飛行人員及乘客，多購水果及絲襪。每一英鎊，換意大利幣九百Lina，余上次游歐，戰前赴意大利，每一英鎊，約僅換七十Lina。意幣現亦貶值，但不若我國法幣之甚。鷄蛋每個售十六Lina，價亦不廉。海濤澎湃，風雨凄凄，晚餐後早寢。

到了倫敦

翌晨，六時起飛，由加爾各答起程之第四日也。離西西利島，入一萬尺之上空，甚冷。經撒丁島Sardinia，高山上積有殘雪。掠過科西嘉Corsica島之西南隅，飛向法境。轉瞬過土倫Toulon，下望船隖甚清晰。由此以西，海岸高峻陡削。過馬賽Marseilles，海港寥闊，碼頭排列成行，市內街衢，以及郊外之橢圓形運動場，均瞭如指掌。經馬賽，西北飛，入法國

內地。道路縱橫，田園相望，與前數日所見黃沙遍野，景物寂寥者，迥不相同。過羅尼河 Rohne，越維琪附近，再過羅亞河 Loire，臨諸曼地上空Normandy。所過市鎭，平地上多圓形小池沼，似爲戰時遺留之彈痕。過克恩Caen，飛向塞納灣Seine Bay。沿岸一帶，爲盟軍登陸時之大戰場，但房屋教堂，似尙完整，並未全燬。由土倫入法國境，至諸曼地海岸出法國境，共飛三小時半。飛機卽臨英國法國間之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上空。

余前次赴歐時，由倫敦赴巴黎，係取道新哈文Newhaven入第厄普Dieppe。此次抵英，係降落於樸次茅斯 Portsmouth 以西之樸爾Poole。飛渡海峽，計歷時四十分鐘。下午一時許，飛機降落於樸爾海港內。登陸，至航空公司內進茶點，換錢幣，查護照及行李，並驗防疫針證。由長途電話通知倫敦友人，請代定旅館，因倫敦戰後，旅館擁擠，非預定，往往不易覓得住所也。

倫敦距樸爾約一百英里，由航空公司汽車，送乘客前往。沿途道路平正，鄉村房屋整齊，綠樹碧草，相映成趣，旅途遇此，心曠神怡。倫敦一帶，雖係舊遊，但久蟄重慶，農居之簡陋，無可諱言，一旦遊整潔之鄉村，足使眼界一新也。中途在距倫敦五十四英里處鄉村Venture 飯館，由航空公司招待茶點後，繼續前進。經距倫敦三十餘英里之大飛機場，過溫莎Windsor 附近，越太晤士河，入倫敦市內。

在維多利亞 Victoria 車站附近之航空公司前停車，全程至此告畢。友人已駕車來接，赴Russell Square，寓Imperial Hotel。前次來英，亦曾寓此旅館，每室每夜，憶爲十一先令，連早餐。此次漲至十四先令半，早餐不若以前爲豐富，無水果，牛油、白糖，亦有限制，均係受戰爭影響。戰後倫敦購物，如衣着食品甚至肥皂，均須用購物分配證 Coupon，新來旅客，在未請得此證前，不能購得此項物品。物資雖缺，但無奸商操縱，物價並不濫漲，金融穩定，此種守法精神，非人民智識深邃，道德高尚，寧能臻此。

戰時倫敦，雖受轟炸，但除外圍房屋，頗多損壞外，市中心一帶，則完整如昔。如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西冥寺 Westminster Abbey，國會 Parliament，倫敦塔Tower of London 等大建築，一無損傷。尤奇者，聖保羅敎堂 St. Paul's Cathedral 後一帶街衢，房屋全燬，夷爲平地，被炸面積頗廣，但敎堂本身，祇略受彈片，黑石之牆上，現可見彈痕，敎堂圓頂，雄峙無損，誠奇蹟也。據倫敦市記載，市區開始被炸，係爲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末次被炸，爲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前後受彈約計一萬三千噸。炸彈可分三大類：一爲閃擊彈"Blitz"時期自一九四〇年八月至一九四一年五月，其間自九月七日起，至十一月二日止，連續被炸五十七夜。二爲V1式飛彈Flying Bombe V1。三爲 V2式火箭Rockets V2。就中一枚，落於Deptford 者，殺傷力最大，計炸死一百六十人，傷一百〇八人。倫敦全市，前後被炸死者，計二萬九千八百九十人，傷五萬〇五百〇七人。各種炸彈實樣，在 Exhibition Road 之科學博物館 Science Museum 中，搜集頗多，均解剖陳列，附有說明，供人參觀。

倫敦市況如昨，New Oxford Street 及 Regent Street 等熱鬧街衢，行人擁擠。中國飯館較戰前增設，戰時美軍爲之提創也。

★　★　★　★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重慶旅話

郭祝崧



霧重慶：由龍門浩遠望市區

我在重慶住過三次，三次都曾對她靜靜的觀察過一些時候。第一次是在我八歲到十一歲時，那時我雖然還年幼，但是在學校裏（小學同初中），却曾與屬於各種職業家庭出生的小朋友們相處過，使我懂得他們周遭的情況，而未爲我所經歷的重慶各方面的形態。第二次是我十二歲到十五歲時，在這三年內，大部份時日住在距重慶城十多里的南岸鄉間，所見到的是另一個重慶。第三次是上月下旬到本月初的兩週內，十四天的光陰，除一天應友人約登南岸諸山憑憶舊日遊蹤外，十三天都消磨在街道上同咖啡館中；約晤四十多位友人，還有意外碰頭的幾位，所談的都是重慶的一切。我把三次所得印象，經過一番比較，覺得重慶是今非昔比的了。

民國十八年冬季，我初次踏上重慶城土時，都郵街尙未翻修馬路，城中還沒一條街巷可以行駛人力車同汽車，這一點她落後成都十來年。成渝路也未能興築，更不要說川黔路了。但是水道却助成此一城市的商業興旺。後來成渝公路暢通，民生實業公司業務日趨發達；九一八事變爆發，上海之戰影響國都遷往洛陽，於是四川爲民族復興根據地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基於這兩點，重慶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市面也更加繁榮起來。廿六年夏天，全國人民蠭起抗戰，政府西遷，重慶定爲戰時首都，她立時就身價千倍了。

抗戰爲重慶帶來光榮的稱號，也爲重慶帶來了千萬幢房屋。但是如今重慶的輝光已在銷歇，密密的大廈也蓋不住她的恐慌；在政府還都之後，她就會感到她的繁榮是一落千丈。就是在抗戰期中，她也是得不償失的：新建的數目十倍於從前的房屋，敵不過被毀去的美麗堅實；在繁華逾昔的市面下，更加多難以爲生的人民。而且可笑的事還多着呢，讓我來訴說幾件。

善於排班的人們

晚報上面刊載了一段新聞，其中有一句是「善於排隊的人們，又出現在行街口。」我就住在行街口附近，所以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原來這天是中央信託局新屋落成，前去慶賀者，排班而入，長達兩街。此輩前去慶賀者，皆手執花籃，衣衫不整，大約是工友之類。全部花籃約在千隻以上；是項花籃皆係特製，據陝西路建設銀行門前那家花籃舖老闆稱，每隻價在萬元以上，則此項耗費在千萬元以上；再加上主方敬使，非兩千萬元不可。這一排，就排掉了如許多的欵項，而此數可以在大學校內面成立一學系作爲基金。至於該報所冠「善於」兩字，我最初不知道出於何典，後來得見那報紙的編輯先生，他纔詳細的對我解釋一番。這一隊送禮排班的人們，在多日前每日皆排列在

中國銀行門口，那時正是該行出售黃金現貨的時候。

除了在銀行前排隊的人外，在他處也可找得出排隊的人。不過在目前只能看到兩種情形，一是排隊買公共汽車票，一是排隊買戲票。候公共汽車而排隊，我認很對，買戲票而排班就不免太浪費時間。但是有一等人候車也是有點可笑的：一天夜深，天上下着雨，在民權路的盡頭排上成千的人，依據有經驗者的判斷，要輪到最後那人上車，必須在他排隊半小時以後；並且有等到兩三小時以後纔得上車的。但是在所有的中途站候車的人却少得很，像這般雨夜，可說是寂無一人，因此在中途站候車其上車的機會就多於在終點站候車的人；每站間之距離，人行不過十分鐘到二十分鐘，所以在終點站排在尾巴上的人們，不如走上幾百步到一個中途站去等要容易些。可是基於兩點理由，這些人寧願站在一處久等；其理由：一是既出一樣多的錢，何必再多走路；二是僥倖心理促成，一旦一齊來了廿部空車，一車裝五十人，那嗎排到一千名的我，也就有了機會。但是他却忘記了兩點：一是多耗去的時間，二是一齊來廿部空車的機會根本沒有。



夫子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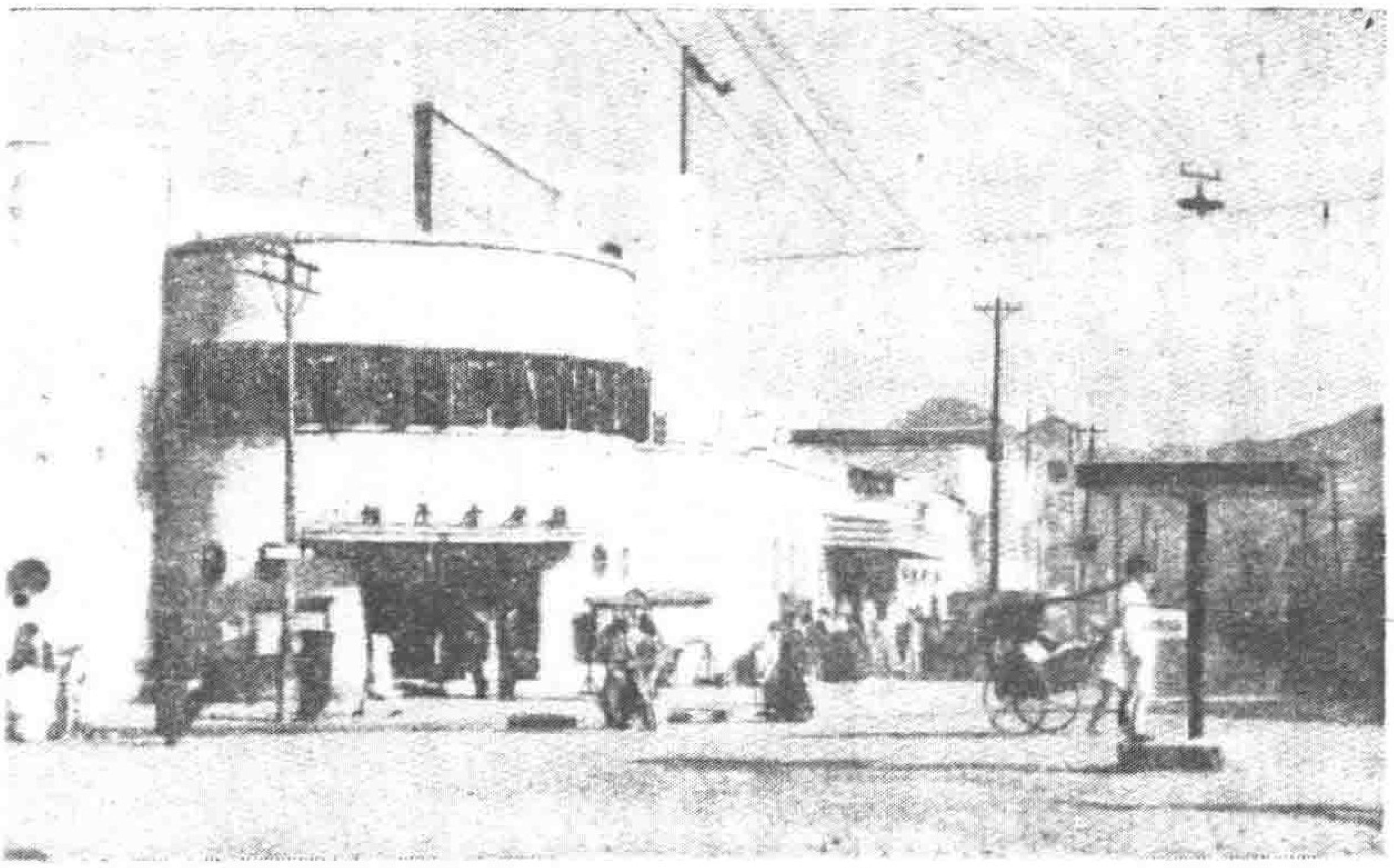
買戲票而排隊就更無道理了。本來看電影聽戲劇，大都是爲了娛樂，一舒疲倦的身心；因爲要排隊，在現在的重慶人幾乎已把它當作一件正事。譬如我們要去看日場戲劇吧，午正開鑼，十時售票，要買比較好一點的座劵（好位子已爲黑票販包去），就得在八點鐘去排班，連演出時間三四小時在內，共須耗去七八個鐘頭。排隊擁擠半小時，也對疲勞的身心更加一點倦怠。我認爲戲院還是不要號牌，隨到隨購，隨入隨坐，因此少花時間，也可杜絕黑票。若到過分擁擠時，只要彈壓人員能盡力維持秩序，則絕不會有意外事態發生。

究竟誰迷信

從黃葛埡翻老君洞的山脊到龍門浩，在老君洞南天門前，聽見一座小屋內有一男一女的爭吵聲，聲音非常淒厲，男音很迫促，女音很細弱。同行數人皆感莫明其妙；有人猜測是夫妻吵架，有人猜是話劇演員練習台詞，有人猜是仙婆觀花，……我猜是彼家有人將死，死者又是祖母，故呼聲中有「祖母啊！祖母啊！」的音調。其時小屋外有幾個小學生在撥開門縫向內窺，又在低聲說，又在狂笑，這一來更增我們的疑竇與好奇心。問他們，又只笑而不答；於是我們公推一位同伴去探視，他最初觀察報告是內有女子甚多，定是觀花。正擬作第二度報告時，那扇板門呀然而開，從內走出一男二女。一男一女手上各持厚書一册，一女爲持書的女子張蓋一傘，當時不晴不雨，無風沙無濕霧，不知道張傘作甚。兩位女的匆匆登山去了；男的留了下來與我們說話。他頭上留着長髮，從大衣至皮鞋都是黑色，同樣沾滿了灰塵，人很清瘦。他告訴我們，他是到此爲病者祝福的，並且要我們跟他到山後福音堂中去作禱告。我們告訴他，因爲時間已不早，打算去看一看老君洞，就過河回大城去了。他立時不高興起來，就地向我們佈道；最後他說我們是走入歧途的人們，他望我們能得救，他說我們定是着了世界上一切邪惡異教的迷，如像佛教儒

五七一〇八四

教道教等等，他說孔子爾無阿彌陀佛都是魔道，惟有信仰眞主纔能入天國。當時我很欣賞他演說時的辯才與表情。最後他臨去時，告訴我們，在那間小屋內，立即有奇蹟發生，因爲內面有一個重病的人，他幾乎要斷氣了，但是經他們爲他祝福，爲他祈求天主，立刻就有回生之望；若果我們不信，可以入內去看，在半小時之內，那偃臥在床上的人，不必任何藥物，立刻就可以痊癒。說畢他也就上山去了，在一個道路轉角，他回轉身來，左手仍然抱着聖經，右手一揮，陳現一個很可觀的恣態說：「可憐的人們，你們不要再迷信了吧！」



青年館

當時的情景，眞令人又好氣又好笑；好笑的是，他那付姿態，很像貝錫頓斯朋在俠盜查祿中那般神氣；好氣的是，我雖非基督教徒，但是從初中起就讀的是教會大學，一直十五年，至今尙在教會大學任教職，耳濡目染，所知也必較他多，至少我不會相信禱告可使病者立癒，死者復生。

左右做人難

成都到重慶這條路上，十七年來我來回的走了不下十次，除了最早一次是走小川北大路坐轎子外，其他各次都是御空而行。成渝公路沒有走通，資內一帶更未去過。這一次又是排空而至，回程也決定，馭氣而返，機票已由軍界朋友代爲弄妥。可是後來忽發奇想，以爲不如坐特別快車回蓉，借此流覽此路地面風光。遂趕往中國旅行社找陶帆兄幫忙購票。說來很有趣：陶兄與我同級同學，他會一席赴滇緬充任翻譯官，所以遲我畢業；他畢業後即在佘貴棠兄所主持的中旅社盟軍服務處服務，不久以前，我還在成都看到他，從不知道他來到重慶。一天，我去中旅社問刊有拙稿的旅誌二十周年紀念刊到了沒有，曾一度走他側面過了數次，因爲他正埋首工作，彼此皆未得一面。十天後，我纔在街頭碰到他，一問方知他在中旅服務，但不知他任那一部門工作。今天去找他，見他正端坐「客運部」爲人洽辦機票。我當即述明來意，因住地距車站太遠，請他設法代購車票三張。他回說代購車票爲中旅社服務工作之一，定可照辦，並且設靠牕的座票。

朋友們聽說我匆匆的又將返省，於是尙未吃完洗塵酒，又擺起了餞別宴。他們爲了避免衝突，大家商定某人請早點，某人請午餐，某人請夜飯；從十日起一共排了四天。我一聽着此訊，心裏暗自好笑，任你們費些心機，其奈我早已走却。

中旅社所購票送到，正是我們同行三人所想望的第一二三排左面靠窗的三個座位；眞高興莫名。不幸十時突然接到一個作銀行經理的親戚，派人送了三份大紅請柬來請我們明日正午吃飯，外帶一張知單，上面列的不是將軍，就是富人。我生平最怕鄭而重之的赴宴，尤怕與發財人同席；正在寫信致謝致歉之際，請客的那位親戚專車趕來，當面邀請，以表敬意。這一來可把我難着了，一邊是車票已購好，一邊是盛情難却。

我對他說明車票已購好，並且是託中旅社多方設法弄到的，明天早上七時就要開車西上，十二時已在榮昌境內，實在莫法享口福。他不答應，要我去中旅社退票。我舉了幾點理由

，聲明不能退票：第一，此次購票，是我要求陶兄及中旅社購買，而且彼等多方設法謀得超額票，並且由我自行指定座位，此種友情，理宜特別珍重。第二，四川公路車票欲得佳座，須購黑市票，特別指定更非雙價不可，此次係照原價購，分文不加，亦未聞有代購票之手續費。第三，若退票，則不便再請社方另購他日者，故欲得如此好位，根本不會再得。因此欲退票，必致身心不安。但是他不聽我理論，迫我立卽作函陶兄退票，該函由他親自送去，這一來害得我派人間道趕往中旅社與陶兄言明。

因爲我早已通知，所以票未退出。可是這位親戚，他又匆匆趕回我居處，宜稱非我放棄座票不可，日後行時，他負責代辦車票或飛機票。言辭非常誠摯，弄得我左右爲難。但是我終於動身，這一天的早上諉稱去李子霸訪友，登公路車而去；臨車行時，始託友轉達一信告謝。

治安不靖

某日午後二時許，在小樑子看到一隊女學生，約有六七百人，看樣子又是什麼遊行。隊伍末尾，嘗見一位男敎員，乃是我讀高中時的同學。據他說：這些是南岸鴨兒氹文德女中的學生；昨天午後七時，學校中兩位女敎員，偕同一個女傭到彈子石購物；回程時，在林蔭路被保幹事持槍行刼，有一位女敎員身中數彈重傷；她們是過河遊行請願的。保幹事本來就負有地方責任，竟自殺人奪物，豈非趣聞。（此事重慶各大小報皆有詳細記載。）

又一日夜晚風雨中，路過復興路附近一小巷中，見一處燈光影裏，人聲喧嚣。迨路過其旁，見十餘人圍住一條露出地面的小水管取水，旁邊還有一把斧頭；似爲以利斧砍斷水管盜取自來水者。次日晨起，八時左右由住所去洗染公司取衣，道過陝西路余家巷口，不遠處有六七個軍人，打開路旁自來水洞口，以瓢取水售賣，每挑取資似爲五十元，購水之挑夫此來彼往，聚集者約有八十多人。路過警察憲兵，皆未置意；不過取水軍人皆有慌張之色，頗令人難以分辨是偷水，或是合法售水。

抵渝赴將軍墳探視後，卽赴七星崗公共汽車中途站，俾便搭車赴兩路口中央社訪友，正走至金湯街七星崗兩路交叉處，得見一少將軍官，面帶煙容，牙齒又是黑色，一時有動於中，頗覺此地尙有毒龍盤據。另一日過蔡家石堡，有一破屋內有異味散出。在星星咖啡館中，又聽隔座人語：「此地泥土現售四萬八千元一兩。」我國戒煙之舉，已達百年，近十多年來，政府每年必狂呼戒煙一次，時至今日，首都所在尙有人吸食，豈非怪事。

重慶的煙匪都莫法肅清，就難怪四川西北、西、西南各邊縣之煙匪時時圍城；兩日來報上揭載有若干縣份縣長已死難的消息，更非奇事了。

三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成都。

中國通商銀行

我國首創第一家銀行

服務社會達五十餘年

總行暨上海分行行址：上海中山東一路（外灘）七號

電報掛號：三七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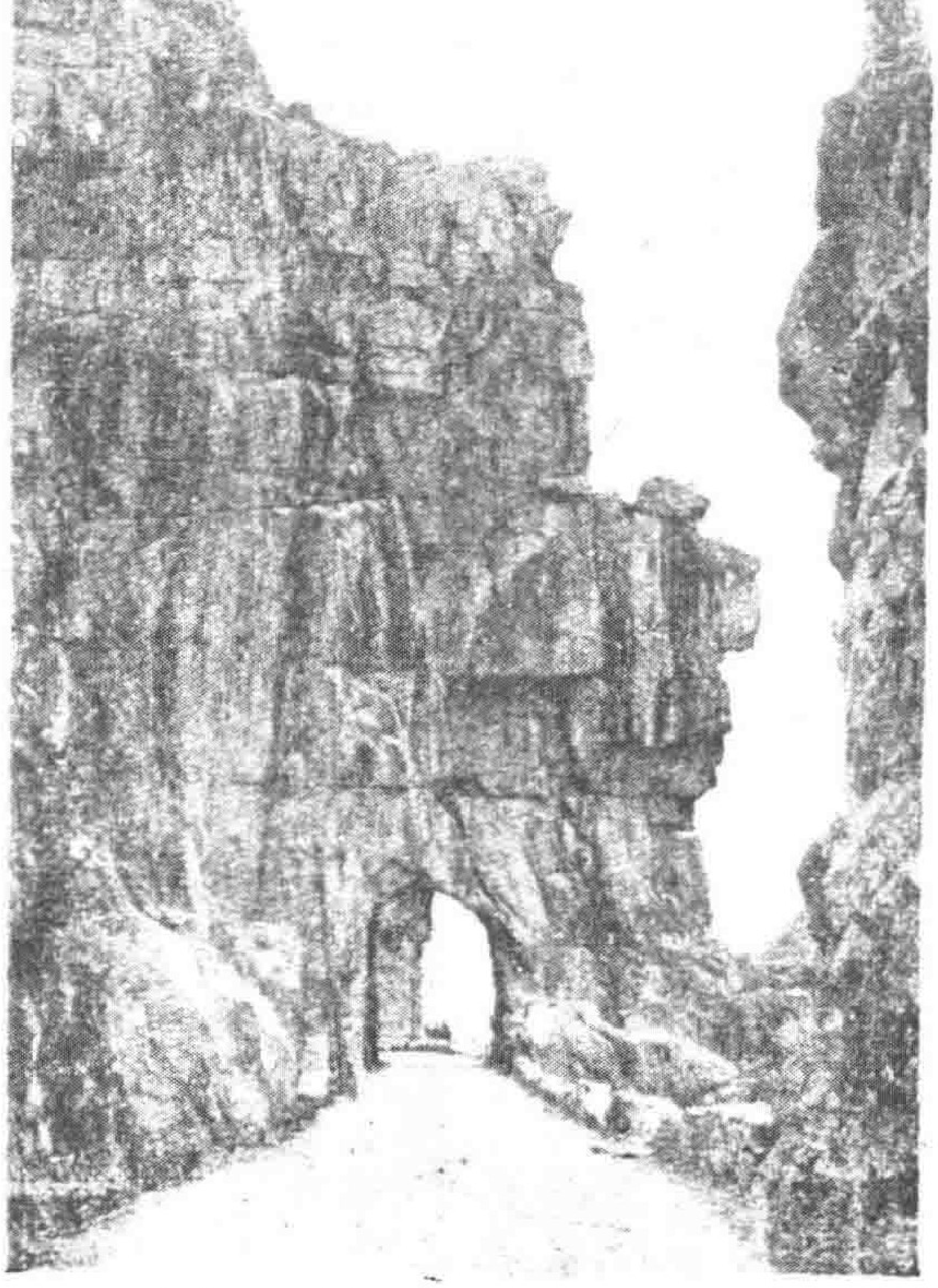
電話：一五五五〇

◀國內各大城市均可通匯▶

川陝紀行程

華滌生

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晨七時，孤零零沒有一個熟人，在重慶搭上了四川公路局的客車，直到七月十三日下午一時，總算完畢了千餘公里的川陝公路，不難而難，難而不難，安而不安，不安而安的抵達了寶雞。（本來這條路六七日可畢並不怎樣難，然而這一趟，渡江難，過橋難，還有鄰車火燒難，火燒時彈子爆發難，東也拋錨，西也擱淺，南也苦厄，北也危險，所以蜀道不難了又變成難，然而渡江時我自泰然，過橋時我自泰然，鄰車火燒時，我在黑甜鄉中，彈子爆發時，我在黃粱一夢中，拋錨時，我坐對江山品茗，擱淺時，我徘徊於黃沙碧草叢間，苦厄時我誦心經，危險時我念洪名，所以事實不安而難難，我心理卻仍不難而安。因為阻滯的地方太多了，住要錢，吃要錢，甚至大小便也要錢（我不慣坐馬勢的登坑，亦不肯夜間跑出去小便，所以一走進旅館，第一句問房間有沒有？第二句便問馬桶有沒有？）結果，把囊中所有的二十五萬五千元，用得乾乾淨淨。



北棧道上之翠雲屏

璧山是重慶西南面的一個隣縣，也是一座山城。城雖不大，然而電燈也有，電話也有，大光明美容室裏更具備着妙不可言的吹風器。趕集日一片白包頭，煞是奇觀。

丁家屻是璧山縣的一個小鎮，毫無足道。自從民三十三年交通大學貴州分校遷來於此，市面便大有起色。此番，我是來擔任該校復員工作的一部分的，住了十餘天，飽嘗山野風味。為了公事上的需要，復僕僕於璧丁道上者五次；有一次，因為公共汽車拋了錨，竟坐了五個鐘頭的人力車，把尾脊骨都坐碎。

不滿一百家店的小小鄉鎮，茶館竟有二三十家之多，並且是座上客常滿杯中茶不空的時間居多。蜀人生活之優裕，於此可見一斑。

蜀人對於「玩」與「耍」有着嚴格的區別。「玩」是不正當的，「耍」是正當的。我在成都並未去玩女人，去玩麻將，我只是遊覽名勝古蹟，所以該從蜀稱「耍」。

第一天上午，在成都最繁盛的春熙路上蹓躂；繁盛的程度似乎只有蘇州觀前街的十分之一至十分之二。我跑上一家茶樓喝了幾碗茶，吃到很有滋味的桂花冷糍粑，還看到慇懃而不漂亮的女侍者。中午，到少城公園裏的靜遠飯店吃着標準泡菜和名不虛傳的酸辣腰花湯。少城公園，連那毗連的公共體育場民衆教育館圖書館一總在內，足有上海的中山公園那麼大，而茶座之多，也很驚人。我兜了一個圈子，只見講演堂後面的一泓碧水浮着密密的綠萍，中央端座着一尊佛，水邊柳絲拂拂，石鼓般的石凳引我足足坐了一小時。還有巍然高聳的辛亥鐵路死事紀念碑也引我上去巡禮了一周。看到鐵路兩字，不禁觸境生情，舊恨新愁，一時並發，於是攝了一影，作為此番征程中一個怵目

驚心的紀念。

晚上，睡在北大旅館的一張牀上對着天花板兀自發怔。回想前天在內江所住的民樂大樓是何等好，光明食堂又是何等新穎雅潔，羅斯福大樓，內江大樓，還有什麼大樓是何等雄偉，內江眞像一個英氣勃發的少年。當車子從簡陽西邊的最後山坡躺到盆地的時候，心中幻現着一座美麗的城池，去迎合將要降臨的錦官名都。田疇的形態的確變得方正平坦而廣大，泥土也從淡紅色而變爲深黃色而變爲淡黃色而變爲綠色，水也從絳色而變爲淡黑色，氣候也變得溫和了，樹葉子與青草也變得綠油油了，一到成都，街道更寬闊平直得可通電車，然而那裏有電車，黃包車也很少很少，汽車更寥若晨星。昨天從東車站到北車站，走了一個鐘點，卻未曾見到幾家像樣的店舖，路邊的房子都是那麼舊，那麼低，那麼小。更失望的，北大旅館的附近竟找不到一爿飯店，徘徊了半小時，只得在一個小舖子裏吃了一碗抄手（餛飩）一碗甜辣麵了事。

今天逛了最繁盛的春熙路，走進了擷英食堂，成都大樓，成都招待所，再走過祠堂街，遊了少城公園，中山公園，舊皇城，然而印象並不比昨天進步了多少，毛病在我的理想中的成都太好了，這怪不得成都，還得怪自己。

第二天，瞻謁丞相祠堂。車夫卻把車子拉到昭烈廟前停下了。我起初不肯下車，以爲他拉錯了；後來想到「先主武侯同閟宮」一句話，相信所謂「丞相祠堂何處尋」，要在錦官城外昭烈廟裏去尋，再向裏頭一望，的確有柏森森，於是跳下車，付了車錢，整整衣冠，恭而敬之的踱進廟。第一進當然是供的昭烈帝神像，一蓬黑鬚象徵着壯志未酬，總算有「業紹高光」四個金字在他頭上輝煌著，使他白帝城裏死有餘榮，也算不虛一番馳騁，何况還有赫赫的武聖，彪炳千古，替他增光呢。第二進是明遠堂，三個字闇淡得立在近處都幾乎辨不清。武侯的綸巾羽扇也遮得無法見到，總算把「漢丞相益州牧武鄉侯諸葛先賢位」一個牌位看完全。丘八大爺的牀舖更密得使我鞠躬都困難。堂上是那麼黑壓壓的要想誦讀幾副對聯都得用電筒照。兩位丘八大爺居然來幫我忙，把神龕左右的一付對句認出來——「討賊竭忠貞，瀝膽披肝，天下文章惟兩表；奇才根靜學，淸心寡欲，隆中計策定三分。」此外壁上的石碑，梁間的高額都只得忍痛放棄，因爲電筒裏的電已完了。走出廊下一看，倒還有資料可得——「勤王事，大好兒孫，三世忠貞，史筆猶褒陳庶子；出師表，驚人文字，千秋涕淚，墨痕同濺岳將軍。」岳將軍當然是指的岳飛，因爲武穆曾揮寫前後出師表。幾只匾額上都一致推崇侯爲王者之佐，如「勛高管樂」，「匪皐則伊」，「伊周經濟」。還有一付八言聯，倒也很有勁兒——「管樂自居，竟成伊呂；關張同志，已懾孫曹。」走下階來，那裏有碧草映着；庭前綠葉葱葱，可是不聞黃鸝。唏噓之間，不覺打了個寒噤。再轉到後面去，卻聞到一片淸香，原來是一塘荷花正含苞欲放，池周亭臺樓閣，倒也別有風趣，尤其是那個琴亭上安放着一口古琴，自會使人緬懷着隆中抱琴長嘯與空城悠然撫弦的故事。明知往裏還有昭烈陵，兩隻脚卻滯留在池畔，不願一口氣衝進去。小茶使怪靈的，看我站住了脚不動，馬上雙手把茶捧來，輕輕地放好在旁邊的石櫈上，嫣然一笑的又走了。我便一屁股的坐在石凳上，一邊喝茶，一邊對着滿池青荷悠然出神。茶味荷香，一時間都淡然若忘，一縷靈思，不知向何處飄去？小茶使來冲茶時，我纔警覺；回頭一看，好個壁碑。走近去摩挲，原來是一首詩，——「炎流炎日復爭紅，萬里山河羽扇中，五丈原頭留毅魄，三分鼎足竭孤忠，恨遺魚腹吞吳郡，春盡鵑啼徹漢宮，古柏蒼松餘落照，錦城空見翠濛濛。」旁邊還有一首詩——「祠宇莊嚴碧水洄，千尋翠柏錦城隈，先生自是伊周侶，後主寧知王佐才，對策三分天下計，出師兩表鬼神哀，綸巾羽扇渾無恙，飄颯靈旗護綠苔。」

小茶使怪靈的，冲了兩回茶，便問道：「先生要吃飯嗎？這裏有飯。」我問：「有什麼菜？」他說：「不瞞先生說，今天不是星期日，並沒有什麼好菜，要吃什錦膾飯倒有。」我微笑道：「亦好，就拿來。」

吃了一大盆什錦膾飯，又喝了兩杯茶，付了帳，拍着兩條快麻木的腿站了起來，慢騰騰地向裏踱進去。轉了兩個灣，便見一個大圓洞

，洞頂頭上寫着「中有漢家雲」五字，知道昭烈陵就在裏面了。於是規行矩步地向裏走，長長的彎彎的一條弄，兩邊却是密密層層的慈竹，把稀稀的陽光渲染成零零落落的翠霞，人影兒鳥影兒都不見一個，走了一會，我望着一簇簇高高的慈竹，有些汗毛凜凜起來了，怕什麼？有鬼還不是漢家鬼？有神還不是漢家神嗎？哎喲！前面壁角落裏黑漆漆的一段莫非是漢家鬼嗎？這倒有些……慢慌，我是七百度的近視者，這時又沒戴眼鏡，如何作得準？於是停了脚步，掏出眼鏡一戴，哈哈！原來是嵌在牆上的一截碑。走近一看，只見上面刻着一位隱姓埋名者的謁昭烈陵詩，詩曰：「三國議紛紛，丞相得眞主，史傳載偏安，疑非定論語，我生千年後，攜樽重弔古，不見漢家人，猶見漢家土，翁仲寂無言，×××杜宇。」再轉一個灣兒，「漢昭烈帝陵」五個大字便赫然在目。我正在陵前駐足憑弔的時候，忽爾走來一位矮矮的胖胖的穿長衫的中年男子，匆匆的向旁邊掩着的兩扇板門輕輕兒一推，走了進去。我仔細瞧那門頂上，題着「麟振龍驤」四字，門兩旁還刊著一副對，上聯曰：「帝本燕人，曾向鄉祠崇百祀；」下聯曰：「蜀爲正統，漫言天下尙三分。」我爲好奇心所衝動，也輕輕兒把門一推，原來是住的一家人家，我連忙縮住了脚，想轉身退出來，不料那位矮矮的胖胖的改穿短衣的中年男子已從內室跑出來招呼我請客堂裏坐。我這時很不好意思，連連的說「冒昧冒昧」。姑且坐下，寒暄了一番，才知道他姓楊，隱居在這裏。於是從劉備諸葛亮談起，一直談到劉湘。他說：「劉湘的人很不錯，死又死得好，所以墓園竟比這裏大四倍，有二百畝之廣。」再從成都怎樣是天府說起，一直說到竹林小餐的白肉飯的肉嫩得如豆腐一樣。他慫恿我道：「劉湘墓園就在廟右一箭之遙，竹林小餐就在福興街，先生既不遠千里而來，何不光顧一下？」我脚下明白，立起來謝了，說聲「驚動了，」欣然告別。他送到門口，把食指向廟門口指着，問道：「大門裏天井裏的一塊新碑看到了沒有？」我搖搖頭答道：「還沒有哩。」他又慫恿道：「不可不看。」我連連點頭，表示接受，兼含惜別的意思。

一溜烟的從陵前長弄裏穿出去，經過荷花廳，明遠堂，昭烈殿，來到大門口，卻不見有什麼新碑。巧得很！剛才一個看廟門的青年因爲聽到我和車夫爭論不肯下車的緣故，這時看見我走出來；忙走近來引我到右邊牆脚跟頭去，一看，原來就是新碑之所在。幾行紅字是那麼新鮮動人，趕快一字不遺的錄在下面——

門額大書昭烈廟　　世人都道武侯祠
由來名位輸勳業　　丞相功高百代思

昭烈廟誤爲武侯祠久矣杜工部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李義山詩云蜀相階前柏龍蛟捧闕宮其他可知故詩以明之

步出昭烈廟，向右首走了半里路，便見綠樹蔭裏映著一帶白牆，牆裏不斷的透出蒼松翠柏朱檐碧瓦，知道定是劉湘的坟了；果然，再向右轉個灣兒，題著擘窠大字「劉故主席墓園」的牌樓已赫然在望。門前廣場上還樹立著楊庶堪撰的一塊神道碑，當然是歌的功，頌的德；但看來都是彰明較著的事實，似乎並無阿好之詞。走進大門，墓道是那麼康莊，花木是那麼鬱茂，什麼亭什麼堂又是那麼嵯峨雄偉，銅像更是那麼神采奕奕，行行重行行，這纔望見棺材般隆起的坟墓，因爲已在前面什麼堂前碰了壁，這裏雖不見有警衛之士，卻也氣餒餒不敢走近去；同時，屏息靜氣的走完漫長漫長的甬道而沒有小憩的機會，兩條腿兒也够痠了，於是轉過身子慢慢踱出來，邊走邊想——劉湘眞不媿爲劉備的後裔，生爲省主席，死晉一級上將，而墓園又隣昭烈廟，且四倍大之，也可算了不起了！怎得不使我感今懷古，低徊不忍去。

剛步出劉湘墓園，迎面來了一輛人力車。「到望江樓幾個錢？」「八百元。」「依著你，可是要從桓侯巷經華西壩去。」「對……對……」

車子走完了桓侯巷，卻不見桓侯祠。我並不灰心，跳下車來，回頭沿門挨戶的問訊。大約已問過半條巷了，異口同聲的答着「不知道。」我雖不灰心，但是很訝異。再一想，知道我的訪問方法不對，因爲被問的人不是看門老太婆，便是大姐或娘姨。於是停了脚，向前望一望，想找個知識份子問一問。纔抬起頭來，

五七—〇九〇

「萬里鎭中心小學校」一塊牌子巳從樹葉裏閃出來。更巧的，有一位像教師模樣的中年婦人走出來。我趕快兩步併作一步，走上去劈頭便問：「桓侯祠在那裏？」「這學校便是。」「可進去看看嗎？」「可以……可以。」走進去一看，只見一個大天井裏簇擁着一堆堆小學生，再看那前面大禮堂，分明是桓侯祠的大堂，因爲樑上五六只匾額還高高地懸著，可是桓侯的神龕呢？「這裏有張飛的像嗎？」我拉著一個小學生便問。「來……來……來，跟我走。」他一邊說，一邊竄進禮堂的後面軒裏去了。待我追進去，小學生早不知竄到那裏去了。在那一條黑壓壓的狹弄裏，似乎有個人高高坐在那裏；定睛仔細一瞧，原來不是個人，便是青面黑鬍子桓侯張翼德之像。我雖還未曾嚇一跳，然而一個人站在那一條黑壓壓的狹弄裏看那青面黑鬍子的像狠巴巴地兀坐在那裏，也便不再多看的退了出來。

出了桓侯巷，坐上人力車，拐了幾個灣，便見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美國式洋房隱隱約約參五錯落在綠楊翠柳叢間。那一片片廣大的草坪上，更碧油油的點綴著幾曲清溪，溪邊的疎槐密笆下三三兩兩的黃髮垂髫者宛如蝴蝶般的在那裏迴旋飛舞。據車夫說，都是華西大學和金陵女大的美國先生的小孩，噫！華西壩雖然可算是古老城中的僊境樂園，然而考其來歷與背景，則恰如特區之在上海；可是光明的遠景，彼此亦如同一轍；那麼，佔便宜享實惠的還是中國人。

越過靜美的文化區，又衝進了塵煙的市廛；但行不多路，淸曠而饒有詩意的氣氛又撲眉宇了。車夫的行程巳畢，我的腿兒便站直在武聖宮與郊外第一公園之前。這時候內心與外境都引起我的腿兒先向武聖宮進展。眞出乎意料之外，在短短的半日內，竟連續地瞻仰著昭烈廟明遠堂桓侯祠武聖宮。昭烈殿上最爲乾淨，明遠堂住滿了武裝同志，桓侯祠闢作疊舍，武聖宮淪爲茶肆。比照之下，似乎使人相信皇帝雖死，天威畢竟難犯。這裏的武廟委實小得可以，較之洛陽的關帝祠，眞如小巫之見大巫。轉身出來，渡進公園。園裏充滿的除了一簇簇茶客之外，便是唐女詩人薛校書的一處處芳踪髓迹了。最先直撲眼簾的，便是兩棵大樹縫裏射出來的薛濤井三個擘窠大字。俯視井水，澄清得鬚眉畢現，確乎是口好井。望江樓頹敗得走不上，崇麗閣倒確很崇麗，吟詩樓則人去樓空，淸韻絕響，徒供憑弔而巳。此外，什麼枇杷巷流杯池浣花別墅等也都只是些有名無實的點綴，然而一個能詠幾首詩的妓女流風餘韻傳播千古，也可算了不起了。

在無限好的夕陽中，悄然蹺出了這綺麗香園。那漫長的柳堤是多麼富有詩意啊！一邊是錦江波聲，一邊是川大晚鐘；一邊是芳草鮮美，一邊是落英繽紛；最逗人的是一帶疎疎密密的綠林——忽兒是蒼勁的松林，忽兒是婀娜的柳林，忽兒是婆娑的桑林，忽兒是陰翳的桐林，忽兒是籔籔的竹林……綠油油一片碧海，可是綠的形態不一，深淺各殊，這樣幽美的一幅綠色圖案，在我還是初見，所以旁人的許多頭都向着前，而我的頭卻一路向着左。

第三天不幸下雨，遂把預定遊昭覺寺和文殊院的計畫取消。上午再到春熙路一帶蹓躂，欖到少城公園的桃花源小酌。番茄炒雞蛋好極了！一口氣吃個精光。這裏的泡菜也酸辣適中，生熟恰到好處。飯後，搭那所謂「福利馬車」到西郊青羊宮。兜了一圈，除踏得兩脚爛汚泥外，一無所獲。再坐人力車至草堂寺，目的不在禮拜釋迦佛而在望望杜工部。果然，走進草堂，看見一位花白鬍鬚的學者文質彬彬地坐在中央，兩旁還有鬚眉盡白神態瀟洒的黃山谷陸放翁陪著，眞是詩中聖賢，各有千秋。雖沒有三牲肉吃，然自有我這等老傻，拿著一瓣心香轉灣摸角的來供奉。是晚，在竹林小餐小餐。這裏拿手好戲是白肉飯，可惜到遲了，巳經賣畢，只得叫一盆粉蒸肉來代替，也好得非凡。再喝了二兩大麵，一則消消寒氣，二則算是與這古老之城舉杯告別。

從成都到寶鷄，足足走了二十一天，超過正常的期間兩倍，唯一的原因是水大橋斷碼頭沒。名爲走了二十一天，其實是歇的日子多走的日子少。在綿陽等渡河等了四天，在寶輪院等渡河又等了四天，在廣元等渡河竟等了十天之久；這一路可算不順風之至了，然而劍閣勝利橋之斷，溶江便道之毀，寶輪院子彈車之爆炸，都沒有殃及，還算不幸中之大幸；不過，在褒城附近的一個筋斗卻是晴天中的霹靂，因此幻出不少奇雲，「禍是福所倚」，願此一跌，像孫行者的翻到九霄雲外去。

劍門之險，雲門之奇，五丁之峭，大散之雄以及翠嶂千里碧流百澗，所謂南北兩棧道的勝概萬狀，在這二十一天之中，都一一映在眼簾，收入詩囊，且待另文寫出。

末了，我敢說，這次在川陝道上遭遇著的災，與其說天災，毋寧說人禍；因爲水固然大，然而據我看來，橋斷碼頭沒便道毁等等都不是沒有法子預防的。這是逼我寫這篇稿子的唯一動機，希望有關當軸不以人廢言。

平沙猶有雁飛還

——西北邊地拾異之十一——

陳澄之

我在奇台，住在一位天津人的家裏。這家主人姓張，他的父親張世義便是三十年前邊塞上四方聞名的大商人。奇台在三十年前最大的一家商號，文義厚，便是張世義老先生經營的。現猶健在，惟巳眼花耳聾。兒子張傳道倒是個讀書人，也曾留過辮子，進過考場，能詩能文。筆者路過奇台時多承他招待，性情相投，所以很談得來。

奇台亦名古城，「古城燒酒」，塞上聞名，傳道先生每邀我對酌。這古城燒酒，論味，在蘇聯的「伏德卡」Vodka 之上；論醇，不及山西汾酒；論色，較諸茅台尤淸；論勁，比之陝西鳳酒厚而且酗。古城燒酒之所以好者，完全由於奇台四境的水好。其實最好的「古城燒」，不產於古城，而產在阜康。阜康酒之最上者是出在紫泥泉，而概以古城燒酒聞名於世。邊地善飲者不以盃盅，而以碗缽計量，碗的大小相當於內地的飯碗，缽量則等於三碗。新疆一般人，所謂不善飲者也能白口飲上一二碗古城燒酒。往往在內地以善飲自居的朋友，筆者親見他們到了邊塞，則每飲無不泥醉。

張傳道兄常伴我騎馬奔馳在古城之郊。一出城郊，天山高峯，兩排積雪，連綿數百里，幾與長空接。夕陽時份，牛羊下山，鴉羣萬千，邊飛邊噪。此情此景，內地人們那裏意會得到。張兄贈筆者卽事詩中，有兩首便是描寫這兩件事的。

峯矗天山露劍鋩，　、雪封雲繞陣堂堂。
森嚴氣象知何似？　細柳營前列萬行。

孤城日落炊烟起，　羌笛牛羊自下山；
風急晚涼鴉噪野，　平沙猶有雁飛還。

邊民既不愚更不懦

張傳道先生確是一位研究邊陲史地的專家。筆者要不是爲了趕往迪化。滿心願意，在奇台多盤桓一年半載，他家藏書至富，而尤以中亞各種文字紀載的史地爲多。我恨不得遍讀之，至今引以爲憾。

我們有一次談到中國邊地上的內憂外患，他劈口就說，『可怕的不是日本，可慮的倒是國人的忽視。苟今後局勢轉移，中國問題能成爲世界問題的中心。中國的外交如不善視近鄰，而一味惟遠鄰是賴，這乃是中國最不智的外交政策。——一國的外交原是多面的，而我們的外交自庚子以來，以迄於今，一向是一面刀的外交。等到這一面刀吃不開時，再臨時抱佛脚，尋覓另一面刀。結果面面魯鈍，路路不通；弄得四面楚歌，八路委屈！……』

邊民的外向，我們今後千萬不可再祗是一味抱怨他們的愚懦。事實上他們旣不愚，更不懦，今日的結果，我們要埋怨當局的邊政不修。此後政府對邊政一定要放棄一個古老不合時宜的念頭，千萬不要以爲在邊地上設了官，駐了兵，便算是盡了心，出了力。我們先要以邊地視同內地，而後不妨以邊外鄰邦治邊之策治我之邊。模仿效樣並不是要不得的辦法，惟恐畫虎不成反類犬是一；但學皮毛不切實際是二。

鄰邦治邊的辦法，以我人所見所聞，不外先力事建設，以改善邊民的生活趨於現代化，同時竭盡全力便利交通，使在邊地若在近畿，如此當局者無有「鞭長莫及」之苦，而邊民更無「天高皇帝遠」之思。然後

一則加强邊疆文化，必須下百年樹人之功夫，切忌表面文章敷衍塞責；再則才談得到從邊民內向心理來鞏固邊防的策略。蓋欲人之內向，一定是自動的，而不能有絲毫被動的成份。

名稱繁多的一部巨著

天山北路，尤其鎭西奇台一帶，文風鼎盛，人才倍出。鎭西的劉效藜，奇台的張傳道（上月消息傳來，張先生今春作古，驚悉之餘，不勝悲痛。附記於此，藉表哀悼之忱）等，都是今日新省不可多得的老者，前者仕，後者隱；仕而能於危中求安，乃是劉先生的古道可風；隱而洞鑒世態，乃是張先生的博而不售！

我在張家讀到很多的有關中國邊陲的書籍。其中以「西域聞見錄」各式板本最爲可貴。這原是近百年來研究新疆史地最爲可靠，最有價值的一部巨著，即至今日，可貴依然。書坊之有此書，名稱有七八種之多，內容則相互雷同。玆先且列名略述之：

西域聞見錄（凡八卷，半頁九行，每行二十一個字。）椿園七十一著（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序）疑爲原著初刻本。

新疆紀略（抄本，紙已灰黃，半頁十行，每行有二十四字，有二十六字。）未著撰人（序末稱「椿園先生身歷回疆紀略」）疑爲七十一幕下所爲。

異域瑣談（凡四卷，竹紙抄本，半頁八行，每行二十二個字，楷書端而幼稚。）著者，抄者，校訂者均空白（段落先後不一，字句亦有出入）。

西域總志（嘉慶二十三年刻本，强恕堂藏，半頁九行，每行二十二個字，楷書）據李穎笙所得抄本而鐫（增有嘉慶八年五月周宅仁序）。

西域記（嘉慶十九年甲戌仲秋味經堂刻半頁九行，每行二十二個字）。目錄上仍刋「西域聞見錄」（有武寧盧浙容齋氏序（序內議論有錯誤）。

新疆外藩紀略（刻本，凡二冊，分上下卷，半頁九行，每行二十五個字，楷體，並有原序）根據「西域聞見錄」刋刻（地名加框，人名加單線，官名標三角）。

異域竹枝詞（福慶嘗本「異域瑣談」纂）。（福慶序曰：「部曹椿園所撰異域瑣談……」）

新疆紀實徵信錄（此名爲同官刑部侍郎阮葵生所易）。

新疆輿圖風土考（光緒八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本）。

上列各書，除異域竹枝詞外，全是一部著作的異名，著者是椿園七十一。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以爲七十一就是七十七叟，大錯；雅頌集以爲七十一就是著番猶采風圖考的六十七，更錯了。

七十一先生

著作「西域聞見錄」的七十一先生究竟是何許人？福慶鈕祜祿氏（字仲餘，號蘭泉，滿洲鑲黃旗人，由筆帖式歷部曹鎭迪，後任貴州巡撫。是與七十一同一時代的人物，他所見到的七十一的著述，是名之曰異域瑣談的一種）在他自己的異域竹枝詞序文中說：

部曹椿園所撰異域瑣談，分新疆外藩，及絕域諸國列傳，山川，風物，土俗，民情，歷歷在目。

「西域聞見錄」及「西域記」有好些板本均刻有「長白七十一椿園著」。

盛昱的「八旗文經著者考」載：

七十一，字椿園，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十九年進士，著有西域聞見錄八卷，一名西域瑣談。……

「西域總志」中，周宅仁序曰：

有椿園七十一者，旗人也，其學淵博，其才宏肆，適爲鎭迪觀察，居其地，覩其情，且遊歷幾遍，考核甚詳。

根據淸代「國朝耆獻類徵」忠義二十一載：七十一，滿洲正紅旗人，姓博和哩。

又原書忠義二十二載：

七十一，滿洲鑲黃旗人，姓伊拉哩。盛昱又說他是正藍旗人，令人莫衷一是。不過由此可見，七十一乃是著者的名，而不是姓。

關於七十一的身世紀述得最可靠的，倒是注釋「異域竹枝詞」的吳省蘭先生。他和福慶，七十一等爲同一時代裏的人，所以他的說法最爲信實，其注中曰：

是書（註：此乃指福慶所據的「異域瑣談」也），其同官刑部侍郎阮葵生易稱爲新疆紀實徵信錄，序而行之。

如此說來，著者七十一既與阮葵生同官，又曾爲福慶的部曹。根據阮葵生傳「自乾隆三十六年補刑部主事，五十年任刑部右侍郎，五十四年卒」。足證七十一先生，先官新疆，而後任職刑部，但年代未能確定，最後敢斷言，椿園先生在當時祇不過是一個小而不顯芝蔴官而已。

「彈丸一隅．眇然一塵」

七十一的巨著，名稱固然各異，而無不以西域聞見錄和異域瑣談爲本源。新疆紀略，西域記和新疆外藩紀略三種，完全依據西域聞見錄。西域總誌則本諸異域瑣談。

西域聞見錄有西域輿圖，而異域瑣談沒有。更由西域聞見錄分卷的嚴密和刊刻的精細來斷定，西域聞見錄似是七十一先生著作的定本，而異域瑣談爲未定稿，亦未可知。

西域聞見錄八卷爲：（一）新疆紀略上；（二）新疆紀略下；（三）外藩列傳上；（四）外藩列傳下；（五）西陲紀事本末上；（六）西陲紀事本末下；（七）回疆風土記；（八）軍台道里表。另外卷首一冊爲輿圖。著者序曰：

地在天之中，彈丸耳；中原在地之中，一隅耳。約之郡邑，均之一身，眇然一塵耳。而目能視，若或見之，從目治，目域於形，隔蔽之矣；而耳能聞，衆目所見，皆可因響以得其情，從耳治。余生於燕，長遊於宦、秦、晉、齊、楚、吳、越、之郊，轍跡幾遍。南及嶺表，東越醫無閭，渡遼水而嬉，壯年復西出陽關，逾河源三千餘里，而居於殊異之鄉。目見夥矣，惟復好知鄙事，耳聞且復嘵然中國九州紀之典故者既確且詳，而伊吾以西，不常見於簡冊。列史所載，證以目之所見，既多齟齬而未安（妥），意者滄桑之變，人事之各不相蒙耶。我皇上神聖之武，卓越前朝，西陲疆域，開擴萬理，自古之險遠不到兇頑負固之地，莫不歸入版圖，而言語侏儒衣冠詭異之倫，罔不匍匐稽顙，隸諸臣僕，且懷德畏威者，徧及於西海之濱。爰命廷臣輯纂圖誌，一時載筆之士，巨構鴻裁，煌煌乎輝耀千古矣。然里巷瑣屑之事，殊方猥鄙之情，或棄擲而不言，或采擇而弗及，而遊於其地者歸述於人，非附會之失眞，即抑揚之過當，最足以誤聽聞。余居其地者久，考究最詳，於是不辭冗俚，作爲是編，目見存矣，而耳之所聞，少無可攄則嵿之，既無左氏浮誇之才，敢爲鄒衍荒唐之論哉。

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十二月十九日椿園七十一序於復四山房。

送年禮
最歡迎
豬油鬆糕
著名粽子
喬家栅湯糰
老牌
出品
全國
聞名
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號
西門路二七六號
電話　七四一七四　八七二〇六

雁蕩十二品

蔣德敬

雁蕩爲吾家山，幼所登陟，長而不忘。抗戰軍興，輾轉西遷，溯贛江，越梅關，泛灕水，而徜徉乎桂林陽朔之間；復由是出鎭南，覽劍湖，登雲貴之高原，放扁舟於滇海，訪石林，觀疊水，聽瀑於黃菓樹下；旋下七十二灣，以至巴中，浴身於北碚之溫泉，縱目於峨眉之金頂。離家數千里，足跡遍西南，每對勝境，而雁蕩之舊影，輒來腦海。今歲勝利還鄉，重訪雁山，雖人事興廢，已非疇昔，然二靈無恙，龍湫依然，爲之欣然心慰。身爲雁山人：苟以雁蕩爲壓倒一切，是亦陋矣。然雁蕩誠有其足以傲睨桂林峨眉而無愧色者在，則歷覽既多，益證所信，因就私見，而草此文。

以余觀之，雁蕩之勝，惟石與水。欲於雁蕩求黃山之雲與松，無之；欲於雁蕩求峨眉之佛光與猴羣，亦無之。惟石與水，則盡態極姸，千形萬狀，造化之巧思，殆窮於斯矣。石之孤聳者爲峯，連亘者爲嶂，窅然而中空者爲洞，劃然而離立者爲門；或標孤梃如立杖，或含圓石如弄珠；出其餘緒，則聽詩叟、接客僧、老猴披衣等，神態逼肖，雖巧匠未能逾也。水之懸垂者爲瀑，停留者爲潭，潺湲而平流者爲溪，激越而奔騰者爲溜。石不賴水以炫奇，水則隨石而變態，故龍湫之瀑，隨風飛花，西石梁瀑，倚崖裂帛，他或岐爲燕尾，或散爲梅雨，灑明珠於九天，漾碧翠於一池。至蕩陰之龍溜，無斯石無斯水，無斯水亦無斯石，怪異奇妙，更可謂極水石變幻之能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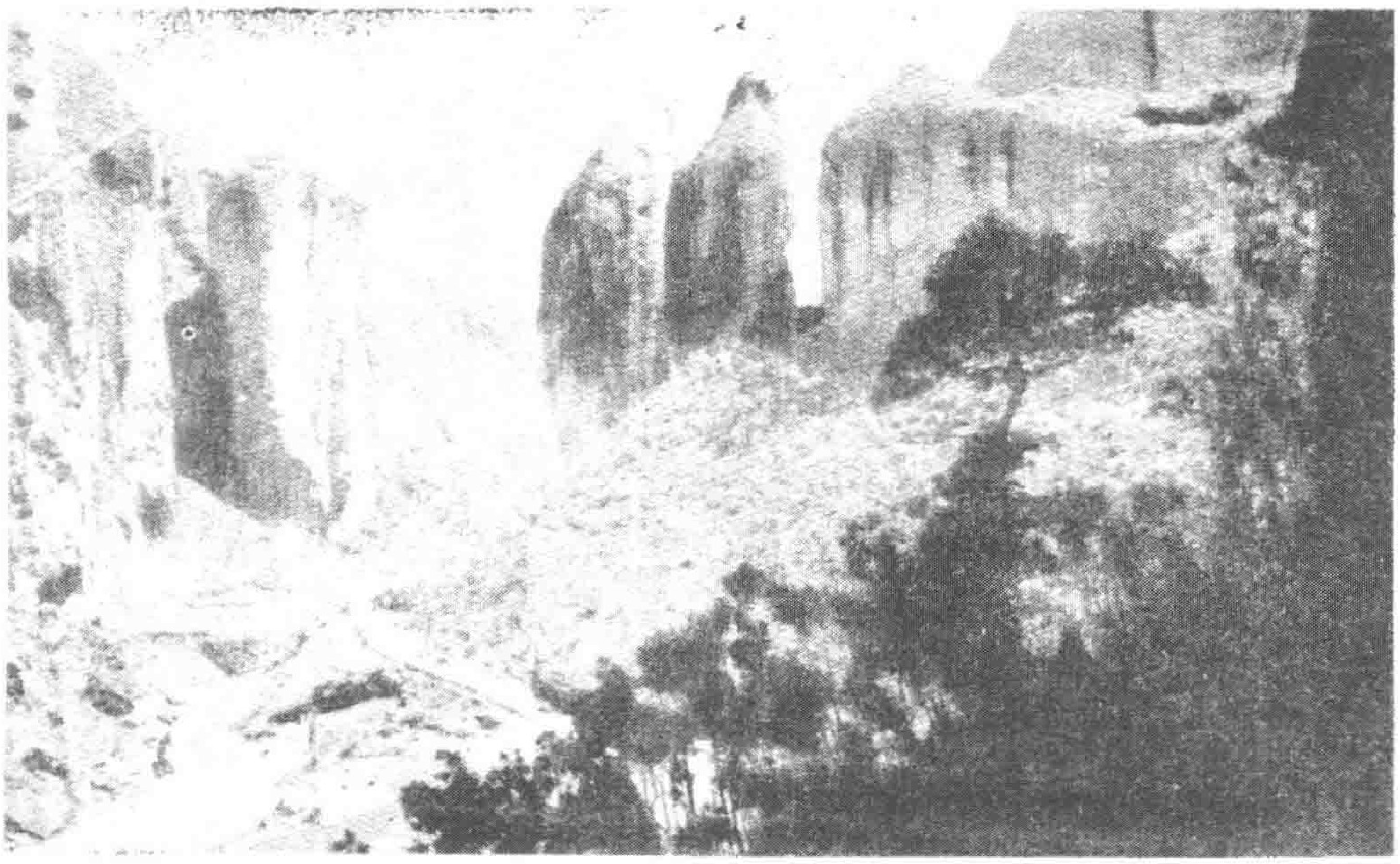
昔王季重嘗評天台諸景高下，齊亘山爲之擱筆。余覽蕩雁舊志，亦有三絕、八勝、二十大觀諸名目，顧欲求評定山景如季重者，未之見也。自維後學不文，豈敢效顰前賢，然拋磚引玉，當不見笑於山靈，因倣司空圖詩品之例，成雁蕩十二品。一品示一風景區之特徵，此特徵卽遊者所產生之意境。余嘗以爲山水之欣賞，非僅止於畫圖性，抑且進爲戲劇性。遊者縱步於此大自然之壯麗舞台，必耳目所接，盡屬可驚可愕，或可怡可樂，方獲渾一之印象，而有和諧之情調。是以全盤之佈局，遠重於一水一石之奇，故龍溜雖妙，終居末位。至靈岩、龍湫與顯勝門等，在佈局上更有合於劇情發展至最高潮之妙，以水窮路盡，陡現異境，莊嚴妙相，乃無倫比。譬如琴聲繚繞，幽細欲絕，忽而簫鼓爭鳴，百音並奏，上苑春花，瓊林夜宴，無過其絢麗也。持此論爲準繩，試列十二品如下：

靈岩　雄渾第一

一柱擎天，千峯湧地。造化炫奇，衆美咸備。

如覲帝廷，臣后拱侍。如觀軍壘，旌戟環置。

靈岩素稱蕩雁之明堂。明堂者，明政敎之堂也，古祀上帝，祭祖先，朝諸侯，凡國之大典，皆於明堂中行之。靈岩萃峯、嶂、洞、瀑於一壑，爭雄競勝，秩然有序，似造化故爲安排焉。靈岩以屏霞嶂爲正面，天柱、展旗二峯成大門，東有天聰洞，小展旗、金烏玉兎諸勝。西有雙鸞、象鼻、獨秀、卓筆、小龍湫、龍鼻水諸勝。何白（註一）記云：『……環而凝之，旌旗壁壘，大將莅臨，無以喩其嚴肅也。寶幢華鬘，法王化城，無以喩其妙勝也。珠林瑤樹，羣玉之府，無以喩其瓌麗也……』施元孚（註二）記云：『……其秀挺如玉柱瑤屏，其疎密如千門萬戶，倉卒顧之，如咸陽侍衛，劍戟相磨，環立丹陛，靜而覩之，如有虞羣后，服采執瑞，協恭帝廷。山無遁形，萬態在目，近遠瞻眺，且怡且愕。……遂復外出，雲浮天碧，四山淡寂，余獨往來諸峯下。身之所之，峯若向余，意之所屬，峯若解余，穆然神與之遇，以相喩於無言也。怛懷忘形，情景混合



雁蕩蠟燭峯

，茫然而不自知也……。」綠洲（元孚號）可謂深得山水之眞趣者矣，「身之所之，峯若向余，意之所屬，峯若解余」，微靈岩，又何易求此物我一體之至高境界哉！

大龍湫　神妙第二

一水蕩空，萬古濛濛，非烟求雪，欲狀難工。
映日成虹，乘風爲龍，晴雷震壑，天地動容。

大龍湫飛流六百尺，頃刻萬變，不可方物。他山之瀑，多循崖而下，形狀固定。獨龍湫石壁內凹，瀑水懸空，其高度又足以窮其變。故他山之瀑，水壯卽雄，水縮卽卑，此則無關壯縮，要當鼓之以迴風，映之以斜日，始能盡其妙也。何白記云：『……仰見瀑流與風相鼓盪，俄傾萬態。忽中爲風所遏，半壁嫋娜久不下，忽風從下搗，輒夭矯若玉龍，騰擲空外，忽勁如萬鏃注射，人急走避詎那菴，瓦溝若跳千斛珠，檐端懸溜如秋雨。亭午風稍和，日脚穿雲罅，斜映高壁，彩映數道，絢爛炫映。余偕諸君扶掖憇瀑後，崖中剜若半瓠，瀑布前掛，水色與日色相盪摩，如齊奴紫絲步障中覩人面，咸有異色，作青紅熒熒不定狀。……」惟龍湫極妙之景，非盡可求，何白記中稱：『……或水壯而風殺，或風壯而水縮，咸不能窮湫之變，惟所見適遇適不遇耳。予嘗聞登岱宗不見日觀，非遊也。然日觀非極晴明不得見，陰雨曀雺，春夏六之，秋冬三之，已霽而登，登而或翳，已雨而阻，阻而或舒，於是登岱者十不一靚焉，信遭之不易也。……』以彼例此，苟有觀龍湫而以爲無奇者，徒緣慳耳。

靈峯　瑰奇第三

惘刼人間，亘靈合掌，故含虛洞，用避塵鞅。
金鷄鳴空，泉岩弄響，五老忘年，雙筍百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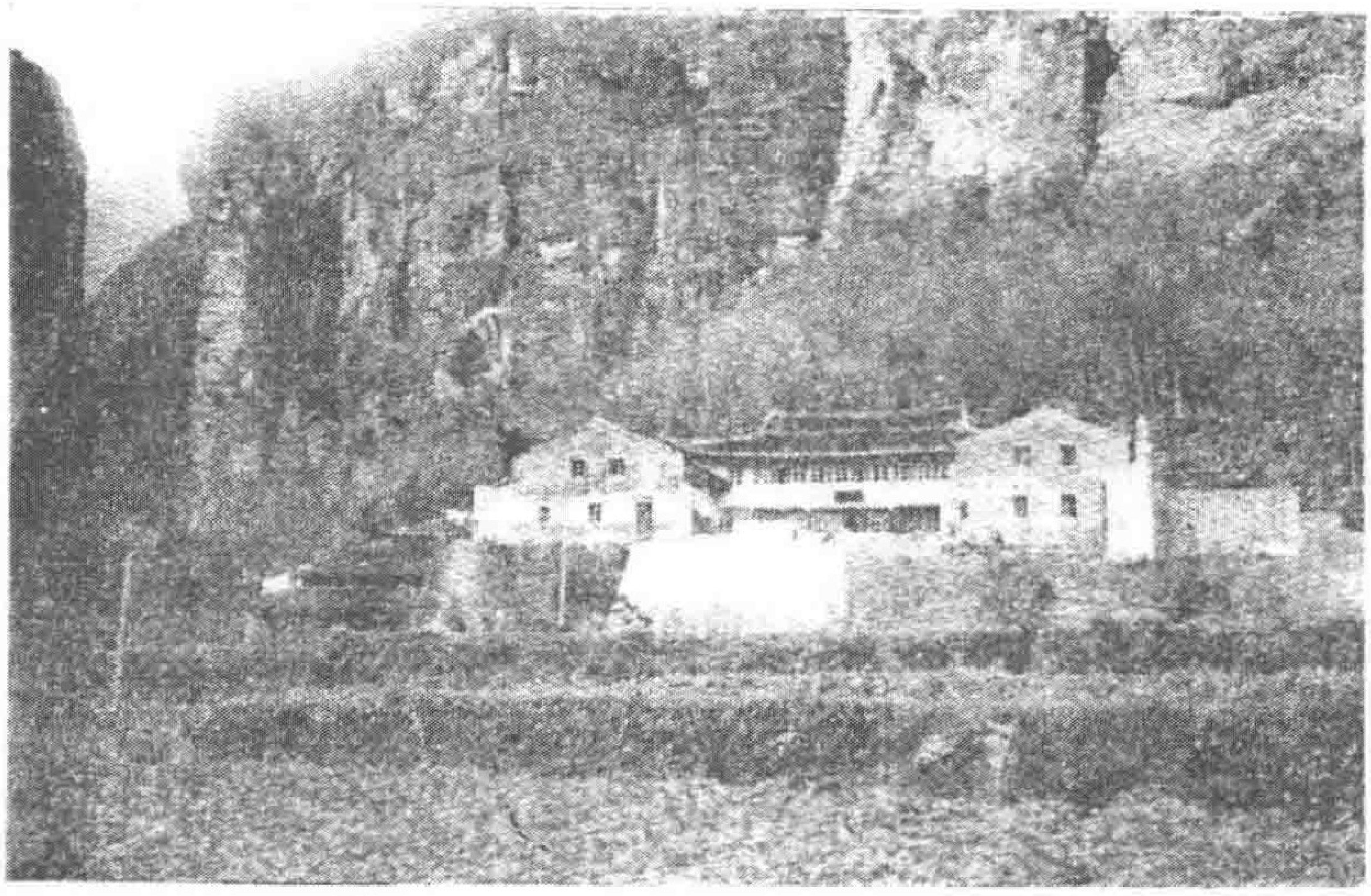
蕩雁之勝，夙稱二靈。李孝光（註三）雁山十二記中稱：『……山之削刻瑰詭，莫若靈峯，雄壯渾龐，莫若靈岩，峯言銳，岩言大也。……』靈岩諸峯，環列如拱，靈峯則綠澗錯落，自成章節，而以合掌峯爲領袖。合掌峯高大逾天柱，中裂一壑，爲觀音洞，懸磴數百級而上，凡金鷄、伏虎、超雲、五老、雙筍諸峯，皆羅列洞前。靈峯多奇，聽泉岩水聲潺湲，發自岩內，每引遊者駐足。泉岩之旁有鋸板岩，平整如新鋸，有數片似鋸已半而未成，據云仙人黑夜施工，聞隔溪金鷄（峯石）高鳴，疑將天明，遂未畢事而去。造化弄巧，又何怪山

野神話之符會哉。

顯勝門　幽古第四

僻徑穿林，半被苔痕。水窮路盡，陡立巨門。

穿山鳴瀑，寂寂競喧，誰與晤對？古洞世尊。


屏霞嶂靈岩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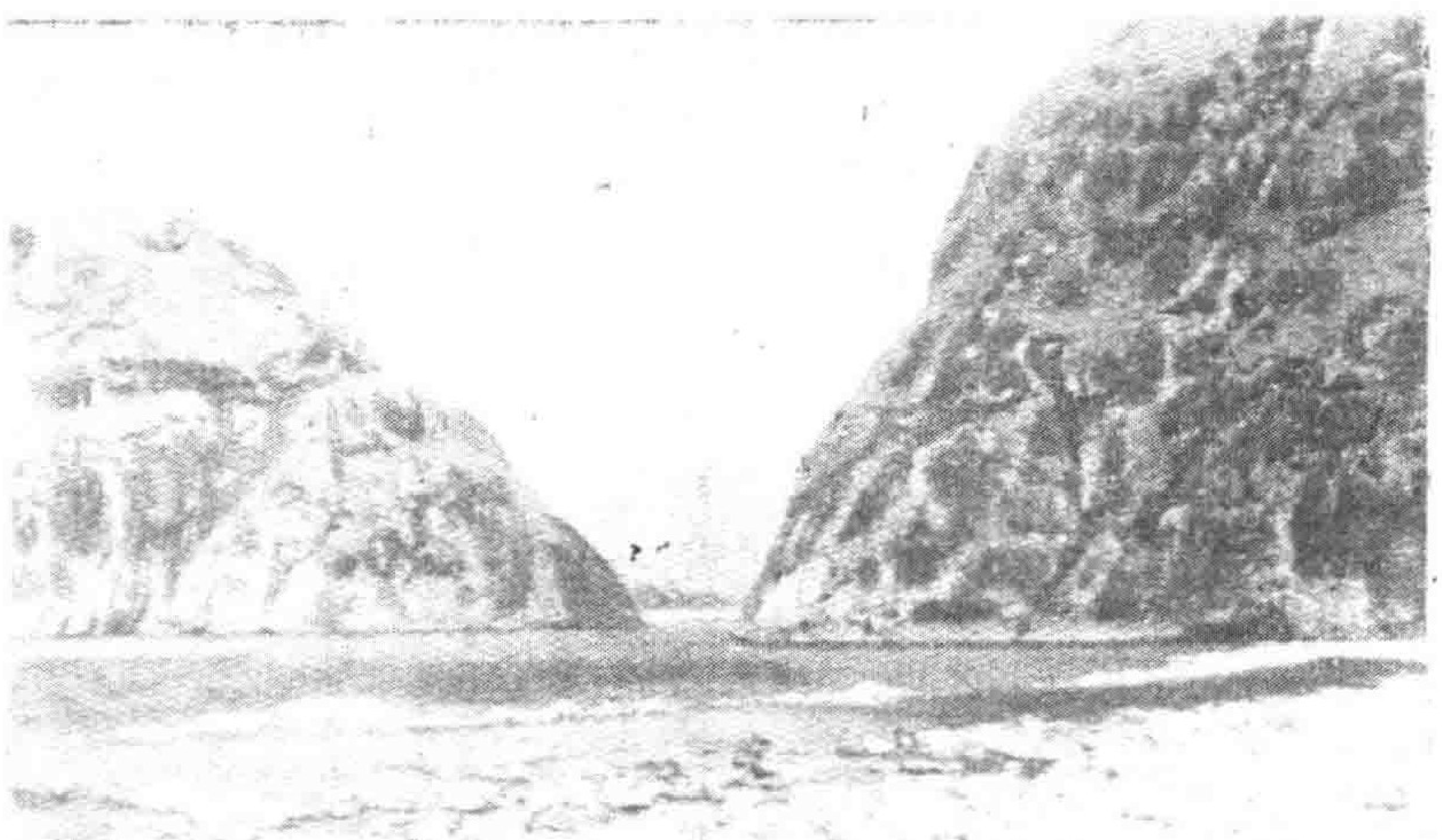
顯勝門爲蕩陰絕勝，氣象高古，於二靈龍湫外別具一格。門垂天直下，高約百丈，闊祇丈許，溪水自門內流出，清澈無比。門外林木蓊茸，奇石參差，門內有石佛洞，飛湫瀑之勝。然以地僻徑蕪，遊者罕至，好遊如徐霞客，覓道而不可得。憶余十餘年前初遊其地，以澄潭夾貯門下，壁陡立無可着足，乃由三谷村人取長木，跨澄潭，擱於潭後之大石，人踏木猱壁而上。遊畢復下，俛視潭水碧綠，削壁如牆，足慄不敢下，終乃抱村人之頸，閉目下降，今日回思，猶可笑也。其後經先伯父叔南公廣爲宣傳，募捐築路，於是人稍有知顯勝門者。先伯父於門壁築棧道，於門外大石上鐫「天下第一門」五字，並於門內石壁勒摩崖，文曰：『楊龍友有言：「雁蕩奇不足，幾於怪，怪不足言，幾於誕。」叔南遊三谷坑，進顯勝門，登禮佛壇，捫石佛洞，觀飛湫瀑，信古人之不我欺也。』今歲重遊，溪山依然，而棧道已毀，爲之悵然久之。大抵顯勝門之勝，頗類峨眉之黑龍江，然門之色調古樸，高大壯嚴，遠過黑龍江之第一峽，而進門自成一寰界，右禮石佛，左挹飛瀑，則又黑龍江所無也。嘗見郎靜山所攝顯勝門數影，奇峯層叠，光影幽絕，疑冰壺瑤界，不是過也。

雁湖　蒼茫第五

雲山蒼蒼，海嶼茫茫，振衣千仞，天風浪浪。

更喜一水，涵影浮光，何當弄槳，直航帝鄉。

雁湖爲雁蕩所由名，位居九百公尺之高崗頂上，俯視羣山皆伏，惟絕頂百崗尖猶於東方高出雲表。雁蕩之景多在谷底，罕登高觀遠之樂，雁湖不獨以高崗貯水，人引爲奇，且由是


雁蕩石門潭

遠眺東海，極目蒼茫，玉環一島，馴如龜伏，波光蕩漾，帆影歷歷，疑方壺圓嶠，可以飛越也。然雁湖之荒塞久矣，遠溯有元，湖卽淤爲葑田。今湖跡猶存，而水潛草間，無涵光搖影之美，故必須濬挖淤草，築堤蓄水，方成大觀。今表而出之，冀不掩其優美之本質，而有建設成功之一日也。余聞之雁湖之道人，云三秋九月，北雁南翔，確有棲浴於湖濱者。是則秋登雁湖，鴻雁爲侶，不讓峨眉靈猴，專美於前矣。

石門潭　壯美第六

巨崖中斷，百水朝宗，澄碧浩淼，神龍所宮。
西峯屏列，簇簇芙蓉，夕陽縱筆，抹紫渲紅。

石門潭爲雁蕩巨淵，蕩陰十八灘之水，皆於此匯焉。相傳潭於元至正元年爲大水沖開，然考之梅溪集（註四），已有小舟從石門渡詩，十朋南宋人，前後倒置，足證元開之說不確。潭廣百餘尺，長三倍之，兩崖石壁陡削，蒲溪中流，碧如藍艷，西帶雁山之羣峯，東攬大荊之綠野，氣象開闊，堪稱壯美。施元孚遊雁山十八法中稱潭之奇有三：一在深秋初曉，曉日乍升，浮光倒影，悠然靜穆。一在大雨之後，溪漲門狹，急不得瀉，洶湧轟赫，動魂驚魄。一在清宵寂靜之下，潭門下有龍窟，每夜半發光，殷然有聲，昔人嘗束隻艇夜遊，歌吟弄簫，忽風嘯林鳴，光自潭底出，急刺艇而去。所云清宵發光，事涉迷信，自不可信，惟夜深寂寥，高山深水，淒神寒骨，殆可想像。先伯父以季夏之望，子夜玩月墜水於此，常州錢名山弔以詩曰：『白石清流絕點塵，雁蕩猶是隔青雲，平生心死蒲溪水，不道懷沙却是君。』擬諸屈子，容或未當，譬如太白，捉月沉江，殆稍近似也。

仰天窩　超逸第七

有屋三間，有水盈丈，俯視明堂，惟天可仰。
朝餐嵐沉，暮待月上，緬懷幽人，撫松悵惘。

仰天窩，先伯父隱居讀書處也。自下靈岩村拾級登龍天嶺，二里而至紫霄嶂頂。矮屋三間，當階一水，爲仰天湖，湖畔植松可十數本。靈岩村後觀音玉屏二高峯插天，其下崖壁參差，流映霞采，曾爲霞客所節賞，惟仰天窩可以遠收之。窩高踞峯頭，下視靈岩，天柱雖雄，亦落脚底，誠使人起遺世而獨立之思也。先伯父於雁蕩一覽自序中稱：『……以仰天窩之奇勝，迄民國辛酉（十年）之秋，始發見之，丁卯（十六年）之春，乃經營之，好游搜遠，如徐霞客未之見也，記勝善狀，如施綠洲未之載也。……』憶余齔齡時，隨先大人及兄姊等來居靈岩之屏霞廬，中以堂兄天駿年最長，一日偕諸兄姊自天柱峯側攀登至其地，時尙無仰天窩之名，俗稱之爲燈盞窩也。余以年幼未隨行，遙看諸人蠕蠕峯頂，狀頗驚險，天駿回後，以其魯莽冒險，頗爲先母所責。今轉瞬二十餘年，不特先輩凋零，卽天駿亦於年前物化蒲城軍次，人生朝露，又何暇以悲湖之將鞠爲茂草而已也。

斤竹澗　邃特第八

叠嶂重岩，一瀑一潭，龍湫所注，奧邃難探。
漱玉瑩明，鏘金綠酣，連環深黝，下培澄藍。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岩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逕復，乘流翫回轉，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此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也。靈運經竹澗而未入山，後人不獨爲靈運惜，且爲雁蕩惜。然斤竹澗邃削險奧，詩中已見其大概，以今日之盛，遊山者下探斤竹，猶百不得一二，靈運雖以山賊著稱，又從何而望其猱絕壁以上溯耶？斤竹澗爲龍湫之下游，以燕尾瀑、霞映潭居其首，自徑行峽以下，有初月、菊英、漱玉、鏘金、眼鏡、連環，下培諸潭，中以連環潭最詭異，下培潭最深廣。山徑未修，非就荊棘開道，



雁蕩夕照炊烟

即須附壁攀援。嘗聞昔澗中多奇異，山魈木魅，言之鑿鑿，要之其地之險僻，爲全山冠也。

穹明洞　孤高第九

一峯高聳，奇洞孤懸，俛視羣山，龍蛇蜿蜒。

明星垂天，舉手可摘，夜闌倚檻，風露冷然。

穹明洞處於雁蕩之極北境，俗稱仙姑洞，以同治時烈女李玉蓮避强暴投崖而死，因以得名。洞開闢甚晚，舊山志未之載，高嵌峯壁，初無徑可緣，採石斛者用亘緶縋入，始知其內有洞。其結構之奇，爲全山最，有二門，一東向，一南向，遙望如篆體明字之反書。山徑上升至高峯之麓，鑿崖插級橫山腰而抵洞脚，更曲屈上升數十步，洞崖至此緊束，寬僅三四尺，級盡緣梯而登，乃進洞之南門，此登級懸梯處，即月字之下垂部份也。洞位置高曠，眼界極寬，前望百崗尖列如屏障。仰天窩雖高踞峯頂，悠然出塵，然村落在望，鷄犬相聞，果未離人世。此則極目萬山，莽莽蒼蒼，飛鳥不到，與天爲鄰，眞欲斷絕紅塵者也。

散水岩　瀟洒第十

霏霏晴雪，瀟瀟流泉，如懸素練，如浮蒼烟。

明珠千斛，當戶垂簾，應期仙侶，坐調冰弦。

雁蕩之瀑，龍湫以外，當推散水岩與西石梁。黃綰（註五）散水岩記中稱：「人皆知龍湫之勝，而不知有散水岩。自蕩陰章氏之居西行二十餘里，岩各壁立，拔地數千尺，懸瀑自崖端垂下，若白虹橫空，匹練孤懸，照耀於丹屏翠壑，喬松古柏間，觀者莫不心駭神眩。余從瀑下援葛上崖半，坐洞穴中覷瀑水如明珠纈箔當戶，窺見旭日曨曈，祥烟繚繞，妙不可言。……」散水岩瀑布之高，稍遜大龍湫之半，雖亦懸空，而不以乘風變化見奇，故施元孚遊山十八法中有「散水岩不喜風」之語。余每坐潭畔大石，看瀑水隨意下灑，幽極忘我，轉覺龍湫雖奇，不免故作嬌態，故以瀟洒二字名之也。

西石梁　詭異第十一

緣流尋幽，有洞結屋；何來大聲？震於空谷。

乃下至溪，乃迴見瀑；豈山非深？尙事遯獨。

西石梁有二奇，一爲洞，一爲瀑，洞與瀑雖奇，然相鄰而不相見，則尤奇也。洞居絕壁之下，飛泉亂灑，南向軒爽，清溪下繞，地頗幽僻。在洞聞水聲轟轟，則瀑布怒吼也。必下至溪中，迴望洞側，始見一瀑自崖端下噴，高約龍湫三分之二，左右崖石褶屈，瀑如處半剖之大竹管內，循崖而下，直搗圓形之深井，再躍出流爲溪而去。瀑水量頗大，聲勢雄壯，王十朋西瀑布詩有：「江聲雨勢三秋急，雪片冰花五月饒」之句。嘗有人來遊西石梁，初僅至洞而止，後二十年重來，始見瀑布，爲之大快。雖然，面臨絕壁，溯流而不知窮源，斯人亦非善於遊者也。

龍溜　夭嬌第十二

飛龍在天，空載典籍；唯茲龍溜，宛然遺跡。

龍潛於淵，風雨終夕；哀彼蒼生，騰逝安適？

雁湖高岡之水，北流而爲湖南潭，潭上懸瀑高五丈，岩壁四合，澄澈幽深，足與斤竹澗諸潭媲美。潭水下流數百步而爲龍溜，溪石光潤如砥，中路溝槽，曲屈十餘折，水流其中，激越奔騰，不可遏止。及於溜口，石壁陡立，灑爲二十餘丈之瀑布。僧臥雲龍溜詩云：「小龍長大思入海，鐵嶂重疊壓不住，深夜風雷山石摧，振鱗奮角挾飛雨。出山不欲便騰騫，觸石猶自弄屈蟠，電火燒尾猛鞭策，一溜直過抉雲根。龍去不知幾許年，應在此山未開前，日久沙土洗刷淨，惟有清泉流濺濺。……」形容頗爲確切。實際上龍溜一水有三勝：上爲潭，中爲溜，下爲瀑。然三者與人之印象迥異：潭爲幽深，溜爲夭嬌，瀑爲飄洒。以詩喩之，則三者合之不能成篇，散之又嫌格局太小，難與上述十一品相頡頏。是以擱筆評章，頗費躊躇，惟龍溜水石之奇，世所罕覯。故仍居之末位，以精采之斷句覯之可耳。

以上雁蕩十二品，既贊之以四言，復附之以小記，非謂雁蕩之勝，盡於此也。蕩南之鐵城嶂與梅雨岩，蕩陰北閣之仙橋，嘗爲古今遊者所稱道。然以余觀之，鐵城嶂之雄奇，二靈可以盡之，梅雨岩之幽靜，顯勝門可以盡之，仙橋雖高，猶不逮穹明洞，無獨創之意境，故不俱列。其他如大錦溪之平流寒駛，響岩門之山環水繞，東石梁之遙對石佛，章墓一帶之灘聲峯影，梯雲谷之瀑媚潭清，中折瀑之泉高地圓，百崗尖之絕頂遠眺，皆足以使人流連而不忍遽去，然非極奇之景，他山容或有之，不能視爲雁蕩之特也。至雁山之極西南境有雁潭，聞其奇險猶在斤竹澗以上，身未親歷，不敢妄加品評，當待他日圖之。

註一：何白，明末樂清人，字无咎，號丹邱生，又號鶴溪老人，善詩書畫，著有雁山十記。

註二：施元孚，清中葉樂清人，字德交，號綠洲，絕意功名，遍探雁山，如三折瀑、連環潭諸勝，皆元孚發其幽，著有雁山志十三卷，雁山十記。

註三：李孝光，宋末元初樂清人，字季和，隱居雁山東麓之澱澳村（石門潭附近），人稱五峯先生，著有五峯集，雁山十記。

註四：王十朋，南宋樂清人，謚忠文，號梅溪，累官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著有梅溪集。

註五：黃綰，明黃岩人。

重金徵求旅行雜誌

茲受讀者委託重金徵求旅行雜誌全份自第一卷起（民國十六年）至第二十卷第十二期止如有珍藏齊全現願割愛情讓者請開明價格投函本社出版科接洽爲荷

中國旅行社謹啓

五七一〇〇

遊訪印度泰姬陵

糜文開

能在一個適當的時機去遊阿格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熱季不能去，雨季不能去，只有涼爽的冷季可去。但是還要揀着有月亮的日子才可去，否則雖去，不能領略泰姬陵全部的美。而在冷季有月的時期中，你要剛巧有空閒有伴侶，又是難得的事。在我，便是無時間可以遠遊的人。然而，既來印度的人，不能一遊阿格拉，就等於烹熊而不食熊掌，未免太可惜了。

此次觀光兄來德里公幹，擬約我同遊，旭宇兄也高興再遊一次，以補償前次未曾攝影的缺憾：伴有了。承薛代辦向美軍借得吉普車一輛，使我們可以儘一個周末餘閒，遍遊阿城五處勝蹟，仍來得及依時趕回：時間無問題了。我雖病足，尚可行走，把長女榴麗帶去，隨時扶持便得。於是，我們一行四人，便在十月十二日下午三時半離新德里出發了。

車子駛過了胡馬永帝陵，便到郊外，田野間黃熟的粟子，瀰望無垠，呈現出一片秋色，也證實了印度土地的肥沃。公路西邊，路樹茂密，車子在濃蔭中疾馳着，一路鳥飛猿啼，更富詩意。可是沿途村落，都是泥牆草頂，矮小而簡陋，榴麗皺着眉說：「這饒富的印度，近千年來不知給異族怎樣的壓榨呢？竟使印度的農民這樣的窮！」

車行九十哩，抵墨屈拉(Muttra)，是德里阿格拉間唯一大城，市政欠整潔，過此再走三十五哩，便到阿城，計程天黑前可以趕到。只是沿途要橫過好多鐵路綫，（印度鐵路密如蛛網，而世界地圖中，印度鐵路綫畫得很簡單，因此，我在「印度行」文中，把加爾各答到德里火車所經過的地方，弄錯了幾處。）火車經過前十多分鐘，守鐵路的人便把鐵路兩邊的柵門關了，要等火車開過才可通行，因此進程便遲緩了。最不幸的是離墨屈拉數哩，忽然傾盆大雨，那眞把我們急壞了，想不到雨季已過，偏偏今晚下雨，使我們不能欣賞泰姬陵的月下美景。

但是說也奇怪，原來只有此地下雨，走了兩三哩路後，地上仍是白色的乾土，可見那裏完全沒有下過雨，這才使我們重新生出希望的芽來。

下午七時許到達阿格拉，已是萬家燈火。去西西飯店開好房間，盥洗畢，略事休息，即進晚餐。向窗外一望，月亮已經破雲而出，於是皆大歡喜，連忙招呼司機準備夜遊。

月光下的泰姬陵

泰姬陵在阿格拉城郊，背臨瓊那河，是蒙古王朝五世帝沙傑罕皇后泰姬瑪哈兒的陵寢所在地。這坟是築得特別高大而精美，就建築藝術上說，眞是三百年前東西藝術的結晶品，至今舉世尙無其匹，實在是一座連夢中也想像不出的「藝術之宮」。在世界七奇之中，是最受人讚美的一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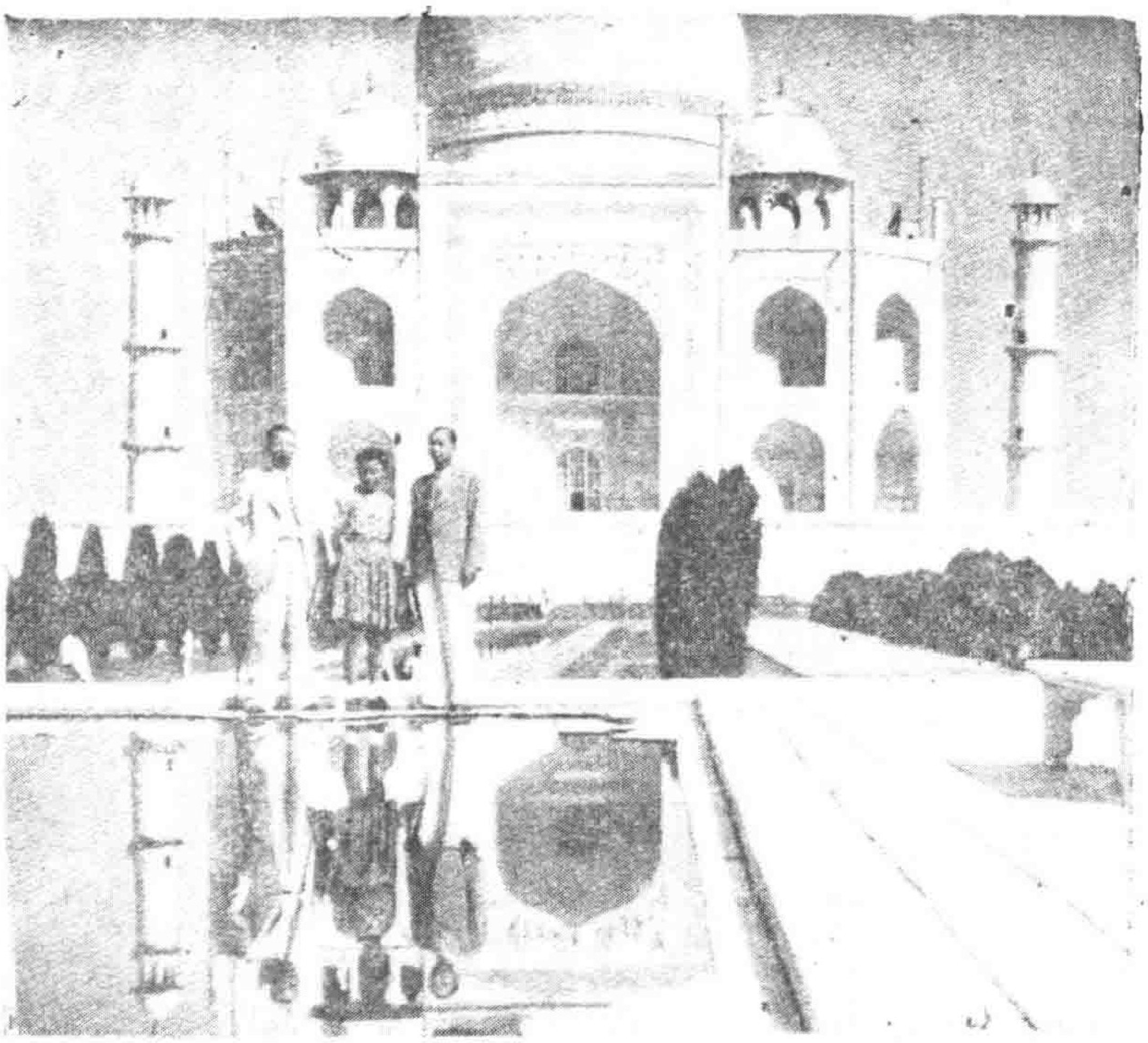
泰姬陵印人叫它做泰姬瑪哈兒，我國人或直譯其音，或譯爲什麽宮，什麽殿，什麽紀念塔等名稱。譯爲宮、殿、紀念塔，均不妥切，不合原意，直譯其音，則又使人不知所指爲何物，我以泰姬瑪哈兒既爲人名（這裏是以人名名物），而印人習慣，也簡稱她做泰姬，這建築物的實際，却是泰姬的陵墓，那末，譯做泰姬陵，該是名實兼顧的了。

關於泰姬陵的建造，有着一段動人的故事，我已把它寫成「印度奇后傳」，這裏不再細述。總之，一個皇帝爲愛他的皇后，遵照她的遺囑，建造這樣一座偉大的后陵，並爲她鰥守三十六年，自己却死無葬身之地，要附葬在皇后的側旁。他老年時被兒子關禁在一個古堡裏，天天在望樓上眺望這

阿格拉記遊

后陵，以度其殘年。臨終時還抬頭向他妻子的陵寢，作最後一瞥，然後閉目長眠。比唐玄宗楊太眞的故事，更要生動，而且是一件純潔的「偉大的愛」的事蹟，這泰姬陵，便是這「偉大的愛」而我們尚可目覩的物證。

泰姬陵墓門高大，陵園深廣，它的主體，是一座用純白大理石所琢成的二百四十三呎高的圓頂寢宮，和略低於寢宮的四根柱形華表。從墓門到寢宮之間，有一條澄清的大水槽，陵形便倒映在水槽中。



泰姬陵前的澄清水槽

關於泰姬陵的描寫，我在「印度奇后傳」中，只寫了如下的三十三字：

「一宮四柱，高聳雲霄，通體晶瑩，澈人心肺，倒影映水中，上下相接，其美妙更無可比擬。」

當然，三十三字只能寫出一個概要。這裏，我介紹英國駐華大使館文化聯絡員蒲樂道的話，來表達它的美。

「這建築物太著名了，遊客是很可以預備失望的。可是這瑪哈紀念塔，無論如何是不會叫人失望的。我在月光下第一次看到它，這是一椿我永不會忘懷的經驗。這建築物完美的輪廓，光潔的大理石，在月色浸潤下，幾乎像一個發光體般，整個建築物在前面人造湖內的倒影，其美麗祇有親眼目覩後才能相信。有不少男人，會爲婦女的美麗而發狂。在那邊，我才初次看到建築物的美麗如此炫耀奪目。它在我胸中所攪起的情感，幾乎與一個最美麗的女人所可能攪起的同樣地猛烈。我對於瑪哈紀念塔，不願再說什麼了，因爲沒有恰當的文字可用以描寫它，而圖畫也同樣地無能爲力。」

這是在我所知道的許多描寫中最生動的文字，他對泰姬陵的印象，簡直是「驚艷」，那末，泰姬陵的美妙，也不言可喻了。

我們步入泰姬陵大門的時候，月亮還在雲片間穿行。不多一會，雲朵散了！皎潔的月光，照在白色的大理石建築上，旣光亮，又朦朧，與下面水中的倒影相接，使人感覺有夢一般的詩意。我久已渴慕着的美景，居然如願以償，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愉快。而今天先雨後雲，經過兩次阻礙以後出來的月光，格外教人體會得到她無比的價值。

觀光兄在水銀光中見此奇景，劈頭一句，便是：「想唐明皇遊月宮，也不過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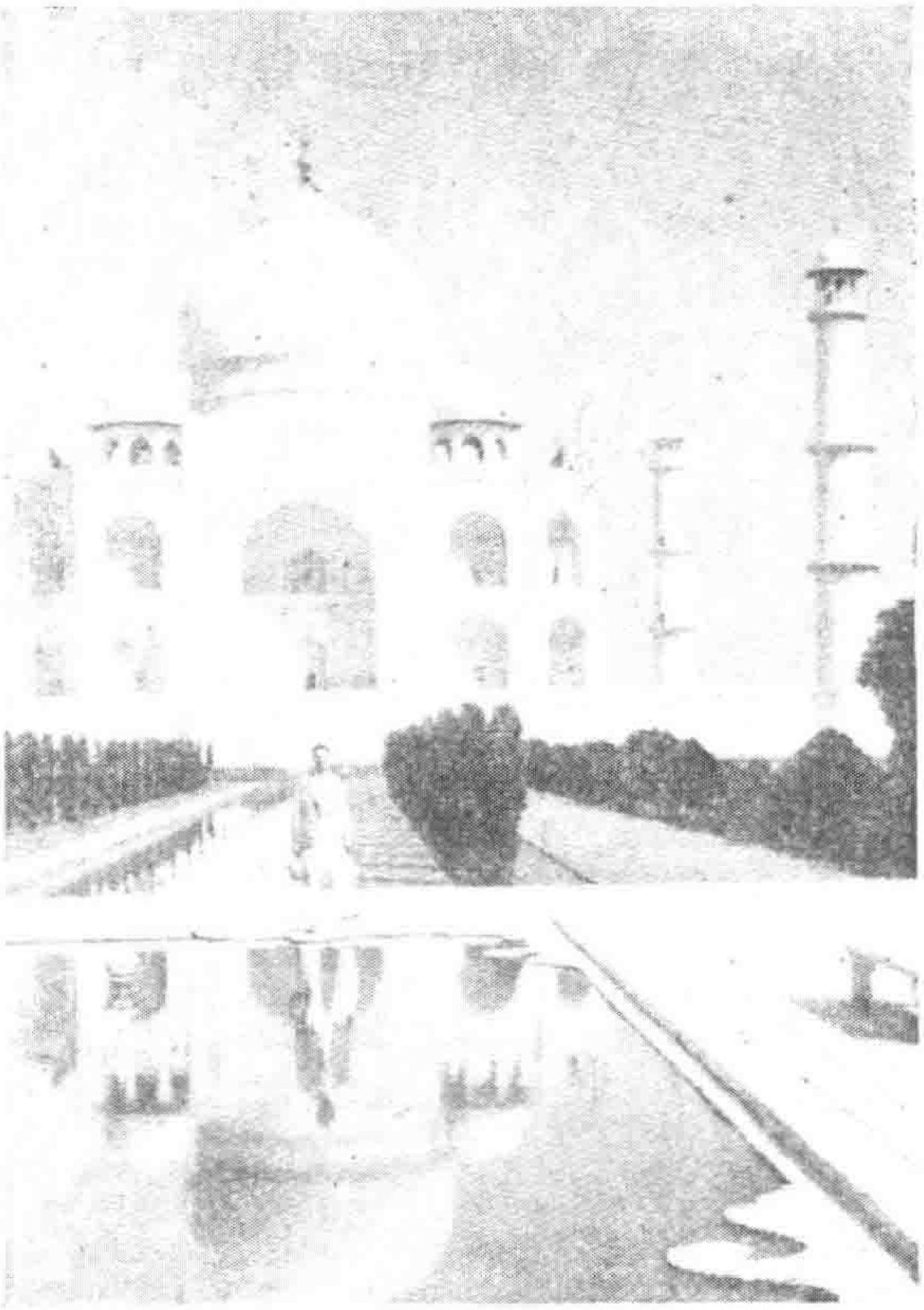
可是明月還沒有到中天，泰姬陵的建造雖屬八面玲瓏，從任何一方望去，輪廓都相同，但水槽在南面，月光從東邊斜照過來，在水槽邊望泰姬陵，只有一半明亮，其餘一半還在陰影中，所以還不是最美的一瞥。

我們走到寢宮底下，便緊着套鞋，拾級而上。走到正門口，我仰首一望，只覺立脚不住，眼睛發混，竟看不見何處是圓頂。入門，在長明燈下先看泰姬陵和沙傑罕的祭台，獻花致敬，再由侍者打燈由隧道至地下看兩人的墓石。

在長明燈下，可以看到白色大理石琢成的種種花紋，和用五采寶石鑲嵌的圖案。在那裏，一個人微微發聲，那聲音便可在圓頂的範罩下迴響達一兩分鐘之久。如衆人發聲，便將有繞樑三日」之概了。

觀光兄說：「如果在這裏哼京戲，眞妙極了。」我慫恿他試哼一句，結果他哼了四分之一句，果然聲音格外淸脆，餘音嬝嬝不絕。

這時遊客漸漸多起來了，口啣雪茄的西洋紳士，御夜服長裙露肩的紳士太太，赤足紗麗的印度觀音，（她們到此脫鞋，道地赤脚，以示恭敬，從無穿鞋套的）和戎裝的英美軍人等，絡繹進門，我們退出正門，到後面臨眺瓊那河的夜景。



月色浸潤下的泰姬陵

當我們再到水槽中段，歇息在荷池邊石凳上時，有一羣英印混血兒在石上拍照，一個鏡頭，配光四分鐘之久，頗爲費力，那幾個女的，便站在那裏大談其泰姬的如何美麗。

我因爲這建築物上正面的陰影，仍有殘留；便叫榴麗扶着步向東面去眺望，果然那一宮四柱，光亮無比，可是東面無水，缺少了倒影，徘徊久之，我決心等着月亮升到天心，去正面看過最美妙的一瞥，才回旅館。

等我到荷池邊報告東面情形，觀光兄便也過去觀看，回來時他說，果然出色，一定等月到中天才回去。於是我們坐在荷池邊等待，榴麗把池水推動着，以觀泰姬陵倒影的搖滉，和池中月兒的化作銀蛇。

我們坐在池邊談着沙傑罕的故事：

他造這泰姬陵，用二萬工人，造了二十多年，化去了五百萬盧比，可是從前坟裏原來供着鑽石珠寶的，那些鑽石珠寶的價値是無法估價的，而且也不是用貨幣去買來，而是沙傑罕的臣下們到民間去搜括得來的。這一位不喝酒行仁政的好皇帝，爲了排遣他悼亡的悲哀，這時也一飲輒醉，無心於國政，只想等白石坟造好，便再經營一個同樣大小的黑石坟，以爲自己歸宿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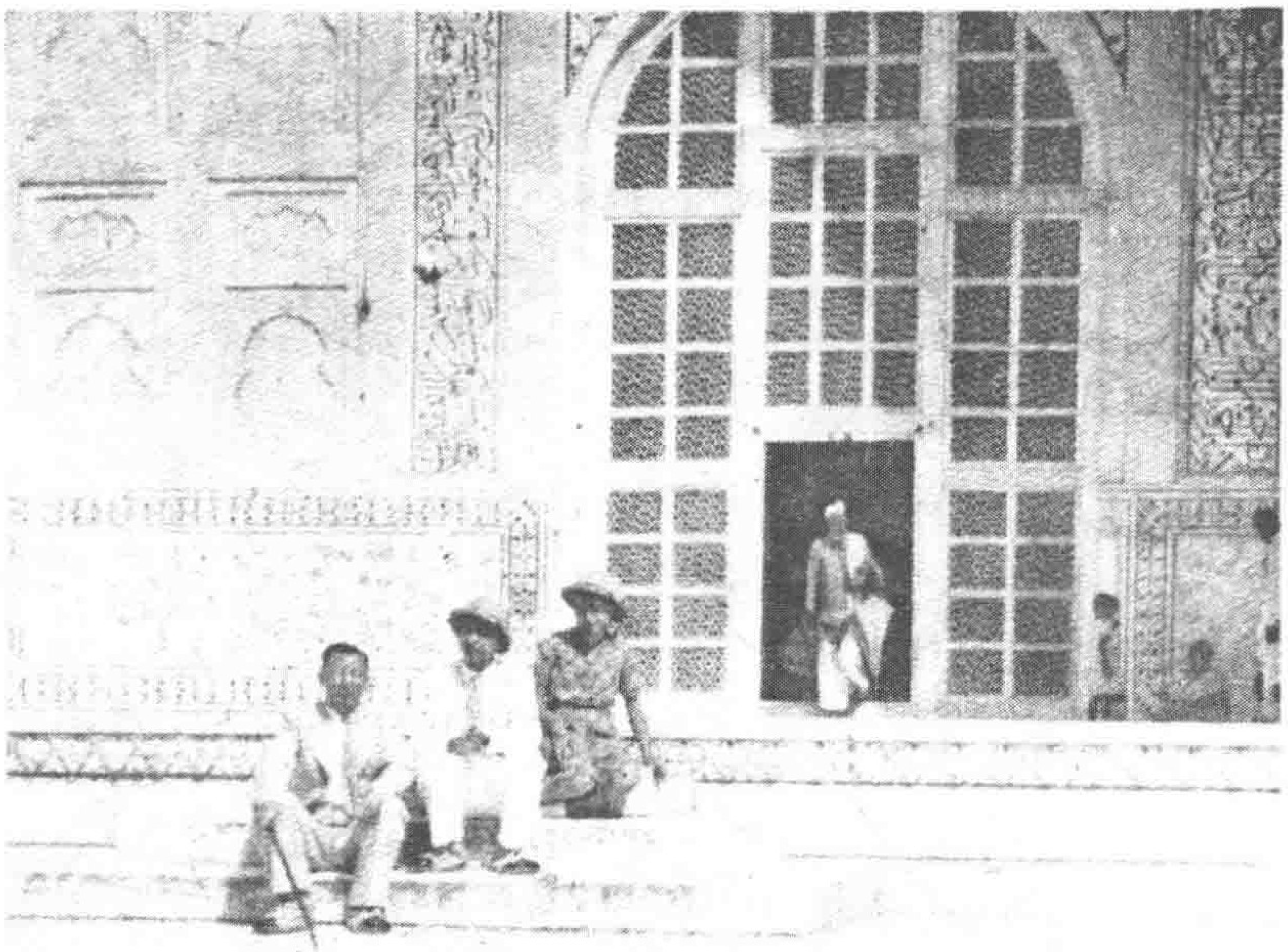
他的四個兒子，見他如此不管事，便躍躍欲試，都想出來搶奪帝位，三子奥蘭齊白，最爲激烈而陰險，他說，爲了自己建造大坟，讓臣下們借此搜括人民，簡直是無恥，他死了，寧可不造坟，決不如此勞民傷財。他的父親病着，他的兩位哥哥達拉和蘇佳，已打起來了，他便哄騙小弟牟拉特和他聯合起來打敗兩人，自己便篡奪帝位，而把父親監禁起來，把小弟也交給他的仇人殺了。父親的黑石坟固然沒有造成，而他自己呢，却是一位好大喜功的暴君，他一死之後，蒙古王朝便四分五裂，頓時衰微了。

忽然瞥見池中的明月，已經移來中間，急忙舉目向寢宮看去，竟已通體雪白，晶瑩得像透明的一般，水中深碧的天，映托着后陵的倒影，也格外淸晰明亮。看着，使人忘却身在人間，眞像理想中的廣寒宮呈現在目前，有飄飄欲仙之感。

我們正在嘖嘖稱賞之間，却發現旭宇兄不見了。大家尋覓，看見他已睡在一張石床上，原來此時已深夜十二時，旅途辛勞，加以晚餐時喝了幾杯酒，已悃倦難制，在夢見沙傑罕和泰姬起來招待他了。

我們來時是最先到的第二輛汽車，這時出門却又是最後第二輛了。

印度第一座白石坟



寢宮外景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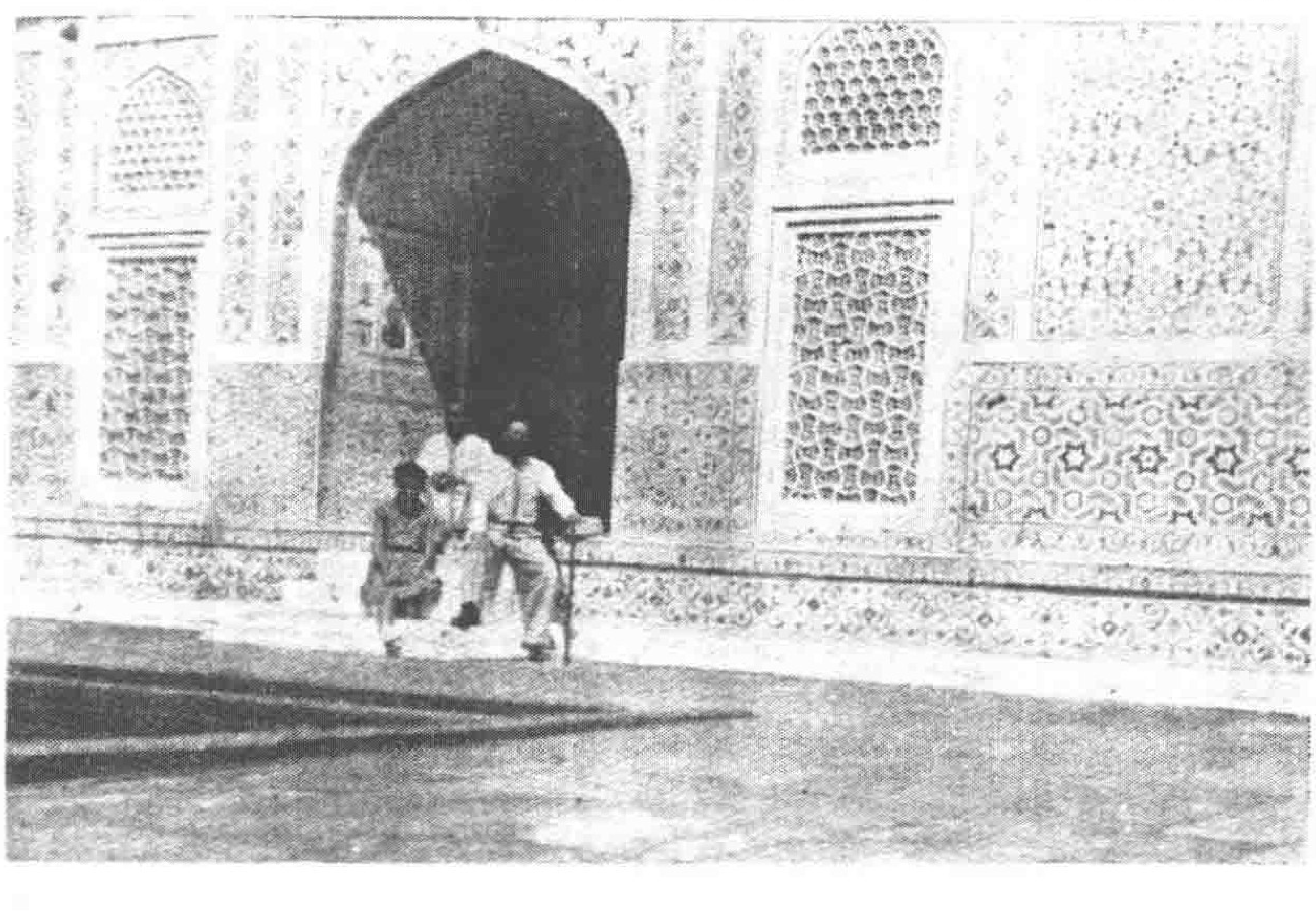
晚間我把爛脚藥換過，熄燈就寢，那泰姬陵的印象，兀自縈繞在我腦海中，我便思索泰姬陵詩的腹稿，可是這樣的美景，實在不易把乜的神韵在幾句詩中表達出來。思索着不知何時入睡的，清晨醒來却做好了別的一首詩。

十三日上午，我們仍先去泰姬陵觀光，欣賞日光下的景色，因爲是星期日，遊客格外多，眞是裙展翩翩，園中如開盛會似的，遊人穿梭地來去着，我們在荷池邊，寢宮門前等處拍了幾張照，便急忙趕到阿格拉古堡去。

車中嚮導告訴我們在十月半以前，阿格拉古堡還是早晚開放，上午七時至十時，下午四時至六時，要到十月半以後，才算冷季，中午也開放，現在已經十點鐘，只好先遊別處了。於是汽車開上鐵橋，越過瓊那河去看泰姬祖父的坟——相冢。

關於相冢，又有一個動人的故事，但還不是泰姬的故事，而是泰姬姑母的奇蹟。

泰姬的祖父名伊德梅特烏特陶拉，是波斯人，他聽說阿克拜大帝招收賢士，便移家到印度來，經過沙漠的時候，他的妻子又生了一個幼女，名叫彌兒，因爲路上絕糧，無乳可喂，便把她棄置路旁，幸被一駝隊商人所見，救了起來。後來經過了多少曲折，彌兒終於做了蒙古王朝四世帝傑罕基的皇后，改名奴傑罕，便升她父親做宰相。一六二二年，他父親死了，升他哥哥阿薩夫繼父職，並替他父親造一精緻的大坟。她計劃用金銀珠寶來造這坟，但恐被盜竊，結果她用六年的功夫造了這印度第一座鑲花白大理石坟。這坟造成



寢宮外景之二

以後三年，沙傑罕便仿效這坟，擴大規模，爲泰姬造一稱奇天下的白石坟。

相冢的規模雖不大，却也相當精美，就是當時王宮，也沒這樣光彩奪目。那牆上五彩的圖案，簡直比現在女人衣服上流行的花紋，還要美麗，我對榴麗說：

「如果妳的文光叔從美國囘華時，能來此一遊，他一定會把這圖案視爲奇寶，一一描繪得去的。」

「爲什麼呢？」

「不是他從前會給布廠畫花布圖樣的麼？像這種圖案，搬上花布，一定受人歡迎的。」

「哦！原來如此。」榴麗笑了，「的確，我也喜歡的。」

說着，我便扶着向嚮導借來的手杖，走到向陽的一面去，再請旭宇兄拍了一張照。

空無人居的鬼城

從相冢出來，嚮導領着我們亂闖，先到一荒園，他說是御花園，又到一小徑，進去是半個破坟，他說是沙傑罕時宰相的坟，我們因爲沒有時間可以隨便流覽，便由旭宇兄駕車到城外二十四哩的西克里去。

西克里是蒙古王朝三世帝阿克拜建都之處。那裏用紅石造成七哩周圍的大城，裏面宮殿的建築，也全用紅石，阿克拜定名叫勝利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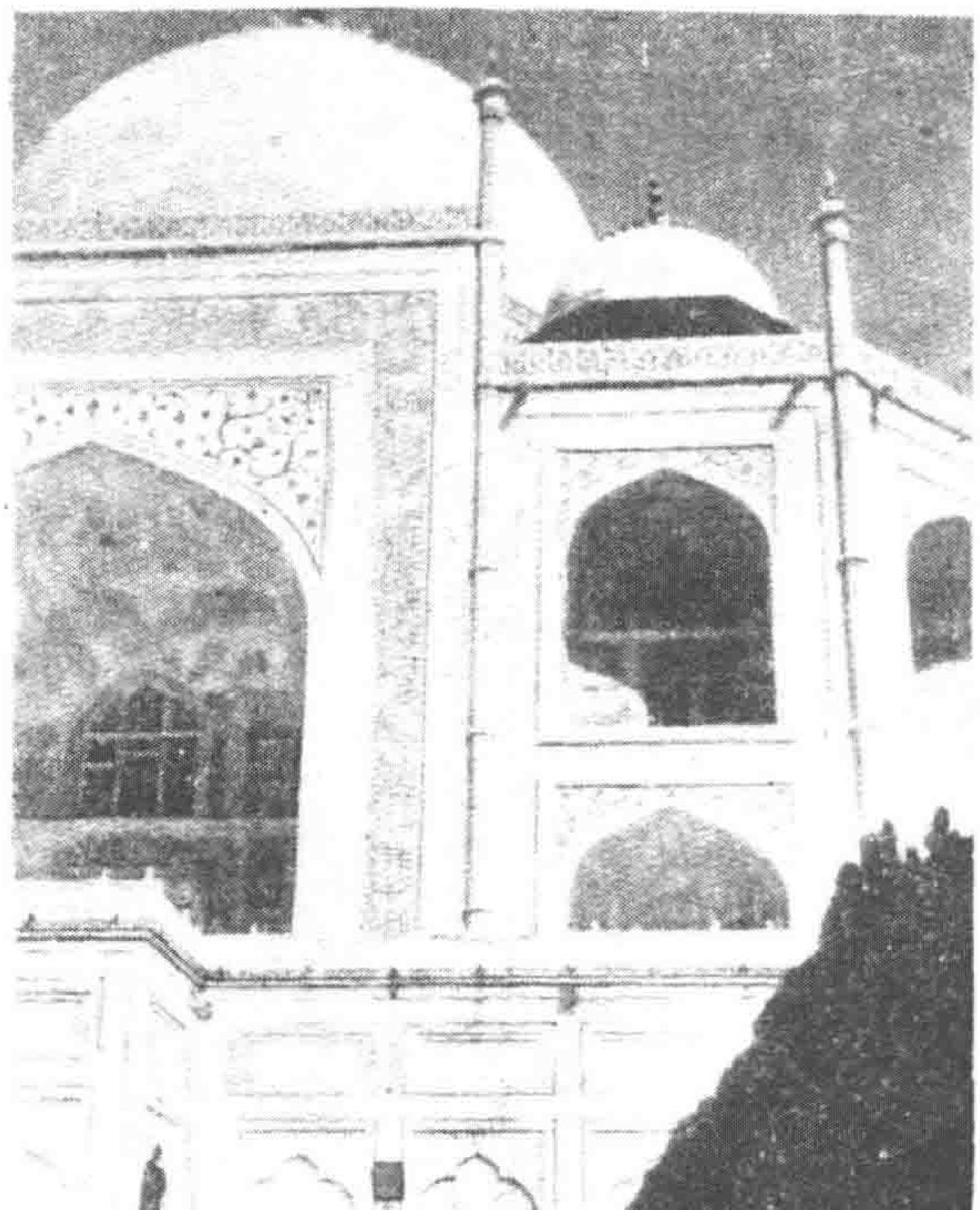
這勝利城建築的歷史是這樣的：

阿克拜大帝因無嗣，去阿治米求子，夢中有人告訴他，應該去向西克里山洞中的九十歲回敎老僧沙零請敎，大帝便趕到西克里來，大帝到時，老僧沙零正在祈禱，大帝不敢驚動他，便恭恭敬敬的跪在他旁邊，老僧祈禱完畢，大帝尚未開口，老僧便說：「請起來，我已答應你的請求了。」並且囑咐他皇后懷孕以後，應該在這山上建造一屋，讓她住在這山上，才會得子。大帝依言而行，果然於一五七〇年產一太子。因此，便叫太子拜老僧沙零爲師，也取名叫沙零，並在山上築城，依照印度教式樣，大建宮殿寺院，定爲國都。城裏的白石坟，就是老僧的埋骨處。原爲紅石，後來太子沙零做了皇帝以後，追念師恩，給他改造成白石的。

這勝利城當時居民遍山，官商雲集，一五八五年遷都拉河以後，便漸漸衰落，現在城裏宮闕依舊完整，可是因爲飲水困難，除一招待所外，已全城空無人居，所以有鬼城之稱。

我們到那裏，已下午一時，要招待所備飯，侍者答復只能略備茶點，結果以八盾的代價每人享受到三枚煎蛋和一杯紅茶。

遊覽開始了，嚮導從造幣局起，一路走一路指點給我們看，講得天花亂墜。印度教的皇后固然住在一個名爲金屋的宮中，回敎妃子，却住在一隻涼亭裏面。一間空屋是宮女們捉迷藏的遊戲室，那五層樓的五樓宮，又是嬪妃們讀書的地方。



相冢

在五樓宮前有一塊大石，四周地上，畫着十字形的棋局。嚮導說從前蒙古皇帝下棋，都是用宮女做棋子的，那些宮女穿着規定的衣服，站在棋盤中，阿克拜大帝便坐在這大石上發令叫活棋子聽命前進。我們便坐在石上，請旭宇兄拍一張照，以留紀念，我也替旭宇兄在大樹下拍了一張。

這勝利城的確很大，我雖扶着杖，也走得有點脚痛，再也走不快，一會兒，我便落後了，讓他們再到後面去遊覽。我獨自站在這闃然無人的宮闕間，想像當日阿克拜跪求高僧的情形。回教僧侶禱告的情形，我沒有印象，我參加過甘地的晚禱，他們是盤膝坐着口唱經文的，所以我看見那高僧沙零也只像中國和尚一般趺坐着在那裏誦經，而阿克拜却必恭必敬的兀自跪在他身旁。

我又想到彌兒入宮與太子沙零一同放鴿，當然就是在這城裏，於是一對活潑的小孩，又顯現到我眼前來，他倆正在放着鴿子玩哩！

以後我又想像到阿克拜大帝穿着印度裝騎在愛象黑冷身上的樣子，他肩間所畫身份表記的花紋十分淸楚，那黑冷身披錦繡，把它的長鼻鈎住他的手臂，他一手正在撫弄那象鼻。



五樓宮前

接着是映出奴傑罕騎象指揮打仗的英姿，她頭戴后冠，面部下半遮着絲綢面幕，露出一雙閃閃有光的杏眼，她把手一揮，她的兵隊，就蜂湧而起，衝鋒前進了。

又是他們鬥象的鏡頭，一頭象，把象鼻一掀，露着雪白的象牙，張開似星的小眼，嗥叫一聲，便向前怒衝……

想着想着，旭宇兄等巳從後面折回來，在叫喚我了，我才從懷古的幽思中覺醒過來，和他們一同乘車下山。

望陵台上的歎息聲

回到西西飯店，巳是下午三時許，略事休息，吃過午茶，便算了賬預備去遊阿格拉古堡後，即趕回新德里，順路一遊阿克拜大帝陵。

阿格拉古堡，建於一五六五年，經過阿克拜傑罕基沙傑罕三代的經營，才成今日的樣子。外面的城堡和裏面的宮殿，都和德里的紅堡相仿，但阿克拜所建大殿，尙係採用紅石，不如紅堡的全係白鑲花。其中鏡子宮是一精緻的浴室，先後爲奴傑罕及泰姬洗浴的地方。那浴室很黑暗，但裏面滿裝鏡子和鑽石，所以不用燈燭，仍可入浴，而且當皇后入浴時，外邊的人如闖入，看不見裏面的人，裏面的人，却可從鏡子中看到任何一方的來人。浴池池底，繪有游魚，當池水流動時，有眞像活魚在游泳一般的妙景。據說當時奴傑罕入浴，浴池中散有玫瑰花瓣，芬芳撲鼻。有一次，奴傑罕看見玫瑰花中流出油汁來，她便發明了玫瑰香油，至今爲印度名產。

其中還有傑罕基佔據阿拉哈巴叛父稱帝時所設黑石寶座，後來也移來阿格拉，現在尙陳列在宮中。

當然，這裏最爲人注意的，是沙傑罕的望陵台了。沙傑罕被兒子幽禁在此，達八年之久，每天在望陵台上眺望泰姬陵，以度其殘年。彌留之夜，更是十分淒涼，他召喚他兒子來，他的兒子沒有來，只有忠心的長女，隨身侍候。是夜，月光暗淡，他勉强抬起頭來，向一哩外水邊的他妻子的歸宿處——泰姬陵，凝眸良久，一聲長歎，倒枕氣絕。這眞是一幕感人的悲劇啊！

沙傑罕彌留之處，牆上鑲嵌着的都是素馨花，印人名之爲素馨樓，這房子建成八角形，又名八角樓，其實那裏全無門窗，祇像中國的亭台。我想銅雀台因有望陵之事，後人且改稱之爲望陵台，則此處名之爲望陵台，倒比較親切些，所以我採用了這富有詩意的名稱——望陵台。

從望陵台上眺望泰姬陵，剛剛看到泰姬陵聳峙在瓊那河的河曲上面，如在圖畫之中，侍

者指示給我們看牆上鑲花中的一塊綠寶石，裏面反映出泰姬陵來，尤見清晰而生動，他說：「當時牆上，四處嵌滿這種紅綠寶石，讓沙傑罕可以隨地望見他妻子的陵寢，現在却祇剩這一顆了。」當時我以爲這是後人附會，藉以滿足遊人的好奇之心，但後來我細想這或許是眞的，因爲這正是幽囚中的沙傑罕消磨他餘生的一法啊！

昨天榴麗告訴我曾在泰姬陵看見沙傑罕披着白衣徘徊流淚的樣子。從望陵台上走出來時，我便問她有沒有聽見嘆息的聲音，她聰明的回答是「似乎聽見的。」

風雨凄其過帝陵


五樓宮全景

我們正要走出古堡，驀地狂風括地而起，飛沙走石，寸步難行，我們都掩面躲入古堡門口的售票處去。這時我想起遊泰姬陵及相冢時擬購白石鑲花盆，因時間忽促未及成交，詢問此地有無購買，却祇有孔雀扇等可購，而此時已四時半，大風阻礙我們的行程，那裏再有時間去覓購白石盆，此行未獲此物以爲紀念，也只可讓他美中不足了。

約二十分鐘後，風勢稍衰，我們便冒着風沙，上車開行，向歸途奔馳。

阿克拜大帝陵在西根特拉，離阿格拉五哩，剛在去德里的路邊，我們只要在天黑以前趕到，還來得及瞻仰一番。

阿克拜是二世帝胡馬永的太子，胡馬永自波斯打回印度復國的第二年，國基未固，便在德里突然墮階跌死，那時阿克拜年才十三歲，他狃有雄才大略，他冲齡登極，平定叛亂，遷都阿格拉，引兵南下，疆土大闢，眞是一代雄主，但這還只是他功業的一半，其餘一半，是在他能調和印度教和回教的文化。這樣，他才奠定了蒙古王朝三百年的基業。

阿克拜大帝寬仁愛民，努力文治。可是外族回教帝王與印教人民，總是格格不入，治權難於鞏固的。他看到這點，便以身作則，破除回教帝王向例，娶印度教王公比哈利馬爾之女瑪莉阿姆薩瑪尼爲后，並任用后之家人爲官，來協助治國，後來征服印教王公，也常娶其女爲妃而赦其罪以結姻好。他所建宮室，都仿印教式樣。宮中回教寺印教寺並列，自己也常穿印度裝。對於苛待印教徒的人頭稅巡禮稅等一概取消，在法律上使印回平等。

他對於基督教拜火教錫克教等也不歧視，並所採納。他招集的智囊團九賢，便是各教的才智之士，有九珍珠之稱，他在坟上的墓銘，寫着九十九種上帝的名稱，更可見他所欲包容之廣。他從一五五六年卽位，至一六〇五年死去，統治了印度整整五十年，史稱大治。歐西人士，亦尊之爲大帝。

大風之後，繼以大雨，我們的汽車駛出了阿格拉城，簡直像一頭發怒的野獸，在荒野中和風搏鬥着。五時許抵西根特拉，我們冒着風雨，走進阿克拜大帝陵的大門。大帝的陵墓，以紅白石合成，當然沒有泰姬陵那樣精美，但規模的宏大，氣魄的雄偉，却也足以符合他一生的功業的。

那時風雨凄其，正像對着大帝爲今日印回紛爭而灑淚似的。忽然，我們抬頭看見雙虹貫

天，我知道有虹出現，這風雨便不會再持久的。可是我們的衣服快淋溼了，在大帝坟上，不便久留，未及細看，只得退回車上，繼續我們的歸程。

多情明月伴歸程

榴麗，她是有歷史癖的，她對印度歷史，很感興趣，一些瑣事遺聞，她都記得。車行不久，風雨漸小，天也漸漸黑下來了。她便給我補述阿克拜大帝陵的故事。她說：「太子沙零當時在阿拉哈巴叛父稱帝，給阿克拜擒獲，仍舊派他到孟加拉去，沙零却又把他父親的大將阿蒲法剛暗殺了。但是他父親臨死，仍把帝位傳給他，並諄諄告誡，讓沙零愧感交迸，無地自容。後來他到西根特拉來祭坟時，總是免冠跣足，步行得來，到坟上以手撫石，涕泣不止，來懺悔他的罪愆的。」

她又說：「阿克拜自己是一個孝子，父親的話，他都聽從，他待他的弟弟也很好，諸將叛變的，給他捉來，他也赦免他們。可說全印度的人無不受他感化。可是他的子孫，不能遵守他的遺敎，一到奥蘭齊白，又開始對印度敎徒虐待了。印回間的鴻溝，重新劃分，連阿克拜的屍骨，也給暴徒破棺刼去，現在大帝陵中，只是一具空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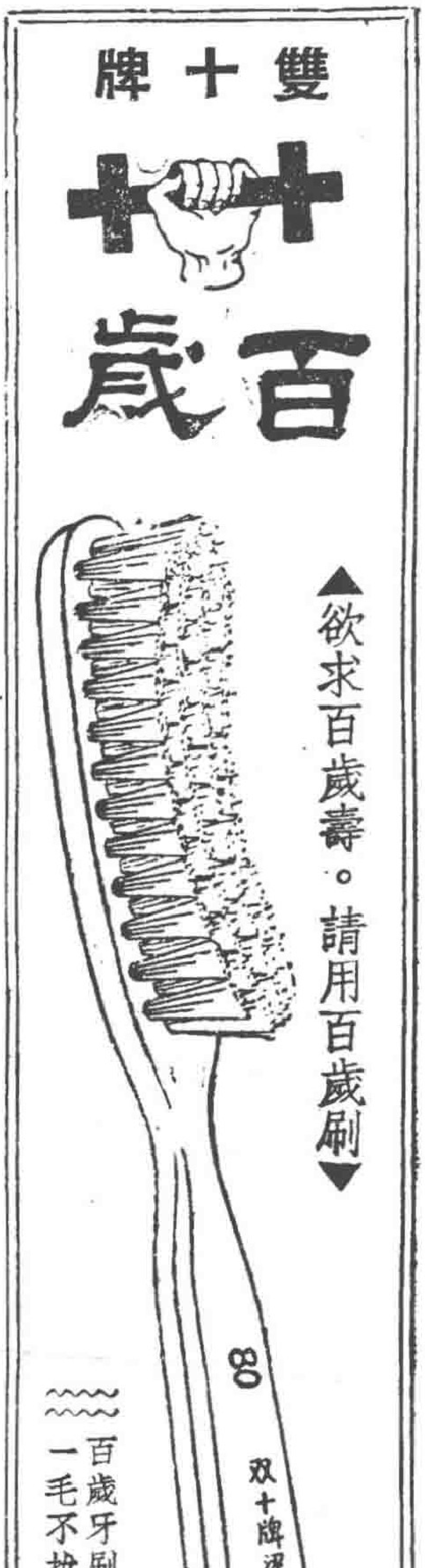
說着，風雨已停息了，天也黑了，畢竟是小孩子，她却自信極有把握，想來一獻身手，要求我叫司機讓她開車。這時天黑路遠，在這荒野中萬一有所差池，今夜怎可回家？經我制止，她很不高興。可是，一會兒有一小鹿在車前燈光中跳過，不一刻，又有一野兎奔跑，她看着又很開心了。

此後，大家靜默無言，我在轆轆的車聲中，又思索阿格拉紀遊的詩句，想把阿城五勝，各做一首，結果只把阿格拉古堡一地的腹稿打好，而夜也漸漸涼了，屁股也坐得發痛，於是停車片刻，下車舒展一下，添衣飲水，才再開行。

上車後觀光兄爲打破沉默，口口聲聲，再隔一小時可以到新德里了。旭宇兄却說，恐怕非到九時不會到家。可是不久，司機却說再十分鐘可到，你們沒有看見前面一派燈光嗎？大家想已過了墨屈拉很久，一路都是小村鎭，决無如此燈光，想必眞的快到家了，很是興奮。榴麗却不向燈光處望，兀自眼看車外，毫無動靜，突然間她喊道：「你們看路牌，不是還有五十四哩嗎？」

大家正在驚疑的當兒，却見一顆碩大的月兒，已躍上地平線，在天邊滾繡球似地正隨伴着我們汽車前進哩！於是，我們才解答了燈光的謎。

這時，我靈機一動，毫不費力的口占了一首歸程絕句。這多情的明月，的確一路在車外以相等的速度，隨伴着我們直到新德里呢！



芒市遮放間
白夷風物掇錦

陳樾

在抗戰中，沿海淪陷的時期，我由越南進雲南到了昆明，不久就奉派到芒市遮放去，汽車行在滇緬路上，穿山越嶺，我坐在車中有詩道：

「……萬山蹲眼底
一路曲穿雲……」

委實嘆賞「公路」在英文為"Highway"一字涵義之恰切！經過那「風狂洱海亦無波」的洱海，繞過那「雲鎖蒼山還是雪」的蒼山通過吊懸在鐵索下的惠通橋和功果橋，穿過保山城，越過龍陵縣，汽車慢慢盤旋着下坡，下到約九百餘公里的所在，到一個低窪的盆地，此地土質迥非雲南高原的紅土地帶，好像江南一般的黑土！這裏的氣候，也迥非高原那樣的乾爽，而是十分濕熱！這裏有數十里見方的平原，以芒市為中心，分為好多壩子，壩子有街期，而芒市也并非日日的街子！由此再沿滇緬公路西行，走完平原，越過幾座山頭，下去就是遮放！芒市遮放是滇緬公路毗連的兩個土司轄地，土着是旱白夷，也就是擺夷，與暹羅人同宗派，其文字有四十餘字母，與暹羅文相同，其語言與暹羅語之分別，只是腔調略異，正如我們的北京官話，和南京官話的分野而已！遮放也有好多壩子，遮放本身也并不是日日的街期，其風土人情與芒市相同。

白夷小孩活潑可愛



芒遮這一個地區，平原壩子住的是白夷人，山頭上，還住着栗粟和摩些，他們的色膚是棕色的，他們到芒市遮放趕街的時候我曾用手勢向他們表示簡單的意思，因而學得一些簡單的言語，他們的言語是傳於藏緬語系，他們男的佩着腰刀，還掛着籐製的飾物，令人懸想到三國時代，孔明征南蠻時的「籐甲兵」。他們的耳朵，及頸項，掛着粗的銀飾，或籐製的圈圈，她們的裙子，紅紅綠綠，她們也有露胸的，她們好像久不洗澡的樣子，誰是摩些？誰是栗粟？聽白夷人指手畫足的講，可是我不很了了！這些山頭人，沒有白夷人那樣馴善，他們的家在遠遠的山上，是我們所不能够拜訪的！有之：我在汽車上，偶然看到路邊的人家，以竹搭成的房子，墻邊掛着牛頭，非常的簡陋，我住在遮放的日期，聽說在他們的村落，為了種鴉片，正與官軍打戰。

在芒遮，這地區，白夷人并無深井，為的是處處流泉！土人對於水力利用很是聰明，雖無近代化的發電廠，却以之代替人力，從事磨穀搗米。

女人多男人少

此地一年分為晴季和雨季，兩個時期，雨季時候，晴雨無常，每見到陰丹士林布晴雨牌的商標，在自然現象中出現！或不停的落着傾盆大雨！在這一季節，流行着：「

痢疾」和「瘧疾」，瘧疾到了成爲黑水症的時候，很多醫生都沒有辦法！當地死亡率以此季爲最高，據說此地女人多男人少，由於在街上看到土著的老太婆，較看到土著的老頭子爲容易，似乎可以證實此說并非虛傳！由於我看到此地的女人，多打着綁腿，男人則沒有打綁腿的習慣，於是我猜想到：此地所以男人較少的原因：是男人的死亡率較高！因爲不打綁腿，就容易讓傳染疾病的蚊子所咬，因而容易致病的緣故！所以在此地我很當心的穿着襪子，不讓蚊子咬。

此地習慣是好客的，我們到白夷人的家去，她們必然客氣的招待。笑嘻嘻的說：「難當！難當！」意即坐坐，并端好茶過來還問：「跟考哪！」意即吃飯嗎？

我曾跟着識途的老馬——芒遮的同事，去探訪白夷人的家，會向白夷的少女說一聲：

「蘇韓痢嗲嗲」意即是您很漂亮呀！

她不含羞態，却很大方的說：「高姆韓痢！」意即說她不漂亮。我們走的時候，她們都說「喀蕾蕾，」意即請常來呀！後來我們偶然的相逢，她們會問一聲「蘸喀頭」意即你上那兒去啦？

白夷女人有鮮明的標誌。

「小菩提」是女孩子無穿裙的資格。

「菩薩」是成年的少女，需要穿裙。

「菩貓」少婦與老夫人都是菩貓，得纏頭，或用一丈餘黑布纏成筒形的帽子，或用西式的大毛巾，包頭，還有一層，女人的裙子表示其階級是貴族，是官家，是平民，這就是看裙子的邊，飾着四條呢，還是三條，還是兩條，以至一條，貴族是土司的眷屬，官家是土司衙門的職員，家屬平民是普通的老百姓！

家家有園庭

白夷人家家有園庭，家家有花木，花木的種類很多：像芍藥、海棠、茉莉、鳳仙、那是普通的，其特別者是玉蘭花樹幹上或石榴樹幹上栽種着緬甸種的金釵斛，她們愛花，爲的獻佛！土人篤信佛教，廟中佛案前每陳着香花鮮菓，在廟中：常見中年的信女們，穿着短短的對襟衫，圍着裙，打着綁腿，頭上戴着黑布纏成的筒形帽子，身上服飾除了鈕鉚是銀質或鋼質的之外，布質都是黑漆漆的！她們集中起來，好像是一羣烏鴉，情調至爲憂鬱，嚴肅！

在晴天的月夜，我們會相偕到廟堂中看禮佛：那是一個陰曆的月半，幾百枝的小洋燭燃點起來，照耀得金碧輝煌，羅列着許多香花和鮮菓，在庭中：有年青的男白夷，以手掌拍鼓，脚在跳動！還有吹着笙的，搖着他自已的臀部，這是非正式的跳月：可惜正式的儀式，沒有看到！在月下：我們游散，可以聽到悠揚婉囀的音韻，那是有人在吹葉子，還有嘹亮動聽的山歌，是有美妙的節奏，不期使我贊賞：「此樂只是夷人有，漢家那得幾回聞！」

浴佛節的時候，此地的風俗，無論街頭，巷尾，村前村後，年青的女子可以把冷水潑在無論相識或不相識的男子身上，男子也可以把水潑在無論相識或不相識的女子的身上，你潑我，我潑你，潑到彼此周身淋漓才痛快！由陌生經此一潑就相熟了！相熟的人，經此一潑，就甜蜜蜜了！這自然是愛的表現！沒有愛的人，在這裏就沒有潑得她一身淋漓，到芒遮去的人稱此種節日做潑水節。

還有一種玩意兒，叫做拋沙包，新春的時候，縱然本是陌生的男女，在一個狂歡的場合，男女可以互把沙包拋來拋去，他拋來的時候，您得好好的接住，回敬給對方，如此拋來拋去，自然有失手的！失手的一方，任憑對方要她身上的東西，像褲帶啦！裙子啦，耳鐶啦，或者是水筆啦，時錶啦，背心啦，在狂歡過後的三兩日，可以索回，原物絲毫無損，假如不索回的時候，那就是大事了！這是彼此共守的信物呀！

在清流中一浴

小菩薩們的盛裝，怎麼樣呢？脚穿緬甸進口的高跟皮鞋，綁腿繡着花，圍着新的裙子，短短的對襟衫上鈕鉚是銀幣鍍金製造的！頭上圍着辮子，插戴着鮮花，肩上披着印緬人所慣披的圍巾，如果叫她們卸却夷裝，那就與漢家的少女不殊了，他們在黃昏的時候，在林蔭，卸却綁腿，脫下上衣，只穿一條裙子，這時候裙子就是馬來人的紗籠，她們喜歡在淙淙的清流中淴浴，

并且唱歌，她們發見我們也在沐浴時，并無懼色！一切如常！我就是不喜歡和她們在一起沐浴，却喜歡在河邊的樹下，欣賞她們的歌聲。



盛裝的山頭人下來趕街子

此地鴉片煙是著名的土產，不聞女性也有抽鴉片的事！此地因為幾十里外就是緬甸的境界，所以金融上，不能擺脫緬甸盧比的連繫，並且盧比也在市上流行，同時因為情形的特殊，尚流通着所謂「花錢」的半開銀元，自然國幣也可以流通，街子上既有關保龍騰來的國產，也有印緬來的洋貨，而此間的土產，除甚豐的谷物之外，有甚為可口的菠蘿，也有糯性或粳性的木蜜菠蘿，八九斤以至十餘斤一個，裏頭是一包包的東西，菓肉甜美菓核煮熟也可以吃，更有芬香的番石榴，此物在上海未曾有過，在香港才有的！還有所謂「木桑菠」就是木瓜，并不是（Lemon）那樣小的木瓜，而是大隻的！剖開來，色金橙橙，其味甜蜜蜜，還有芒果和香蕉，「羊桃」和「人面子」種種色色，不一而足。

小菜中的特色

小菜中特色的有棕包中的幼虫，比蠶虫大兩三倍，黃黃的顏色，蠕蠕在動，據說此物是下酒的佳佐，也是補體的妙質！市街上有販賣檳榔一類的東西，此地的人也和安南人一般，要咀嚼檳榔，并有把土產的淡芭菰，加石灰，用來咀嚼的！

同事中有住宿在白夷人家裏者：會請白夷人辦一些菜，邀我們去喝酒，因而我得嘗白夷人的烹飪，她們很喜歡在菜中加幾片香木瓜下去，熬得酸溜溜，牛肉竟生吃的！辦法是剁爛後，加醋醬！鱔魚剖去腹中物，成條的烤炸，不曉得炒……

無論芒市無論遮放，到處有溫泉，芒市的溫泉，兩個池子并不小於北碚的！只可惜經營不得法，水太熱，又太淺，不可以俯衛和潛泳！

在芒遮和小菩薩們交際，我並不感覺興趣！我在公餘的時間，唯一的消遣，就是到溫泉沐浴去，此外就是向衛兵攬到一些子彈向班長借一桿七九步槍，到森林中去打獵，總不會空跑的！打到班鳩之類，廚房會替我加一些火腿片，加一些冬菰，放些白酒，隔水燉給我吃，臨睡的時候，多此點心，倒嘸啥！

此地有大羣的禿頭鷲，打下來時候，稱其重量達十餘斤，胸肉很厚，這些鷲就是吃瘟牛的，此地的鷹有一種是紅毛的，非常的美麗，此地有無數小鳴禽，紅紅綠綠，煞是美麗！可惜我不是畫家，不能把這些入畫，更可惜我不是作曲家，不能把自然的音籟，和悅耳的山歌，作成美妙的樂曲，更可惜我走的時候，後頭跟着敵人的鐵騎，實在走得太匆匆！

充滿南國的調子

細數古晉風情

鄭子瑜

我們的船經過美里，正是細雨如酥薄煙輕飄飄然如醉如夢的時節。二等艙中，新來了兩位女客，那是兩位可人兒，是一對兒嬌娃，輕若飛燕的飛來；不，似白鴿，嬌滴滴的！

因爲海上冒着白煙，濛無所見，掛慮船也許會出什麼亂子來，房中的旅客們，都出來倚欄憑眺，情形很是搔動！這時最能惹動倚欄人的視聽的，自然只是那兩嬌娃。在茫然沒有際涯的大海中，細雨霏霏，輕風陣陣，雖是六月裏，却不能無幾分涼意；這涼意，使得她們倆那嬌弱的腰肢，不禁嬝娜復嬝娜，似乎要飛舞起來的樣子！時不時照着小鏡子，抹上一重香粉，又數上一重胭脂，唇紅也是不可少的，畫眉尤其要畫得分明，不，要縱筆。年紀似乎都不滿二十，皮膚是白晰的如素玉一般，面龐既不太瘦長，也不太圓厚，稱勻稱勻；眼睛是笑迷迷的，多美！這在淡煙微雨裏，在輕風飄拂下，竟令人有「春寒」的感覺！

「美里沒有什麼好玩，比不上咱們古晉多！」她的一個說。

「啐！我們都上了密斯脫劉的當，道是美里有什麼看頭，原來如「貓」！我此後再也不到美里去了。」另一個她說，態度是嬌嗔的。

「可是，密斯脫劉給你的：……你也不虛此行了！」

「死鬼！密斯脫劉，難道你便沒有份兒嗎？」

古晉柚別有風味

她們那麼呢呢喃喃地爭辯着，是燕語，是鶯聲，嬌嗔怒駡，滔滔不絕，惹得倚欄人們個個大笑起來。

船抵沙勝越海外，旅客們移登小輪船，駛進內港直朝古晉碼頭去。在船中，有個賣生果的小販，頻頻在叫賣着：

沙勝越特產「亞答」　黃傑夫攝



「來買Kuching（古晉）柚啊！每粒兩角！」

「我聽他把柚子和古晉這個地名連在一塊兒叫，料想古晉出產的柚子必有勝過別的地方。隨便詢問一個同船旅客，得到的回答是：「古晉的柚子在南洋算是挺有名的。」我想，若拿來和吾鄉漳州的文旦柚相比，總必萬萬比不上。漳州的文旦柚，許欽文氏曾有專文贊賞過，這兒不必多說。只是這古晉的柚子，味道竟究如何？倒很想一嘗而後快。於是，我花了兩角錢，買了一粒。

這柚子的外皮，驟看，和文旦柚相似；但細看那斑紋却粗得多，不若文旦柚的圓膩。就拿瓤來說，也覺粗而且厚，未若文旦柚的薄而

軟，輕似綿絮。至於肉，嫩固嫩矣，脆固脆矣，但汁遠不如文旦柚之多，味道也不似文旦柚那麽清甜可口，只覺得帶有一種熱帶腥氣的甜味；可是初次嘗試，却也覺得別有一種的味兒！

邵嬌娃，那柚子，使我對於古晉的飲食男女，起了一種殷殷的憧憬。

是詩是畫的情趣

船過浮羅岸——這是古晉的一角——但見靠江有一條水門汀的長堤。那堤的兩旁，成行立着的盡是熱帶特有的不知名兒的小樹。而水這邊的小樹下，每隔數株陳設一隻青色的靠背長櫈子，雙雙的情侶緊坐在那兒，在說那永遠



馬來族少女　黃傑夫攝

說不盡的情話。那小樹上都爭放着朵朵簇簇的白花；偶爾一陣風吹拂過，那白花兒飄飄飛舞，一陣又一陣，慢慢價下落，絕似「六月雪」的一景！饒有「是詩是畫」的情趣！這時最不知趣的是那叫賣糖果的小販，他驚擾了那業已忘記一切的甜甜密密的情侶；他使這詩拗了韻；他使這畫圖的神氣也變了！

上了岸，有一對年青的男女來接我。他們帶我進老巴剎的一家咖啡店去吃粿條。這粿條的「粿」字雖是從「米」字旁，却不是用米去調製來的，而是純粹用本地的土產碩莪粉做成的。牠比普通的麵條粗大五六倍，但入口較麵條尤為油滑，不讓你細嚼，便自跑進肚子裏去了。這東西本身並沒有什麽味道，可口與否，端在配合的物料以及煎炒的工夫。假若配料適宜，煎炒到家，讓各種配料的味兒盡跑到粿條的身上去，定必令你叫甜叫好；設非如此，便味同嚼蠟了。我看碟上魚多於肉，問一侍者，侍者說：「炒粿條寧魚不寧肉——因為魚汁多，且容易滲進粿條的身上去；肉汁則不易，」我替他接下一句：「故魚當多於肉也。」

公園裏女人熱情

我的寓所的對面，是公園。公園裏有三亭一榭。那亭一大一中一小，多是西洋欵的建築，樣子已經很模糊了：似乎那大的一隻，是六角亭，頂蓋是平的，柱子是圓的，黃色的外表；那中的一隻是四角亭，圓頂蓋，方柱子，外表是青的；那最小的一隻却是八角亭，柱子也是八角形的，頂蓋是半圓如一傘狀，外表是紅的。至於榭，則是東方式的建築：利用天然的小阜而成台，台上舖着甎塊，前半截的邊緣，有石板砌成的欄杆；後半截是一椽古屋的所在；屋子是全用甎塊建築而成的，半圓半方，甚是小雅有緻！屋頂四角，有雕龍四條，首尾蹺天，十足表現着東方的藝術之美！這樣的建築物，在古晉是絕無而僅有的。台上有一條木橋，可以通到那六角亭，又有土路可以通到另外的兩隻亭子，很是便利！

這公園裏有一家飲冰室，推冰泡茶，便就設在那古屋裏，台上，大小亭中，以及附近的椰子樹下，排滿了藍色的椅桌，這是絕好的飲冰吃茶的所在。在白天裏，在夜晚，你隨時可以看到那椅子上坐滿了男男女女，眞是位無虛設啊！

我每日中晚兩餐，是搭在花香街一位友人的家裏。每天早上，必到這兒來吃麵包牛奶；

午後工作完了，又必到這兒來吃一碟紅豆冰：日日如是恁般，漸漸成了習慣了。在這兒，我有一個發現，那便是：有女人的那桌，也必有男子在；我看過獨身的男子漢孤伶伶價來這兒飲冰，也看過滿桌喝茶談天的是清一色的男人；但是獨身的女子或是成羣的女人中沒有夾雜着男子來這兒飲冰喝茶吃餅談天的却得未曾有，不知是什麼緣故？後來我曾將這事去詢問久居此間的同僑，有的說是此間的女子胆小，沒有男人跟她一道，便不敢到公園裏來吃東西；也有的說是此地的女子熱情，喜歡和異性在一起，要是沒有男子同在，就連茶點也吃不下了。

小食攤嚐甜雜兒

在老巴杀的後面，有一塊偌大的空地，是殖民地政府特許人排小食攤的。那兒有茶攤，有果攤，有菜飯粿攤，有糖果攤，有麵食攤，有雜味菜攤，有飯攤，有鹵肉攤，有甜食攤，……大小不下數十攤，凡是古晉所有的食品，差不多都陳列在這兒，儼然是一個食物的博覽會。這兒沒有階級的芥蒂，沒論工人、商人、學生、西崽、太太、小姐、奴婢，沒論男女老幼，都喜歡到零食攤來小吃，熱鬧當不在說書攤之下。我個人的偏嗜，只是那甜食攤；那一碗只有五分錢的「甜雜兒」，有棄壳的綠豆，有苡米，有碩莪米，有椰屑、有福建的龍眼乾，有白果，有蓮子，有糯米丸、有石花，：：等凡十餘味之多！而且這些甜雜兒，都是預先個別煮熟分置盤中，有客光顧，臨時配合加湯便罷——這只是混合而非化合，所以各物的原味尚在，你若細吃，自能一一領略了。那賣甜雜兒的，是個幽默的小販，你若無事去吃甜雜兒，卽使坐在那兒，慢慢價吃，一個鐘頭才吃完了一碗，他也不會怪你久據了座位，影響他的生意，相反的，他却會感激佩服你的精諳於甜雜兒的吃法，說你是個知味者；但若你竟在一兩分鐘之內，搶快的吃完了一碗，他却會板起臉孔來看你——當你敲擊着桌面要他再來一碗的時候，你準會看到他那睨看的眼睛，代表着嘴吧來詈你：「你是懂吃甜雜兒嗎？嘗到了甜雜兒的滋味沒有？若嘗不到滋味，那麼急的又要來一碗做什麼？」眞是解人頤呵！



多情的娘惹　黃傑夫攝

來啖紅毛五月丹

在海墘街的中華商會附近有一列果子攤，長約有百餘武光景，是用「阿答」搭成的長棚，隔成數十格，每格一攤，主要的果子有柚、巴蕉、菠蘿、紅毛丹、人參果、榴槤、柑、椰子，……等。柚子的好壞，我在前面已說過了。巴蕉、柑、菠蘿、都不若祖國出產的好，沒有什麼可談。人參果外表有點兒像山東梨，那肉一入口，便都成汁，任你咽嚥下嚥了；據說這東西很有滋補，「吃得一滴汁，變成一滴血；」但因味道不是挺好，我却不敢多吃。紅毛丹大抵與嶺南的荔枝相似的，不過壳上有一條條的紅鬚，爲荔枝所無；味道則甜中帶酸，也不如嶺南的荔枝遠甚；紅毛丹大概是五月盛開的一種生果，是郁達夫所樂啖的，記得他的南遊雜詩，有兩句道：「不辭客路三千里，來啖紅毛五月丹。」曾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常吃椰子的漿，終生永不肚痛；我以椰漿過於濃甜，總不怎麼喜歡多吃牠，靈驗與否，不得而知。記得我初到南洋來的時節，每次聞到榴槤的味道，總覺得有如貓糞一般的濃臭，非要作嘔不可；後來聞得慣了，「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不但此也，反覺得濃郁非凡！但因爲記起先前所聞的那種臭味，仍不敢輕易嘗

試；這回來到此地，竟大着胆子的吃起榴槤來，那香甜適口的味兒，如吃五香花生，永無厭吃而思停止之時；矧復富有脂肪，爲果子中之最饒有補質者，無怪乎科學家說牠爲「果子之王」！

小情人在拍拖哩

若果遇到星期日，你可以到敎堂或是聖瑪利女學——那是一隻英文學校——的門外去蹓躂蹓躂；倘若你是個樣子差不多的男子，不妨活潑一點兒，大胆一點兒，那你大概會有相當的收穫，——也許有那嬌滴滴的女孩子，會突然遞給你一本聖經，(Prayer Book)，慇懃地勸你閱讀；但她到底是努力於傳敎的工作，還是對你別有用意，我却不能知道。

可怪的是這兒的男女孩子，十幾歲時便巳春情勃發，急急於求偶，喜歡與異性接近；在公園，在路上，往往可以看到捉對兒捉對兒的小情人，在「拍拖」哩！

娘惹——是本地的僑生女兒，尤其多情，易受男子的引誘。錢歌川氏嘗說女人們到布店去剪布，對於尺寸的長短，顏色的能否稱身，每考慮至半天之久；但對於自已的終身大事，却往往在俄頃之間便爾决定下來。這眞是娘惹們的寫照。她們常常很隨便的結交異性，甚至很輕易的許給一個男子以終身；但是你如果經過印度街，你準可以看到那洋貨店或布店的櫃台前，盡被她們所佔據，選擇端詳，掂東簸西，考慮又考慮，一直到了黃昏。

舞廳戲院鬧通宵

近來古晉也有跳舞廳了。每一入夜，便有不少醉生夢死的男女，上那跳舞廳；成對的男女固須買票，單身的男子尤須買票，只有那單身的女子則不必買票——這是她占了便宜還是給別人便宜去？啤酒喝過，樂聲一響，捉對兒緊緊擁住，蹁蹁旋旋的跳起舞來了！這兒有華僑，有英僑，有印僑，也有馬來人，他們只管盡人間之樂事，有的忘記了他們的祖國，正在死裏求生；有的不知亡國的慘痛！這個女人跳膩了，可以換一個；自已的女人跳厭了，可以和別人的太太交換，如果對方願意的話，——只有英國的女子，是絕不肯與華僑、印僑、或馬來人合跳的。我常感現代的英國國民，重視階級，勢利心厚，單拿這兩點來說，實與古羅馬帝政時代的國民相差不遠。

這兒有兩家戲院，喬皇喬皇！黃昏後，準有成千成百的男女，並肩接踵的走進那戲院去，去看那西洋的諧劇。他們是那麼的無牽無掛，是那麼的消遙自得。劇終後，市上大大小小的食攤、食堂，盡被他們所塡滿了——特別是那利聯戲院後面的露天酒攤，和那靠近戲院的摩登旅館，生意更來得好些！他們不顧夜之早與遲，不畏睡眠時間之不足，委蛇委蛇地在那兒銷磨着深宵。——恨只恨英國某科學家的那以石英流通地球軸，可以使世界永晝的理想至今還不會實現！

處處粉紅色的夢

在那月明之夜，有的挾着他的情侶，自東徂西，自南弔北，遊盡古晉的道路，一切景物，似乎盡屬於他們之所有；也有攜着他的人兒，僱了小舟，盪着輕槳，做那粉紅色的夢！更有的在那防空演習燈火管制的黑夜，帶着他的「親愛的」，到那兒童運動場去盪着秋千。

此地有一句新術語，是「鈎兒」，那語意大約與「追求」差不多，——不，比「追求」還要實際而有力！追求往往追者自追，求者自求，而對方逃也由他逃，拒也由他拒，……，沒奈他何；鈎兒則不同，是要把整個的人兒「鈎」來方休！這術語的來源是這樣的：據說此地的土人有一種祖傳的「法寶」，那是採了幾種不知什麼名兒的植物，搯出了牠的汁，使滴入一小玻璃瓶中，然後加以香水，再將一個小魚鈎放入瓶中，瓶口用木塞塞住，便得。若逢月夜，你只須先將這「祕製法水」，薄抹一點兒在你的頭額，急遽的跑去找你的理想人兒，如果你沒有被她所拒絕，得到和她談話的機會，那她準會給你的「法水」所迷，渾渾然如醉如擬，在她眼裏，你是這世上最美好的男子，她將至死愛你，非你不可！你若離開她，她便要哭泣，甚至於發了瘋！這樣，她巳是給你「鈎」上了，她永遠屬於你的所有，服服貼貼地任你怎麼樣就怎麼樣了。後來把這意思引伸了，凡是去追求異性，都叫做「鈎兒」。年青的男女尤其喜歡去說牠。

據說這兒也如山打根一樣，及笄的女子多過年青的男子，故男子在這裏求偶並不爲難。女子若遇所愛的人辜負了她，常萌自殺的想頭；情場失意的男子，則多以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每思往峇東山（在古晉的附近，有和尚寺）去修道。先前在本地出版的一張報紙的副刊，很偶然的看到一首新詩，那是一個情場失意的青年男子的自白。這詩的作者巳在峇東山修道。詩中頗多怨憤過去，感傷目前的句子；其對於自已的未來的歸宿，則自說是「無數的可憐的山巒中的一坯土堆！」我很爲他所感動，幾次想買舟前往峇東山去探問這位新進的修道人，但至今還是沒有實現。

海屋劍客羣（十一）

葉勁風

五　暴風雨的前夕

（一）上海浮動了！

十年了！

十年之前（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一日前後），當日這暴風雨將臨的前夕，一種恐怖惶惑的低壓，直到今日提筆記述的時候，仍如一塊冷鉛，沉甸甸地壓在心頭。（註——前四章及本章前二節，脫稿於民國卅二年之夏。其時和平之望，遙遙無期；上海死島，與大後方隔絕，消息毫無。此處所謂十年者，亦僅筆者當時一種自慰自解之臆測而已。）這種低壓的況味，凡曾困鎖在上海孤島的人們，除了一輩漢奸，或趁火打刼，發國難財的渾蛋們之外，大概誰都還能記得。

像子珊，子玉，當日那樣的活潑天眞；慧君，紹華，顧青，那等豐姿綽約，精神煥發，只經過了這十年的怨天恨人，身心勞悴，雖說修養功深，也兀自削去了不少光芒。其餘同志，較老一輩的，如曉莊，羽白，華冑，建中，匡時等，愈加蒼老，不去說他，就令小弟弟唐傑，和那武技火候極深的守一，也因操勞過度，營養不足，弄得瘦骨嶙嶙，面色無華。其餘的人，也更不必說起了。

至於社會上，一般潔身自好之士，寧死不辱之儔，經過了這十年的顚連困頓，憂駭悶損，一年三百六十多日，十年三千六百幾十天，時時刻刻，禁受着這淪陷區內，保甲制的編氓痛苦滋味，愁到了些許配給粗糲，又要耽心豺狼的敲詐，逃脫了病痛的纏綿，又要遭遇一般鬼倀的作踐；經過了這長日月的磨折下來，幸而未塡溝壑，大概也只賸下一付破碎的心胆，半癡半狂的神經，和一個人臘式皮包骨的軀殼了。

讀者諸君，您今天看了這幾句話，也許要嫌記者嘴碎，把些陳穀爛芝蔴都搬了出來，記者却兀自怕您忘記了當日的痛苦。您大概還記得其時一般奸逆，何等耀武揚威，一般囤虫奸商，何等助紂爲虐，喪心病狂的操縱剝削吧。您也許寬大爲懷，不咎既往吧。記者是個扁心窄腸的人，於今提起筆來；仍舊恨在心頭，不知不覺，寫下了這幾句無關宏旨的浮辭濫調，權當痛定思痛的一番感喟。讀者諸君看了這幾句，也許要說，「眞的，回想往日那一段暗無天日的愁慘歲月，眞也不知道我們是怎麼度了過來的呢！」

記得這天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我們把南京方面的事，暫時作一個小小結束，回到上海之後，慧君和紹華兩方面，都想把心田等六個人接去招待。討論爭辯了半日，才决定下來，讓紹華招待子珊，子玉，和顧青；慧君招待心田，馮逸，和希賢。六個人公公道道，分作兩起；誰也不能多要一個，或少得半個。

「三哥，別的都好辦，就只一件。」紹華一回到自已莊上，就愼重其事，和她令兄商量。

「什麼一件？」紹裘楞了一楞。

「您知道，這三個小鬼都在北平長大，都喜歡吃麵飯，這是一；子玉子珊是湖南騾子，顧青是四川老鼠，每頓飯都少不了辣椒，這是二。咱們家裏這些用人，沒有一個能做麵飯，更沒有一人能燒辣菜。」

「……」紹裘接到這個難題目，雖說滿腹經綸，也只能乾瞪着眼睛。

「交給我辦好哪。」我自告奮勇，插了一句嘴。

「怎麼……大哥您？」紹華把眼睛睜大了一倍。

「別的不會。作麵飯，燒辣菜，我全內行，而且辦得滋味特別。」

「噢？」兄妹兩人都奇怪得像發現了第二個新大陸似的。

本來他們兄妹，雖非大富大貴出身，但也自幼嬌生慣養；二人除了讀書練功之外，怕連一壺水，怎麼就叫燒開了，都有些不懂得哩。

「我也是長江上游長大的，又在北方待過不少日子，並且，沒有出息得很，喜歡在廚房裏混，喜歡別出心裁，作飯燒菜；成績並不壞，只要您說得出名目，我就能辦。」

「好極了！」紹華喜得一拍手；却立時又楞住了；「大哥，您——」大概是說「您不能一天到晚作飯燒菜咧。」

「那沒什麼。」我給她解釋着，「我有辦法，決耽誤不了正事：但這裏給指定一個聰明些的老媽子，跟我學上兩回就行了。」

「有那們容易嗎……」紹華有些半信半疑。

「老媽子學起來容易，你就不行咧。」紹裘很肯定似的。

「怎麼？……我還不及一個老媽子？」紹華那好勝的脾氣又發作了。

「非也。」紹裘文縐縐地，「老媽子撥弄慣了，好像大學學生 學問上樣樣都有些根底，只消一點撥，就能上手。至於小姐們，對於烹飪一門，照程度而說，還不及一個幼稚生呢。」

「不然。」我接上了紹裘那酸溜的口氣，「燒茶煮飯，可沒有念書那麼困難。」

我這麼一緩衝，紹華才把氣平服下去了。

過了兩天，心田和柳浪劇團，又流浪到了上海。劇團的大批人馬，都駐紮在法華鎮左近，我們事先給他們賃好了一所小洋房，剛好容納得下。心田等六個人，就照慧君和紹華的辦法，分撥作兩起，在百忍莊和管氏山莊兩邊安頓下來。可是在他們還沒有到上海的那兩天內，別說作麵飯燒辣菜沒有功夫，就連吃飯也難得抽出規定的時間來呢？

我們一到上海，見了曉莊，羽白，華胄等人之後，就接下了三個大題目：

一、守一自從隻身出發之後，只來過一封短信，「營業不利，買賣判手。」除此以外，一點消息沒有。大家對此，是否有何貢獻？

二、滬上風雲日緊，謠言頻興，戰局未開，閘北，江灣等區，有錢的人，鑑於一．二八的經驗，都湧到租界裏來避亂，無錢的人，也跟着跑，但泰半都宿在露天裏。姑且不問上海是否即有戰事，這般落難窮人，也是同胞，是否應當設救濟。並且從這一點推測下去，萬一果眞戰端一開，湧入上海的必定更衆。伍光照，章明，有見及此，組織了一個「十人救國團，」很想首先替現在及未來的難民，打算一個安頓的方法，類如倡辦一種難民收容所之類的救濟機關，所以四出奔走，不遺餘力。而其結果則等於零；因爲有的說他們這兩個人神經過敏，戰事說不定可以避免，那裏就談得到收容難民的問題？有的則說，「難民還沒有來，就替他們張羅收容所，要不是想乘此撈幾文『難民財，』一定就是鼓勵鄉民逃難！」一般社會心理，旣是如此，所以十人團弄得處處碰釘子，無法着手。百忍莊同志，是否注意此事？

三、上海四郊，烽煙漸起；一般日本浪人和軍士，三個一羣，五個一隊，在郊外各處，偵查地勢，採探這邊的軍事消息。我方這邊的軍隊，雖說不動聲色，靜候命令，然也有××社和便衣隊，四出活動。我們暫且只在一邊，冷眼旁觀，然而却不能不注意到那些像南京新青社一類的東西，乘時暗中蠢動。我們有什麼準備的計劃否？況且上海一隅，華洋雜處，許多不良的份子，藉外人的護符，有種種幫口，和社團組織；一旦有事，難免不爲敵人收羅，利用。我們應當提出什麼防止的辦法？

這三個題目揭示出來，經過一番研究，討論，計劃，決定了實地應付的方案，所以各人都担任了一份職務。惟有守一的事，暫且還沒有辦法。同時，覺厂老人說「沒有妨礙，」所以我們也只好留心，多多打聽關於他的消息，並沒有派人去尋跡。

十人團的問題，雖然不由百忍莊組織，但發起這事的，却是我們的同志，所以我們決定「求人不如求已，」先拿自己的力量，設法一筆基金出來，然後再圖發展。這籌劃基金的事，一共分了三個步驟：第一步就落在柳浪劇團身上。這是心田，馮逸，二人還首，而由大家幫忙的事，二人當然責無旁貸，很高興的接受了。惟有大家都替馮逸躭心，因她身體單薄，過於操勞，恐於健康有礙。所以除了希賢之外，又請華胄夫婦把劇務雜務的事，都替馮逸分任下來，讓她專門只管上演的事。

至於那第三個問題——對付不肖之類的蠢動——却複雜得很。我們活動的方式，由羽白担任總指揮；唐傑收發消息；我的職務，是與××社聯絡，採集線索；同時，與通訊社往還，本是建中的職務，因他還在南京，所以也由我暫時兼任。軍政學商以及其他公開或祕密團體方面，採訪的事，由匡時，慧君，紹裘，紹華，笸浩，杜民揚，馬魯吾，幾個人分組担任。匡時未來上海之前，他的職務，暫時虛懸着。

這種組織的方式，也僅僅是說明每一種社會裏，有一二個人負責活動罷了。至於各人活動的範圍，都沒有一定界限。此外，心田，顧靑，子玉，子珊，伍光照，章明等，閒空的時候，也幫着我們活動。這幾個人，除了章明是個學界之外，伍光照是律師，心田等幹的戲劇，多與外界接觸，所以他們的活動，便入了社會底層，連九流三敎，流氓瀘三，以及手藝工人等，他們都能攀些交情。

所謂活動，僅指採集消息而說；至於動作方面，那是另一件事。每次獲得確實消息之後，得由曉莊，羽白，華胄等，臨時看情形，決定採用何種方式，派遣多大力量。

我們分派了職務之後，剛一開張，就做了兩件小買賣。第一件發生在西區學生軍訓營內。營中這天晚上點名，發現少了一名學生。據說軍訓營左近，常有一般不三不四的東西，往來走動，既不像小販，又不是本地村農，還有些不像中國人，雖也說得一口好上海話。剛一接到這個失踪消息，子珊認定是浪人製造的恐怖行爲，想搗亂軍訓營。子玉說她神經過敏，小驚大怪。好在上海不像南京，各層階級都有些組織，所以僅僅費了十多小時的忙碌，我們就把這一件未成熟的滑稽綁票案，給抓住了線索，移交給警局去辦了。原來是父子合謀「逃徵」的把戲。

那第二件買賣，性質比較複雜，範圍較大，關係也比較嚴重得多。原來上海這時，眞可說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們的情緒，緊張到了極度。稍稍有些風吹草動，經過兩三個人一傳遞，立刻就成了一個可驚可怕的消息，社會上於是就要發生一次騷動。這也是時局緊張，當然的現象。

也是由於子珊這位小姐，天性好動，她那兩條小辮子，雖說結在後腦杓子上，却時時會跳到前面來；一天到晚，這兩條小辮子跳來宕去，就沒有一個休止的時候，她本人也是一樣，片刻不肯寧靜：不是找着她姐姐子玉，爲了芝蔴大一點小事，大拌其嘴，就是跟在紹華身後，天一句地一句，鬧個不歇，要不，就像兩歲的孩子一樣，賴在紹華面前放嗲。這管氏山莊，也不算小，可是哪裏有人，哪裏有了一點小事，她總在那裏，跟在裏面咭咭呱呱，說個不停；那怕這件事與她毫無一絲關係。

僅僅才一天半，兩天不到，她在莊子裏面鬧得有些膩了，大家一不留神，忽然覺得淸靜了，稍一注意，原來是少了一位珊小姐。她的脚野了，也不告訴人，偷着跑出莊子，預備去找那位大一套的頑皮神慧君，可以說笑一回。她從前在百忍莊住過，百忍莊和管氏山莊兩處，也來回走過；就在這前一天，還上百忍莊去過一次。可是每次來回，都是一羣人，而且有時走唐氏祠堂，有時走的道庵，多半又在晚上；除此之外，她的話有三箱子找四籮筐那們多，走在路上，也不肯停一停嘴，哪裏肯分神來察看這兩條路是怎麼走的。

不怕她武功如何好，也不怕她聰明機警，可是不認得這兩條鄉下路，那是事實。而且她一徑撒開步子，就跑得飛快。路上雖也會停住脚步，找鄉下人指引，無奈她雖能說幾句上海話，却僅僅只有二三十分的程度，再加上北平的捲舌音，誰也不容易聽得懂，何況鄉下本地人？並且她所問的，是她腦想中認爲鼎鼎大名的百忍莊，這一帶的人，那怕貼在鄰近，也不曉得這個名稱，被她逼問得緊了，人家也只好朝前面虛指一指。這們指了幾指，就把她指到了法華鎭。

路線不對，她並不是不知道，可是路上一樣的好玩，法華鎭在她眼光裏也十分新鮮，所以「既來之則安之。」這裏當然找不着慧君，可是東邊酒店門口也停停，西邊茶館外邊也呆看一會，却被她撈着了不少的新聞：什麼「黃浦裏到了幾十條日本兵艦；」什麼「日兵像螞蟻那們多，在八字橋埋地雷；」什麼「上海市政府明天不搬走，後天一定撤退；」「英國兵投降，外國大亨吃耳光；」「日本飛機三千架，就來轟炸上

海城！」等等。

子珊聽了，靈機一動，立刻照着來路往回頭跑。不到半路，早看見子玉和紹華迎着她走來：

「小鬼，下回不許亂跑。」紹華邀住子珊，擰了她玫瑰一樣的腮頰一把。

「沒看見這們大的丫頭，這們野的脚片子；害得大家亂跑亂找；連慧姐姐那邊都知道了。」子玉拿出了姐姐的身份。

「嗐，別說！」子珊很神祕打了一個手式；表示這裏不是談話的所在。

我們一面吃着晚飯，一面把子珊的報告，當了一件材料研究。「謠言的本身，當然無根，可是謠言的來源，一定有根！」這是紹裘的結論。

當晚，這個結論就遞到百忍莊去了。也就在這天晚上，羽白就動員了幾個人，去追踪這些謠言來源的根。第二天這一類的謠言，愈來愈多，範圍更廣；由低層的茶館酒座，浸到了高層社交場中，弄得整個上海，人心惶惶，全市浮動。這一天從清晨直到夜半，我們動員的幾個人，沒有一個抓住什麼路線。直到第二天下午，仍舊是在子珊所到的這個法華鎭上，踩緝到了一個線索。跟踪這條線索，鬧了一個下午，外找兩個更次，好容易才追溯到了這些謠言的發源地；地點却在虹口。

百忍莊本待把這案件，透給當日租界的當局，讓他們去辦理。大家一參詳，認爲時局如此，租界當局本身，已在風雨飄搖之中，恐怕惹不起日本人，乾脆還是由我們不聲不響去幹掉了牠，好在這謠言散播的範圍雖然很大，主持的機關却小得很。

當時派去執行的，只有三個人，由笪浩爲首，帶着杜民揚，馬尊吾，一部汽車，飛馳虹口。三個人都扮作上海人所謂「白相人」的模樣。那主持謠言機關的，據說只有一正一副兩人；正的是一個中國不要，外國不收的混血島民，滿口鑲的金牙，黑着一身糙皮；副的却是我國土產，是上海圈子裏的最低級子孫；在虹口一帶，却有一個小小場面。

笪浩三人闖進的當口，他們機關裏正在分發紙條；一條謠言，兩隻老洋。最好笑的那混血傢伙，看見笪浩等來勢洶洶，情形不對，仗着他自幼在日本弄過幾下武士道，還想露兩手。碰着笪浩自從在莊裏練過挫骨分筋的手法，不曾發過利市，正好拿這傢伙試手；所以等他一個猛勢撲罩過來的當口，稍稍一閃身，左手採住他的右臂，輕輕一擰一抖，右掌跟進，在他頸骨上拂了一下。成績居然不錯；僅僅這一抖一拂，就可讓他在帝國陸軍病院，睡上這們三個月或大半年，無法參加「大東亞殲滅戰」的榮譽了。

「猪玀，儂看見哦？」馬尊吾指着躺在地上的那個島民，對那個本國土產的副手瞪着眼睛。馬尊吾是一位四十左右的藥廠經理，原籍江西，因爲這時扮作一個白相人，所以就打起白相人口氣發話。他在上海雖也有十多二十年的資格，無奈天生的一隻笨舌頭，怎麼下苦功，也轉變不了那個「希呢，何個，」的江西腔調。上面所記他這句開場白，是筆者替他苦心潤色出來的，否則不僅看不懂，就拿註音字母記下，人家念起來，還當他在說外國話罵人咧。

三人中以杜民揚年紀較長，四川老籍，但生得矮小淸瘦，曾經留學美國，一位道道地地的土木工程師，在上海南京一帶工程界裏，頗有地位。雖說比馬君大了四五歲，但參加百忍莊集團以後，却是跟着比他小了七八歲的笪浩練功；好在幼時有過一套猴拳底子，身段極其靈活。提到上海白，一句話裏却有六成四川口音。這時看見馬尊吾，好像背台辭似的，弄了一大段流氓行語式的演說，那個小流氓孫子，兀自翻着白眼，料想他是聽不懂，所以照着馬尊吾的演辭，重新翻譯一遍：

「自家中國人，爲什麼要幫日本鬼子？……流氓癟三，也是好漢，爲什麼要吃日本痾？……難道你的爺老子是日本人造出來的？……你的娘……那能個哦？……這一回初犯，放儂個生，下趟再要碰到，儂有十條性命，抽儂九條半！……」

爲什麼要放他一條生路呢？這是百忍莊辦事的宗旨和手段，從來不作「不敎而誅」的事；哪怕像這個下流傢伙，幹下這種聒不知恥的勾當

，馬杜兩位，還是守着莊中規矩，祇於給他一頓教訓，警戒他下次不再「吃……病。」

怎麼沒有聽見笪浩發言；他還是三人中的領袖呢？一者他是山西離着太原還有幾百里一個小地方名叫鐵匠舖的人，開口「樂子」閉口「俺」的，知道這位瀟三聽他不懂，所以不開口爲妙；二者他又性急而患着一個「期期艾艾」的結舌病，一句話得費上半天工夫才能完成，您想這時候他肯發言嗎？

我們固也知道，拿這種辦法去制伏敵人，最多也只能說是治標的手段，究竟是否有用，很難證明。但像百忍莊這麼一個小團體，找到這一類的事，不動手不行；要想怎樣大幹，也是不行哩。明明知道這種機關，今日砸掉一個，明日也許變本加厲，加上兩個，然而叫我們又如何能做得到那淸本正源的治本事業呢？所謂這一切混亂的本源，正是那在盧溝橋已經發動侵略戰，和太平洋上絡繹不絕，向上海開來，正待挑釁的矮寇，就讓我這二十來個人，一湧齊上，也僅僅是成功一堆炮灰而已。所以我們只能暫時一面盡本分小小幹着，一面等候政府的指導哩。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爲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交通消息

膠濟路修復

膠濟鐵路經當局積極搶修，已於十二月十一日完全修復，並於十二日舉行接軌典禮，於十六日開始全線通車云。

蘇嘉嘉湖公路通車

蘇嘉，湖嘉公路傾橋樑與損毀道路，刻已次第修復，已於十二月十八日正式通車，其規定票價如下：

蘇嘉路——嘉興至雙橋七百元，至王江涇一千四百元，至盛澤二千元，至平望三千元，至圻埧四千元，至吳江五千元，至蘇州六千八百元。

湖嘉路——嘉興至梅堰三千五百元，至震澤四千五百元，至南潯五千元，至吳興六千五百元。

非列濱航空公司新價目

非列濱航空公司最近規定由上海至下列各地新票價如下：

至馬尼剌　美金　二二五元
檀香山　美金　七三〇元
舊金山　美金　九二五元
紐約　美金　一〇四三・三〇元

西南公路調整票價

交通公路總局第三運輸處所有各線客票，均自十二月五日起調整，自重慶至貴陽三九〇四〇元，至柳州八九六〇〇元，至衡陽一〇九六八〇元，至長沙一一六六四〇元。

四川省公路調整票價

四川省公路運輸公司於十二月一日起改訂客貨運價格如下：

(甲)客運——普通車每公里八八元，快車一一五元，行李每五公斤每公里五一〇元，包裹特快每五公斤每公里五九〇元

(乙)貨運——零担每十公斤每公里普通九七〇元，特快一一七〇元，整車每公噸每公里普通八八〇元，特快一〇五〇元。

上海各綫船票新價

上海至國內各地輪船票價，自十二月十五日起重行調整，列表如下：

	特等	頭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北洋線					
滬青線	一〇四〇〇〇	六九五〇〇	四六〇〇〇	三〇五〇〇	一〇五〇〇
滬秦線	一六七五〇〇	一一一五〇〇	七四五〇〇	四九五〇〇	三三〇〇〇
滬津線	一九〇〇〇〇	一二六五〇〇	八四〇〇〇	五六〇〇〇	三七〇〇〇
南洋線					
滬廈線	一四四〇〇〇	九六〇〇〇	六四〇〇〇	四三五〇〇	二八〇〇〇
滬汕線	一七一五〇〇	一一四五〇〇	七六〇〇〇	五〇五〇〇	三三五〇〇
滬港線	二一〇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〇	九三〇〇〇	六二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
滬粵線	二三二五〇〇	一五五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	六八五〇〇	四五五〇〇
滬基線	一〇七〇〇〇	七一五〇〇	四七五〇〇	三一五〇〇	二一〇〇〇
滬溫閩甯線					
滬溫線	八五〇〇〇	五七〇〇〇	三八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一六五〇〇
滬閩線	一一〇五〇〇	七三五〇〇	四九〇〇〇	三二五〇〇	二一五〇〇
滬甬線	四八五〇〇	三二五〇〇	二一五〇〇	一四五〇〇	九五〇〇
滬漢宜線					
滬京線	五三〇〇〇	三五五〇〇	二三五〇〇	一五五〇〇	一〇五〇〇
滬蕪線	六六〇〇〇	四四〇〇〇	二九五〇〇	一九五〇〇	一三〇〇〇
滬安線	九三〇〇〇	六二〇〇〇	四一五〇〇	二七五〇〇	一八五〇〇
滬潯線	一一五〇〇〇	七六五〇〇	五一〇〇〇	三四〇〇〇	二三五〇〇
滬漢線	一五一〇〇〇	一〇〇五〇〇	六七〇〇〇	四四五〇〇	二九五〇〇
滬宜線	二四八五〇〇	一六五五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	七三〇〇〇	四八五〇〇
通揚崇海線					
滬崇線	一六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	七〇〇〇	四五〇〇	三〇〇〇
滬青龍港線	二二〇〇〇	一四五〇〇	一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	四五〇〇
滬天生港線	二六五〇〇	一七五〇〇	一一五〇〇	八〇〇〇	五〇〇〇
滬新港線	三二五〇〇	二一五〇〇	一四五〇〇	九五〇〇	六五〇〇
滬口岸線	四七五〇〇	三二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	九五〇〇

一律附加伙食費三成。

津浦區鐵路管理局浦兗段行車時刻表

七十二次 浦徐混合	三十二次 浦徐三等	二十二次 浦徐尋快	四次 浦徐特快	二次 浦徐特快	車次 / 站名	一次 浦徐特快	三次 浦徐特快	二十一次 浦徐尋快	三十一次 浦徐三等	七十一次 浦徐混合
19.05	7.50	20.00	6.15	20.35	徐州	8.00	22.20	8.50	18.30	3.00
16.33 15.48	5.42 5.34	17.50 17.42	4.30 4.24	18.50 18.44	符離集	9.45 9.51	0.05 0.11	11.00 11.10	20.58 21.06	5.39 6.04
15.25 15.05	5.12 5.10	17.19 17.16	4.04 4.03	18.24 18.23	宿縣	10.11 10.13	0.31 0.32	11.34 11.37	21.30 21.32	6.28 6.44
13.34 13.09	3.46 3.38	15.51 15.43	2.52 2.46	17.12 17.06	固鎮	11.24 11.30	1.43 1.49	13.02 13.12	22.55 23.03	8.16 8.47
11.40 10.48	2.06 1.06	14.29 14.09	1.42 1.31	16.02 15.52	蚌埠	12.35 12.45	3.07 3.17	14.26 14.46	0.16 0.34	10.06 11.06
10.00 9.44	0.10 0.09	13.25 13.09	23.54 23.53	15.15 15.14	臨淮關	13.22 13.23	3.54 3.55	15.47 15.50	1.26 1.27	11.56 12.16
8.06 7.41	23.02 22.54	12.01 11.50	23.58 23.52	14.19 14.12	明光	14.17 14.23	4.50 4.55	16.58 17.08	2.34 2.42	13.48 14.42
4.56 4.30	20.43 20.35	9.38 9.28	22.03 21.57	12.23 12.17	滁縣	16.12 16.18	6.41 6.46	19.21 19.31	4.53 5.01	17.16 17.41
2.30	18.40	7.30	20.40	11.00	浦口	17.35	8.00	21.30	6.45	19.50

35年12月1日起實行

隴海路徐長直達快車時刻表

301	車次 / 站名	302
9.00	徐州	16.50
9.08	徐北	16.42 16.37
11.49 12.05	碭山	14.05 13.48
14.10 14.40	商邱	11.30 10.54
19.00 6.00	開封	6.30 18.30
9.04 9.20	陽武	15.10 15.01
12.00 12.20	忠義	12.22 12.02
13.20 14.20	黃河北岸	11.20 11.10
15.20 15.30	黃河南岸	10.10 9.20
16.30 21.30	鄭縣	8.30 7.30
2.34 2.39	鞏縣	2.38
3.57 4.17	黑石關	1.00 0.30
7.00 7.40	洛東	22.00 21.20
7.47 7.52	洛西	21.13 21.08
12.31 12.46	澠池	16.25 16.05
16.12 16.30	張茅	13.12 13.04
18.11 19.00	陝縣	11.20 10.30
20.32	靈寶	9.22
0.28	潼關	5.40
1.09 1.55	華陰	5.00 3.58
2.56 2.58	華縣	2.57
5.31 6.00	臨潼	0.29 23.59
7.00	長安	23.00

津浦路(徐州)臨城賈汪間行車時刻表

801	79	77	車次 / 站名	78	80	802
17.00		9.00	臨城	14.58		5.46
17.32 17.33		9.32 9.34	沙溝	14.26 14.24		5.14 5.13
18.31 18.32		10.32 10.40	韓莊	13.26 13.16		4.15 4 02
19.00 19.02		11.07 11.17	利國	12.50 12.40		3.34 3.33
	15.00		（賈汪）		11.00	
19.39	16.00 16.02	11.54 12.00	柳泉	12.05 11.57	10.06 9.57	2.56
20.04	16.26 16.27	12.24 12.26	茅村	11.32 11.30	9.32 9.30	2.30
20.32	16.55	12.54	徐州	11.00	9.00	2.00

隴海路東段行車時刻表

208	206	車次 / 站名	205	207
14.00	7.00	徐州北站	12.10	19.10
14.10 14.40	7.10 7.40	徐州東站	12.00 11.30	19.00 18.30
15.00 15.03	8.00 8.03	大湖	11.10 11.07	18.10 18.07
15.23 15.26	8.23 8.26	大廟	10.47 10.44	17.47 17.44
16.10	9.10	大許家	10.00	17.00